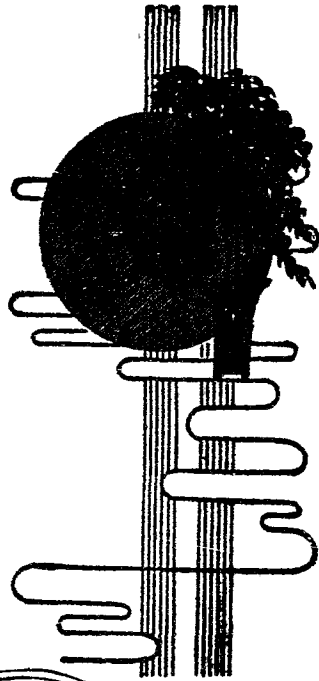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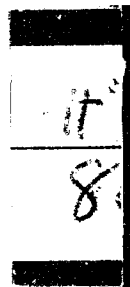


曾文正公嘉言類鈔



大達圖書印



24

#118.1  
5-64

## 序

有德者不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言行相符者，吾於曾文正公信之矣。若宋儒道學，禪門語錄，吾讀其書，善其言而未敢信其行也。吾讀是編，則獨善其言而信其行者，何也？蓋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閱歷，而切於實際，非揣摩空泛，高談義黃堯舜者，可比。是以其言爲可信，其書爲可珍也。文正生丁厄運，起家寒素，飽經患難，堅苦卓立，屢遭挫折，嫉忌叢生，有常人所不能堪者。苟非具百折不回之志，學養有素，用定力以勝之，鮮不中道而廢，身敗而名滅，戾於事而害於政。一時浩劫，何由挽？百世風氣，何由變？已躬之不立，安有立言之餘地哉？公之言曰：「古稱金丹換骨，余謂立志卽丹也。」則公之得力在立志。又曰：「儉約者，不求人。」則公之得力在儉約。又曰：「君子大過人處，只是虛心。」則公之得力在虛心。又曰：「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則公之得力在恬淡。又曰：「若遇棘手之際，請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則公之得力在耐煩。又曰：「天可補，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復追，其過如駒，其去如矢，雖有大智神勇，莫可誰何。」則公之得力在惜陰。讀公之言，卽知公之得力處。公富貴人也，而所言皆爲平民着想，是以不僅堪爲富貴人之師表，實又是爲平民之楷模。凡人之所以爲平民者，在不能立志向上。平民之所以長貧薄者，在不能儉約。平民之所以有患得患失之心者，在不知恬淡。平民處困境而所以越出範圍者，在不知耐煩。平民所以至白首而仍無成就者，在不知惜陰。此數端皆屬人生利害關頭，正不特爲平民無上藥石已也。又曰：「大抵世之所以彌亂，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讓，小人愈妄。」又曰：「凡喜譽惡毀之心，卽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又曰：「既奢之後，而返之於儉，若登天然。」又不忤詩曰：「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終身讓人道，曾不失。」

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此數語，尤切中時病，吾儕當力戒之而書諸紳者也。是編從文正全集中，書札家書家訓日記文集五種摘鈔，其餘嘉言散見各書者，尙付闕如。言戰事者什之一二，可爲軍人圭臬。又有關於觀人用人諸條，足爲居高位而秉權者借鏡。惟文正論學術處甚多，而所鈔反從略，此蓋非常人所急，又非一朝一夕之功，未易言也。公曰：「欲學爲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此與能文者言之，以求其新穎變化，勿涉陳腐，亦非爲初學言也。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此書，以應世需，而以序文徵。吾願讀是編者，當志文正之志，行文正之行，庶不負纂者苦心，刊者美意。吾敢謂果能拳拳服膺弗失，人人遵循力行，吾漢族之強，可企足而待，豈直個人終身受用不盡，卽世界亦受用不盡，誰曰不然？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南匯朱太忙撰序

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嘉言類鈔

治身

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志。予思朱子言：「爲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慢火溫。」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略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功，亦不過優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遽用慢火溫之，將愈燙愈不熟矣。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爲天地之完人。故其爲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飢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余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蓋明師益友，重重夾持，能進不能退也！

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甘爲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見識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諸弟此時，惟有識不可以驟幾。至於有志，有恆，則諸弟勉之而已！

凡盛衰在氣象，氣象盛，則雖飢亦樂，氣象衰，則雖飽亦憂。今我家方全盛之時，而賢弟以區區數百金爲極少，不足比數，設以賢弟處楚善寬五之地，或處葛能二家之地，賢弟能一日以安乎？凡遇之豐，奮順外，有數存焉。雖聖人不能自爲主張。天可使吾今日處豐亨之境，即可使吾明日處楚善寬五之境。君子之處順境，兢兢焉常覺

天之過厚於我，我當以所餘補人之不足；君子之處奮境，亦兢兢焉常覺天之厚於我——非果厚也，以爲較之尤奮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謂「境地須看不如我者」此之謂也。來書有「區區千金」四字，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於我兄弟乎？兄嘗觀易之道，察盈虛消長之理，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剝也者，復之幾也；君子以爲可喜也；夬也者，垢之漸也；君子以爲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則由吝以趨於凶，既凶矣，則由悔以趨於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則時時求全，全者既得，而吝與凶隨之矣。衆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豈若是不公平乎？今吾家椿萱重慶，兄弟無故，京師無比美者，亦可謂至萬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齋」。蓋求缺於他事，而求全於堂上，此則區區之至願也。家中舊債不能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辦，諸弟所需不能一給，亦求缺陷之義也。內人不明此意，時時欲置辦衣服，兄亦時時教之。今幸未全備，待其全時，則吝與凶隨之矣。此最可畏者也。賢弟夫婦訴怨於房闥之間，此是缺陷，吾常常思所以彌其缺，而不可盡給其求。蓋盡給，則漸幾於全矣。吾弟聰明絕人，將來見道有得，必且聽余之言也。

凡仁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爲，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則計較多，而出納吝矣；私心生，則好惡偏而輕重乖矣。

■五箴

少不自立，荏苒遂泊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材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與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吾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與之以言。一息尚活，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汝命。汝之不莊，伐生伐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汝，天罰昭昭！

主敬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余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騫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擾汝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途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汝實欺。笑者鄙汝，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汝既毫。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以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當，日爲物牽。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養身要言——癸卯入蜀道中作——

一陽初動處，萬物始生時。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右「仁」所以養肝也）

內而整齊思慮，外而敬慎威儀。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右「體」所以養心也)

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作事有恆，容止有定。

(右「信」所以養脾也)

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順。

(右「養」所以養肺也)

心欲其定，氣欲其定，神欲其定，體欲其定。

(右「智」所以養腎也)

大抵第一要除驕傲氣習，中無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壞事。

吾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進德，則孝弟仁義是也；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餘了一文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至於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

早遲之際，時刻皆有前定。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萬不可稍生妄想！

今折受黜，未免憤怨。然及此，正可因心積慮，大加「臥薪嘗膽」之功，切不可因憤廢學。

愧奮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則遠遊不負，若徒悠悠因循，則近處儘可度日。何必遠行百里外哉？

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爲？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爲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已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

吾人爲學，最要虛心。嘗見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者，則罵學院。平心而論己之所爲詩文，實亦無勝人之處，不特無勝人



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只爲不肯反求諸己，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也。

當名士者，鄙科名爲糞土，或好作詩古，或好講考據，或好談理學，矚矚然自以爲壓倒一切矣；自識者觀之，彼其所造，曾無幾何，亦足發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氣，力戒自滿，毋爲人所冷笑，乃有進步也。

此次升官，尤出意外，日夜恐懼修省，實無德足以當之。諸弟遠隔數千里外，必須匡我之不逮，時時寄書規我之過，務使累世積德，不自我一人而墮，庶幾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顛危。諸弟能常進箴規，則弟即吾之良師益友也。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謂有家人作官，而遂敢於侮人；勿謂已有文學，而遂敢於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則是載福之道也。

若非道義可得者，則不可輕易受金。要做好人，第一要從此處下手，能令鬼服神欽，則自然識日進，氣日剛；否則不覺墮入卑汙一流，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不可不慎。諸弟現處極好之時，家事有我一人擔當，正好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必愛此小便宜也。

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感應之端，自然隨之。凡遇牢騷欲發之時，那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猛然內省，決然去之，不惟平心謙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養些和氣，可以消滅病患。

吾惟盡一分心，作一日事，至於成敗，則不能復計較矣！不能威猛，由於不能精明，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翫易之也。

諸弟不好收拾潔淨，比我尤甚，此是敗家氣象。嗣裏務宜細心收拾，卽一紙一縷，竹頭木屑，皆宜檢拾伶俐，以爲兒姪之榜樣。一代疎懶，二代淫佚，則必有晝睡夜坐，吸食鴉片之漸矣。以後勤者愈勤，懶者痛改，莫使子姪學

得怠惰樣子。至要！至要！子姪除讀書外，教之掃屋抹桌凳，收糞鋤草，是極好之事，切不可爲有損架子而不爲也。

處茲大亂未平之際，惟當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圭角於外。至要！至要！古人云：「勞則善心生，佚則淫心生。」孟子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吾慮爾之過於佚也。

世家子弟最易犯「奢」字、「傲」字，不必錦衣玉食，而後謂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輿馬僕從，習慣爲常，此即日趨於奢矣。見鄉人則嗤其樸陋，見雇工則頤指氣使，此即日習於傲矣。書稱：「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傳稱：「驕奢淫佚，寵祿過也。」京師子弟之壞，未有不由於「驕」「奢」二字者。爾弟與諸弟其戒之。至囑！至囑！

蓋凡帶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風示僚屬。講闊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顛預，毫無條理，雖大亦奚足貴？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則器局宏大，無有流弊者耳。

肝鬱最易傷人，余生平受累以此，宜和易以調之也。

各處寫信，自不可少辭氣，須不亢不卑，平穩愜適。余生平以懶於寫信，開罪於人，故願弟稍變塗轍。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懷智術，以相迎距。凡人以僞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僞者亦共趨於誠矣。

一味渾厚，絕不發露，將來養得純熟，身體也健旺，子孫也受用，無慣習機械變詐，恐愈久而愈厚耳。

凡人作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我生平坐犯無恆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涉獵他書，以紛其志；讀性理書時，則雜以詩文各集，以岐其趨。在六部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

寫字以亂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無一成。卽水軍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當以爲鑒戒。現在帶勇，卽埋頭盡力以求帶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夢，舍帶勇以外，則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讀書，又想中舉，又想做州縣，紛紛擾擾，千頭萬緒，將來又蹈我之覆轍，百無一成，悔之晚矣！

身體雖弱，卻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則夜間臨睡愈快活；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卻，奄奄無氣，決難成事。

吾自信亦篤實人，只爲閱歷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家學壞了。實則作用萬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懷憾，何益之有？近日憂居猛省，一味向平實處用心，將自家篤實的本質，還我真面，復我固有。賢弟此刻在外，亦急須將篤實復還，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日趨日下也。縱人以巧詐來，我仍以含渾應之，以誠愚應之久之，則人之意也消。若鉤心鬥角，相迎相距，則報復無已時耳。至於強毅之氣，決不可無。然強毅只剛愎有別。古語云：「自勝之謂強。」曰「強制」，曰「強恕」，曰「強爲善」，皆自勝之義也。如不慣早起而強之未明，卽起不慣莊敬，而強之尸坐立齋，不慣勞苦，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強之勤勞不倦，是卽強也。不慣有恆，而強之貞恆，卽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氣勝人，是剛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謹。

余生平之失，在志大而才疎，有實心而乏實力，坐是百無一成。

弟年紀較輕，精力略勝於我，此際正宜提起全力，早夜整刷。昔賢謂：「宜用猛火煮，漫火溫。」弟今正用猛火之時也。

凡人爲一事，以專而精，以紛而散。荀子稱：「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莊子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皆至言也！

古來言凶德致敗者，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驕，卽多言也；歷觀名公鉅卿，多以此二端

敗家喪身。余生平頗病執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筆下亦略近乎囂訟。靜中默省，譬尤我之處處獲戾，其原因不外此二者。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語加人，有以神氣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稍有英發之姿，面色間有蠻很之象，最易凌人。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則達於面貌。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篤敬，庶幾可以遮護舊失，整頓新機，否則人皆厭薄之矣！

「長傲」「多言」二弊，歷觀前世卿大夫興衰，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福之由，未嘗不視此二者為樞機，故願與諸弟共相鑒誡。第能懲此二者，而不能勤奮以圖自立，則仍無以興家而立業。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一有恆，以改我之舊轍，而振家之丕基。

溫弟丰神較峻，與兄之亢直簡澹，雖微有不同，而其難於諧世，則殊途而同歸。余常用為慮。大抵胸多抑鬱，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養德。不特無以養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後，則肝腎交受其病，蓋鬱而不暢，則傷木，心火上燥，則傷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來不外乎此。故於兩弟，時時以「和平」二字相勗，幸勿視為老生常談。至要至要。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體素弱，過於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爾摧沮。

日慎一日，以求其事之濟；一懷焦憤之念，則恐無成耳。千萬忍耐！「久而敬之」四字，不特處朋友為然，即凡事亦莫不然。至囑。

達生編六字訣，有時可施之行軍者，戲書以佐吾弟之莞爾。余向來雖處順境，寸心每多沈悶鬱抑，在軍中尤甚。此次專求怡悅，不復稍存鬱損之懷，視初爻所謂「裕无咎」者也。望吾弟亦從「裕」字上打疊，此心安安穩穩。

吾生平頗講求「惜福」二字之義。近來補藥不斷，且菜蔬亦較奢，自媿享用太過，然亦體氣太弱，不得不爾！

家中後輩子弟體弱學射最足保養；起早，尤千金妙方，長壽金丹也。

此後總以戒酒爲第一義。起早亦養身之法，且係保家之道，從來早起之人，無不壽高者。吾近有二事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脚，似於身體大有裨益。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

十月二十八早侍祖父星岡公於階前，請曰：「此次進京，求公教訓。」星岡公曰：「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但不做。」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傲，更好全了。」遺訓不遠，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今吾謹述此語，語誠兩弟，總以除「傲」字爲第一義。唐虞之惡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紂之無道，曰：強，足以拒諫，辨足以飾非，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傲無恆之弊，近來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敗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見，既敗之後，余益加猛省。大約軍事之敗，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敗，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澤兒雖體弱，而保養之法，亦惟在慎飲食，節嗜欲，斷不在服藥多也。

天地間惟「謙謹」是載福之道，驕則滿，滿則傾矣！凡動口動筆，厭人之俗，嫌人之鄙，議人之短，發人之覆，皆驕也，無論所指，未必果當，即使一切當，已爲天道所不許。吾家子弟，滿腔驕傲之氣，開口便道人短長，笑人鄙陋，均非好氣象。賢弟欲戒子姪之驕，先須將自己好議人短，好發人覆之習氣，痛改一番，然後令後輩事事警改。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欲去「惰」字，總以不晏起爲第一義。弟能謹守星岡公之八字（考實早掃書蔬魚豬）三不信（不信僧道，不信醫藥，不信地仙）又謹記愚兄之去驕，去惰，則家中子弟日趨於恭謹而不自覺矣！

余自咸豐三年冬以來，久已以身許國，願死疆場，不願死牖下，本其素志。近年在軍辦事，盡心竭力，毫無愧怍；

死即瞑目，毫無悔憾！

凡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聲音笑貌之拒人，每苦於不自見，苦於不自知。

外間指摘吾家昆弟過惡，吾有所聞，自當一一告弟，明責婉勸，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豈宜祕而不宣？

衆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謗之無因，而悍然不顧，則謗且日騰；有德者畏疑謗之無因，而抑然自修，則謗亦日熄。吾願弟等之抑然，不願弟等之悍然；願弟等敬聽吾言，手足式好，同觀外侮，不願弟等各逞己見，於門內計較雌雄，反忘外患。至阿兄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時時有顛墜之虞。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深恐吾全盛之時，不克庇蔭弟等，吾顛墜之際，或致連累弟等。惟於無事時常以危言苦詞，互相勸誡，庶幾免於大戾。

治心，以「廣大」二字爲藥；治身，以「不藥」二字爲藥。

危急之際，莫靠他人，專靠自己，乃是穩者。

傷寒而反覆者，每以服藥致誤；服補藥則更易誤。欲求病之有轉機，弟須堅持不復服藥。今年吳彤雲之病，余堅持不服藥之說，果得痊愈，雖不可一概而施，然亦可見病情反覆之時，惟不服藥，而症乃有定象也。

肝氣旺，最易傷人。余兄弟皆稟母體，本難強制，然不可不以靜坐制之。

余漸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強自禁制，降伏此心，釋氏所貴降龍伏虎，龍即相火也，虎即肝氣也。多少英雄豪傑，打此兩關不過，亦不僅余與弟爲然。要在稍稍遏抑，不令過熾，降龍以養水，伏虎以養火。古聖所謂窒慾，即降龍也，所謂懲忿，即伏虎也。釋儒之道不同，而其節制血氣，未嘗不同。總不使吾之嗜欲，害吾之軀命而已。至於「佩強」二字，卻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有此三字貫注其中，否則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謂「至剛」，孔子所謂「貞固」，皆從倔強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稟母德居多，其好處亦正在「倔強」。若能去忿慾以養體，

存佩強以勵志則日邁無疆矣

弟病在水不能生木，余亦夙有此疾，非藥物所能爲力。每日無論如何怕忙，總須略有抽閒之時，或靜坐，或渴睡，或散步，火不動，則水得所養矣。

心肝兩家之病，究以自養自醫爲主，非藥物所能爲力。今日偶過裱畫店，見弟所寫對聯，光彩煥發，精力似甚完足。若能認真調養，不過焦灼，必可漸漸復元。

何必全克而後爲美哉？名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哉？名如弟必不求助於人，遷延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內傷。兄弟二人，皆將後悔。不如及今決計，不著痕跡。

弟以倔強之性，值久勞仰鬱之後，一見親人，泣涕一場，大鬧一場，皆意中所有之事，然爲涕爲鬧，皆可以發摻積鬱，皆可以暗調肝疾。

弟近年於阿兄忿激之時，輒以嘉言勸阻；卽弟自發忿激之際，亦能有發有收，以此卜弟之德器不可限量，後福當亦不可限量。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氣氣之忿積於中者厚，故倔強之極，不能不流爲忿激。以後吾兄動氣之時，彼此互相勸誡，存其倔強而去其忿激，斯可耳。

古來豪傑，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無剛」四字爲大恥；故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惟數萬人困於堅城之下，最易暗銷銳氣，弟能養數萬人之剛氣，而久不銷損，此是過人之處，更宜從此加功。

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立德最難，自周漢以後，罕見以德傳者。立功如蕭曹房杜郭李韓岳；立言如馬班韓歐李杜蘇黃，古今曾有幾人？吾輩所可勉者，但求盡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違希千古萬難攀躋之人。弟每取立言之萬難攀躋者，而將立功中之稍次者，一概抹殺。是孟子「鉤金與羽，食重禮輕」之說也。烏乎可哉？不若就現有之功，而加以讀書養氣，小心大度，以求德日進，言日酷，譬如築室，譬之立功，弟有絕大基址。

絕好結構；以後但加裝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無主乎？

弟肝氣未痊，全靠自己以心醫之。弟若不知自愛，懷怒不已，剝喪元氣，則真太愚矣！

溼毒因太勞之故，肝疾則沉心太高之故。立此大功，成此大名，而猶懷鬱鬱天下，何一乃爲快意之事？何年乃是快意之時哉？

凡後天以脾爲主，脾以穀氣爲本，以有信爲用。望兩弟常告鼎三，每日多吃飯粥，少吃雜物。無論正餐及點心，守定一個時辰，日日不差。若有小小病症，望守星岡公之教，不輕服藥。

吾閱歷極久，但囑家中老幼，不輕服藥，尤不輕服尅伐之藥，即是善於養生之道。

養生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恆，二曰懲忿，三曰節慾，四曰每夜臨睡洗脚，五曰每日兩飯後各行三千步。懲忿，即余篇中所謂「養生以少惱怒爲本」也。眠食有恆，又洗脚二事，星岡公行之四十年，余學行七年矣。飯後三千步，近日試行，自矢永不间断。弟從前勞苦太久，年近五十，願將此五事立志行之。

謂自強者每勝一籌，則余不甚深信。凡國之強，必須多得賢臣；凡家之強，必須多出賢子弟；此亦關乎天命。不盡由於人謀。至一身之強，則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孟子之「集義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縮」也。惟曾孟與孔子告仲由之強，略爲可久可常，此外關智鬪力之強，則有因強而大興，亦有因強而大敗。古來如李斯、曹操、董卓、楊素，其智力皆橫絕一世，而其禍敗亦迥異尋常。近世如陸何、蕭陳，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終。故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尙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余現在調養之法，飯必精鑿，蔬菜以肉湯煮之，鷄鴨魚羊豕，炖得極爛；又多辦醬菜，鹹菜之屬。以爲天下之至味，大補莫過於此。孟子及禮記所載養老之法，事親之道，皆不出乎此。豈古之聖賢皆愚，必如後世之好服參茸



燕來魚翅海參，而後爲智耶？

困心橫慮，正是磨鍊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嘗謂余樞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余生平敲牙立志之訣。余庚戌辛亥間，爲京師權貴所唾罵，癸丑甲寅，爲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爲江西所唾罵，以及岳州之敗，靖江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

來信每怪運氣不好，便不似好漢聲口，惟有一字不說，敲定牙根，徐圖自強而已。

辛苦半身，不肯於老年博一取巧之名，巧被人竊笑也。

申甫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星岡公所謂「有福之人善退財」，真處逆境者之良法也。弟求兄隨時訓示申儆，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

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爲體，以不怨不尤爲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來，痛戒無恆之弊，看書寫字，從未間斷，選將練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強能立功，夫奏疏公牘，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詞。此皆圓融能達工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則常不能免，亦皆隨時強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儆惕，似可學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後痛下鍼砭，必有大進。「立達」二字，吾於己未年曾寫於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強，但於能達處，尙欠體驗，於不怨尤處，尙難強制。吾信中言，皆隨時指點，勸弟強制也。

趙廣漢本漢之賢臣，因星變而劾魏相，後乃身當其災，可爲殷鑒。默存一悔字，無事不可挽回也。

袁了凡所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另起鑪竈，重開世界，安知此兩番之大敗，非天之磨鍊英雄，使弟大有長進乎？諺云：「喫一塹，長一智。」吾生平長進，全在受挫辱之時，務須敲牙勵志，蓄其

氣而長其智，切不可茶然自餒也。

朱子嘗言：「悔字如春，萬物蘊蓄初發；吉字如夏，萬物茂盛已極；吝字如秋，萬物始落；凶字如冬，萬物枯凋。」又嘗以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貞字配冬。兄意「貞」卽「硬」字訣也。弟當艱危之際，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啓春生之機，庶幾可挽回一二乎？

余生平吃數大塹——而癸丑六月不與焉——第一次，壬辰年發偕生，學台懸牌，責其文理之淺；第二庚戌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敗後，棲於高峯寺，爲通省官紳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敗後，赧顏走入江西，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喫此四塹，無地自容。故近雖委竊大名，而不敢自詡爲有本領，不敢自以爲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從磨鍊後得來。

弟之手痛，尙未及遽成痼疾之年，只要弟心寬和肝鬱稍紓，卽可日就康復。古語云：「心病還須自心醫。」

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學作聖賢，全由自己作主，不與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學爲聖賢，少時欠居敬工夫，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過動。爾宜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則入德之基也。

作人之道，聖賢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問仁，一章言敬，恕最爲親切。自此以外，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爲泰而不驕。」「正其衣冠，儼然人望而畏，斯爲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

「涵」「泳」二字，最不易識。余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離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小則枯槁，過多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勃興。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謂「魚躍於淵，活潑潑地。」莊子言「梁濠觀魚，安知非樂。」此魚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

足萬里流」之句，蘇子瞻有「夜臥濯足詩」，有「浴罷詩」，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

余生平有三恥：學問各塗皆略涉，其涯淡，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恆星、五緯亦不識認，一恥也；每作一事，治一業，輒有始無終，二恥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於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多，廢擱殊多，三恥也。

身體雖弱，處多難之世，若能風霜鍛鍊，苦心勞神，亦自足堅筋骨而長識見。洗甫叔向最羸弱，近日從軍，反得壯健，亦其證也。

余生平坐無恆之弊，萬事無成，德無成，業無成，已可深恥矣！逮辦理軍事，自矢靡他，中間本志變化，尤無恆之大者，用爲內恥。爾欲稍有成就，須從「有恆」二字下手。余嘗細觀星岡公儀表，絕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頗重厚，蓋取法於星岡公，爾之容止甚輕，是一大弊病。以後宜時時留心，無論行坐均須重厚。早起也有恆也，重也，三者皆最要之務。

余寸心坦蕩，毫無疑怖。人誰不死，只求臨終心無愧悔耳！

每日飯後，走數千步，是養生家第一秘訣。爾每餐食畢，可至唐家鋪一行，或至澄叔家一行，歸來大約可三千餘步。三個月後，必有大效矣！

爾看書天分甚高，作字天分甚高，作詩文天分略低。若在十五六歲時，教導得法，亦當不止於此。今年已廿三歲，全靠爾自己紮掙發憤，父兄師長不能爲力。作詩文是爾之所短，即宜從短處痛下工夫。看書寫字，爾之所長，即宜拓而充之。走路宜重，說話宜遲，常常記憶，否？

余自從軍以來，即懷見危授命之志。丙戌年在家抱病，常恐溢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於世。起復再出，意尤堅。

定。此次若遂不測，毫無牽戀。自念貧窶無知，官至一品，壽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權，忝竊萬分，夫復何憾？惟古文與詩二者，用力頗深，探索頗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獨關康莊——古文尤確有依據——若遽先朝露，則寸心所得，遂成廣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淺，而近年略有入處，三者一無所成，不無耿耿。至行軍本非余所長，兵貴奇而余太平，兵貴詐而余太直，豈而辨此滔天之賊，即前次屢有克捷，已爲僥倖，出於非望矣。爾等長大之後，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貽萬世口實。余久處行間，日日如坐鍼氈，所差不負吾心，不負所學者，未嘗須臾忘愛民之意耳。近來閱歷愈多，深諳督師之苦，爾曹惟當一意讀書，不可從軍，亦不必作官。

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於作字一道，亦嘗苦思力索，終無所成；近日朝朝暮暮，久而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恆」，自如種樹養畜，日見其大而不覺耳。

古之精相法，并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欲求變化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前最好喫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煙，至今不再喫。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近五年深以爲戒，現在大小事均尚有恆，即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

禮云：「道而不徑，舟而不遊。」古之言孝者，專以保身爲重。鄉間路窄橋孤，嗣後吾家子姪，凡遇過橋，無論騎馬，均須下而步行。

吾於凡事皆守「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二語。即養身之道亦然。體強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體弱者如貧人，因節蓄而自全。節蓄非獨食色之性也，即讀書用心，亦宜檢約，不使太過。余八本篇中，言養生以少惱怒爲本。又嘗教胸中不宜太苦，須活潑潑地，養得一段生機，亦去惱怒之道也。既戒惱怒，又知節蓄，養生之道，盡其在我者矣。此外壽之長短，病之有無，一概聽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計較他。凡多服藥餌，求禱神祇，皆妄想也。吾於醫藥禱祀等事，皆記星岡公之遺訓，而稍加推闡，教爾後輩。

張文端公英所著聰齋語，皆教子之言。其中言養身擇友，觀玩山水花竹，純是一片太和生機。

吾教爾兄弟不在多書，但以聖祖之庭訓格言（家中尚有數本）張公之聰齋語（莫宅有之）申夫有刻於安慶二種爲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以後在家則詩養花竹，出門則飽看山水，環金陵百里內外，可以徧遊也。算學者，切不可再看，讀他書，亦以半日爲率。未刻以後，即宜歇息游觀。古人以懲忿窒慾爲養生要訣。懲忿，即吾前信所謂少惱怒也。窒慾，即吾前信所謂知節齋也。因好名好勝，而用心太過，亦慾之類也。藥雖有利，害亦隨之，不可輕服。切囑！

莊生云：「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東坡取此二語，以爲養生之法。熟於小學，試取「在宥」二字之訓，體味一番，則知莊蘇皆有順其自然之意。養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藥而日更數方，無故而終年峻補，病輕而妄施攻伐，強求發汗，則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柳子厚所論「名爲愛之，其實害之」，陸務觀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皆此義也。東坡游羅浮詩云：「小兒年少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下一存字，正合莊子「在宥」二字之意。蓋蘇氏兄弟父子，皆講養生，竊取黃老微旨，故稱其子爲有奇志。以後不輕服藥，自然日就壯健矣。

余近年默省之勤，儉、剛、明、忠、恕、謙、渾、八德，曾爲澤兒言之，宜轉告與鴻兒，就中能體會一二字，便有日進之象。澤兒天質聰穎，但嫌過於玲瓏剔透，宜從「渾」字上用些工夫。鴻兒則從「勤」字上用些工夫。用工不可拘苦，須探討些趣味出來。

然老年篤畏天命，力求克去偏心伎心，爾輩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氣，著不得絲毫意見。切記切記！爾稟氣太清，清則易柔，惟志趣高堅，則可變柔得剛。清則易刻，惟襟懷闊遠，則可化刻爲厚。余字汝曰劼剛，恐其稍涉柔弱也。教汝讀書，須具大量，看陸詩以導閒適之抱，恐其稍涉刻薄也。爾天性淡於榮利，再從此二字用功，則終身受用。

不盡矣！

余生平略涉先儒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求不忤不求爲重。忤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怠者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懷惠，既得患失」之類也。忤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侔，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忤心，所謂「人能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忤不去，滿懷皆是荆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汗。余於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尙未能掃除淨盡！

■ 附作忤求詩二首錄後

歷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余生平亦頗勤以字自勵，而實不能勤。故讀書無手鈔之冊，居官無可存之牘；生平亦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問實不能儉。今署中內外服役之人，廚房日用之數，亦云奢矣！其故由於前在軍營，規模宏闊，相沿未改；近因多病，醫藥之資，漫無限制，由儉入奢，易於下水，由奢反儉，難於登天。在兩江交卸時，尙存養廉二萬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轉瞬卽已立盡。爾輩以後居家，須學陸棧山之法，每月用銀若干兩，限一成數，另封秤出。本月用畢，只准贏餘，不准短欠。衙門奢侈之習，不能不澈底痛改。余帶初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願，然亦不願子孫過於貧困，低顏求人，惟在爾輩力崇儉德，善持其後而已。

■ 忤求詩二首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已拙，忌人能；已塞，忌人遇。已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已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偪又相惡。已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已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汗。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

所妬。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詬忌，乘氣相倚伏。重者裁汝躬，輕亦滅汝祚。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寤，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視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右不恃）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爲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馨固方泰倍。求榮不知壓，志亢神愈振。歲煥有時寒，月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分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股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樂。無遽欣，患難無遽愁。君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况處夷塗，奚事中嗟懷。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右不求）

日課四條

一曰，慎獨則心安。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則大學之所謂自慊，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卽曾子所謂「自反而縮」，孟子所謂「俯不愧，俯不怍，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能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二曰，主敬則身強。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程子謂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集，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吾謂敬字切近之效，就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日強。

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爲之悚，氣爲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若人無寡衆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怠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則人悅。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即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彙，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大矣。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者，自立不懼，如富戶百物有餘，不假外求。達者，四達不悖，如貴人登高一呼，羣山四應。人孰不欲己立已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後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之西銘，彼其視民胞物與，宏濟羣倫，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誠如其說，則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四曰，習勞則神敏。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逸而憚於勞。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著之衣，所進之食，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旁人疑之，鬼神許之，以爲彼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管一業，而食必珍羞，衣必錦繡，酣樂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昧且丕顯，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無逸一篇，推之於勤則壽，考逸則夭，歷歷不爽。爲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練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爲天下計，則必己飢已溺，一夫不獲，引爲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載，過門不入，墨子之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所行，以其勤勞也。軍興以來，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而耐艱苦者，無不見用。



於人見稱於時，其絕無材技，不慣作勞者，皆唾棄於時，饑凍就斃。故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能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祇欽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莫大於習勞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萬難挽回。汝及諸姪輩，身體強壯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象，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今習此四條，老年用自儆惕，以補昔歲之愆，并令二子各自醒勉，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四條相稽，轉寄諸姪共守，以期有成焉（以上家訓）。

靜坐思：心正氣順，必須到「天地位萬物育」田地，方好。

默坐思：此心須常有滿腔生意，雜念憧憧，將何以極，掃卻勉之！

吳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謂須添一「和」字，則所謂敬者，方不是勉強操持，卽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意。

誦養氣章，以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心得語，一經說破，胸中便無餘味，所謂「德之棄」也。况無心得而有掠影之談乎？

易大壯卦象大衆正與養氣章通。

「靜」字全無工夫，欲心之疑定，得乎？

晉卦「罔孚裕，無咎」裕難矣，中庸「善誠身一節，其所謂裕學乎？精神便常令有餘，於事則氣充，而心不散漫。」

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則難矣！況進德修業之事乎？海秋言：「人處德我者，不足覺心術處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讀書窮理；不辨得極虛之心，則先自窒矣！

「咸恆損益」四卦，可合之得虛心實心之法。

不能主一之咎，由於習之不熟，由於志之不立，而實由於知之不真。若真見得不主一之害，心廢學，便如食鳥啄之殺人，則必主一矣。不能主一，無擇無守，則雖念念在四書五經上，亦只算游思雜念，心無統攝故也。

哭乎水而上水，頗悟養生家之說。

良峯前輩言：「無間最難，聖人之純一不已。顏子之三月不違，此不易學；即日月之至，亦非諸賢不能。」至「字繁宜體會，我輩但宜繼續，求其時習而說。」

存心，則緝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則正位凝命，如鼎之鎮。內外交養，敬義夾持，何患無上達？

至俗雲處，看渠日課。俗雲：近日志日堅，而識日卓越，閱之喜不可言。平日好善之心，頗有「若己有之」之誠。而前日讀鶴仙詩，本日觀俗雲日課，尤中心好之也。

樹堂來，與言養心養體之法。渠言：「舍靜坐，更無下手處，能靜坐，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因教我焚香靜坐之法，所言皆閑歷語。靜中真味，靜能領取。又言：「心與氣總拆不開，心微浮，則氣浮矣；氣散，則心亦散矣。」此即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壹則動」也。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靜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意者只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時，貞之固也，乃所以爲元也。蟄之坏也，乃所以爲啓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著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靜極，仁心之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

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為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况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

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僞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省也。是故天下之至庸，天下之至誠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讀無妄、咸、中孚、三卦，蓋扞格者鮮矣。

凡作文詩，有情極真摯，不得不一傾吐之時，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鑄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若平日醞釀不深，則雖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至於雕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偽日拙，所謂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後真情激發之時，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偽媚人矣！

在何宅聽唱崑腔，我心甚靜，且和因思古樂陶情淑性，其入人之深，當何如禮樂不興，小學不明，天下所以少成材也。

竹如教我曰：「耐。」予嘗言竹如「貞」足幹事，予所闕者「貞」耳。竹如以一「耐」字教我，蓋欲我鎮蹊以歸於靜，以漸幾於能「貞」也。此一字，足以醫心病矣！

寫字時，心稍定，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致病也。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以後即以此養心。

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只在得失場中過日子，何嘗能稍自立志哉？

記云：「君子莊敬日強。」我日日安肆，日日衰窳，欲其強得乎？譬諸草木，志之不立，本則撥矣；是知千言萬語，莫先於立志也。

唐先生言：「國朝諸大儒，推張楊園陸稼書兩先生，最爲正大篤實，雖湯文正猶或小遜；李厚庵方望溪，文章究優於德行。」

夜讀楊園先生集，中有數條，如破我伎求之私，當頭棒喝。

讀楊園近古錄，真能使鄙夫寬，薄夫敦。

因作字思用功所以無恆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本日因聞竹如言，知此事萬非疲輭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時時謹記朱子語類：「雞伏卵」及「猛火煮」二條，刻刻莫忘。

凡讀書，有爲人爲己之分，爲人者，縱有心得，亦已「的然日亡」；予於杜詩，不無一隙之見，面批點之時，自省良有爲人之念，雖欲蘊蓄而有味得乎？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

此綿綿者，由動以之靜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而極其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之動，有神主之，由動之靜，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敬貫之。

莊子曰：「美成在久，驟而見信於人者，其相信必不固；驟而得名於時者，其爲名必過情。君子無赫赫之稱，無驟著之美，猶四時之運，漸成歲功，使人不覺。」則人之相孚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

有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於是乎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否則，嶢嶢易缺，適足以取禍也。雅量雖由於性生，然亦恃學力以養之。惟以聖賢律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度量閉深矣。

知已之過失，即目爲承認之地，改去豪無吝惜之心，乃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爲豪傑，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膠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卽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爲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爲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爲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卽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爲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予於四時，略涉津涯，天質魯鈍，萬不能造其奧窔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從事，庶以漸磨之久，而漸有所開。義理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四子書，曰近思錄。詞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氏讀古文鈔，與會氏讀詩鈔。二書皆尙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易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書。此十種者，須要爛熟於心中，凡讀書者，能附於此十書，如室有基而丹楹附之，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如雞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垤，不見異而思遷，其斯爲有本之學乎？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於人，頤以養身，養德，鼎以養心，養腎，尤爲切要。座右爲聯語，以自箴云：「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

除却進德修業，乃是一無所恃，所謂「把截四路頭」也。若不日日向上，則人非鬼責，身敗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惡曰忿，陰惡曰慾。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剛惡曰暴，柔惡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

言語，曰節飲食。凡此數端，其樂維何？禮以居敬，樂以導和，陽剛之惡，和以宜之，陰柔之惡，敬以持之，飲食之過，敬以檢之，言語之過，和以斂之。敬極肅肅，和極雍雍，穆穆綿綿，斯爲德容。容在於外，實根於內，靜動交養，睟面盎背。余生平雖頗好看書，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參預其間，是以無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無杜元凱優柔糜飲一段之趣。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無一事有成，今雖暮齒衰邁，當從「敬靜純淡」四字上痛加工。夫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亦稍足自適矣。

處逆境之道，惟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等句，最爲親切。偶作聯語以自箴云：「禽裏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一本孟子「夜氣章」之意，一本論語「疏水曲肱」章之意，以絕去枯亡營擾之私。

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閎儒碩士，而其中爲人者多，爲己者少。如顧閎並稱，顧則爲己，閎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江戴並稱，江則爲己，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段王并稱，王則爲己，段而不免人之見者存。方劉姚并稱，方姚爲己，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其達而在上者，李厚庵朱可亭秦味經，則爲己之數多。紀曉嵐阮芸台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學者用力，固宜於幽獨中，先將爲己爲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未有根本不在，而枝葉發生，而自鬻茂者也。

邵子所謂觀物，莊子所謂觀化，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須要放大胸懷，游心物外，乃能絕去一切繚繞，鬱悒煩悶，不甯之習。

讀書之道，朝聞道而夕死，殊不易易，聞道者，必真知而篤信之。吾輩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無把握，焉能聞道。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傍夕與子序登樓，論老年用功，不可有驕氣，暮氣。

念不知命，不知禮，不知言三者，論語以殿全篇之末，良有深意。若知斯三者，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之義，則將庶可爲完人矣！

聞子序談養氣章末四節，言孔子之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不在高處，而在平處；不在隆處，而在汙處。汙者，下也；平者，庸也。夷尹之聖，以其隆高而異於衆人也。宰我之論堯舜以勳業而隆，孔子以並無勳業而汙。子貢之論百王以禮樂而隆，孔子以并無禮樂而汙。有若之論他聖人以出類拔萃而隆，孔子以即在類萃之中，不出不拔而自處於汙。而汙下而同於衆人，此其所以異於夷尹也。此其所以爲生民所未有也！

爲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惡」。三惡之目曰天道惡巧，天道惡盈，天道惡貳。貳者，多猜疑也，不忠誠也；無恆心也。四知之目，卽論語末章之知命，知禮，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達者，四達不悖，遠近信之，人心歸之。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禮云：「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達之謂也。我欲足以自立，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我欲四達不悖，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達人之義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所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則識大量，大不知此則識小量，小。故吾於三知之外，更道知仁。

讀書之道，杜元凱稱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若見聞太寡，蘊蓄太淺，譬猶一勺之水，斷無轉相灌注，潤澤豐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

與子序言聖人之道，亦曰：「學問閱歷，漸推漸廣，漸習漸熟，以至於四達不悖。」因戲稱曰：「鄉人有終年賭博，而破家者。語人曰：『吾賭則輸矣，而賭之道精矣！』從來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由閱歷悔悟以幾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勞，餓乏，拂亂，動忍等語曰：『若爲熟也，須從這裏過。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爲近。』子序亦應之。」

余近日常寫大字，微有長進，而不甚貫氣；蓋緣結體之際，不能字字一律，如或上鬆下緊，或上緊下鬆，或左大右小，或右大左小，均須始終一律，乃成體段。余字取勢，本係左大右小，而不能一律，故恆無所成。推之作古文辭，亦自有體勢，須篤篤一律，乃為成家辦事，亦自有體勢，須事事一律，乃為成章言語動作，亦自有體勢，須日一律，乃為成德。否則載沈載浮，終無所成矣！

作書者宜臨帖摹帖，作文作詩，皆宜專學一家，乃易長進。然則作人之道，亦宜專學一古人，或得今人之賢者，而師法之，庶易長進。

德成以謹言慎行為要，而敬，恕，誠，靜，勤，潤，六者闕一不可。學成以三經，三史，三子，三集爛熟為要；而三者亦須提其要而鉤其元。藝成以多作，多寫為要；亦須自關門徑，不依傍古人格式。功成以開疆安民為要，而亦須能樹人，能立法；能是二者，雖不拓疆，不澤民，不害其為功也。四者能成其一，則足以自怡。此雖近於名心，而猶為得其中正。

念天道三惡之外，又覺好露而不能渾，亦天之所惡也。

余復胡中丞信中有云：『惟忘機可以消衆機，惟懵懂可以蔽不祥。』似頗有意義，而媿未能自體行之。

凡人涼薄之德，約有三端，最易獨犯：聞有惡德敗行，聽之娓娓不倦，妒功忌名，幸災樂禍。此涼德之一端也。人受命於天，如臣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而或不能受命，居卑思尊，日夜自謀，置其身於高明之地，譬諸金躍冶而以鄧錡于將自命。此涼德之二端也。

胸包清濁，口不臧否者，聖哲之用心也；強分黑白，過事激揚者，文士輕薄之習，優伶風切之態也。而吾輩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別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此涼德之三端也。余今老矣，此著尚加戒之。



君子有三樂：讀書聲出金石，飄飄意遠一樂也；宏獎人才，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

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者，凡事皆然。即以圍棋論，生而得國手者，上智也；屢學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下愚也。此外皆相近之資，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則習之而高矣；教者低，則習之而低矣。以作字論，生而筆姿秀挺者，上智也；屢學而拙如菴芽者，下愚也。此外則皆相近之資，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鍾王，則衆習於鍾王矣；教者蘇米，則衆於時蘇米矣。推而至於作文亦然，打仗亦然，皆視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長，而衆人之習，隨之爲轉移。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猶執策而嘆無馬，真是無馬哉。

李申甫黃州歸來，稍論時事。余謂當豎起骨頭，竭力撐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聯云：「養活一團春意，撐起兩根窮骨頭。」用自警也。余生平作自箴聯句頗多，惜皆未寫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聯云：「不怨不尤，但反身爭個一壁靜；勿忘勿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高。」曾用木板刻出，與此聯意相近，因附識之。今夜醒後，心境不甚恬適，於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夫子所稱「日月至焉」者，或亦似此乎？

近日之失，由於心太弦緊，無舒和之意。以後作人，當得一「鬆」字意味。日來每思吾身能於十三字者，用功尚不失晚年進境。十三字者，謂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三忌、三薄、三知、三樂、三寡也。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余在京師嘗以篇其室，在江西曾刻印章矣。三忌者，即所謂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貳也；三薄者，幸災樂禍，一薄德也；逆命億數，二薄德也；臆斷臆白，三薄德也。三知者，論語「未章所謂知命，知禮，知言也」；三樂者，即前所記讀書聲出金石，一樂也；宏獎人材，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三寡者，寡言養氣，寡視培神，寡欲養精。十三字者，時時省察，其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乎？

聖人所言，有所不言，積善餘慶，其所言者也；萬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禮樂政刑，仁義忠信，其所言者

也；虛無清靜，無爲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當以不言者爲體，以所言者爲用；以不言者存諸心，以所言者勉諸身；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爲聞道之君子乎？

日來心緒總覺不自在，殆孔子所謂「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也？」軍中乃爭權繫勢之場，又實非處約者所能濟事；求其貞白不移，淡泊自守，而又足以驅使羣力者，頗難其道爾！

孔子所謂「下學上達」達字中必自有一種「洞澈無疑」意味，卽蘇子瞻晚年意思深遠，隨處自得；亦必有脫離塵垢，卓然自立之趣。吾困知勉行，久無所得；年已五十，胸襟意識猶未免爲庸俗之人，可愧也已！

此身無論處何境遇，而「敬」「恕」「勤」字無片刻可弛，苟能守此數字，則無入不自得，又何必斤斤計較得君與不得君，氣誼孤與不孤哉？

凡事皆有至淺至深之道，不可須臾離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其目曰：讀書以訓詁爲本，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古人格言儘多，要之每事有第一義，必不可不竭力爲之者，覺之如探驪得珠，失之如舍根本而圖枝葉。古人格言雖多，亦在乎君人之慎擇而已矣。

九弟諫余數事，余亦教九弟「靜虛涵泳，蕭然物外。」

余身房須有一胸襟恬淡者，時時伺吾之短，以相箴規，庶不使「矜心」生於不自覺。

憶八年所定「敬」「恕」「誠」「靜」「勤」「潤」六字，課心課身之法，實爲至要至賅。吾近於靜字

欠工夫耳。

東坡「奇駿莫如跛」五字，凡技皆當知之。若一味駿快奔放，必有顛躓之時；一向貪美名，必有大污辱之事。余以「求闕」名齋，卽求自有缺陷不滿之處，亦「守駿莫如跛」之意也。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謙」。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與，謙若漢文之不勝。而勤謙二字，尤爲徹始徹終，須臾不可離之道。勤所以做情也，謙所以做傲也。能勤且謙，則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聖賢豪傑，卽奸雄，欲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謙字。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儻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

勞謙二字，受用無窮，勞所以戒惰也，謙所以戒傲也。有此二者，何惡不去，何善不臻？

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

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此有所偏至。卽彼有所獨缺，亦猶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於邦，儉於家，言忠信，行篤敬」四語，終身用之，有不能盡，不在多，亦不在深。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何況人之於學，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變化氣質，超凡入聖？

閔王而農所注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略有所會。蓋盡其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易繫辭「尺蠖之屈」，八句，盡性也；「過此以往」，四句，知命也。農夫之服田力穡，勤者有秋，惰者歉收，性也。爲稼湯世，終歸燹爛，命也。愛人，治人，禮，人性也；愛人而不親，治人而不治，禮人而不答，命也。聖人之不可及處，在盡性，以至於命，盡性猶下學之事，至於命，則上達矣。當盡性之時，功力已至十分，而効驗或有應不應。聖人於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著力，若不著力。此中消息，最難體認。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如泊如爲宗，庶幾其近道乎？

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爲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爲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學，無常師，卽取人爲善也；無行不與，卽與人爲善也；爲之不厭，卽取人爲善也；誨人不倦，卽與人爲善也；念忝竊高位，劇寇方張，大難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見，多教數人，因取人之所長，還攻吾短，或者鼓盪斯世之善機，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

處人處事之所以不當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細周知，表裏洞澈，則處之自有方術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問，不善問耳。

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儉」「謹」「信」四字，而又能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以禮自治，以禮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欽，特恐言道不篤，間或客氣用事耳。

溫孟子分類記出，寫於每章之首，如言心，言性之屬，曰「性道至言」；言取與出處之屬，曰「廉節大防」；言自况自許之屬，曰「抗心高望」；言反躬刻厲之屬，曰「一切已反求」。

百種弊病，皆從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趣功不敏，一處遲則百處懈矣！

前以八德自勉，曰勤、儉、剛、明、孝、信、謙、渾。近日於勤字不能實踐，於謙、渾二字，尤覺相遠，悚愧無已。勤、儉、剛、明四字，皆求諸己之事，孝、信、謙、渾四字，皆施諸人之事。孝以施於上，信以施於同列，謙以施於下，渾則無往不宜。大約與人爭，不可自求萬全處；白人是非，不可過於武斷，此渾字之最切於實用者耳。

閱劉石庵清愛堂帖，其起筆多師晉賢，及智永千文，用逆就之法，教能藏鋒。張得天之筆，多師褚顏兩家，用直來橫受之法，故不藏鋒，而聯絲縈帶，以發其機趣。二者其理本一貫，特逆就與直來橫受，形迹判然難合而爲一耳。

石劉文清公清愛堂帖，留得其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藝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遠。作文然，作詩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於淡遠之中，尤爲可貴。

作字之法，險字和字，二者缺一不可。本日闕王箬林語，亦於此二字三致意焉。

偶思作字之法，可爲師資者，作二語云：「時賢一石兩水古法二祖六宗。」一石謂劉石菴，兩水謂李春湖程春海。二祖謂羲獻，六宗謂歐虞褚李柳黃也。

日內頗好寫字，而年老手鈍，毫無長進，故知此事須於三十歲前寫定規模。自三十歲以後，只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極則巧妙出焉。筆意間架，梓匠之規矩也。由熟而得妙，則不能與人之巧也。吾於三四十歲時，規矩未定，故不能有所成。人有恆言曰：「妙來無熟過。」又曰：「熟能生巧。」又曰：「成熟故知妙也。」巧也，成也，皆從極熟之後得之者也。不特寫字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即人之所以爲聖人，亦係先立規模，後來精熟，即顏淵未達一間，亦只是欠熟耳。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觀何廉舫書扇頭小字，個個權奇，自成風格。余年已五十，而作書無一定之風格，屢有遷變，殊爲可愧。古文一事，寸心頗有一定之風格，而作之太少，不足以自證自慰。至於居家之道，治軍之法，與人酬應之方，亦皆無一定之風格，傳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又曰：「君子成德之稱。」余一無所成，其不足爲君子也明矣！

余往年在京，深以學書爲意，苦思力索，幾於困心衡慮，但胸中有字，手下無字。近歲在軍，不甚思索，但每日筆不停揮，除寫字及辦公事外，尙習字一張，不甚間斷。專從間架上用心，而筆意筆力與之俱進。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達之腕下，可見思與學不可偏廢。

作字之道，剛健婀娜，二者闕一不可。余奉歐陽率更、李北海、黃山谷三家，以爲剛健之宗。昔年於慎獨居敬等事，全未用功，至今衰老，毫無把握，悔之晚矣。

記性日壞，過目之事，頃刻即忘，因立記事冊，於應記者，逐日略記一二，從本日爲始。

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天德者，約有四端，如篤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說也。至誠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訓也。安貧樂道，而潤身，晬面孔，顏曾孟之旨也。觀物聞吟，而意適，神恬，陶白蘇陸之趣也。自恨少壯，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懼，於古人心境，不能領取一二，反復尋思，嘆喟無已！

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大切，俗見太重二端。名心切，故於學問無成；德行未立，不勝愧其餒。俗見重，故於家人之疾病，子孫及兄弟子孫之有無賢否強弱，不勝繫擾，用是憂慚踟躇，如繭自縛。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著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孫之旺否，悉由天定，卽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一大半關乎天事，一概淡而息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近來每苦心緒鬱悶，毫無生機，因思尋樂約有三端：勤勞而後憩息，一樂也；至淡以消伎心，二樂也；讀書聲出金石，三樂也。一樂三樂，是咸豐八年所曾有志行之，載於日記者。二樂則近日搜求病根，迄未拔去者，必須於未死之前，拔除淨盡，乃稍安耳。

閱理學宗傳中朱子、陸子、孫氏所錄朱子之語，多取其與陸子相近者，蓋偏於陸王之途，去洛閩甚遠也！將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分爲條類，別而錄之，庶幾取象於天文地理，取象於身於物者，一目了然。少壯不學，老年始爲此蹇淺之舉，抑何陋也！

前曾以四語自儆曰：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近日又添四語曰：內訟以去惡，日新以希天，日宏獎以育才，日貞勝以蒙難。與前此四語互相表裏，而下手工夫，各有切要之方，不知垂老尚能實踐一二否？

憶自辛卯年改號滌生。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衰了凡之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

譬如今日生也。改號至今九年，而不學如故，豈不可歎！余今年已三十，資稟頑鈍，精神虧損，此後豈復能有所成？但求勤儉有恆，無縱逸欲，以喪先人元氣，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無失詞臣體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種樹然，斧斤縱尋之後，無使牛羊又從而牧之。如蒸燈然，膏油欲盡之時，無使微風乘之。庶幾稍稍培養精神，不至自速死。誠能日日用功有常，則可以保身體，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畜，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積累自我一人享用而盡，可以無愧詞臣，尙能以文章報國。

與小岑譚，有不合處。自念一二知心，亦復見疑，則平日之不自修，不見信於人，亦可知矣！可不懼乎？

三十年爲一世。吾生以辛未十月十一日，今一世矣。聰明日減，學業無成，可勝慨哉！語不云乎：「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自今以始，吾其不得自逸矣。

接家信，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節欲，節勞，節飲食。又言：「凡人交友，祇見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鮑，明日秦越。」謂我與小珊有隙，是盡人歎，竭人忠之過，宜速改過。走小珊處當面自認不是。又云：「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小子讀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勞逸河殤，無刻不繫於大人之懷也。若不敬身，真禽獸矣！

自戒潮煙以來，心神徬徨幾若無主，渴欲之難，類如此矣。不挾破釜沈舟之勢，詎有濟哉！

資蘭泉來言理見商，余實未能心領其語意，而妄有所陳，自欺欺人，莫此爲甚。總由心有不誠，故詞氣虛構。卽與人談理，亦是自文淺陋，徇外爲人，果何益哉！

馮樹堂來——渠近日養得好靜氣，迎人——談半時，邀余同至岱雲處久談，論詩文之業，亦可因以進德。彼此持論不合，反覆辯詰，余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人不虛心。何明於責人而闇於責己也？

此刻下手工夫，除謹言修容，靜坐三事，更從何處下手？每日全無切實處，尙曉曉與人說理，說他何益？是鄙夫之見。於應酬小處計較，遂以小故引伸成忿，懲之不暇，而更引之是引盜入室矣。

所以須日課册者，以時時省過，立卽克去耳！今五六一記，則所謂省察者，安在？所謂自新者，安在？吾誰欺乎？真甘爲小人，而絕無羞惡之心者矣！

早起吐血數口，不能靜養，遂以斷喪父母之遺體，一至於此。再不保養，是將限入大不孝矣。將盡之膏，豈可速之以風萌藥之木，豈可牧之以牛羊，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况我之氣血素虧者乎？今惟有日日靜養，節嗜欲，慎飲食，寡思慮而已。

不敬身之罪大矣！高景逸先生云：「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放倒。」然則人之精神短弱，皆自己已有以致之也。

凡辦公事，須視如己事，將來爲國爲民，亦宜處處視如一家一身之圖，方能親切。予今日愧無此見，致用費稍浮；又辦事有耍譽的意思。此兩者，皆他日大病根，當時時猛省！

赴張雨農飲約，更初方歸。席間面諛人，有耍譽意思，語多諧謔，便涉輕佻，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也。歸途便至杜蘭溪家，商事又至，筌處久談，多言不知戒，絕無所謂省察者。志安在邪？恥安在邪？

余體不舒暢，悶甚不適。高景逸云：「凡天理自然通暢。」予今悶損至此，蓋身被私意私欲纏擾矣！尙何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爐冶，痛與血戰一番，而半月以來，暴棄一至於此，何以爲人，何以爲子？

日來居敬窮理，并無工夫，故聞人說理，聽來都是隔膜，都不真切，愧恥孰甚。飯後無所事事，心如懸而不降者，知其不能定且靜也久矣！

早在朝房言一事，謂無樣子，失言欲以口舌勝人，轉爲人所不服也！

孫高陽史道鄰皆極耐得苦，故能艱難馳驅，爲一代之偉人。今已養成膏粱安逸之身，他日何以肩得大事？凡事豫則立，本日下午天，因明日有天壇興工，監視行禮及製造神牌行禮等事，日內未經慮及，頗覺心中不



定，懼致貽誤。皆不豫之故也。

是日因早間聞人言刑部同堂諸君子，疑我去年所上摺，有參劾刑部之言，心不怡者一日。以平日不見信於人，遂招此羣疑衆謗也。

是日「忿」「怒」二念皆大動，竟不能止，恐遂成內傷病矣！

心生忿懣，蓋無養之故也。

子序之言，欲余捐除雜念，輕視萬事，淡泊明志，信良友之言。余今老矣！忿不能懲，怒不能窒，客氣聚於上焦，深用愧憾！古人所以貴於爲道日損也。

損忿之心，蓄於方寸，自咎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

心緒作惡，因無耐性，故刻刻不自安適。又以心中實無所得，不能輕視外物，成敗毀譽，不能無所動於心，甚愧淺陋也。

寫字略多，困倦殊甚，眼花而疼，足輒若不能立者，這話若不能高聲者，衰憊之狀，如七十許人。蓋體質本薄，而疾病憂鬱多年纏綿，既有以撼其外，讀書學道，志亢而力不副，識遠而行不逮，又有以病其內，故不覺衰困之日逼也。

至老洲頭登大舟，舟係吳城船廠爲余新造者，極堅實，極華麗。因慨然曰：「誦韋公『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句，爲之愧悚不已！」

恭讀硃批余之師心自用。余昔己亥年進京，臨別求祖父教訓，祖父以「傲」字戒我，今上又以師心戒我，常刻圖書一方，記此二端。

與作梅圍棋一局，旋復鬯論人情之厚薄，讀書人之多涉於虛浮。作梅所陳，多見道之言，余所發，多有激之詞。

比來每以說話微多，遂覺神氣疲茶不支。甚矣，吾衰！身膺重任，大懼隕越，實深惴惴！

自省目病之源，在肝，肝病之源，則由於忮心，名心不能克盡之故。在室中反復自訟，不能治事。

精神委頓之至，年未五十，而早衰如此，蓋以稟賦不厚，而又百憂摧撼，歷年鬱抑，不無悶損。此後每日須靜坐一次，庶幾等一溉於湯世也。

夜洗澡，近製一大盆，盛水極多，洗澡後至爲暢適。東坡詩所謂「淤槽漆斛江河傾，本來無垢洗更輕。」頗領略得一二。

石芸齋言：「養目之法，早起洗面後，以水泡目，目屬肝，以水養之，以凝熱之氣，祛散寒翳，久必有効。」云云，而後漢書方術傳云：「愛蓄精神，不極視大。」二語亦養目之法。

放翁每以美睡爲樂，蓋必心無愧作，而後睡夢皆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課也。

放翁胸次廣大，蓋與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蘇子瞻……等，同其曠逸，其於滅虜之意，養生之道，千言萬語，造次不離，真可謂有道之士。惜余備員兵間，不獲於閒靜中，探討道義，夜睡頗成寐，當思玩索陸詩，少得裨補乎！

務觀言：「養生之道，以目光爲驗。」又言：「一忍」「慾」二字，聖賢亦有之，特能少忍須臾，便不傷生。」可謂名言至論！

養生家之法，莫大於「慾忿，望慾，少食，多動」八字。

梁茵林中丞歸田瑣記言：「養生之道，不特食宜少，眠亦宜少。」可謂名言！

余少時每遇困乏，即夢魘，道光十二年間，先大夫數數呼喚不醒，每以爲憂。今三十年矣，而此病如昔，精神亦似未甚衰減者。

癬痒異常，手不停爬。左腿已爬搔糜爛，皮熱作疹，夜用水晶界尺慰貼，取其寒而潤也。

養生之道，當於「眠」「食」二字，悉心體驗。食即平日飯菜，但食之甘美，即勝於珍藥也。眠亦不在多寢，但實得神凝夢甜，即片刻亦足攝生矣。

養生之道，莫大於眠食。眠不必甜寢，而後爲佳，但能淡然無欲，曠然無累，閉目存神，雖不成寐，亦尙足以養生。余多年不獲美睡，當於此加之意而已。

日來癱瘓異常，徧身若有芒刺者然，數夜不能成寐。本日尤不耐煩，因服「歸脾湯」一帖。睡後竟能酣睡，至五更方醒，近數月所未嘗有也。

累年不能成寐之病，今春忽得痊愈，連宵多得美睡，殊不可解。豈俗所謂時好運好，百病除耶？抑憂勤變爲逸豫，清明變爲昏溺，爲衰耗之徵耶？

余自三十時，即不能多說話，至數十句，便氣不接續，神尤困倦。今已三十餘年，故態不改，亦不加甚。故知身體之強弱，千態萬變，未可以一事之偶強，而迷信爲壽徵；一事之偶弱，而迷信爲敗徵也。

余少時讀書，見先君子於日入之後，上燈之前，小睡片刻，夜則精神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日入後於竹牀小睡，燈後治事，果覺清爽。余於起居飲食，按時按刻，各有常度。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爲，庶冀不墜家風。

細思近日之所以衰頹，固由年老精力日衰之故，亦由圍棋太多，讀書太久，目光昏澀，精神因之愈困也。嗣後當戒圍棋，即看書亦宜少減。每日靜坐時許，以資調攝。

因咳嗽勉強靜坐數息，果有效驗，可停一二刻不咳。靜坐良久，間以偃臥，直至燈時，覺咳痰微減矣。近來因眼矇，常有昏曠氣象，計非靜坐，別無治法，作一聯以自警云：「一心履薄臨深，畏天之鑒，畏神之格，兩眼沐日浴月，由靜而明，由敬而強。」

日內因眼病日篤，老而無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鬱鬱不暢者，總由名心未死之故。當痛懲之，以養餘年。

閱范文正集尺牘，年譜中有云：「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卻歸無中去，誰是親疎？誰能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變事，便吃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可得下？請寬心將息。」云云。乃勸其中舍三哥之書，余近日多憂，多慮，正宜讀此一段。

日內寸心憂灼，迄無寬舒之時，以是病愈難減。總由少壯不努力，老大悔憾甚多，致心境愁悶異常耳！  
黃靜軒勸我靜坐凝神，以目光內視丹田，因舉四語要訣曰：「但疑空心，不疑住心，但滅動心，不滅照心。」又稱二語曰：「未死先學死，有生即殺生。」有生，謂妄念初生，殺生，謂立予鏟除也。又謂此與孟子「勿忘勿助」之功相通。吾謂與朱子致中和一節之法亦相通。

閱福壽金鑑，午正數息靜坐，仿東坡養生頌之法，而心粗氣浮，不特不能攝心，並使身不少動搖而不能。酉刻服藥後，行「小週天」法，靜坐半時許。

丁雨生力勸余不看書，不寫字，不多閱公牘，以保將盲之左目。其言懇惻深至，余將遵而行之。  
許仙屏送有瑪瑙，中空積水者，與空青相類。紀澤命匠以金剛鑽鑿之，取水點於余右目中，閉目少頃，傍夕小睡。

吳竹如為余診脈，渠謂余病在心肝，虛火上炎，宜靜坐以養之，非藥所能為力。

聞翰仙言，何鏡海得靜坐之法，於熊繁隱賀幼翻學之，自己瞽而復明，余亦思一試也。

楊芋庵寄信言治目方，每早黎明未起時，以兩手掌之根擦極熱，加以舌尖之津，閉目擦八十一下，久則有效。目內試為之，而初睡時擦一次，黎明又擦一次，不知果有益否？

近來每日圍棋二局，耗損心力。日中動念之時，夜間初醒之時，皆縈繞於楸枰黑白之上。心血因而愈虧，目光

因而愈蒙。欲病體之漸痊，非戒棋不爲功。

有一守備馬昌明善於道家內功，云：「能爲余治目疾，與余對坐，渠自運氣能移於吾身五臟。」云云，因與對坐三刻許。

竹如處坐甚久，燈後歸，脚腫愈甚。常服之藥已不能入，肥而復硬，且似已腫過膝上者。大約作文及看生書，俱練用心太過，有損於血，而氣不能運化，故至於此。以後當不作文，不看生書。

養生之道，「視」「息」「眠」「食」四字最爲要緊。息必歸海，視必垂簾，食必淡節，眠必虛恬。歸海，謂藏息於丹田氣也；垂簾，謂半視不全開，不苦用也；虛，謂心虛而無營，腹虛而不滯也；謹此四字，雖無醫藥丹訣，而足以卻病矣。

日內眼蒙益甚，或謂調息養神，尙可補救，因試爲之。捧土而塞孟津，深恐其無當也。（以上日記）

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才，徧采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夸導子弟，不敢以暴棄殆父母之遺體。其有所進，幸也；無所進，終吾身而已矣！

凡人材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軌，而日即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

君子之立身，在審其所處，誠內度方寸，靡所於疚，則仰對昭昭，俯視倫物，寬然不忤。故治長，無愧於其師，孟博不慚於其母，彼誠有以自伸於內耳。

君子之學道，尤病於近名。人稟氣於天地，受形於父母，苟官骸得職，作事有倫，雖一字不識，闕寂無聞，於我乎無損也；雖著述萬卷，譽滿天下，於我乎無加也。世士不察，乃欲舍此之由，急彼之驚，校經則漢宋分門，論文則奇耦異幟，小學金石，算術輿地之事，名目既繁，風尚日新，窮年而殫日，悴力敝身，則足以熾其好名爭勝之私已矣！

豈篤於爲己者哉？僕之往歲，亦嘗馳逐衆說，昏庸作輟，百無一成；窮而思返，恍若有悟。乃知德性未尊，則問學適以助長，德性既尊，然後吾之知識少焉而不足恥，多焉而不足矜。周公之材藝，孔子之多能，吾不如彼，非吾疚也。若其踐形盡性，彼之所稟，吾亦稟焉，一息尚存，不敢不勉。是以邇日業術雖無寸進，而心志大定，寤寐安恬。

曩昔欲有所鑽仰於作者之林，近亦知難而退，不敢復有意矣。惟思謹守大閑，不欲脂韋以規時利，寸心耿耿，獨此之執。

自度才能淺薄，不足謀事；惟有「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時時自矢，以質鬼神，以對君父，卽藉以號召吾鄉之豪傑。

君子欲有所樹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古人謂齊桓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亢盈悔吝之際，不可以不慎也。

我輩辦事，成敗聽之於天，毀譽聽之於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主者。亦曰：「不隨衆人之喜懼爲喜懼耳。」

貴精不貴多，積小以高大；戒維莠之桀桀，法桃李之不言。當茲艱貞之際，尤不能不進此迂拙之言也。

勳位並隆，務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事無巨細，皆不敢忽；恕則凡事留餘地以處人，功不獨居，過不推諉，常常記此二字，則長履大任，福祚無量矣。

鄙人在外，毀譽互見，然究係毀者少而譽者多，清夜自思，尙覺名浮於實十倍百倍也。吾輩互相砥礪，要當以聲聞過情爲切戒。

「敬」「恕」二字，細加禮認，實覺刻不可離；敬則心存而不放，恕則不蔽於私。孟子之所謂「推」，所謂「達」，所謂「擴充」，指示至爲切近。中庸之十三章，論語之告子貢，告仲弓，皆以「恕」字爲開宗要義。大抵接

人處事，於見得他人不是，極怒之際，能設身易地以處，則意氣頓平；故恕字爲求仁極捷之徑。來示以「致知」爲大頭腦工夫，鄙意，敬是平日涵養之道，恕是臨時應事之道，致知，則所以講求此敬講求此恕者也。

軍中稍暇，尙親書籍，不敢盡廢故業，又樂近正士，喜聞迂直之言，以自警，此二者尙頗兢兢，冀不終爲君子所棄。

以至交而兼姻戚，尙不肯面進箴規，欲吐還茹，豈吾固拒人千里耶？愧甚！昌黎所謂：「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婢類。」吾非大官，亦漸老於事，錄銘鈍矣！

巧言令色，足恭，二者有志學步，質既魯鈍，學又作輟。數月以來，毫無效驗；或勸先難後獲，宜再卑抑以俟大效。僕則抱七必不可，仍將修吾初服，免使陳成頭觸扉風耳。

憲箴，不誠不敬之弊，敢不銘佩。惟頻年鬱結之懷，紙墨難罄；非少佐以談諧，則滿腔秋意，無復生機。張籍昔以此規退之，韓公亦以善戲不虐答之。

人言陰陽俱虧，須施峻補之劑；鄙意閣下春秋方盛，當非純補所能奏功，恐有風寒憂鬱夾雜其中。久病之後，自未可用克伐寒涼之品，何不概停百藥，靜養數月，徐察端倪，宜占勿藥之喜。

吾輩讀書，惟「敬」字「恆」字二端，是徹始徹終工夫。去歲揖別時，曾以「敬」字相勸；今年致芝生書，亦有恆爲告。蓋鄙人生平欠此二字工夫，至今老而無成，深自悔憾。故凡友人有下問者，輒以己之所悔爲言，勸人及時自勉。

教舍沅弟於惡巧惡盈之外，又曰：天道惡貳，貳者，多猜忌也，不忠誠也，無恆心也。趨時之效，茫如捕風，亦稍稍倦矣！歷年疚心之端，逐一補救，十已得其七八。

來示：「趨時者博無識之喜，損有道之真。」謹當書紳銘佩。吾齒髮已老，乃欲俛仰一效桔槔，所謂「未得國

能，徒失故步」者也。自宜仍守吾拙，不安悅人，以副同志期待之厚。

前臧所稱大處著眼，小處下手，閣下推廣其義，引朱子所謂真正大英雄，須從臨深履薄做出，暨浩然之氣，斂然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鄙人淺陋，何足語此。惟閱歷日久，澁艱備嘗，覺心目中所謂規畫以爲高遠者，畢竟手之所持足之所踐，何嘗做得到三四分？

革薄從忠，鄙意亦夙懷此志。特有天質本來之薄，有外物激之使薄；本來之薄，革之已極不易，激之使薄，尤覺旋革旋萌，毫無長進。深以爲愧！

古人謂寡言養氣，寡視養神，寡思養精，尊處勝友如雲，難以言寡，簿書如麻，難以寡視，或請寡思，以資少息乎？閣下尙能黎明即起否？不可間斷。一事有恆，則萬事皆可漸振，毋以爲小端而忽之。至囑！

英年秀挺，自以專心讀書，不染官場氣習爲妥。卽世態人情，亦不宜遽令識透，早透則漓其木質而日趨於薄。既薄而返之醇厚，千難萬難！

居今之世，要以言遜爲宜，有過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自居，乃爲君子自厚之道。

國藩才知本繩，今精力儘甚，忽膺此重任，大懼隕越爲天下笑，爲鄉里羞，請閣下側聽清議，如有顯然過失，大拂輿情者，卽祈立刻飛緘詳示，如其力不能改，別徐圖之；若此心則決不文過而憚改也。

位愈高則譽言日增，箴言日寡，望愈重則責之者多，怨之者少。閣下愛我，迨越恆俗，頗勿以藥石之言相繩。弟每日行事，有日記一冊，附家報中，閣下有不自謂爲然之處，卽懇逐條指示，不勝銘感！

凡沈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爲主持者，約有二端：一曰以志帥氣，一曰以靜制動。人之疲憊不振，由於氣弱，而志之強者，氣亦爲之稍變。如貪早睡，則強起以興之，無聊賴，則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帥氣之說也。久病虛怯，則時時有一畏死之見，憧擾於胸中，卽魂夢亦甚不安恬，須將生前之名，身後之事，與一切妄念，剷除淨盡，自然有一



種恬淡意味。而寂定之餘，真陽自生。此以靜制動之法也。

方今天下大亂，人人皆懷苟且之必出範圍之外，無過而問焉者。吾輩當自立準繩，自爲守之，并約同志者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子。

再出視師，痛改前此客氣用事之弊，以一勤字自勸，仰希仲山甫夙夜匪懈，陶桓公分陰是惜之風。來云所引先勞之訓，蓋嘗有志焉而未逮。

常守「花未全開月未圓滿」之戒，不稍涉驕矜之氣，則名位日隆矣。

公生平最好用心，尤好用心於無可奈何之地。莊子有言：「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假如目下武漢江西，條有大變，是雖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也。假如吾輩三日不汗，溘先朝露，是雖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也。願公於人力所能爲者，則略加思慮，於天命之無可奈何者，則冥然不顧。

近惡聞高言深論，但好庸言庸行，雖以作梅之樸實，亦嫌其立論失之高深。其論公之病，侍亦虞其過於幽渺，願公從庸處淺處著想。聖人言不逆詐不億不信，吾輩且當不逆，死不億不起，以爲養生之法，不逆敗不億不振，以爲行軍之法。（以上書札）

（勉強）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人性本善，自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本性日失，故須學焉而後復之，失又甚者，須勉強而後復之。喪之哀也，不可以僞爲者也，然衰麻苦塊，覩物而痛創，自至蹙踊號呼，變節而涕洟隨之，是亦可勉強而致哀也。祭之敬也，不可以僞爲者也，然自盥至薦，將之以盛心，自朝至辰，勝之以強力，是亦可以勉強而致敬也。與人之和也，不可以僞爲者也，然揖讓拜跪，人不得而已，則下之，筐篚豆籩，意不足而文則先之，是亦可以勉強而致和也。凡有血氣，必有爭心，人之好勝，誰不如我，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強恕之事也。一日強恕，日日強恕，一

事強恕，事事強恕，久之則漸近自然。以之修身，則順而安；以之涉世，則諧而祥。孔子之告子貢仲弓，孟子之言求仁，皆無先於此者。若不能勉強而聽其自至，以頓鈍之質而希生安之效，見人之氣類與己不合，則隔膜棄置，甚或加之以不能堪，不復能勉強自抑，舍己從人，傲惰彰於身，乖戾著於外，鮮不及矣。莊子有言：「刻核太甚，則人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董生有言：「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進而大有功。」至哉言乎！故勉強之爲道甚博，而端自強恕始。

（君子小人）陳容有言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天哉言乎！仁者，物我無間之謂也；一有自私之心，則小人矣。義者，無所爲而爲之謂也；一有自利之心，則小人矣。同一日也，朝而公正則爲君子，夕而私利則爲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則爲君子，轉念私利則爲小人。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所爭祇在幾微。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一不如是，則流入小人而不自覺矣。所謂小人者，識見小耳，度量小耳，井底之蛙，所窺幾何而自以爲絕倫之學，遼東之豕，所異幾何而自以爲蓋世之勳。推以子子爲義，以徑徑爲信，以齷齪爲廉，此皆識淺而易以自足者也。君臣之知，須積誠以相感，而動疑主恩之過薄，朋友之交，貴積漸以相孚，而動怨知己之罕覩。其或兄弟不相容，夫婦不相信，父子不相亮，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則不然，廣其識，則天下之大，棄若敝屣，堯舜之業，視若浮雲。宏其度，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烏有所謂而私自利者哉？不此之求，而翻詭然號於衆曰：「吾君子也。」當其自詡君子，深信不疑之時，識者已嗤其爲小人矣！

（克勤小物）古之成大業者，多自克勤小物而來。百尺之樓，基於平地。十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積也。萬石之鍾，一銖一兩之所累也。文王之聖，而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則無小無大，何事之敢慢哉？諸葛忠武爲相，自杖屣以上，皆親自臨決。杜慈度爲

政，纖密一如治家；陶侃綜理密微，雖竹頭木屑，皆儲爲有用之物。朱子謂：「爲學須銖積寸累。」爲政者，亦未有不由銖積寸累，而克底於成者也。奏始皇石量書，魏明帝自案行尙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爲後世所譏，以爲天子不當親理細事。余謂天子，或可不親細事，若爲大臣者，則斷不可不親。陳平之問錢穀不知，問刑獄不知，未可以爲人臣之法也。凡陳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見者爲效；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苟爲博物君子，必見其著述滿家，抄撮累篋；苟爲躬行君子，必見其容色之粹盎，徒黨之感慕；苟善治民，必見其所居民悅，所去見思；苟善治軍，必見其有戰則勝，有攻則取；若不以目所共見者爲效，而但憑心所懸揣者爲高，則將以虛薄爲辯，而財名檢，以望空爲賢，而笑勤恪；何晏鄧颺之徒，流風相扁，高心而空復，尊己而傲物，大事細事，皆墮壞於冥昧之中；親者賢者，皆見拒於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業之成，不亦恃哉！孔子許仲弓南面之才，而雍以居敬爲行簡之本，蓋必能敬，乃無廢事也。

（才德）司馬溫公曰：「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余謂德與才不可偏重，譬之於水，德在潤下，才卽其載物溉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卽其舟楫棟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卽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卽其枝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而無德以主之，則近於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居，故自命每願爲有才者；世人多不欲與小人爲緣，故觀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甯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觀人之術，皆以此爲衡可矣。吾生平短於才，愛我者或認以德器相許，實則雖曾任艱鉅，自問僅爲愚人。幸不以私智詭譎鑿其愚，尙可告後昆耳。

（誠神）大聖固由生知，而其平生造次克念精誠，亦迥異於庸衆。聞韶盡善，則亡味；至於三月，讀易寡過，則韋編至於三絕；文王則如見於琴，周公則屢入於夢；至誠所積，神奇應焉。故麟見郊而增感，鳳不至而興嘆，蓋其平日力學所得，自信爲天地鬼神所不違也。卽至兩楹夢奠之際，禱神爲臣之請，亦皆守禮循常，較然不欺其後。

曾子易簣，黼戰兢之詩而自幸知免，猶有聖門一息不懈之風。後世若邵子之終，馬程諸人咸集，朱子之沒，黃蔡諸子并臨，亦皆神明朗徹，不負所學。昔人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誠積於畢生，神志甯於夙昔，豈能取辦於臨時哉？

（兵氣）田單攻狄，魯仲連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單問之，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黃，立則仗錘，爲士卒倡，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聘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余嘗深信仲連此語，以爲不刊之論。同治三年，江甯克復後，余見湘軍將士，卽驕盈娛樂，慮其不可復用，全行遣撤歸農。至四年五月，余奉命至河南山東勦捻，湘軍從者極多，專用安徽之淮勇。余見淮軍將士，雖有振奮之氣，亦乏憂危之懷。竊用爲慮，恐其不能平賊。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仲連所言，以憂勤而勝，以娛樂而不勝，亦卽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旨也。其後余因疾病疏請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國卒用淮軍以削平捻匪。蓋淮軍之氣尙銳，憂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奮以作三軍之氣，二者皆可以致勝，在主帥相時而善用之已矣。余專主憂勤之說，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於此，以識吾見理之偏，亦見古人格言至論，不可舉一概百言各有所當也。

（勉強）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以魯仲連對。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必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余觀自古聖賢豪傑，多由強作而臻絕詣。淮南子曰：「功可強成，名可強成。」中庸曰：「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論人者，或曰：「某也，向之所爲不如是，今強作如是，是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長偷惰之風，莫大乎此。吾之觀人，亦嘗有因此而失賢才者，追書以志吾過。

（忠勤）開國之際，若漢唐之初，異才畸士，大功偉烈，飈舉雲興，蓋全係乎天運，而人事不得與其間。至中葉

以後，君子欲有所建樹以濟世而康屯，則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與天事爭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亂世多尙巧僞，惟忠者可以革其習；末俗多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過人之才智，盡吾心而已矣；勤不有必過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骨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觀近世賢哲，得力於此二字者，頗不乏人。余亦忝附諸賢之後，謬稱虛聲，而於「忠勤」二字，自愧十不逮一。吾家子姪，儻將來有出任艱鉅者，當勵忠勤以補吾之闕憾。忠之積於平日者，則自不安語；始勤之積於平日者，則自不晏起始。

（才用）雖有良藥，苟不當於病，不逮下品；雖有賢才，苟不當於用，不逮庸流。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羣牛不可以捕鼠，騏驎不可以守閭，千金之劍，以之析薪，則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墾田，則不如耜。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則鉏鋤而終無所成。故世不患無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宜也。魏無知論陳平曰：「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當戰爭之世，苟無益勝負之數，雖盛德亦無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賢者，流今老矣，始知樂之多不當於病也。

（史書）史記敘韓信破魏豹，以木罌渡軍，其破龍且，以囊沙壅水，竊嘗疑之。魏以太將柏直當韓信，以騎將馮敬當灌嬰，以步將項它當曹參，則兩軍之數，殆亦各不下萬人。木罌之所渡，幾何至多不過二三百人，豈足以制勝乎？沙囊壅水，下可滲漏，旁可橫盜，自非與工嚴塞，斷不能築成大堰，壅之使下流竟絕。如其寬河盛漲，則塞之固難，決之亦復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塞易決，則決後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敘兵事莫善於史記，史公敘兵，莫詳於淮陰傳，而其不足據如此。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徵諸古籍，詎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從事耳。

（陽剛）漢初功臣，惟樊噲氣質較粗，不能與諸賢並論。淮陰侯所差與爲伍者也。然吾觀其人，有不可及者。

二沛公初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千數意欲留居之噲輒諫止謂「此奢麗之物乃秦之所以亡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一也高祖卽病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獨排闥直入諫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懼」且引趙高之事以爲鑒二也此二事者乃不魏大人格君心者之所爲蓋人稟陽剛之氣最厚者其達於事理必有不可掩之偉論其見於儀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風噲之鴻門披帷拔劍割處與夫霸上還軍之請病中排闥之諫皆陽剛之氣之所爲也未有無陽剛之氣而能大有立於世者有志之君子養之無害可耳

（漢文帝）天下惟誠不可掩漢文帝之謙讓其出於至誠者乎自其初至代邸西鄉讓三南鄉讓再已歉然不敢當帝位之尊厥後不肯建立太子增祀不肯祈福與趙佗書曰「側室之子」曰「棄外奉藩」曰「不得立」一臨終遺詔戒重服戒久臨戒厚葬蓋終始自覺不稱天子之位不欲享至尊之奉至於馮唐衆辱而卒使盡言吳王不朝而賜以几杖句羣臣言朕過失匡朕不逮其謙讓發於中心惻怛之誠蓋其德爲三代後僅見之賢主而其心則自愧不稱帝王之職而已矣夫使居高位者而常存愧不稱職之心則其過必鮮況大君而存此心乎吾嘗謂爲大臣者宜法古帝王者三事舜禹之不與也大也文王之不遑也勤也漢文之不稱也謙也師此三者而出於至誠其免於戾矣乎

（周亞夫）周亞夫剛正之氣已開後世言氣節者之風觀其細柳勞軍天子改容已凜然不可犯厥後將兵不救梁王之急不肯侯王信不肯王匈奴六人皆秉剛氣而持正論無所瞻顧無所屈撓後世西漢若蕭望之朱雲東漢若楊震孔融之徒其風節略與相近不得因其死於非命而薄之也惟其神鋒太雋瞻矚太尊亦頗與諸葛恪相近是乃取禍之道君子師其剛而去其傲可耳

（言命）孟子言治亂興衰之際皆由人事主之初不關乎天命故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皆以人謀而操必勝之權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也董子亦曰「治亂興廢在於已非天降命

「不可得反。」與孟子之言相合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亦似深信在己者之有權，然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有「吾已矣夫」之歎，又似以天命歸諸不可知之數。故答子服景伯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語南宮适曰：「君子若人，尚德若人。」其隱然以天命爲難測。聖賢之言，微旨不同，在學者默會之焉耳。

（功效）苟有富，必能潤屋；苟有德，必能潤身，不必如孔三之溫良恭儉，孟子之睚面盎背，而後爲符驗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儀範，是真龍，必有雲，是真虎，必有風。不必如程門之游楊，尹謝，朱門之黃蔡陳李，而後爲響應也。凡修業之大人，必有景從之徒，黨斯二者，其幾甚微，其效甚著，非實有諸己，烏可倖致哉。

一曰，慎獨則心安。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則大學之所謂「自慊」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即曾子之所謂「自反而縮」，孟子之所謂「仰不愧，俯不作」，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辜，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二曰，主敬則身強。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靜純，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程子謂：「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吾謂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爲之悚，氣爲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

矣。若人無衆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人則人悅。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即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彙，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大矣。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者自立不懼，如富人百物有餘，不暇外求，達者四達不悖，如貴人登高一呼，羣山四應。人孰不欲己立己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後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之西銘，彼其視民胞物與，宏濟羣倫，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於此乃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誠如其說，則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四曰：習勞則神欽。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逸而憚於勞，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著之衣，所進之食，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方，相稱則旁人韙之，鬼神許之，以爲彼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羞，衣必錦繡，酣豢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昧且丕顯，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無逸一篇，推之於勤則壽考，逸則夭亡，歷歷不爽，爲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鍊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爲天下計，則必已飢已溺，一夫不獲，引爲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載，過門不入，墨子之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勞也。軍興以來，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無不見用於人，見稱於時；其絕無材技，不慣作勞者，皆唾棄於時，飢凍就斃。故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能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祇欽仰，逸則



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莫大於習勞也。

格言四幅書贈李芋仙

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身到者，如作吏，則親驗命盜案，親查鄉里治軍，則親巡營壘，親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到苦心剖晰，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終，終條理，先要擊得開，後要括得攏是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認真看公牘是也。手到者，於人之短長，事之關鍵，隨筆寫記，以備遺忘是也。口到者，於使人之事，警衆之辭，既有公文，又不憚再三苦口丁寧是也。余近與寮友論治事之法，錄貽芋仙共證之。

讀古書，以調話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治家，以不妄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

右八者，余庚申六月書於日記冊中，用以自警，厥後軍事無利，每於家書中錄此以誡子弟。芋仙屬書居官格言，因錄一通。此八者，後四語尤爲吃緊，或出或處，不可離也。

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則爲小人所忌，亦爲君子所薄。

老莊之旨，以此爲最要，故再三言之而不已。南榮趨風糧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何與人借來之衆也？」圍籬每讀之，不覺失笑，以仲尼之溫恭儉讓，常以周公才美驕吝爲戒，而老子猶曰：「去汝之躬，矜與容智。」雖非事實，而老氏之所惡於儒術者，舉可知已。莊生尤數數言此，吾最愛徐無鬼篇中語曰：「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曖姝姝而私自悅也。」又曰：「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

古之善爲詩古文者，其工夫皆在詩古文之外，若尋行數墨以求之，索之愈迫，則去之愈遠矣。

余好讀歐陽公送徐無黨南歸序，乃知古之賢者，其志趣殊不願以文人自命，東坡讀少陵「許身稷契及舜

舉十六相」等句，以謂此老胸中大有事在。大抵經綸雷雨，關乎遭際，非人力所能強；至於襟期澹泊，遺外聲利，則學者人人可勉也。

書贈弟六則

（清）記曰：「清明在躬。」吾人身心之間，須有一種清氣；使子弟飲其和，鄉黨薰其德，庶幾積善可以致祥。飲酒太多，則氣必昏濁，說話太多，則神必躁擾。弟於此二弊，皆不能免。欲葆清氣，首貴飲酒有節，次貴說話不苟。（儉）凡多欲者，不能儉；好動者，不能儉。多欲，如好衣，好聲色，好書畫古玩之類，皆可浪費破家；弟向無癖嗜之好，而頗有好動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訪某客，所費日增而不覺。此後講求儉約，首戒好動，不輕出門，不輕舉事，不特不作無益之事，即修理橋梁、道路、寺觀、善堂，亦不可輕作舉動，多則私費大矣。其次，則僕從宜少，所謂「食之者寡」也。其次，則送情宜減，所謂「用之者舒」也。否則，今日不儉，異日必多欠債，既負累於親友，亦貽累於子孫。

（明）三達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來豪傑，動稱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見其近，吾見其遠，曰高明；人見其粗，吾見其細，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見有限，登樓則所見遠矣；登山則所見更遠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顯微鏡照之，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矣。高明由於天分，精明由於學問。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專賴學問以求精明。好問若買顯微之鏡，好學若舂上熟之米，總須心中極明，而後口中可斷。能明而斷，謂之英斷；不明而斷，謂之武斷。武斷自己之事，為害猶淺；武斷他人之事，招怨實深。惟謙退而不肯輕斷，最足養福。

（慎）古人曰：欽曰敬，曰謙曰虔，恭曰謹，曰祇懼，皆慎字之義也。慎者，有所畏憚之謂也。居心不循天理，則畏天怒；作事不順人情，則畏人言；少賤，則畏父師；畏官長、老年，則畏後生之竊議；高位，則畏僚屬之指摘。凡入方寸

有所畏憚，則過必不大，鬼神必從而原之；若嬉鬪牌等事而毫無忌憚，壞鄰黨之風氣，作子孫之榜樣，其所損者大矣。

（怒）聖門好言仁，仁即恕也。曰富，曰貴，曰成，曰榮，曰譽，曰順，此數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貧，曰賤，曰敗，曰辱，曰毀，曰逆，此數者，我之所惡，人亦皆惡之。吾輩有聲勢之家，一言可以榮人，一言可以辱人，榮人則得名得利，得光耀，人尙未必感我；何也？謂我有勢，幫人不難也。辱人則受刑受罰受苦惱，人必恨我刺骨，何也？謂我倚勢欺人太甚也。吾兄弟須從「恕」字痛下工夫，隨在皆設身以處地，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所謂立也。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凌人，預想他日人亦以盛氣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孫。常以恕字自惕，常留餘地處人，則荆棘少矣。

（靜）靜則生明，動則多咎，自然之理也。家長好動，子弟必紛紛擾擾，朝生一策，暮設一計，雖嚴禁之而不能止。欲求一家之安靜，先求一身之清靜。靜有二道：一曰不入是非之場，二曰不入勢利之場。鄉里之詞訟曲直，於我何干？我若強爲割斷，始則賠酒飯，後則惹怨恨，官場之得失升沉，於我何涉？我若稍爲干預，小則招議物，大則挂彈章。不若一概不管，可以斂後輩之躁氣，即可保此身之清福。（以上雜箸）

## 治學

子序之爲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識見最大且精，嘗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語正與予病相合，蓋予所謂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

天下萬事萬理皆出於「乾」「坤」二卦，卽以作字論之，純以神行，大氣鼓盪，脈絡周通，潛心內轉，此「乾」道也；結構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氣言，凡坤以形質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卽此道也。樂本於乾，禮本於坤。作字而優游自得，真力彌滿者，卽樂之意也；絲絲入扣，轉折合法者，卽禮之意也。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齊、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衛其身。進德之事，難以盡言；至於修業以衛身，吾請言之。衛身莫大於謀食，農工商勞力以求食者也，士勞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祿於朝，教授於鄉，或爲傳食之客，或爲入幕之賓，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無愧。科名者，食祿之階也，亦須計吾所業，將來不至尸位素餐，而後得科名而無愧。食之不得，窮通由天作主，予奪由人作主，業之精不精，則由我作主。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農果力耕，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商果積貨，雖有壅滯，必有通時；士果能精其業，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卽終不得科名，又豈無他途求食者哉？然則特患業之不精耳。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一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卽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卽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

人不讀書則愚，亦既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藝取士，亦謂其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蒞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爲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然則既自名爲讀書人，則大學之綱領，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條目有八，自我觀之，其致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卽所謂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天地萬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卽物而窮其理也。如事規定省，物也；究其所以當定省之理，卽格物也。事兄隨行，物也；究其所以當隨行之理，卽格

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齊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也；切己體察，窮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謂誠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

讀易旅卦，喪其童僕，象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解之者曰：「以旅與下者，謂視童僕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無情，則童僕亦將視主上如逆旅矣。」余待下雖不刻薄，而頗有視如逆旅之意，教人不盡忠，以後余當視之如家人手足也。分雖嚴明，而情貴周通。

### 課程

主敬 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

靜坐 每日不拘何時，靜坐一會，體驗靜極生陽，來復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早起 黎明即起，醒後勿沾戀。

讀書不二 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繙西閱，都是徇外爲人。

讀史 廿三史每日議十葉，雖有事不間斷。

寫日記 須端楷，凡日間過惡——身過、心過、口過——皆記出，終身不間斷。

日知其所亡 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分爲德行門、學問門、經濟門、藝術門。

月無忘所能 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

謹言 刻刻留心。

養氣 無不可對人言之事，氣藏丹田。

保身 謹遵大人手諭，節欲，節勞，節飲食。

作字 早飯後作字，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功課。

夜不出門 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兄意教館之荒功誤事，較之家塾爲尤甚。與其出而教館，不如靜坐家塾。若云一出家塾，便有明師益友，則我境之所謂明師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籌之矣。同學之人，類皆庸鄙無志者，又最好訕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陽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惡，鄉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不惟無益，且大有損。習俗染人，所謂「與鮑魚處，亦與之俱化」也。

凡從師必久而後可以獲益。四弟與季弟今年從覺菴師，若地方相安，則明年仍可從遊。若一年換一處，是即無恆者見，異思遷也。欲求長進難矣。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濫。讀經以「研尋義理」爲本，「考据名物」爲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据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爲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据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爲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爲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無別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聖人復起，必從

吾言矣。

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以爲更生之人，以爲父母之肖子，以爲諸弟之先導。無如體氣本弱，耳鳴不止，稍稍用心，便覺勞頓，每日思念，天旣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學問也，故近日以來，意頗疏散。計今年若可得一差，能還一切舊債，則將歸田養親，不復戀戀於利祿矣。麤識幾字，不敢爲非，以踏大戾已耳，不復有志於先哲矣！

功課無一定呆法，但須專耳。余從前教諸弟，常限功課；近來覺限人以課程，往往強人以所難，苟其不願，雖日遵照限程，亦復無益。故近來教弟，但有一「專」字耳。

無論何書，總須從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亂繙幾葉，摘鈔幾篇，而此書之大局精處，茫然不知也。學詩從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讀總集，不如讀專集，此事人人意見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於五古則喜讀文選，於七古則喜讀昌黎集，於五律則喜讀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詩；而苦不能步趨，故兼讀元遺山集。吾作詩最短於七律，他體皆有心得，惜京都無人可與暢語者。爾要學詩，先須看一家集，不要東繙西閱，先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

然吾所教爾楷法者，尙有二專焉：一曰，換筆。古人每筆中間，必有一換，如繩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換則第二股在上，再換則第三股在上也。筆尖之著紙者，僅少許耳；此少許者，吾當作四方鐵筆，用起處，東方在左，西方在右，一換則東方向右矣。筆尖無所謂方也，我心中常覺其方，一換而東，再換而北，三換而西，則筆尖四面有鋒，不僅一面相同矣。二曰，結字有法。結字之法無窮，但求胸有成竹耳。六弟之信，文筆拘而勁，九弟文筆婉而達，將來皆必有成。每日習字不必多，作百字可耳；讀背誦之書不必多，十葉可耳；看涉獵之書不必多，亦十葉可耳。但一部

未完，不可看他部，此萬萬不易之道！古文、詩賦、四六，無所不作；行之有常，將來百川分流，同歸於海，則通一藝，即通衆藝，通於藝，即通於道，初不分而二之也，使知大本大原，則心有定向，而不至數搖搖無著。

吾所望於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無。第一，則孝弟爲端；其次，則文章不朽。諸弟若果能自立，當務其大者遠者，毋徒汲汲於進學也。

年過二十，總以看書爲主。我境惟彭澤先生看書格多，自後無一人講究者；大抵爲考試文章所誤。殊不知看書與考試，全不相礙，彼不看書者，亦仍不利考如故也。我家諸弟，此時無論考試之利不利，無論文章之工不工，總以看書爲急務。不然，則年歲日長，科名無成，學問亦無一可靠，將來求爲塾師而不可得，或經、或史，或詩集文集，每日總宜看二十葉。

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爲主；兄往年極無恆，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鈔書百字，看書少亦須滿二十葉，多則不論，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

四弟之詩，又有長進，第命意不甚高超，聲調不甚響亮，命意之高，須要透過一層，如說考試，則須說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懷，則詩意高矣；若說必以得科名爲榮，則意淺矣。舉此一端，餘可類推，腔調則以多讀詩爲主，熟則響矣。

話哀詩，論作字，亦皆有所見；然空言無益，須多做詩，多臨帖，乃可談耳。譬如人欲進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進京程途，亦何益哉？即言之津津，人誰得而信之哉？

學詩無別法，但須看一家之專集，不可讀選本，以汨沒性靈，至要！至要！吾於五七古學杜、韓，五七律學杜；此二家無一字不細看。外此則古詩學蘇、黃，律詩學義山，此三家亦無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則用功淺矣。



但須日日用功，萬不必作嘆老嗟卑之想。譬如人欲至京師，一步不動，而長吁短嘆，但曰：「京師之遠，豈我能到乎？」則旁觀者必笑之矣。吾願吾弟步步前行，日日不止，自有到期，不必計算遠近，而徒長吁短嘆也。

諸弟讀書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時時爲科第仕宦起見。若不能看透此層道理，則雖巍科顯宦，終算不得祖父之賢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則我欽佩之至。

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也，切己體察，窮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謂誠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吾友吳竹如格物工夫頗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良峯先生，則誠意工夫極嚴。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之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蓋其慎獨之嚴，雖妄念偶動，必即時克治，而著之於書，故所讀之書，句句皆切身之要藥。

凡人無不可爲聖賢，絕不係乎讀書之多寡。吾弟誠有志於此，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二書，此外各書能讀固佳，不讀亦初無所損。可以爲天地之完人，可以爲父母之肖子，不必因讀書而後有所加於毫末也。匪但四六古詩可以不看，即古文爲吾弟所願學者而不看，亦自無妨。但守小學遺規二書，行一句，算一句，行十句，算十句，實於記誦詞章之學萬萬矣！

紀澤兒讀書記性不好，悟性較佳；若令其句句讀熟，或責其不可再生，則愈讀愈蠢。將來仍不能讀完經書。請子植弟將澤兒未讀之經，每日點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讀十遍，不必能背誦，不必常溫習，待其草草點完之後，將來看經解，亦可求熟。若蠻讀蠻記蠻溫，斷不能久熟，徒耗日功而已。記弟必以兄言爲不然，吾閱歷甚多，問之朋友皆以爲然。兒姪輩寫字亦要緊，須令其多臨帖，臨行草字，亦自有益，不必禁之。

紀澤兒記性平常，不必力求背誦，但宜常看生書，講解數遍，自然有益。

紀澤兒讀書，記性平常，讀書不必求熟，且將左傳禮記於今秋點畢，以後聽兒之自讀自思，成敗勤惰，兒當自奮而圖自立焉。吾與諸弟，惟以身垂範而教千姪，不在誨言之諄諄也。

凡讀書有難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記者，不必苦求強記，只須從容涵泳，今日看幾篇，明日看幾篇，久久自然有益。但於已閱過者，自作暗號，略批幾字，否則歷久忘其爲已閱未閱矣。

讀書不求強記，此亦養身之道。凡求強記者，尙有好名之心，橫互於方寸，故愈不能記；若全無名心，記亦可，不記亦可，此心寬然無累，反覺安舒，或反能記一二處，亦未可知。

余在軍中，不廢學問，讀書寫字，未甚間斷，惜年老眼朦，無甚長進。爾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擲光陰。看漢書有兩種難處：必先通於小學訓詁之書，而後能識其假借奇字，必先習於古文辭章之學，而後能讀其奇篇奧句。爾於小學古文，兩者皆未曾入門，則漢書中不能識之字，不可解之句，多矣。欲通小學，須略看段氏說文，經籍纂詁二書。王懷祖《名念孫高郵州人》先生有讀書雜志，中於漢書之訓詁，極爲精博。爲魏晉以來，釋漢書者所不能及。欲明古文，須略看文選及姚姬傳之古文辭類纂二書。班孟堅最好文章，故於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東方朔司馬遷楊雄劉邦匡衡谷永諸傳，皆全錄其著作，即不以文章名家者，如賈山鄒陽等四人傳，嚴助朱買臣等九人傳，趙充國屯田之奏，韋元成議禮之疏，以及賈禹之章，陳湯之奏獄，皆以好文之故，悉載鉅篇。如賈生之文，既著於本傳，復載於陳涉傳食貨志等篇。子雲之文，既著於本傳，復載於匈奴傳王官傳等篇。極之充國贊檄箴，亦皆錄入各傳。蓋孟堅於典雅環瑋之文，無一字不甄采。爾將十二帝紀閱畢後，且先讀列傳。凡文之爲昭明暨姚氏所選者，則細心讀之，即不爲二家所選，則另行標識之。若小學古文二端，略得途徑，其於讀漢書之道，思過半矣。

余性喜讀書，每日仍看數十頁，亦不免拋荒軍務；然非此則更無以自怡也。紀澤看漢書，須以勤敏行之，每日

至少亦須看十二頁，不必惑於在精不在多之說。今日半頁，明日數頁，又明日就擱間斷，或數年而不能畢一部。如羹飯然，歇火則冷，小火則不熟，須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甲五經書已讀畢，否須速點速讀，不必一一求熟，恐因求熟二字而終身未能讀完經書。

在家無事，每日可仍臨帖一百字，將浮躁處大加收斂。心以收斂而細，氣以收斂而靜；於字也有益，於身於家皆有益。

作字大約握筆宜高，能握至管頂者爲上，握至管頂之下寸許者次之，握至毫以上寸許者亦尚可習。若握近毫根，則雖寫好字，亦不久必退，且斷不能寫好字。吾驗之於己身，驗之於朋友，皆歷歷可徵。紀澤以後宜握管略高，縱低亦須隔毫根寸餘。又須用油紙摹帖，較之臨帖勝十倍。

經義述聞博洽精深，非初學所能看，目下不必看也。看注疏時有不能解者，偶一緝查則可耳。

澤兒問橫算礫法，如右手擲石以投人。若向左邊平擲，則不得勢；若向右邊往上擲，則與捺末之礫相似，橫末之礫亦猶是也。化度寺碑，礫法最明，家中無之。張猛龍碑，同州聖教序，礫法亦明，可細閱。

習大字，總以間架緊爲主，寫成之後，貼於壁上觀之，則妍媸自見矣。

望溪經學勇於自信，而國朝鉅儒多不甚推服。四庫書目中，於望溪每有貶詞。最後皇清經解中，並未收其一册一句。姬傳先生雖推崇方氏，亦不稱其經說。其古文號爲一代正宗。國藩少年好之，近十餘年，亦別有宗尚矣。國藩於本朝大儒學問，則宗顧亭林、王懷祖、兩先生。經濟則宗陳文恭公。

弟平日寫信，條理清晰，而失之繁冗，往往於業經說明之事，再加一二層，反覺無當。此次一意承接，不漏不壘，可喜之至。此後弟每動筆，不患其不明，患其太多，意盡則止，辭足則止，不必再添也。

弟讀邵子詩，領得「恬淡冲融」之趣，此是襟懷長進處。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

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詩言之，必先有「豁達光明」之識，而後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韓退之杜牧之，則豁達處多，陶淵明孟浩然白香山，則冲淡處多。蘇杜二公，無美不備，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蘇之七古最豁達。邵堯夫雖非詩之正宗，而豁達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讀莊子，以其豁達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講「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一段，最爲豁達。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亦同此襟懷也。吾輩現辦軍務，係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須有一段「豁達冲融」氣象。二者並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余所以令刻「勞謙君子」印章與弟者，此也。

弟之文筆，亦不宜過自菲薄，近於自棄。余是壬子出京，至今十二年，自問於公牘書函軍事吏事，應酬書法，無不長進。弟今年四十，較我壬子之時，尙少三歲，而謂此後便無長進，欺人乎？自棄乎？弟文有不簡之處，無不暢之處，不過用功一年二載，便可大進。昔溫弟諫余曰：「兄精神並非不足，乃吝惜不用耳。」余今亦以此意諫弟也。

余平日好讀東坡上神宗皇帝書，亦取其軒爽也。弟可常常取閱，多閱數十遍，自然益我神智。譬如飲食，但得一般適口充腸，正不必求多品也。

鳴原堂論文鈔東坡萬言書，弟閱之如尙有不能解者，宜寫信來問。弟每次問幾條，余每次批幾條；兄弟論文於三千里外，亦不減對床風雨之樂。弟以不能文爲此生缺憾，宜趁此家居時，苦學二三年，不可拋荒片刻也。

所謂四象者，識度即太陰之屬，氣勢即太陽之屬，情韻少陰之屬，趣味少陽之屬。其中所選之文，頗失之過於高古。弟若依此四門，而另選稍低者，平日所嗜者，鈔讀之，必有進益。但趣味一門，除我所鈔者外，難再多選耳。

曾以爲學四字，最兒輩。一曰看生書宜求速，不多閱則太陋。一曰溫舊書宜求熟，不肯誦則易忘。一曰習字宜

有恆，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蓋閱歷一生而深悔之者，今亦望家中諸姪力行。養生與力學，二者兼營并進，則志強而身亦強，或是家中振興之象。

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錄，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聽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與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至於寫字，真行篆隸，爾頗好之，切不可間斷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至於作諸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三十後能長進極難，作四書文，作試帖詩，作律賦，作古今體詩，作古文，作駢體文，數者不可不一講求，一一試爲之。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此時不試爲之，則後此將不肯爲矣。醜裏首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我往年讀之，亦無甚警惕。近歲在外辦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許，從心而不從法，則下凌上矣。愛人不親，章往年讀之，不甚親切。近歲閱歷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

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余所選鈔五古九家，七古六家，聲調皆極鏗鏘，耐人百讀不厭。余所未鈔者，如左太冲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鮑明遠、高逵、夫王、靡詰、陸放翁之七古，聲調亦清越異常。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進，使古人之聲調，彷彿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爲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稱與會來。古人

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又云：「煨詩未就且長吟。」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蓋有字句之詩，人類也，無字句之詩，天籟也。解此者，要使天籟人籟湊拍而成，則於詩之道，思過半矣。

作字，須講究墨色。古來書家，無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種神光活色，浮於紙上，固由臨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緣於墨之新舊濃淡，用墨之輕重疾徐，皆有精意運乎其間，故能使光氣常新也。

凡作一事，無論大小難易，皆宜有始有終。作字時先求圓勻，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則手腕毫不費力。將來以之爲學，則手鈔羣書，以之從政，則案無留牘。無窮受用，皆自寫字之「勻」而且「捷」生出。

凡漢人傳注，唐人之疏，其惡處在確守故訓，失之穿鑿；其好處在確守故訓，不參私見。釋謂爲勤，尙不數見。釋言爲我，處處皆然。蓋亦十口相傳之詰，而不復顧文氣之不安。如伐木爲文，王與友人入山，鴛鴦爲明王交於萬物，同一穿鑿。朱子集傳，一掃舊障，專在涵泳神味，虛而與之委蛇。然如鄭風諸什，注疏以爲皆刺忽者，固非。朱子以爲皆淫奔者，亦未必是。治經之時，無論看注疏，看朱傳，總宜虛心求之。其愜愛者，則以硃筆識出。其懷疑者，則以另冊寫一小條，或多爲辨論，或僅孝數字，將來疑者漸晰，又記於此條之下。久久漸成卷帙，則自然日進。

所臨隸書，孔宙碑筆太拘束，不甚靈活，想係執筆太近毫之故。以後須執於管頂。余以執筆太低，終身吃虧，故教爾趁早改之。

國朝大儒於天文歷數之學，講求精熟，度越前古。自梅定九王寅旭，以至江戴諸老，皆稱絕學。然皆不講占驗，但講推步。占驗者，觀星象雲氣，以下吉凶。史記大官書，漢書天文志是也。推步者，測七政行度，以定授時。史記律書，漢書律歷志是也。秦味經先生之觀象授時，簡而得要。

寫字之中鋒者，用筆尖著紙，古人謂之蹲鋒，如獅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鋒者，用筆毫之腹著紙，不倒於左，則倒

於右，當將倒未倒之際，一提筆則爲蹲鋒；是用偏鋒者，亦有中鋒時也。

夫抵寫字只有用筆結體兩端，學用筆須多看古人墨蹟，學結體須用油紙摹古帖。此二者皆決不可易之理。小兒寫影，本肯用心者，不過學數月，必與其摹本字相肖。吾自三十時已解古人用筆之意，只爲欠却間架工夫，便爾作字不成體段。平生欲將柳誠懸、趙子昂兩家合爲一爐，亦爲間架欠工夫，有志莫遂。爾以後當從間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紙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過數月，間架與古人逼肖，而不自覺能合柳趙爲一，此吾之素願也。不能則隨爾自擇一家，但不可見異思遷耳。

不特寫字宜摹仿古人間架，卽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間架。詩經速句之法，無一句無所本；左傳之文，多現成句。爾揚子雲爲漢代文宗，而其入玄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箴摹虞箴、長楊賦摹難蜀、父老解嘲摹客難、甘泉賦摹大人賦、劇秦新摹封禪文、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諫代韓，幾於無篇不摹。卽韓歐曾蘇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擬，以成體段。

趙文敏集古今之大成，於初唐四家內，師虞永興而參以鍾紹京。以此上窺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徑也。於中唐師李北海而參以顏魯公與徐季海之沈著，此一徑也。於晚唐師蘇靈芝，此又一徑也。由虞永興、湖二王、反晉六朝諸賢，世所稱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歐褚及魏北齊諸賢，世所稱北派者也。爾欲學書，須窺尋此兩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韻勝，北派以魄力勝。宋四家蘇黃近於南派，米蔡近於北派。趙子昂欲合二派而匯爲一。爾從趙法入門，將來或趨南派，或趨北派，皆可不迷於所往。

買書不可不多，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以韓退之爲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不過數種。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左傳、曰莊子、曰離騷、曰史記、曰相如子雲、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旁者曰穀梁、曰孟荀、曰莊老、曰國語、曰離騷、曰史記、二公所讀之書，皆不甚多。

澤兒若能成吾之志。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一一熟讀而深思之，略作劄記，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則余歡欣快慰，夜得甘寢，此外別無所求矣。至王氏父子以考訂之書二十八種，凡家中所無者，爾可開一單來，余當一一購得寄回，學問之途，自漢至唐，風氣略同，自宋至明，風氣略同，國朝又自成一種風氣，其尤著者，不過顧闈（百詩）戴（東原）江（慎修）錢（辛楣）秦（味經）段（懋堂）王（懷祖）數人，而風會所至，羣彥雲興，爾有志讀書，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窺數君子之門徑。

阮文達公爲學政時，搜出童生夾帶，必自加細閱，如係親手所鈔，略有條理者，卽予進學，如係請人所鈔，概錄陳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宏儒，則知文人不無可手鈔夾帶小本矣。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鉤元，亦係分類手鈔小冊也。

書經注疏頗庸陋，不如詩經之該博。我朝儒者，如閻百詩、姚姬傳、諸公，皆辨別古文尙書之僞。孔安國之傳，亦僞作也。蓋秦燔書後，漢儒伏生所傳，歐陽及大小夏侯所習，皆僅二十八篇，所謂今文尙書者也。厥後孔安國有古文尙書，多十餘篇，遭巫蠱之事，未得立於學官，不傳於世，厥後張霸有尙書百兩篇，亦不傳於世。後漢賈逵、馬鄭作古文尙書注解，亦不傳於世。至東晉梅頤始獻古文尙書，并孔安國傳，自六朝唐宋以來承之，卽今通行之本也。自吳才虎及朱子、梅鼎祚、歸震川，皆疑其爲僞，至閻百詩遂專著一書，以痛辨之，名曰疏證。自是辨之者數十家，人人皆稱僞古文，僞孔氏也。日知錄中略著其原委，王西莊、孫淵如、江長庭三家皆詳言之。（皇清經解中有江書不足觀）此亦六經中一大案，不可不知也。

讀書記性平常，此不足慮。所慮者，第一怕無恆，第二怕隨筆點過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實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悅之境，則自然記得矣。不必求記，却宜求個明白。

凡作文，末數句要吉祥，凡作字，墨色要光潤。



爾問五箴末句「敢告馬走」。凡箴以虞箴爲最古（左傳襄公）其末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意以獸臣有司郊原之責，吾不敢直告之，但告其僕耳。揚子雲仿之作州箴，冀州曰：「牧臣司冀，敢告在階。」揚州曰：「牧臣司揚，敢告執籌。」荊州曰：「牧臣司荆，敢告執御。」青州曰：「牧臣司青，敢告執矩。」徐州曰：「牧臣司徐，敢告僕夫。」余之「敢告馬走」，卽此類也。走猶僕也（見司馬遷任安書註，班固賓戲註）。朱子作敬箴曰：「告靈臺」，則非僕御之類，於古人微有歧誤矣。凡箴以官箴爲本，如韓公五箴，程子四箴，朱子各箴，范浚心箴之屬，皆失本義，余亦相沿失之。

「詩書文義與衍註疏勉強牽合」。二語甚有所見。左疏淺近，亦頗不免。國朝如王西莊（鳴盛）孫淵如（星衍）江良庭（聲）皆注尙書，顧亭林（炎武）惠定宇（棟）王伯申（引之）皆注左傳，皆刻在皇清經解中。書經則孫注較勝，王江不甚足取。左傳則顧惠王三家俱精，大抵十三經註疏以三禮爲最善，詩疏次之，此外皆有醜有駁。

作字換筆之法，凡轉折之處，如「丁」之類，必須換筆，不待言矣。至並無轉折形迹，亦須換筆者，如以一橫言之，須有三換筆，未向上挑，所謂磔也；中折而下行，所謂波也；右向上行，所謂勒也；初入手，所謂「直來橫受」也。以一直言之，須有兩換筆，「直橫入」，所謂「橫來直受」也。上向左行，至中腹換而右行，所謂「撇與橫相似，特末筆磔處更顯耳」；「磔波直入」，撇與直相似，特末筆更撇向外耳。字（橫入停）凡換筆皆以小圈識之，可以類推。凡用筆須略帶欹斜之勢，如本斜向左，一換筆則向右矣；本斜向右，一換筆則向左矣。舉一反三，爾自悟取可也。

吾覺漢魏文人，有二章最不可及：一曰訓詁精確，二曰聲調鏗鏘。說文訓詁之學，自中唐以後，人多不講；宋以後，說經尤不明話訓，及至我朝鉅儒，始通小學。段茂堂、王懷祖兩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聲音之本，乃知文選中

古賦所用之字，無不典雅精當。爾若能熟讀段王兩家之書，則知眼前常見之字，凡唐宋文人誤用者，惟六經不誤。文選中漢賦亦不誤也。即以三都賦言之，如「蔚若相如，矚若君平」，以一蔚字，該括相如之文章，以一矚字，該括君平之道德。此雖不盡關乎訓詁，亦足見其下字之不苟矣。至聲調之鏗鏘，如「開高軒以臨山，列倚窗而瞰江，碧出襄宏之血，烏生杜宇之魂，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等句，音響節奏，皆後世所不能及。看文選，能從此二者用心，則漸有入理矣。

「種種」二字，此字段茂堂辨論甚晰，種爲栽也，猶吾鄉言栽也，點也，插也。種爲後熟之禾，詩之黍稷重稷（七月閏宮）說文作種，種，正字也，重，段借字也，稷與稷異，同字也。隸書以「稗種」二字互易，今人於耕種概用種字矣。吾於訓詁詞章二端，頗嘗盡心，看書若能通訓詁，則於古人之故訓大義，引伸假借，漸漸開悟，而後人承訛襲誤之習可改。若能通詞章，則於古人之文格文氣，開合轉折，漸漸開悟，而後人硬腔滑調之習可改。

無論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筆造句，總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無論古今何等書家，其落筆結體，亦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世人論文家之說，圓而藻麗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鮑（照）則更圓進之沈（約）任（昉）則亦圓進之潘（岳）陸（機）則亦圓進而溯之東漢之班（固）張（衡）崔（駟）蔡（邕）則亦圓進而溯之西漢之賈（誼）韞（詒）匡（衡）劉（向）則亦圓進而溯之馬遷相如子雲三人，可謂力趨險奧，不求圓適矣。而細讀之，亦未始不圓。至於昌黎，其志意直欲陵駕長卿子雲三人，莫不獨造力避圓熟矣。而久讀之，實無一字不圓，無一句不圓。於古人之文，若能從鮑江徐庾四人之圓，步步上溯，直窺卿雲馬韓四人之圓，則無不可讀之古文矣。——即無不可通之經史矣。

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氣爲上，造句次之，選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氣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處在行氣，其蘊處全在

速句選字也。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爲第一，揚子雲次之，二公之行氣，本之天授；至於人事之精能，昌黎則造句之工夫居多，子雲則選字之工夫居多。

「敘事誌傳之文，難於行氣。」殊不然。昌黎如曹成王碑，韓許公碑，固屬千奇萬變，不可方物；即盧夫人銘，女誌，寥寥短篇，亦復雄奇倔強。試將此篇熟看，則知二大二小，各極其妙矣。

古人解經，有內傳，有外傳，內傳者，本義也，外傳者，旁推曲衍，以盡其餘義也。孔子繫易，「小象」則本義爲多，「大象」則餘義爲多。孟子說詩，亦本子貢之因貧富而悟切磋，子夏之因素絢而悟禮後，證餘義處爲多。韓詩外傳，盡餘義也。左傳說經，亦以餘義立言者矣。

用油紙摹字，若常常爲之，間架必大進。歐虞顏柳四太家，是詩家之李杜，韓蘇，天地之日星，江河也。有志學書，須窺尋三人門徑。

大抵有一種學問，即有一種分類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鈔之法。若從本原論之，當以爾雅爲分類之最古者。天之星辰，地之山川，鳥獸草木，皆古聖賢人辨其品彙，命之以名，書所稱「大禹」主名山川，「禮」所稱「黃帝正名百物」是也。物必先有名而後有是字，故必知命名之原，乃知文字之原。舟車，弓矢，俎豆，鐘鼓，日用之具，皆先王制器以利民用。必先有器而後有是字，故又必知制器之原，乃知文字之原。君臣，上下，禮樂，兵刑，賞罰之法，皆先王立事以經綸天下；或先有名而後有字，或先有事而後有字，故又必知萬事之本，而後知文字之原。此三者，物最初器次之事，又次之。三者既具，而後有文詞。爾雅一書，如釋天，釋地，釋山，釋水，釋草木，釋鳥獸，蟲魚，物之屬也；釋器，釋宮，釋樂，器之屬也；釋親，事之屬也；釋詁，釋訓，釋言，文詞之屬也。爾雅之分類，惟屬事者最略；後世之分類，惟屬事者最詳。事之中，又判爲兩端：曰虛事，曰實事。虛事者，如經之三禮，馬之八書，班之十志，及三通之區別門類是也；實事者，就史鑑中已往之事蹟分類纂記，如事文類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及我朝淵鑑類函。

子史精華等書是也。後世人事日多，史冊日繁，摘類書者，事多而器物少，乃勢所必然。

余久不作詩，而好讀詩。每夜輒取古人名篇，高聲朗誦，用以自娛。今年亦當間作二三首，與爾曹相和答。做蘇氏父子之例。爾之才思，能古雅而不能雄駿，大約宜作五言而不宜作七言。爾要讀古詩，漢魏六朝。取余所選曹阮陶謝鮑謝六家，專心讀之，必與爾性質相近。至於開拓心胸，擴充氣魄，窮極變態，則非唐之李杜韓白，宋金之蘇黃陸元八家，不足以盡天下古今之奇觀。

爾近來寫字總失之薄弱，骨力不堅勁，墨氣不豐腴，與爾身體向來輕字之弊，正是一路毛病。爾當用油紙摩顏字之郭家，廟柳字之琅玕碑，玄祕塔，以藥其病，日日留心，專從厚重二字上用功，否則字質太薄，即體質亦因之更輕矣！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

余觀漢人詞章，未有不精於小學訓詁者。如相如子雲孟堅，於小學皆專著一書。文選於此三人之文，著錄最多。余於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馬遷韓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於小學訓詁，不妄下一字也。爾於小學，既粗有所見，正好從詞章上用功。說文看畢之後，可將文選細讀一過；一面細讀，一面鈔記；一面作文，以仿效之。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訓，不手鈔則不能記，不摹仿則不慣用。自宋以來，能文章者，不通小學，國朝諸儒，通小學者，又不能文章。余早歲歸其門徑，因人事太繁，又久歷戎行，不克卒業，至今用爲疾憾。

五言詩，若能學到陶潛謝眺一種和淡之味，和諧之音，亦天下之至樂，人間之奇福也。有志於科名祿位，但能多讀古書，時時哦詩作字，以陶冶性情，則一生受用不盡。第宜束身圭壁，法王羲之陶淵明之襟懷瀟灑，則可法嵇阮之放蕩名教，則不可耳。

余近年頗識古人文章門徑，而在軍鮮暇，未嘗偶作，一吐胸中之奇爾。若能解漢書之訓詁，參以莊子之談詠，則余願償矣。至行氣爲文章第一義，卿雲之跌宕，昌黎之倔強，可爲行氣不易之法，宜先於韓公倔強處揣摩一

番。

小學凡三大宗言字形者，以說文爲宗；古書惟大小徐二本，至本朝而段氏特開生面，而錢坫王筠桂馥之作，亦可參觀。言訓詁者，以爾雅爲宗，古書惟郭註邢疏，至本朝而邵二雲之爾雅正義，王懷祖之廣雅疏證，郝蘭皋之爾雅義疏，皆稱不朽之作。言音韻者，以唐韻爲宗，古書惟廣韻集韻，至本朝而顧氏音學五書，仍爲不刊之典，而江（慎修）戴（東原）段（茂堂）王（懷祖）孔（巽軒）江（晉三）諸作，亦可參觀。欲於小學鑽研古義，則三宗如顧江段郝王六家書，均不可不涉獵而探討之。

四言詩最難有聲響，有光芒。雖文選韋孟以後諸作，亦復爾雅有餘，精光不足。揚子雲之州箴，百官箴，諸四言，刻意摹古，亦乏作之光，淵淵之聲。余生平於古人四言，最好韓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張署文，進學解，送窮文，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響如春霆。即其他凡墓志之銘詞，反集中如淮西碑，元和聖德，各四言詩，亦皆於奇崛之中，迸出聲光。其要不外意義層出，筆仗雄拔而已。外則班孟堅漢書敘傳一篇，亦四言中之最雋雅者。凡詩文欲求雄奇矯變，總須用意有超羣離俗之想，乃能脫去恆蹊。爾前信讀馬汧督誄，謂其沈鬱似史記，極是極是。余往年亦篤好斯篇，爾若於斯篇及蕪城賦，哀江南賦，九辨，祭張署文等篇，吟翫不已，則生情自茂，文思汨汨矣。

韓分五言詩，本難領會，且先於怪奇可駭處，談諧可笑處，思心領會。可駭處，如詠落葉，則曰：「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圓。」詠作文，則曰：「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可笑處，如詠登科，則曰：「儕輩妬且熱，喘如竹筒吹。」詠苦寒，則曰：「羲和送日出，惟怯頻窺視。」從此等起用心，可以長才力，亦可添風趣。

余嘗怪國朝大儒如戴東原，錢辛楣，段懋堂，王懷祖諸老，其小學訓詁，實能超越近古，直壓漢唐；而文章不能追尋古人深處，達於本而闕於末，如其一而味其二，頗覺不解私竊有志，欲以戴錢段王之訓詁，發爲班張左郭

之文章（晉人左思郭璞，小學最深，文章亦遍兩漢，潘陸不及也。）

當專心壹志，以精確之訓詁，作古茂之文章。由班張左郭，上而揚馬，而莊騷，而六經，靡不息息相通；下而潘陸，而任沈，而江鮑徐庾，則詞愈雜，氣愈薄，而訓詁之道衰矣。至韓昌黎出，乃由班張揚馬而上躋六經，其訓詁亦甚精當。試觀南游神廟碑，送鄭尚書序諸篇，則知韓文實與漢賦相近。又觀祭張藉文，平淮西碑諸篇，則知韓文實與詩經相近。近世學韓文者，皆不知其與揚馬班張一鼻孔出氣，能參透此中消息，則幾矣。

有氣則有勢，有識則有度，有情則有韻，有趣則有味。古人絕好文字，大約於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長。

紀澤於陶詩之識度，不能領會，試取飲酒二十首，擬古九首，歸田園居五首，詠貧士七首等篇，反覆讀之。若能窺其胸襟之廣大，寄託之遙深，則知此公於聖賢豪傑，皆已升堂入室。

問有一專長，是否須兼三者，乃爲合作。此則斷斷不能。韓無陰柔之美，歐無陽剛之美，况於他人而能兼之。凡言兼衆長者，皆其一無所長者也。鴻兒言此表範圍曲成，橫豎相合，足見善於領會。至於純熟文字，極力揣摩，固屬切實工夫。然少年文字，總貴氣象嶢嶢，東坡所謂蓬蓬勃勃，爲釜上氣。古文如賈誼治安策，賈山至言，太史公報任安書，韓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論，蘇東坡上神宗書，時文如黃陶庵，呂晚村，袁簡齋，曹寅，谷墨卷如墨選觀止，鄉墨選銳中所選兩排三疊之文，皆有最盛之氣勢。爾當兼在氣上用功，無徒在揣摩上用功。大約偶句多，單句少，段落多，分段少，莫拘場屋之格式，或三五百字，長或八九百字，千餘字皆無不可。雖係四書題，或用後世之史事，或論目今之時務，亦無不可。總須將氣勢展得開，筆杖使得強，乃不至於束縛拘滯，愈緊愈呆。

四象表中，惟氣勢之屬太陽者，最難能而可貴。古來文人，雖偏於彼三者，而無不在氣勢上痛下工夫。

近年在軍中閱書，稍覺有恆，然已晚矣。故望爾等於少壯時，即從有恆二字，痛下工夫。然須有情韻趣味，養得生機盎然，乃可歷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則不能真有恆也。

學柳帖琅瑯碑，效其骨力，則失其結構。有其開張，則無其撓搏。古帖本不易學；然爾學之，尚不過旬日，焉能衆美畢備，收效如此神速。余昔學顏柳帖，臨摹動輒數百紙，猶且一無所似。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間架，皆無可觀。余自愧而自惡之。四十八歲以後，習李北海嶽麓寺碑，略有進境。然業歷八年之久，臨摹已過千紙。

余於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功夫，爾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以後每日習柳字百個，單日以生紙臨之，雙日以油紙摹之。臨帖宜徐，摹帖宜疾。專學其開張處，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醜，意與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

凡作字總要寫得秀。學顏柳，學其秀而能雅；學趙董，恐秀而失之弱耳。爾非下等資質，特從前無善講善誘之師，近來又頗有好高好速之弊。若求長進，須勿忘而兼以勿助，乃不致走入荆棘耳。

唐詩固宜專讀，唐文除韓柳李孫外，幾無一不四六者，亦可不必多讀。

唐文李孫二家，係指李翱、孫樵。八家始於唐荆川之文編，至茅鹿門，而其名大定；至儲欣同人而添孫李兩家。御選唐宋文醇，亦從儲而增爲十家。以全唐皆尚駢儷之文，故韓柳李孫四人之不駢者，爲可貴耳！

作文以思路宏開爲必發之品，意義層出不窮，宏開之謂也。

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種面貌，一種神態，與他人迥不相同。譬之書家，羲獻歐虞褚李顏柳，一點一畫，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氣亦全無似處。本朝張得天，何義門，雖稱書家，而未能盡變古人之貌，故必如劉石庵之貌，異神異乃可推爲大家。詩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迥絕羣倫，不足以當大家之目。渠既迥絕羣倫矣，而後人讀之，不能辨識其貌，領取其神，是讀者之見解未到，非作得之咎也。讀古文古詩，惟當先認其貌，後觀其神，久之自能分別蹊徑。今人動指某人學某家，大抵多道聽塗說，扣槃捫燭之類，不足信也。君子貴於自知，不必隨衆口附和。

也。

凡詩文趣味，約有二種：一曰談諧之趣；一曰閒適之趣。談諧之趣，惟莊柳之文，蘇黃之詩，韓公詩文，皆極談諧。此外實不多見。閒適之趣，文惟柳子厚遊記近之，詩則章孟白傳，均極閒適。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陸之七絕。以爲人生具此高淡襟懷，雖南面王不以易其樂也。——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以上家訓）

學問之事，以「日知月無亡」爲喫緊語。文章之事，以「讀書多，積理富」爲要。讀書之志，須以困勉之功，志大之學。

至銳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先生言：「當以朱子全書爲宗。」時余新買此書，問及，因道：「此書最宜熟讀——卽以爲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爲瀏覽之書。」又言：「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讀易。又言：「爲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盡測。文章之事，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卽在義理內。」又問經濟宜如何審端致力，答曰：「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時河南倭良峯——仁——前輩，用功最篤，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作飲食，皆有劄記，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檢，皆記出。」先生嘗教之曰：「不是將此心別借他心來把捉才提醒，便是「閑邪存誠。」」又言：「檢攝於外，只有一整齊嚴肅」四字；持守於內，只有「主一無適」四字。」又言：「詩文詞曲，皆可不必用功，誠能用力於義理之學，彼小技亦非所難。」又言：「第一要戒欺，萬不可揜著……」云云，聽之昭然若發矇也。

倭良峯前輩先生言：「研幾工夫最要緊，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研幾也。」周子曰：「幾善惡。」中庸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劉念臺先生曰：「卜動念以知幾。」皆謂此也。失此不察，則心放而難收矣。又曰：「人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諸生呈繳工課，余教以「誠」「勤」「廉」「明」四字，而勤字之要，



但在「好問」「好察」云兩事，反覆開導。

夏弼甫言：「朱子之舉，得之艱苦，所以爲百世之師。」二語深有感於余心；天下事未有不從艱苦中得來，而可久可大者也。

夜歸，與九弟言讀書事，九弟悔從前讀得不好。若再不認真教他，愈不能有成矣！余體雖虛弱，此後自己工夫，尙可拋棄，萬不可不教弟讀書也。

岱雲來久談，彼此相勸以善，予言皆已所未能而責人者。陳岱雲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真切中肯也。又言予於朋友每相恃過深，不知量而後入，隨處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處事不忠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藥石也，直哉！

果能據德依仁，即使游心於詩字雜藝，亦無在不可靜心養氣。如作詩之時，只是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此豈復有爲己之志？

凡喜譽惡毀之心，卽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

言物行恆，誠身之道也——萬化基於此矣！余病根在無恆，故家內瑣事，今日立條例，明日仍散漫，下人無常規，可循將來蒞衆，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

數日心沾滯於詩，總由心不靜，故不專一，當力求主一之法。誠能主一，養得心靜氣恬，到天機活潑之時，卽作詩亦自無妨。我今尙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間，情志屢遷耳！

吾齒長矣，而詩書六藝，一無所識，志不立，過不改，欲求無忝所生，難矣！

日內不敬不靜，常致勞乏，以後須從「正氣順」四字上體驗。

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說好，爲人好名，可恥而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此名心之連結於隱微者，深

也。

倍雲每日工夫甚多而嚴，可謂惜分陰者；予則玩泄不振。

日來自治愈疏矣！絕無瑟憫之意，何貴有此日課之冊？看來只是好名。好作詩，名心也；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亦既不克痛滴舊習，何必寫此冊？

唐先生言：「最是『靜』字工夫要緊。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亦是靜字工夫足；王文成亦是靜字有工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總是要靜。」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剛惡柔惡，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動輒發見，須自己體察所溺之病，終身在此處克治。」余比告先生謂素有忿恨，不願氣習，偏於剛惡，既而自窺所病，只是好動不好靜。先生兩言，蓋對症下藥也。務當力求主靜，使神明如日之升，即此以求其繼續續者，即所謂緝熙也！知此而不行，真暴棄矣！真小人矣！

倍雲欲觀余饋貧糧，本予以雕蟲瑣瑣，深閉固拒，不欲與之觀。一時揜著之情，自文固陋之情，巧言令色，種種叢集，皆從好名心發出。蓋此中根株深矣！

凡往日遊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惟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徵逐之習；平日辨論誇誕之人，不能遽變聾啞，惟當談論漸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

朱廉甫前輩借蕙西來，二君皆直諒多聞者。廉甫前輩之枉過，說欲引余爲同志，謂可與適道也。豈知余絕無改過之實，徒有不忤之言，竟爾盜得令聞，非穿窬而何？

自立志自新以來，至今五十餘日，未曾改得一過。此後直須徹底盪滌，一絲不放鬆。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務使息息靜極，使此生意不息。

至倍雲處與之談時，傾筐倒篋，言無不盡。至于初方歸，此時自謂與人甚忠，殊不知已認賊作子矣！日內就著

詩文，不從戒懼謹獨上切實用功，已自誤矣！更以之誤人乎？

馮樹堂來因約岱雲來三人暢談小酌，二君皆有節制，惟予縱論無間，仍不出昨夜談議，而往復自意。自謂忠於爲人，實以重外而輕內，且味昌黎知名箴之訓，總之每日不外乎多言，不外乎要人說好。

考試之有得失，猶歲之有豐歉也。有耕而卽期大有，是貪天也。然絕不施耕耨之功，不已棄天乎？我則身爲惰農，而翻笑穠蕪爲多事，慎孰甚焉。

蕙西面責予數事，一曰「慢」，謂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謂看詩文多執己見也。三曰「僞」，謂對人能作幾副面孔也。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惡而不知矣！

季師意欲余致力於考試工夫，而余以身弱爲辭。豈欺人哉！自欺而已！暴棄至此，尙可救藥乎？

竹如言及渠生平交道，而以知己許余。且曰：「凡閣下所以期許下走之言，信之則足以長自是之私，辭之而又恐負相知之真，吾惟有懼以終始而已。」云云。予聞此數語，悚然汗下。竹如之敬我，直乃神明內斂，我何德以當之乎！日來安肆如此，何以爲竹如？知己是污竹如也。

處衆人中，孤另另若無所許可者，自以爲人莫予知。不知在己，本一無足知也。何尤人爲？

今年忽忽已過兩月，自新之志，日以不振。愈昏愈頹，以至不如禽獸。昨夜痛自猛省，以爲自今日始，當斬然更新，不終小人之歸。不謂雲階招與對弈，仍不克力却。日日如此，奈何！

何丹畦請余爲是正文字，儼然自任。蓋矜心之內伏者，深矣！

日內沾滯於詩，明知詩文以積久勃發無佳，無取乎強索，乃思之不得，百事俱廢。是所謂溺心者也。戒之！

余在軍中，頗以詩文廢正務，後當切戒！

猶起計較之心，若信命不及者，深可媿也！

閱日知錄，易經有曰：「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讀之不覺愧汗。

此心褊急清介，殊非載福之道；當力移寬大溫潤一路。

寸衷微有鬱積，總由中無所得。下學而不克上達，故世俗之見，尙不免膠擾於懷中耳！

其所以然，便獲美譽。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摺辭謝大權，不敢節制四省，恐蹈覆轍負乘之咎也。

日內與張廉卿屢談，渠學問又已大進；而余志學二十年，至今毫無進步，耄已及矣！

觀人有鈔冊，鈔余文頗多，自以無實而享盛名，忸怩不甯。

余日衰老，而學無一成，應作之文甚多，總未能發奮爲之。忝竊虛名，毫無實際，愧悔之至！老邁如此，每日辦官事，尙不能畢，安能更著述邪？

念生平所作事，錯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學問，一無可取。後世將譏議交加，愧悔無及！

余回憶生譬，尤猶叢集，悔不勝悔；而精力疲憊，自問更無年晚之力。乃作一聯云：「莫苦悔已往，譬尤但求此日行爲，無慚神鬼，休預怕後來災禍；只要暮年心氣，感召祥和。」余此生學問文章，一無所成，愧悔無已！

自二月杪，右目失明，至是四十餘日，不敢治事，每日暇逸，愧悔，身閒而心亂。蓋生平之一無所養，甚矣！易經有聖人之道四，而朱子專重「以下筮者尙其占」一句，似未的當。因言古人說經，多斷章取義，以意逆

志，不必定符本義。

閱經義述聞，如「弗過遇之，弗過防之」等語，深有所會。余於本朝經學小學諸家，獨服臆王懷祖先生父子

之精核；蓋以其於經文之虛神實訓，體味曲盡也。

擬閱校船山周易內傳。王氏說理之書，每失之艱深，而不能軒豁，與正義註相同。

今日看書，經見蔡傳訓詁，良多不講，如以敷衍之言，之類，宜致漢學家之指摘。

溫召誥於古人「周情孔思」四字，若有所會。

溫書經無逸，用吳文正公纂言本，若有所會。

思書經呂刑，於句法若有所會。

呂刑篇，於後世古文家蹊徑最近；惜不能盡通其讀！

余好讀呂刑，而苦不能盡通其讀，茲閱戴氏之說，有愜余心者，如「制百姓於刑之中，天齊於民，俾我一口，

暨「非從惟從」等句，皆犖犖有當於人心，欣賞無已！

讀顧命康王之誥，喜戴民治經，與余所見多同，惜其生前未與鬯談。

溫整庚上整庚中，因戴存莊兩探宋元，及本朝治漢學者之說，每多當人意處，故樂觀之。

邵位西言「詩序係孟子萬章之徒所作，大序與小序，不當分而爲二，所以記次第，非所以明章旨也。猶史漢

法言之有後序爾。」其言奇而頗確。

閱子序詩經說，學有根柢，其用往往得古人深處，特證據太少，恐不足以大鳴於世耳！

自去年九月廿一日始讀儀禮，至是粗畢，老年能治此經，雖嫌其晚，猶勝於終不措意者。昔張蒿庵三十而讀

儀禮，至五十九歲而通此經，爲國朝有數大儒。余今五十七歲，略通此經，稍增乘燭之明，惟蒿庵以前名儒窮儀

禮者絕少，能於荆棘荒蕪之中，獨闢康莊，斯爲大難。余生本朝經學昌明之後，窮此經者不下數十人，有蒿庵之

句讀，張皋文之圖，康莊共由之道，而又有以扶掖之，則從事甚易矣。

俞樾蔭甫所著羣經平議之十四卷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之制駁正鄭注思通鬼神有超乎戴氏考工記圖者！

夜又批船山禮記二條。余閱此書本爲校對譌字以便修板再行刷印。乃覆查全書辨論經義者半校出錯謬者半蓋非校讎家之體例然其中亦微有可存者。若前數年在安慶金陵時則反不能如此之精勤。此軍營事簡老年差可慰悅之境而流寇縱橫制敵無術體衰目昏學問無成則又可深爲憂灼之境也！

閱桐城張承華容溪所爲學庸臆解三十四葉畢。其言大學文須用古本而不煩補傳義須宗朱子而不取陽明與余平日之說相合。餘亦多獨得之見。

孟子所謂「善言德行者」當爲後世理學諸家之源；「善爲辭令者」當爲後世詞章諸家之源。孔子自謙不能辭令而以善言德行自許蓋在己者實有盛德至行而後能自道其所得也。論語一書乃善言德行之尤著者因默誦學而爲政八佾三篇。

朱彬經傳考證其訓詁考證亦與王伯申先生相仿其言書經大字多語助辭則前人所未發也。

閱戴東原緒言閱錢竹汀聲類此書未刻於本集其義例亦不分明。

錢辛楣先生聲類一書分釋詁釋言釋訓釋語釋天釋地名號之異等目皆因聲得義者足見古人先有聲音後有文字余前有意爲是書而未果錢氏此書亦未成之書故未編入潛研堂叢書中。

陳澧秋所送之陳蘭甫禮著聲律通考一種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一種略一緝閱服其精博。樂律之不可不通以其與兵事文章相爲表裏。

紀澤作音學考約近五千字於「考古」及「審音」二者均有所得爲之一慰。澤兒呈所著分韻說文解字略一緝閱其法用廣韻之次第佩文韻之字數抄錄許氏注及大徐翻切其有中

明原注之說，則以水滸注之；其於注外，則有陳說，則於翻切之下，夾圈以別異之。其佩文韻府所有，說文所無者，則有楷文而無篆文，仍用篇韻各說以注之。其佩文韻府所無，說文所有者，則別爲補編，仍依翻切，以分東冬鍾江各韻。

讀五代史，於歐公不僞梁一段，不以爲然。

閱周保緒所著晉略，趙惠甫所寄來者。周名濟，荆溪人，著成於道光十八年，亦近世著作才也。

諸子中惟老莊荀子孫子自成一家之言，餘皆不免於剽襲。

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所校管子各條，似不如校他書之精實。

讀淮南子精神訓，至「大禹竭力以勞萬民」句，若有所感。

讀修務訓，中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若有所會。淮南子本道家者流，而此篇之旨，與荀子相近，大抵理之足以見

極者，百家未嘗不相合也。

閱淮南子椒真訓，言「有道之士，亦須遇時」，爲之增感！

揚子法言究不如文中子之平實，蓋子雲文學中人，非道德中人也。

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書，以余觀之，亦艱深而不能顯豁。其參兩篇，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數，尤多障礙。

正誼堂叢書凡五六十種，張清恪輯刻，吳竹莊所贈也。因取正誼堂中清恪公所輯程子二十篇讀之，至晡時

讀畢，凡十卷，取論語二十篇之意，編采二程粹言，略分門類，頗爲精當。

張清恪公所輯朱子七篇，每篇各分上下，仿孟子七篇之意。張公蓋以程配孔，以朱配孟也。

讀張文端公聰訓齋語，文和公懷園語，此老父子學問，亦以「知命」爲第一義。

閱羅羅山人極行義，姚江學辨等書，服其見理甚真，所志甚大，信爲吾鄉豪傑之士！

鍾涵齋通言蓋理學之緒餘，而參以陰騰果報者。

聖武記又閱一編畢，中有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篇未閱，以昔年在京閱過，嫌此八篇敘事冗亂也。

閑曾香墅先生漫鈔及各種香墅名廷枚資谷之伯父也。其書仿困學紀聞容齋隨筆之類，特根底不深耳！

莫子偲交出何顯船二信，內有張石洲蒙古游牧記四本，又朔方備乘，凡例數頁，信爲當世積學之士！

古文之道，謀篇布勢，是一段最大工夫。書經左傳，每一篇空處較多，實處較少，旁面較多，正面較少，精神注於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處皆目也。綫索要如蛛絲馬跡，絲不可過粗，跡不可太密也。

古人文筆，有雲屬波委，官止神行之象，實從熟後生出，所謂「文入妙來無過熟」者此也。

古文之道，布局須有千巖萬壑，重巒複嶂之觀，不可一覽而盡，又不可雜亂無紀。

古文之道，亦須有奇橫之趣，自然之至，二者并進，乃爲成體之文。

古文之法，全在「氣」字上用功夫。

爲文全在氣盛，欲氣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際，似斷不斷，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無限妙境，難於領取。每段張起之際，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紆非紆，古人無限妙用，亦難領取。

奇辭大句，須得瑰瑋飛騰之氣，驅之以行，凡堆重處，皆化爲空虛，乃能爲大篇。所謂「氣力有餘於文之外」也。否則氣不能舉其體矣。

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文章之道，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大抵陽剛者，氣文勢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類言之，論著類詞賦類宜噴薄，序跋類宜吞吐，奏議類哀祭類宜噴薄，詔令類書牘類宜吞吐，傳誌類敘記類宜噴薄，典志類雜記類宜吞吐，其一類中微有區別者，如哀祭類雖宜噴薄，而祭郊社祖宗，則宜吞吐，詔令類雖宜吞吐，而檄文則宜噴薄，書牘類雖宜吞吐，而論事則宜噴薄。此



外各類，皆可以見意揆之。

類纂所選書牘，有不盡厭於吾心者。未知古人書牘何者最善？

古文中，惟書牘一門，竟辭佳者，八家中，韓公差勝，然亦非書簡正宗，此外則竟無可采。諸葛武侯王右軍兩公書翰，風神高遠，最愜吾意，然患太少，且乏大篇，皆小簡耳！

閱駢體文鈔，將其所分類歸併於吾所分三門十一類之中，嫌其繁碎，不合古義也。

余所編經史百家雜鈔，編成後，有文八百篇上下，未免太多，不克備簡練揣摩之用。宜另鈔小冊，選文五十首鈔之，朝夕諷誦，庶爲守約之道。

往年余思古文有八字訣，曰：雄，直，怪，麗，澹，遠，茹，雅。近於「茹」字，似更有所得，而音響節奏，須一「和」字爲主，因將「澹」字改作「和」字。

文章陽剛之美，莫要於「字」；「湧」「直」「怪」四字，陰柔之美，莫要於「憂」「茹」「遠」「潔」四字。惜余知其意而不能竟其學！

嘗慕古文境之美者，約有八言。陽剛之美，曰：「雄」，「直」，「怪」，「麗」；陰柔之美，曰：「茹」，「遠」，「潔」，「適」。蓄之數年，而余未能發爲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似副斯志。是夜將此八言者，各作十六字贊之。至次日辰刻，作畢，附錄如左。

- (雄) 劃然軒昂，盡棄故常；跌宕頓挫，捫之有芒。
- (直) 黃河千曲，其體仍直；山勢如龍，轉換無迹。
- (怪) 奇趣橫生，人駭鬼眩；易玄山經，張韓互見。
- (麗) 青春大澤，萬卉初葩；詩騷之韶，班揚之華。

(茹)衆義輻湊，吞多吐少，幽獨咀含，不求其曉。

(遠)九天俯視，下界聚蚊，瘖寐周孔，落落寡羣。

(潔)冗意陳言，類字盡芟，慎爾褻貶，神人共監。

(適)心境兩閒，無營無待，柳記歐跋，得大自在。

偶思古文古詩，最可學者，占八句云：詩之節，書之括，孟之烈，韓之越，馬之咽，莊之跌，陶之潔，杜之拙。

離騷三百二十四句，誦畢，老年讀生書成誦，稍補少壯之缺陷，亦一樂也。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千古傳誦，余究不知其深處。太史公以鄒陽與魯仲連並列，余亦不知其所以相合之處。

夜溫長揚賦於古人行文之氣，似有所得。

輿中讀上林賦，千餘言，略能成誦，少時所深以爲難者，老年乃頗能之。非聰明進於昔時，乃由稍知其節奏，氣

勢，與用意之所在，故略記之。

余近年最好揚馬班張之賦，未能迴環朗誦，偶一誦讀，如逢故人，易於熟洽。但衰年讀書，未必能久記耳！

漢魏人作賦，一貴訓詁精確，一貴聲調鏘鏗。

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由徐庾而進於任沈，由任沈而進於潘陸，由潘陸而進於左思，由左思而進於班張，由

班張而進於卿雲韓退之之文，比卿雲更高一格，解學韓文，則可窺六經之闢奧矣。

二日內，始悟昌黎諸文，皆學書經。

二日內，因讀辛劉詞，又大悟韓文之妙，實從子雲相如得來。

二日內，覺於古文大有所得，乃悟韓文實從揚馬得來，而參以孔孟之義理，所以雄視千古。

韓文柳州羅池廟碑，覺情韻不匱，聲調鏘鏗，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以生情，文以引聲，聲亦足以

引文循環互發，油然而不能自己，庶漸漸可入佳境。

閱韓文送高閑上人，所謂機應於心，不挫於物。姚氏以爲韓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謂機應於心，熟極之候也。莊子養生篇之說也，不挫於物，自謙之候也。孟子養生氣章之說也，不挫於物者，體也，道也，本也。機應於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韓子之於文，技也，進乎道矣。

讀原毀伯夷頌獲麟解龍雜說……諸首；岸然想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象。

韓公「周情孔思」四字，非李漢知之極深，焉能道得出爲文者要須窺得此四字，乃爲知本。

韓文誌傳中有兩篇相配偶者，如曹成生王宏兩篇爲偶，柳子厚鄭羣兩篇爲偶，張署張徹兩篇爲偶，推此而全集中可以爲偶者甚多，古人之文可爲偶者甚多，惜不能一一稱量而配合之耳。

溫韓文數篇，若有所得，古人之不可及，全在行氣如列子之御風，不在義理字句間也。

柳子厚山水記，似有得於陶淵明沖淡之趣，文境最高，不易及。

夜閑古賦識小錄，深有味於柳之厚之囚山篇。

姚公謂蘇氏學莊子外篇之文，實則談諧處，不逮遠甚。

蘇子由謂東坡晚年，以文章爲鼓吹，真知文章中之樂境。余亦微知之，惜無寬閒歲月，竟其所學耳。

讀靈川文數首，所謂風塵子讀之一似嚼冰雪者，信爲清潔而波瀾意度，猶嫌不足以發揮奇趣。

閱震川古文，遂并翻其四書文閑之，其渾灑流轉之氣，乃更勝於古文也。

閱湯文正集，惟傳狀碑銘之類，不愜吾意，餘如語錄告諭書牘之屬，皆有誠意挾正氣以行。學問本極淵博，講

學又甚公允，不可及也。

程伯敷出示洪稚存上成親王書，卽嘉慶己未獲咎，發遣新疆者。當時直聲震於天下，今觀之，亦無甚觸忌諱

之處。

閱梅伯言文集，歎其鑽研之久，工力之深！

至錢警石先生久談，得見其族兄衍石先生家書數十封，攜歸一閱，實嘉道間一碩儒也！

閱錢衍石先生，與其弟警石先生家信，服其學問精博，機趣洋溢。

閱陳秋舫吳偉卿所作應制賦，氣勢流利，古不乖時，今不同弊，心賞其能，而自愧弗如也！

吳竹如文集，方存之代，爲編出者，計十二卷，粗閱數十葉，於儒釋朱陸之辨，剖晰最精。

閱吳南屏泮湖文錄，數十首，歎其少而能文，老而不倦，爲不可及！

左季高信內寄祭胡潤師文稿一篇，精文并茂，殊爲傑構。

馮敬亭名桂芬，寄校邪廬初稿二冊，共議四十二篇，粗讀數十篇，雖多難見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論。

寶蘭泉近作辨論十餘首，多閱歷之言，而文義未能入古。

與次青論古文之法，次青天分高成就當未可量。

不類。蔣琦齡所陳時政十二事，約計萬餘言，多可見之施行，文筆亦雅健暢達，末條請崇宋學而抑漢學，似與各條

申甫在此暢談，言渠文筆所以不甚暢者，爲在己之禁令太多，難於下筆耳。余勸其破除禁令，一以條暢爲主，凡辦事者，先貴敷陳朗暢也。

劉霞仙所作辨蔡壽祺誣劾一疏，置身甚高，辭旨深厚，真名作也！

閱邱抄，中見霞仙以本年覆奏一疏降調，加此名奏議，而反以獲譴，頗不可解。

張廉卿文有王介甫之風，日進不已，可畏可愛！

閱張廉卿近所爲古文。喜其入古甚深，因爲加圈批。石芸齋所作房山石經山訪碑記，亦偉觀也。

思白香山陸放翁之襟懷澹泊，而筆下難於寫出，思一爲之，以寫淡定之懷；古所請「一卷冰雪文」者也。

古文一事，平日自覺頗有心得，而握管之時，不克殫精極思，作成總不稱意。安得屏去萬事，酣睡旬日，神完意適，然後作文一首，以據胸中奇趣？

余於古文一道，十分已得六七，而不能竭智畢力於此。匪特世務相擾，時有未閑，亦實志有未專也；此後精力雖衰，官事雖煩，仍當篤志斯文，以卒吾業。

久不作文，機軸甚生，心思遲鈍，尙不能成篇。亦因見客太多，瑣事煩瀆，神智昏攪故也。昔年每作文，輒數日不能成寐，不知老年何以轉無此病，豈反健於壯歲耶？抑用心未能銳入耶？

余生平稍致力於古文，思欲有所述，作今老儘而一無所成，深用自愧。與兒子一論所作之文，考據與筆力，兩無可取。

每一作文，未下筆之先，若有佳境，既下筆則無一是處。由於平日用功浮泛，全無實際故耳。作孫芝房論序一首，約九百字，至三更始畢。老年作文，預覺吃力，而機勢全不湊泊，總由少作太生之故耳。

作莫猶人墓表，文筆平行，無復昔年傲岸勁折之氣，蓋老境日增耳！思作金陵官紳昭忠祠碑，而不能成，遂竟日昏睡，如醉癡，向來習態如此。而數十年因循不肯苦學作文，至今已衰老，悔及矣！

作苗君墓志銘畢，細閱竟無一字是處。昔余終年不動筆作文，而自度能知古人之堂奧，以爲將來爲之，必有

可觀；不料今年試作數首，乃無一合於古人筆法，媿報何極！

作唐公墓志，覆視無一是處，乃知昔年自詭爲知文，而曾不一動筆爲之，不可恃也。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非閱歷何由大明哉。

郭增銘辭作畢，全不合古人筆法，深以爲愧！

思作江甯府學宮記，苦探力索，竟不能成一字。固屬衰憊之象，亦由昔年本無實學，故枯竭至此，深爲歎愧。作星岡公墓表，文成觀之，無一當意之處，甚矣余思之鈍，學之淺，而精力之衰也。余前有信寄筠仙云：「近世達官無如余也，荒陋者一頃，筠仙信力雪此語之誣，余自知甚明，豈有誣乎？」

紀澤所作擬莊三首，頗能善談名理，亦略通訓詁奇字之學。

余昔年鈔古文，分氣勢、識度、情韻、味趣爲四屬。擬再鈔古近體詩，亦分爲四屬，而別增一機神之屬。機者，無心遇之，偶然觸之，姚惜抱謂「文王周公繫易，象辭交辭，其取象亦偶觸於其機，假令易一日而爲之，其機之所觸少變，能其辭之取象亦少異矣。」余嘗歎爲知言。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湊泊，如卜筮之有繇辭，如左傳諸史之有童謠，如佛書之有偈語，其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古人所有託諷，如阮嗣宗之類，故作神語以亂其辭，唐人如太白之豪，少陵之雄，龍標之逸，昌谷之奇，及元白張王之樂府，亦往往多神到機到之語。卽宋世名家之詩，亦皆人巧極而天工錯，往路絕而風雲通，蓋必可與言機，可與言神，而後極詩之能事。余鈔詩擬增此一種，與古文微有異同。

是日思詩既選十八家矣，古文當選百篇，鈔置案頭，以爲揣摩，因自爲之記曰：「爲政十四門，爲學十五書，鈔文一百首，鈔詩十八家。」

余既鈔選十八家之詩，雖存「他樂不請」之懷，未免「足已自封」之陋，乃近日意思尤爲簡約，五古擬專

讀陶潛謝眺兩家，七古擬專讀韓愈蘇軾兩家，五律專讀杜甫，七律專讀黃庭堅，七絕專讀陸游。以一二家爲主，而他家則參觀互證，庶幾用志不紛。然老境侵尋，亦只能長吟以自娛，不能抗手以入古矣！

五言古詩有二種最高之境，一種比興之體，始終不說出正意，始知碩人但頌莊姜之美盛，而無子兆亂，已在言外；太叔子田，但跨叔段之雄武，而耦國兆亂，已在言外；曹阮陳張李杜，往往有之一種盛氣噴薄而出，跌薄淋漓，曲折如意，不復知爲有韻之文；曹鮑杜韓，往往有之。余解此二境，而曾未一作此等詩，自愧亦自憾也！

夜閱陶公述酒詩，爲南宋鄱陽湯文清公漢所注，於陶公瘦詞微旨盡得解釋，欣悅無已。

閱陶詩全部，取其太閑適者記出，將鈔一冊，合之杜韋白蘇陸五家之閑適詩，纂成一集，以備朝夕諷誦，洗滌名利爭勝之心。

閱文選雜擬，古人措詞之深秀，實非唐以後人所能及，特氣有騫翥駿邁者，亦有不盡然者，或不免爲詞所累耳。若以顏謝鮑謝之辭，而運之以子雲退之之氣，豈不更可貴哉？

批校太白樂府，每日僅校二十首或十餘首，蓋余於樂府向未用功，茲稍一措意，全無入處也。

日來讀杜詩，頗有小得，無事則心頭口頭不離杜詩，雖細加咀嚼，而究有爲人的意思。

杜詩韓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養氣工夫。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見道語，談及時事，亦甚識當世要務。惟能養氣，故無纖薄之響。

溫杜詩五古，觀其筆陳伸縮吐茹之際，絕似史記；憶古人有謂杜少陵似太史公者，不記是東坡之言乎？抑他人之言乎？

閱杜詩五古，古人妙處，只是造句之法，變幻無窮，故終身無一複句，猶之毛詩無相襲之調也。昔嘗以作古人宜用杜詩造句之法，近來久未溫習及此矣。

溫杜詩五古，愛其句法瘦勁，變化通於古文造句之法，誠吾能知之而于不能爲之耳。夜誦杜韓七古，頗多似有會於古人沈鬱頓挫之義。

閱白香山集，因近日胸襟鬱結不開，故思以陶白蘇陸之詩，及張文端公之言解之也。

車中看義山詩，似有所得；夜繙樊川集證之，亦然。知何大復明月篇之有心得也。

與李眉生談詩，極佩杜牧之俊偉。

日內於蘇詩似有新得，領其沖淡之趣，灑落之機。

溫蘇詩，朗誦頗久，有聲出金石之樂，因思古人文章所以與天地不敵者，實賴氣以昌之，聲以永之。故讀書不

能求之聲氣二者之間，徒糟粕耳。

放翁七言絕句，實能道得空曠胸懷出。

將郝文端公詩集閱二三卷，昔年深不以公詩爲然，茲多閱數十百首，其中多可取者。

朱伯韓詩，所詣在韓白之間。

至易念園處，觀渠所爲詩，宗法晚唐，頗有法度；予性好言詩，蕙西謂余於詩太自主張，不免自是，細思良然。

吳南屏寄毛西垣詩，繙讀一過，信爲朋輩中所不可多得，宜南屏之亟稱之也。

何廉舫信附七律十六章，才人之筆，人人歎之不置。

作七律五首，和何廉舫詩次韻，同和者是李次青、吳子序、甘子大、許仙屏等數人，而王霞軒、鄧彌之、何敬海等

亦將和之。余見廉舫詩才軒舉，所著駢文樂府，皆有可觀，憫其闔家殉節，因欲和詩一二章以慰勞之，本無意次

韻也。子序次青諸君皆次其韻，余亦遂勉爲之。

閱馮棹詩稿，棹，代州人，字穉華，其七世祖如京，官廣東左布政使；六世祖壘，以進士官至同知，五世祖光裕，以



舉人官至湖南巡撫四世祖祜官編修曾祖均病以舉人廢生官至湖北按察使祖晟以舉人官浙江知縣堯爲潛山縣天堂巡檢又署屯溪巡檢刻詩四卷清穩不俗昨和余詩八首今日問之程伯敷始知其人因取其詩披閱數十首兼閱其曾祖及祖刻詩乃知其世家淵源有自也

觀李眉生詩愛其俊拔而有情韻將來必爲詩人紀澤前後作次蕤字韻詩二首韻穩而脈清吐屬亦尙名貴將來或亦爲詩人殊以爲慰

趙惠甫近作書懷五章又錄舊作詞十調見示皆才人之筆也

海秋言七律須講究藻采聲調不可專言上乘證果反昧初開切中予病又盛贊予五律

昔年每作一詩輒不能睡後遂閣筆不復爲詩今試一爲之又不成寐豈果體弱不耐苦吟耶抑機軸太生成之艱辛耶

作字之法蘇縣如蠶之吐絲穆穆如玉之成璧

作字之道用筆貴勒貴努而不可過露勒努之迹精心運之出以和柔之力斯善於用勒用努者

寫字之道如修脚匠之修脚古人所謂撥鏡法較空靈余所謂修脚法較平穩

凡用之筆未有十分合手者往往有小毛病不稱人意善書者於每用一筆先識其病即因其病勢而用之或筆之病次日又有小變又因其變症而用之或者因病成妍則善於用筆矣

用狼筆寫新宣紙悟古人頓挫之法撲筆之法只是筆不入紙使勁撲下耳

京中翰林善寫白摺者相傳中有一絲牽貫於行間作大字亦當知此意味

作書之道寓沈雄於靜穆之中乃有別味雄字須有長劍快戟龍拿虎踞之象鋒鋌森森不可逼視者爲正宗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作一種鄉愿字名爲含蓄深厚舉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入處也作古文古詩亦

然，作人之道亦然，治軍亦然。

摹書譜不過，乃知藝之精，其致力全在微妙處；若人人共見共聞之處，必無通微合妙之詣。若一向在浮名時譽上措意，豈有是處。

作字之道，點如珠，畫如玉，體如鷹，勢如龍；四者缺一不可。體者，一字之結構也；勢者，數字數行之機勢也。

大抵作字及作詩，古文胸中須有一段奇氣，盤結於中，而達之筆墨者，却須遏抑掩蔽，不令過露，乃爲深至。若將絲毫求知見好之心，洗滌淨盡，乃有合處。故曰「七均斯無聲，五和常主淡」也。

因讀李太白、杜子美各大篇，悟作書之道，亦須先有驚心動魄之處，乃能漸入證果。若一向由靈妙處著意，終不免描頭畫角伎倆。

作字之道，全以筆障爲主；直以取勢，橫以出力，當少勝矣。

讀孫子「鷲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一句，悟作字之法，亦有所謂節者；無勢則節不緊，無節則勢不長。

出筆宜顛腹互用，取勢宜正斜并見，用筆之顛則取正勢，有破空而下之狀；用筆之腹則取斜勢，有翫屬躡躡之象。

夜寫零字頗多，略有所會。於青年「體如鷹……」四句之外，又添四句曰：「點如珠，畫如玉，體如鷹，勢如龍，內跌宕，外拙直，鵝轉頸，屋漏痕。」

古來詩家、文家、書家，皆有所謂筆障者。厚蓄於陣之初，而不必究極於陣之終；陣將酣時，又已另作變態矣。作書，思偃筆多用之於橫，抽筆多用之於豎；豎法宜努抽並用，橫法宜勒偃並用。又首貴有俊拔之氣，後貴有

自然之勢。

大約書法不外義獻父子；余以師義不可遽幾，則先師歐陽信本；歐陽不可遽幾，則先師李北海。師獻不可遽

幾則先師虞永與師虞不可遽幾，則先師黃山谷二路并進，必有合處。杜陵言書貴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論，東坡駁之非也。

閱皇甫碑，識得歐字意思；知顏柳之硬，褚歐之瘦，學書者不可不領略也。

因寫零字，偶有所得，知歐虞用筆與褚相通之故。書家之有歐虞褚及李北海，猶詩家之有李杜韓蘇，實不祇之祖也。

悟北海上取直勢，下取橫勢，左取直勢，右取橫勢之法；大約直勢本於秦篆，橫勢本於漢隸。直勢盛於右軍，暨東晉諸帖橫勢盛於三魏諸碑。唐初歐公用直勢，褚公用橫勢，李公能兼用二勢。

孫過庭書譜稍得王大令之法。

余往歲好黃魯直書，深得晉人真意，而逸趣橫生，當更致力。

作書之法，劉石菴善用偃筆，鄭板橋善用蹲筆，王夢樓善用縮筆，惟努筆近人無善用者；古人惟米元章最擅勝場，吾當於此自極其思耳。

董香光專用渴筆，以極其縱橫使轉之力，但少雄直之氣；余當以渴筆寫吾雄直之氣耳！

作書之法，古人師歐李劉黃，今人師鄧鄭劉王。

作字之法，亦有所謂陽德之美，陰德之美。余所得之意象，為陽德之美者四端曰：直曰：隸曰：勒曰：努。為陰德之美者四端曰：飢曰：偃曰：綿曰：遠。兼此八者，庶幾其為成體之書。在我者以八德自勸，又於古今人中擇八家以為法曰：歐、虞、李、黃、鄧、劉、鄭、王。

作字之道，二者并進，有著力而取險勁之勢，有不著力而得自然之味；著力如昌黎之文，不著力如淵明之詩；著力則右軍所稱如錐畫沙，也不著力則右軍所稱如印印泥也。二者闕一不可，猶文家所為陽剛之美，陰柔之

美矣。

閱劉石菴清愛堂帖，其起筆多師晉賢，及智永千字文，用逆蹴之法，故能藏鋒；張得天之筆多師褚顏兩家，用直來橫受之法，故不藏鋒而聯絲縈帶，以發其機趣。二者其理本一貫，特逆蹴與直來橫受，形迹判然，難合而爲一耳。

看劉文清公深愛堂帖，略得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藝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遠。作文然，作詩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於淡遠之中，尤爲可貴。

夢劉文清公與之周旋良久，說話甚多，都不記憶。惟記問其：「作字果用純羊毫乎？抑用純紫毫乎？」文清答以：「某年到某處道員之任，曾好寫某店水筆，夢中記其店名甚確，醒後亦忘之矣。」

作字之法，「險」字，「和」字，二者缺一不可；本日閱王箬林臆語，亦於此二字三致意焉。

偶思作字之法，可爲師資者，作二語云：「時賢一石兩水，古法二祖六宗。」一石謂劉石菴，兩水謂李春湖、程春海，二祖謂羲獻，六宗謂歐虞褚李柳黃也。

余在三十以前，作字未能盡心，間架不穩，手腕不穩；四十以後，雖略有長進，而手腕時靈時鈍。鈍時則如古人所謂「莖芽凍癢蠅」者，可自笑也。

日內於作字之道，若有所會，惜精神疲乏，目光膠花，老境日臻，不克竟其所學。古人所以貴「及時力學」也。作字之道，剛健婀娜，二者闕一不可。余既奉歐陽率更李北海、黃山谷三家，以爲剛健之宗，又當參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爲成體之書。

余年始略解書法，而無一定規矩態度，仍歸於一無所成。今定以間架師歐陽，率更而輔之以李北海，丰神師虞永興而輔之以黃山谷，用墨之鬆秀師徐季海所書之朱巨川告身，而輔之以趙子昂、天冠山諸種，庶乎其爲

成體之註

用狼毫筆寫寸以外字，足以發摠心中邁往之氣，爲之神怡。

久未作小楷，下筆輒重而不入，是日筆輕稍能入紙，乃悟輪扁甘苦疾徐之說。日內作書，常有長進，蓋以每日不間斷之故。

古之書家，字裏行間，別有一種意態，如美人之眉目，可畫者也，其精神意態，不可畫者也。意態超人者，古人謂之韻勝。余近年於書，略有長進，以後當更於意態上著些體驗工夫。因爲四語曰：「龍屬鷹視，撥鐙嚼絨，欲落不落，欲行不行。」

近來作書，略有長進，但少蕭然物外之致，不能得古人風韻耳。

余作字不專師一家，終無所成。定以後楷書學虞劉李王，取橫勢以求自然之致，利在稍肥；行書學張歐黃鄭，取直勢以盡睨視之態，利在稍瘦。二者兼營並進，庶有歸於一條鞭之時。

日內作字，手甚嗅力，擬用「跌」「歇」「注」「卷」四字訣爲之，用力輕勻，或轉可歷久不變。

余近習字，非求字佳，老年手指硬拙，有如蕪芽，借古帖使運動稍活耳。

習字一紙，似有所會。因就前所作詩二句，復增二句云：「側勢遠從天上落，橫波雜向努端涵。刷如丹漆輕輕抹，換似龍蛇節節銜。」自此專從側橫刷換致力，不復以他妙雜糅吾慮矣。

子愚處觀宋高宗書幽風，字畫雅潔，圖亦工雅絕倫。

黎壽民送手卷，係劉石菴翁覃溪二公，乾隆四十八年在順天閩中爲寫，各臨蘭亭一本，又書詩跋甚多。余以其物尤可珍貴，壁之。

李少荃贈以姚惜抱先生所書草字千卷，書蘇公登徑山詩中有缺脫。姚君學懷素書，不甚沈着，特字以人重。

耳。

觀錢子密家藏書畫二種：一爲其太高祖母陳太夫人畫冊，凡十幀；內一幀畫一黑犬，一幀畫一蝶，未入花叢；時一幀畫一蝦，一蟹，二小魚，一幀花籃，一幀古柏，一幀梅花，一幀修篁，一幀楊梅，枇杷，二桃，一幀喜雀，一幀蘿蔔，白菜，皆清華名貴，秀絕人寰，每幀有其夫錢綸光、廉江先生題詩二句。乾隆三十一年，其子文端公陳學進呈御覽，高宗於每幀題七絕一首，并御題一跋於後。發還文端公及其子侍郎汝誠，各作十詩，恭和元韻，而汝誠詳跋於後，以誌慶幸。遂乾隆四十七年，文端與侍郎皆歿，而高宗因閱錢選所畫烏犬，偶憶陳太夫人原冊，遣人回浙，取至京師，再呈御覽。高宗再題七律一首，長跋一幀，仍歸錢氏，信名蹟奇遇也。其一種爲直廬問寢圖，圖文端公早朝，先至其母陳太夫人所問安之象，爲王肇基所繪，亦非俗筆。

子偲以所藏董香光等尺牘，王孟津草稿，乞與一觀，諦觀之，非真蹟也。

錢子密出示其先世錢文端之母夜紡受經圖，黃宗及諸名臣題詠甚多，觀玩甚久，信家寶也。

休甯瞿令福田送右軍帖一本，王夢樓跋斷爲淳化祖本，且定爲唐刻，考核未必確鑿，而神采奕奕，如神龍矯變，不可方物，實爲希世至寶。余行年五十有一，得見此奇，可爲眼福。瞿令又送趙侍制仲穆所畫飛白竹，上有施愚山沈釋堂諸先生題跋，亦可寶也。余以世間尤物，不敢妄取，審玩片刻，仍爾璧還。去年黎令福疇送劉石菴翁覃溪二公在闈中所書手卷，余亦璧卻。此三件，可稱祔門三寶。

莊思永帶來法帖多種，中有三希堂帖，又有宋拓皇甫碑，王虛舟跋，非真蹟也；又有大觀帖，王夢樓姚姬傳手蹟，賞玩片時。

劉伯山講其所藏西岳華山廟碑，在世所傳三名本之外。三名本者：一長垣本，宋漫堂成親王等所遞藏，後歸劉燕庭者也；一四明本，全謝山及范氏天一閣所遞藏，後歸阮文達者；一華陰本，王山史朱笥河等所遞藏，後歸

梁苕林者也。劉氏本則其父文棋孟贍於揚州市肆得之，久不見稱於世，亦可寶也。

楊梅琴信，寄到湖南永州等處金石各種，及彙刻鄧石如篆隸，又集中興頌字爲聯見贈，展玩良久。楊以乙巳翰林出守永州，性耽金石，新升鎮篁道者也。

在李小湖處借得宋揭閣帖，觀玩良久。

至李小湖處久談，觀其先人春湖先生所藏四寶中之丁道護碑、善法寺碑，又觀明刻本夏承碑。

李小湖所藏法帖一曰，褚書孟法師碑，筆意似虞永興，而結體絕似歐陽率更，與褚公他書不類。一曰，丁道護書啓法寺碑，隋碑，而字體有類晚唐矮方而勻整，聞春湖侍郎以千金購之蘇州陸恭家。一曰，宋揭虞廟堂碑，卽春湖侍郎曾經翻刻者也。一曰，善才寺碑，名爲褚河南書，實魏棲梧書，彷彿法耳。又有晉唐小楷共十一種，其中樂毅論東方贊絕佳，乃悟古人用筆之道，如強弩引滿，蓄而不發，歸途作詩二句云：「側勢遠從天上落，橫波旋向弩端涵。」

觀李小湖所藏法帖：一，唐揚虞書廟堂碑；一，褚書孟法師碑；一，丁道護書啓法寺碑；一，魏栖梧書善才寺碑。余於褚書尤愛，不忍釋。又觀大觀帖三卷，亦售揭也。展玩良久。

至李小湖處，看其所藏法帖如歐書化度寺碑，褚書孟法師碑，虞書廟堂碑，皆天下之至寶也。又有魏棲梧書善才寺碑，丁道護書啓法寺碑，蔡伯喈書夏承碑，亦皆上品。

在李壬叔處見陳香泉法帖，見其草書題畫一首，飛舞變化，賞玩無已。惜余老年學書，不復能副吾意之所至耳！

莫子偃得唐人寫本說文，僅木部下半一百八十篆，自作校勘記，比較孫刻大徐本，祁刻小徐本異同。其佳處不可勝舉，大喜，以爲天下之至寶也。

馬徵銘有影宋鈔本集韻今東南亂後僅存之本可貴也

至奕子德處觀渠近年所得書收歲頗富內有汲古閣開化紙初印十七史天地甚長又有白紙初印五禮通考其硃字相傳信秦文恭公手校又有通志堂另刻之體記釋文又有明刻千家注杜詩均善本也歸後子偁以杜詩本見贈嘉靖丙申玉几山人校刻竟莫知爲何人也

至丁雨生家喫飯之後看渠所藏書其富甲於江蘇之官紳最精者有宋刻世綵堂韓文東都事略等書渠欲以之饋余余素不奪人之好因取其次等者如明刻內經東雅堂韓文笠澤叢書三種攜之以歸

汪梅村寄新刻皇朝中外一統輿圖凡三十二册首册序跋凡例中卷爲京師北二十度至俄羅斯北海止南十度至越南國大致以康熙乾隆兩朝內府圖及近人李兆洛圖爲藍本而增小地名頗多亦鉅製也

與劉開生同觀蘇松常鎮太五府州新圖東西十九號每號十格南北十四排每排十格每格見方二里半中國自有地圖以來以此爲最精矣

苗仙露河間人精六書諧聲之學觀所藏君子館碑開元瓦詩册屬予題詩

雷蒼邨以誠送一硯云係韓襄毅雅之硯刻一瓶形襄毅自題曰「韓瓶硯」後歸王文成公題硯背數十字至本朝乾隆中歸阿文成公王蘭泉侍郎題硯匣百餘字咸豐中孔宥涵繼鏤以贈雷侍郎今雷又以語我也

(以上日記)

聞此間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鼎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白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默達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



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幽莽無知。故國藩稱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三代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問學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置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詠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親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若事至盛也，仲尼既歿，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傑之士，或有識解，譔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猶多者，文猶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體於柱史，論樂於魯俗，九流之說，皆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揚、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畧區區之心，不勝奢願。

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嗜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觀盤詰之犖牙，而謂尚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藉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即書藉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既溺於聲律績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

來示甚以拋棄詩書爲慮，殊非所宜。將藉此以博取青紫，則未得之時，邛若神仙既得之後，睨如敗履。身外浮名，何足加損？若謂積軸在胸，烈芬在後，則傳人之目，談何容易？見有握槩懷鉛，窮老盡氣，當時自誇，沒亦汶汶，凡若此者，不勝數也。

凡僕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

昔石徂徠師事孫泰山，湯文正師事孫夏峯，皆以宏名碩學宦成之後，退然自居於弟子之列，賢者之意量，度越尋常萬萬也！

比歲以來，讀書之志愈篤，而力愈不副，人事愈雜，如瘖思語。外若石頑，中極了了也！

自孔孟以後，惟濂溪通書橫渠正蒙，道與文可謂兼至交盡。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學記，朱子大學序，寥寥數篇而已。此外，則道與文，竟不能不離而爲二。鄙意欲發明義理，則當法經說理窟，及各語錄劄記（如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思辨錄之屬）欲學爲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入古人之閫奧者，正爲兩下兼顧，以致無可怡悅。輒妄施批點，極知無當高深之萬，一然各有本師，未敢自誣其家法以從人也。

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晉而論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論風俗，因蜀漢而論正閔，因樊英而論名實……皆能窮物之理，執聖之權，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恍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

作古文者，例有傲骨。惟歐陽公較平和，此外皆剛介倔強，與世齟齬。足下傲骨嶙峋，所以爲文之質，恰與古人相合。惟病在貪多，動致冗長。可取國朝二十四家古文讀之，參之侯朝宗，魏叔子，以寫胸中磊落不平之氣。參之方望溪，汪鈍翁，以藥平日浮冗之失。兩者並進，所詣自當日深，易以有成也。

閣下讀書，專取宋元人佳刻，僕意時代不足計，但取校刊尚精，刷印最初者爲妙。苟宋元明之板而刷印於今日，猶漢唐碑帖而今日搨之，剝落補湊，夫何足貴？苟有佳紙初搨，則官板如康熙之周易折中書畫譜，乾隆之十三經廿四史之類，私板如國初之汲古閣，近日之黃丕烈孫星衍秦恩復胡克家張敦仁諸影宋本，亦何嘗不可奉爲至寶？

早歲有志著述，自馳驅戎馬，此念久廢，然亦不敢遂置詩書於不問也。每日稍閑，則取班馬韓歐諸家文，舊日所酷好者，一溫習之。用此以養吾心而凝吾神。

吾鄉讀書，間斷時多有恆者，少幸得名師誨導，祈於「有恆」二字加意。一暴十寒，聖賢所誠。

足下爲古文筆力稍患其弱，昔姚惜抱先生論古文之途，有得於陽與剛之美者，有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二端判分，蓋然不謀。余嘗數陽剛者約得四家，曰莊子，曰揚雄，曰韓愈，柳宗元，陰柔者約得四家，曰司馬遷，曰劉向，曰歐陽修，曾鞏。然柔和澀之中，必有堅勁之質，雄直之氣，運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足下氣體近柔，望熟讀揚韓各文，而參以兩漢古賦，以救其短，何如？

學者於看、讀、寫、作四者，缺一不可。看者，涉獵宜多，宜速；讀者，諷詠宜熟，宜專；看者，日知其所亡；讀者，月無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賈趨利，聞風卽往，但求其多；讀者，如富人積錢，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讀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兩事，不可闕亦不可混。至寫字不多，則不熟，不熟則不速，無論何事，均不能敏以圖功。至作文，則所以淪此心之靈機也，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如泉在地，不鑿汲則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則不成令器。今古名人，雖韓歐之文章，范韓之事業，程朱之道術，斷無久不作文之理。張子云：「心有所開，卽便札記，不思則遺塞之矣。」

國藩生平，坐「不敬」、「無恆」二事，行年五十，百無一成，深自愧恨，故近於知交門徒及姻戚子弟，必以此二者相告。「敬」字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三語，最爲切當，僕待人處事，向來多失之慢。今老矣，始改前失，望足下及早勉之。至於「有恆」二字，尤不易言，大抵看書與讀書，須畫然分爲兩事。看書宜多宜速，不速則不能看畢，是無恆也；讀書宜精宜熟，而不能完，是亦無恆也。足下現閱八家文選，卽須將全部看完，如其中最好歐陽公之文，卽將歐文抄讀幾篇，切不可將看與讀混爲一事，尤不可因看之無味，遂不看完，致蹈無

恆之弊。

文章之事，究以精力盛時，易於進功；足下年力方強，志趣拔俗，宜趁此時，併日而學，絕塵而奔。雖未必遊躋作者，而看讀寫作，四者兼營並進，亦自有一番之攻效。

退之論文，先貴沈浸醲郁，含英咀華，陸士衡劉舍人輩，皆以骨肉停勻爲上，姬傳先生，亦以格律、聲色、與神理氣味，四者並稱。閣下之文，有骨肉似宜於「聲色」二字，少加講求。

南屏不願在桐城諸君子灶下討生活，真吾鄉豪傑之士也。而直以姚氏爲呂居仁之比，則貶之已甚；姚氏要爲知言君子，特才力薄弱，不足以發之耳。其古文辭類纂一書，雖闌入劉海峯氏，稍涉私好，而大體固是有倫。其序跋類，淵源於易繫詞賦類，仿劉歆七略，則不刊之典也。國藩之爲是敍，不過於伯宜處，略聞功甫生平之言論風指，而縱筆及之，非謂時流諸君子者，果足以名於世而垂於後，不特不和之，且私獨薄之。南兄識得鄙意，曰：「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所謂搔癢處，固當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也。

僕嘗稱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送人序，退之爲之最多，且善。然僕意，宇宙間乃不應有此一種文體。後世生，日有壽序，還官有賀序，上梁有序，字號有序，皆此體濫觴。至於不可究詰，昔年作書歸熙甫文集後，曾持此論，譏世人不能糾正退之之謬，而逐其波而拾其瀋。

尊書以弟所作歐陽生集中，稱引並世文家，妄將大名臚於諸君子之次，見謂不倫。李耳與韓非同傳，誠爲失當。然贊末一語曰：「而老子深遠矣。」子長胸中，固非全無涇渭，今之屬辭連類，或亦同科。至姚惜抱氏，雖不可遽語於古之作者，尊兄至比之呂居仁，則亦未爲明允。惜抱於劉才甫，不無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識古書之正偽，亦實有突過歸方之處。尊兄鄙其宗派之說，而并沒其爲古之功，揆之事理，當可謂平。

清勁爲尊兄本色，所短者乃在聲色之間。弟嘗勸人讀漢書文選，以日漸於腴潤。姚惜抱論詩文，每稱當從聲

音證入。尊兄或可以此二義參證得失。弟夙昔好楊雄韓愈瓌璋奇崛之文，而近時所作，率傷平直，不稱鄙意。亦緣軍中日接俗務，不克精心營度耳。

尊書隸字，似不如草篆。少陵「瘦硬通神」，專爲隸字言之。東坡欲泛及於真草諸體，以爲未公不慚，非至論也。僕不解作字，昔年治說文，會廣購漢魏各碑，討尋源流，如禮器碑，結體方雅，要爲隸家正範。猛龍碑，將隸楷融成一氣，尤足津逮來學。唐隸稍肥，有乖大雅。敢爲足下陳一戒律。近姚伯昂先生，專師曹全碑，相沿成風，亦旁門也。

四部之書，浩如淵海；而其中自爲之書，有原之水，不過數十部耳。經，則十三經；是已；史，則廿四史；暨通鑑；是已；子，則五子；暨管晏；韓非；淮南；呂覽……等十餘是已；集，則漢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來，廿餘家而已。此外，入子集部之書，皆贗作也，皆剿襲也。入經史部之書，皆類書也，不特太平御覽，事文類聚等爲類書；即三通，亦類書也。小學近思錄，衍義，衍義補，亦類書也。故嘗認論修藝文志四庫書目者，當以古人自爲之書，有原之川流，另行編列別白而定一尊，其分門別類，雜纂古人成書者，別爲一編，則蕩除廓清，而書之可存者日少矣！

凡讀書筆記，貴於得閒。戴東原謂：「閩百詩善看書」，以其能蹈瑕抵隙，能環攻古人之短也。近世如高郵王氏，凡讀一書，於正文注文，一一求其至是，其疑者非者，不敢苟同，以亂古人之真，而欺方寸之知。若專校異同某字某本作某，則謂之考異，謂之校對，不得與精覈大義參稽疑誤者同日而語。當時批寫書眉，本不以爲著述之事，後人概以編入筆記之內，殆非蠶塢及惜抱之意。

古今書籍，浩如烟海，而本根之書，不過數十種。經，則十三經；是已；史，則廿四史；暨通鑑；是已；子，則十子；是已；（五子之外，管列，韓非，淮南，鶡冠）集，則文選，百三家；唐，宋以來，專集數十家是已。自斯以外，皆剿襲前人之說以爲言，編集衆家之精以爲書。本根之書，猶山之幹龍也；編集者，猶枝龍護砂也。

乾嘉以來，士大夫爲訓詁之學者，薄宋儒爲空疏，爲性理之學者，又薄漢儒爲支離。鄙意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於禮經，考覈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然後本末兼賅，源流畢貫。雖極軍旅戰爭，食貨，凌雜，皆禮家所應討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體通考，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

古文者，韓退之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反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名號雖殊，而其積字而爲句，積句而爲段，積段而爲篇，則天下之凡名爲文者一也。國藩以爲欲着字之古，宜研究爾雅，說文，小學，訓詁之書，故嘗好觀近人王氏段氏之說，欲造句之古，宜倣效漢書文選，而後可砭俗而裁僞，欲分段之古，宜熟讀班馬韓歐之作，審其行氣之短長，自然之節奏，欲謀篇之古，則羣經諸子以至近世名家，莫不各有匠心，以成章法，如人之有肢體，室之有結構，衣之有要領，大抵以力去陳言，戛戛獨造爲始事，以聲調鏗鏘，包蘊不盡爲終事。

文選縱不能全讀，其中詩數本，則須全卷熟讀，不可刪減一字。餘文亦以多讀爲妙。蓋京都田獵，江海諸賦，雖難於成誦，而造字形聲訓詁之學，卽已不待他求。此外各文，則并無難成誦者也。（以上書札）

（禮）古之君子之所以盡其心，養其性者，不可得而見，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自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故六官經制大備，而以周禮名書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禮善說辭者，常足以服人而強國。戰國以後，以儀文之瑣爲禮，是女叔齊之所譏也。苟卿張戴，統統以禮爲務，可謂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張爾岐氏作中庸論，凌廷堪氏作復禮論，亦有以窺見先生之大原。秦蕙田氏輯五禮通考，以天文算學錄入爲觀象授時門，以地理州郡錄入爲禮國經野門。於著書之例義，則或駁而不精，其於經世之禮之無所不賅，則未爲失也。

（赦）牧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亂羣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獨不然？諸葛武侯治蜀，有言公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李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蜀？」人稱亮之賢，厥後費禕秉政，大赦河南、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國藩嘗見家有不孝之子，其父曲宥其過，衆子相率而流於不肖，又見軍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責不及數，又故輕賈之，厥後衆士傲慢，日常戲侮其管轄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賊，多赦不可以治民，溺愛不可以治家，寬縱不可以治軍。

（世澤）士大夫之志趣學術，果有異於人者，則修之於身，式之於家，必將有流風餘韻，傳之子孫，化行鄉里，所謂「君子之澤」也。就其最善者，約有三端：曰詩書之澤，禮讓之澤，稼穡之澤。詩書之澤，如章玄成、議禮王吉、傳經虞魏之昆、顧陸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殫述。我朝如桐城張氏、自文端公而下，鉅卿碩學，世濟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徵君以下，世精算學，其六世孫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謂莫紹先緒，而所爲文章詩篇，一時推爲祭酒。高郵王氏，自文肅公安國以下，世爲名儒，而懷祖先生訓詁之學，實集古今之大成。國藩於此三家者，常低回歎仰，以爲不可及。禮讓之澤，如萬石君之廉謹，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東柳氏、宋之藍田呂氏、門庭之內，彬彬焉有君子之風。余所見近時搢紳，未有崇禮法而不興習傲慢而不敗者。稼穡之澤，惟周家開國，豳風陳業，述生理之艱難，導民風於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張敦復之恆產瑣言、張楊園之農書，用意至爲深遠。國藩竊以爲稼穡之澤，視詩書禮讓之澤，尤爲可大可久。吾祖光祿大夫星崗公嘗有言曰：「吾子孫雖至大官家中，不可廢祖宗舊業。」懿哉至訓，可爲萬世法已！

（悔吝）吉、兇、悔、吝，四者相爲循環，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無有人非鬼責，是卽謂之吉。過是則爲吝矣。天道忌滿，鬼神害盈，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易爻多言貞吝，易之道當隨時變易，以處中當變而守此不



變，則貞而吝矣。凡行之而過，無論其非義也，卽盡善之舉，盛德之事，稍過則吝隨之。余官京師，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闕齋，恐以滿盈致吝也。人無賢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則可免於災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動心忍性，斯大任之基，側身修行，乃中興之本。自古成大業者，未有不自困心橫慮覺悟知非而來者也。吝則訓致於凶，悔則漸趨於吉，故大易之道，莫善於悔，莫不善於吝。吾家子弟，將欲自修而免於僇尤，有二語焉，曰：「無好快意之事，常存省過之心。」

（儒緩）論語兩稱「敏則有功」。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藝膽給，我決如流，此不數數觀也。有得之人事者，人十已千，習勤不輟，中材以下，皆可勉焉而幾。余性魯鈍，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讀不能終一行，他人頃刻立辨者，余或沈吟數時不能了。友人陽湖周毀甫騰虎嘗謂余儒緩不及事，余亦深以舒緩自愧。左傳齊人責魯君不答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臬，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書以爲二國憂，言魯人好儒術而失之臬，緩故二國與師來問也。漢書未博傳齊部舒緩養名，博奮髻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皆斥罷諸吏。門下椽轅遂者，老大儒，拜起舒遲，博謂轅老生不習吏體，令主薄教之，拜起閑習。又以功曹官屬多裘衣大袍，不中節度，敕令椽吏衣皆去地二尺，此亦惡儒術之舒緩不足了事也。通鑑涼驃騎大將軍宋混曰：「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儒緩，機事不稱耳。」胡三省注曰：「凡儒者多務者舒緩，而不能應機以趨事赴功。」大抵儒術非病，儒而失之疏緩，則從政多積滯之事，治軍少可趁之功。

（名望）知識愈高，則天之所以責之者愈深，名望愈重，鬼神之所以伺察也愈嚴。故君子之自處，不肯與衆人絜量長短，以爲己之素所自期者大，不肯自欺其知識以欺天也。己之名望素尊，不肯更以鄙小之見貽譏於神明也。

（居業）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業。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魏之兗州，唐之晉陽，皆先據此爲基，然後進

可以戰，退可以守。君子之學道也，亦必有所謂基業者。大抵以規模宏大，言詞誠信爲本。如居室然，宏大則所宅者廣，託庇者衆，誠信者置址甚固，結構甚牢。易曰：「寬以居之。」謂宏大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謂誠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誠便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汨沒動盪，立不住了。」國藩按：立得住，卽所謂居業也。今世俗言「興家立業」是也。子張曰：「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亦謂苟不能宏大誠信，則在我之知識浮泛動盪，指爲我之所有，也不可，指爲我之所無，亦不可，是則終身無可居之業。程子所謂「立不住」者耳。

（英雄誠子弟）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規模宏遠，而其訓誠子弟，恆有恭謹斂退之象。劉先主臨終，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西涼李暠，手令戒諸子，以爲：「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真偽，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僞，必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任。吾蒞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舍垢匿瑕，朝爲寇讎，夕委心膂，粗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合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愧前人。」宋文帝以弟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八洲諸軍事，爲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幹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勿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銜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於矯性，齊美關公，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審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穉，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皆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諸究，計當不須改。昨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歸自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猶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

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皆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捕魚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數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經營四海之志，而其教誡子弟，則約旨卑思，斂抑已甚。伏波將軍馬援，亦曠代英傑，而其誠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命，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謹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此亦謙謹自將，效其高遠之懷，卽於卑近之道，蓋不如是，則不足以自致於遠大，藏之不密，則放之不準。蘇軾詩「始知眞放本精微」卽此義也。

（氣節）（傲）自好之士多講氣節；講之不精，則流於傲而不自覺。風節守於己者也；傲則加於人者也。漢蕭望之初見霍大將軍光，不霄露素挾持，王仲翁譏之，望之曰：「各從其志。」魏孫資劉放用事，辛毗不與往來，子敏諫之，毗正色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宋顧凱之不霄降意於戴法興等，蔡興宗嫌其風節太峻，凱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我不作三公耳。」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因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此三者皆風節之守於己者也。若汲黯不下張湯，宋璟不禮王毛仲，此自位高望重，得行其志，已不得不以風節目之矣。然猶不可謂之傲也。以傲加人者，若寬饒之於許伯，孔融之於曹操，此傲在言詞者也。稽康之於鍾會，謝靈運之於孟凱，此傲在神理者也。殷仲文之於何無忌，王僧達之於路瓊，此傲在儀節者也。息夫躬歷詆諸公，暨豔彈射百寮，此傲在奏議者也。此數人者，皆不得令終。大抵人道害盈，鬼神福謙，傲者內恃其才，外溢其氣，其心已不固矣。如蓋孔稽謝殷王等，僅以加諸一二人，猶且無德不報，有毒

必發，若息夫躬暨黜之徒，忤同列，安有幸全之理哉？

裴子野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冲天之據，蓋俗之量，則償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爲鮮乎！大抵懷材負奇，恆冀人以異眼相看，若一概以平等視之，非所願也。韓信含羞於噲等，彭寵積望於無異，彼其素所挾持者高，誠不欲與庸庸者齊耳。君子之道，莫善於能下人，莫不善於矜以齊桓公之盛業，蔡邕之會，傲有振矜，而叛者九國，以關公之忠勇，一念之矜，則身敗於徐晃，地喪於呂蒙，以大禹之聖，而伯益贊之以滿招損，謙受益，以鄭伯之弱，而楚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不自恃者，雖危而得安，自恃者，雖安而易危。自古國家，往往然也。故挾貴，挾長，挾賢，挾故勳勞，皆孟子之所不答，而怙寵，怙非，怙亂，皆春秋士大夫之所深譏爾。

一、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四刻。體驗來復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三、早起。（黎明卽起，醒後勿露戀。）

四、讀書不二。（一書未完，不看他書。東繙西閱，徒務外爲人。）

五、讀史。（丙申年講念三史，大人曰：「爾借錢買書，吾不惜極力爲爾彌縫；爾能圈點一遍，則不負我矣。」嗣後每日圈點十葉，間斷不孝。）

六、謹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諭曰：「節勞，節欲，節飲食，時時當作養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讀書，記錄心得語，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無亡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喪志。）  
十一，作字。（飯後寫字半時，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課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積愈難清。）  
十二，夜不出門。（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

人才隨士風爲轉移，信乎？曰：是不盡然，然大較莫能外也。前史稱燕趙慷慨悲歌，敢於急人之難，蓋有豪俠之風。余觀直隸先正，若楊忠愍、趙忠毅、鹿忠節、孫徵君諸賢，其後所詣各殊，其初皆於豪俠爲近。即今日士林，亦多剛而不搖，質而好義，猶有豪俠之遺，才質本於土風，殆不誣與。豪俠之質，可與入聖人之道者，約有數端：俠者薄視財利，棄萬金而不眴，而聖賢則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痛惡夫璠、開之食，龔、斷之登，雖精粗不同，而輕財好義之迹則略近矣。俠者忘已濟物，不惜苦志，脫人於厄，而聖賢以博濟爲懷，鄒、魯之汲汲，皇、禹之猶已，溺、稷之猶已，飢、伊、尹之猶已，推之溝中，曾無少異。彼其能力救窮交者，即其可以進援天下者也。俠者輕死重氣，聖賢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堅確不移之操，亦未嘗不與之同類。昔人譏太史公好稱任俠，以余觀此數者，乃不悖於聖賢之道，然則豪俠之徒，未可深貶，而直隸之士，其爲學當較易於他省，烏可以不致力乎哉？致力如何？爲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爲德行之科，今世目爲「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爲文學之科，今世目爲「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爲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爲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拳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求此四術，徧觀而盡取之，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於義理之學。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體心思，日接於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婦，稍遠者有君臣，有朋友，爲義理之學者，蓋將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而五倫各盡其分，又將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無憾

於倫紀夫使舉世皆無憾於倫紀雖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賅乎其中矣程朱諸子遺書其在焉嘗舍末而言本遺新民而專事明德觀其雅言雅聞反覆而不厭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於體而略於用耳今與直隸多士約以義理之學爲先以立志爲本取鄉先達楊趙鹿孫數君子者爲之表彼能艱苦困餓堅忍以成業而吾何爲不能彼能置窮通榮辱禍福死生於度外而吾何爲不能彼能以功績稱當時教澤膺後世而吾何爲不能洗除舊日晦昧卑污之見矯然直趨廣大光明之域視人世之浮榮微利若蠅蚋之觸於目而不留不憂所如不耦而憂節概之少貶不恥凍餒在室而恥德不被於生民志之所向金石爲開誰能禦之志既定矣然後取程朱所謂「居敬窮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實體之然後求先儒所謂考據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制而不謬然後求所謂辭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筆削而不差擇一術以堅持而他術固未敢竟廢也其或多士之中質性所近師友所漸有偏於考據之學有偏於辭章之學亦不必遽易前轍即二途皆可入聖人之道其文經史百家其業學問思辨其事始於修身終於濟世百川異派何必同哉同達於海而已矣若夫風氣無常隨人事而變遷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倡者啓其緒和者衍其波倡者可傳諸同志和者又可擅諸無窮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瀆和者如支河溝澮交匯旁流先覺後覺互相勸誘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隸之士風誠得有志者導夫先路不過數年必有體用兼備之才彬蔚而出出泉湧而雲興余忝官斯土自媿學無本原不足儀型多士嘉此邦有剛方質實之學鄉賢多堅苦卓絕之行粗述舊聞以勸羣士亦冀通才碩彥告我昌言上下交相勸勉仰希古昔與人爲善取人爲善之軌於化民成俗之道或無小補云（以上雜著）

治家

子生平於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

余欲盡孝道，更無他事；我能教諸弟進德業一分，則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諸弟進十分，則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則我大不孝矣！

聞四妹起最晏，往往其姑反服事他。此反常之事，最足折福。天下末有不孝之婦而可得好處者。

爲人子者，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如我，這便是不弟何也？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使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則必其平日有討好底意思，暗用機計，使自已得好名聲，而使其兄弟得壞名聲，必其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

但願兄弟五人，各各明白這道理，彼此互相原諒。兄以弟得壞名爲憂，弟以兄得好名爲快，兄不能使弟盡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盡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則億萬年無纖芥之嫌矣。

凡人必有師。若無師，則嚴憚之心不生。既以丁君爲師，此外擇友，則慎之又慎。黎昌曰：「善不吾與，吾強與之附，不善不吾惡，吾強與之拒。」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

信中有云：「於兄弟則直達其隱，父子祖孫間，不得不曲致其情。」此數語，有大道理。余之行事，每自以爲至誠可質天地，何妨直情徑行？

若果威儀可則，淳實宏通，師之可也；若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師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視爲等夷；漸至慢襲，則不復能受其益矣。

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賢見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卽在家庭日用之間。於「孝」「弟」兩字上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爲科名起見，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

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卽下筆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並有虧於倫紀之大，卽文章說得好，亦祇算個名教中之罪人。賢弟性情真摯，而短於詩文，何不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曲禮內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一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萬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若詩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計，卽好極，亦不值一錢，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科名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足以承堂上之歡也，謂祿仕可以養親也。今吾已得之矣，卽使諸弟不得，亦可以承歡，可以養親，何必兄弟盡得哉？賢弟若細思此理，但於孝弟上用功，不於詩文上用功，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

兒女聯姻，但求勤儉孝友之家，不願與宦家結契聯婚，不使子弟長奢惰之習。

兄妹之子女，猶然骨肉也。古者婚姻之道，所以厚別也。故同姓不婚。中表爲婚，此俗禮之失。譬如嫁女而號泣，奠禮而三獻，喪事而用樂，此皆俗禮之失，我輩不可不力辨之。

毫無學識，而官至舉士，頻邀非分之榮。祖父母、父母皆康強，可謂極盛矣！現在京官翰林中，無重慶下者，惟我家獨亨難得之福，是以男慄慄恐懼，不敢求分外之榮。但求堂上大人眠食如常，闔家平安卽爲至幸。

家中蒙祖父厚德餘蔭，我得忝列卿貳。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後輩子女無法則，則驕奢淫佚，立見消敗。雖貴爲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父親、叔父三位大人，規矩極嚴，榜樣極好，我輩踵而行之，極易爲力。

溫弟天分本高，若能改去蕩佚一路，歸入勤儉一邊，則兄弟之幸也，合家之福也。我待溫弟，似乎近於嚴刻。然我自問此心，尙覺無愧於兄弟者。蓋有說焉！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於妻子，而薄於兄弟，私肥於一家，而刻薄於親戚族黨。予自三十歲以來，卽以做官發財爲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爲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此時事奉高堂，每年僅寄些須，以爲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窮者，亦卽每年各分少許，以盡吾區區之意。蓋卽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豐。與其獨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



並恨堂上，何如分潤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欽敬乎？將來若作外官，祿入較豐，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錢。廉俸若日多，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斷不蓄積銀錢爲兒子衣食之需。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官囊，亦能自覓衣食；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後來淫佚作惡，必且大玷家聲。故立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若祿入較豐，除堂上甘旨之外，盡以周濟親戚族黨之窮者。此我之素志也。至於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不欲愛之以姑息。教之以勤儉，勸之以習勞守樸，愛兄弟以德也。豐衣美食，俯仰如意，愛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愛，使兄弟惰肢體，長驕氣，將來喪德虧行，是卽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我仕宦十餘年，現在京寓所有，惟書籍衣服二者。衣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書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將來我罷官歸家，我夫婦所有之衣服，則與五兄弟拈鬮均分。我所辦之書籍，則存貯利見齋中，兄弟及後輩皆不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斷不別存一物，以爲宦囊。一絲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

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而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縣延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願其爲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爲仕宦之家。

吾自入官以來，卽思爲曾氏置一義田，以贍救孟學公以下貧民，爲本境置義田，以贍救念四都貧民。不料世道日衰，余之處境未裕。無論京官者自治不暇，卽此外放，或爲學政，或爲督撫，而如今年三江兩湖之大水災，幾於嗽鴻半天下。爲大官者，更何忍於廉俸之外，多取半文乎？是義田之願，恐終不能償。然余之定計，苟仕宦所入，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贏餘，吾斷不肯買一畝田，積一文錢，必皆留爲義田之用。此我之定計，望諸弟皆體諒之。

鄉間若有孝友書香之家，不必問其貧富，亦可結親。

凡人一身，只有「遷善改過」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讀書」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慶；不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殃。其或休咎相反，必其中有不誠，而所謂改過修德者，不足以質諸鬼神也。吾與諸弟勉之又勉，務求有爲善之實，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積累，自我兄弟而剝喪，此則余家之幸也！

子姪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爲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庶漸漸務本，而不習淫佚矣。

兒姪輩總須教之讀書，凡事當有收拾，宜令勤慎，無作欠伸懶慢樣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較勤，吾近日亦勉爲勤敬。即令世運艱屯，而一家之中，勤則興，懶則敗，一定之理。願告弟及兒姪等聽之省之。

諸弟在家教子姪，總須有勤敬二字。無治治世亂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興者；不勤不敬，未有不敗者。至切！至切！余深悔往日，未能實行此二字也！千萬叮囑！

家中兄弟子姪，總宜以勤敬二字爲法。一家能勤能敬，雖亂世亦有興旺氣象；一身能勤能敬，雖愚人亦有賢智風味。吾生平於此二字少工夫，今諄諄以訓吾昆弟子姪，務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

諸子姪輩，於勤敬二字，略有長進否？若盡與此二字相反，其家未有不落者。若個個勤而且敬，其家未有不興者。無論世亂與世治也。諸弟須刻刻留心，爲子孫作榜樣。

諸弟及兒姪輩，務宜體我寸心，於父親飲食起居，十分檢點，無稍疎忽。於母親祭品禮儀，必潔必誠；於叔父處，敬愛兼至，無稍隔閡；兄弟娣姒，總不可有半點不和之氣。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若全無一分，未有不敗。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不和未有不敗者。諸弟試在鄉間將此二字，於族戚人家，歷歷驗之，必以吾言爲不謬也。

毋喪未除，斷不敢受官職；若一經受職，則二年來之苦心孤詣，似全爲博取高官美職，何以對吾母於地下？

以對宗族鄉黨？方寸之地，何以自安？  
仕宦之家，不蓄積銀錢，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一日不勤，則將有飢寒之患，則子弟漸漸勤勞，知謀所以自立矣。

紀澤兒授室太早，經書尚未讀完。上溯江太夫人來孀之年，吾父亦係十八歲，然常就外傳讀書，未久耽閣。紀澤上繩祖武，亦宜速就外傳，慎無虛度光陰。聞賀夫人博通經史，深明禮法。紀澤至岳家，須緘默寡言，循循規矩，其應行儀節，宜詳問諳習，無臨時忙亂，爲岳母所鄙笑。

新婦始至吾家，教以勤儉，紡績以事縫紉，下廚以議酒食，此二者，婦職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長上，溫和以待同輩，此二者，婦道之最要者也。但須教之以漸，渠係富貴子女，未習勞苦，由漸而習，則日變月化，而遷善不知若改之太驟，則難期有恆。

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廚作羹，勤於紡績，不宜因其爲富貴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雙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爭絨瀚之工，所織之布，做成衣機寄來，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近世人家一入宦途，即習於驕奢，吾深以爲戒。三女許字，意欲擇一儉樸耕讀之家，不必定富室名門也。

余之第三女，即另行擇婿，望弟詳稟父大人，可將此事中輟縱已過女庚，亦可取還緣繩子，係恩賜舉人，恐人疑爲佳婿而爭之也。

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忽！屋門首塘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豬亦內政之要者。下首臺上新竹，過伏天後，有枯者否？此四事者，可以覘人家興衰氣象。

家中養魚養豬種竹種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則上接祖父來相承之家風；二則望其外面有一種生氣，登其庭而有一種旺氣。雖多花幾個錢，多請幾個工，但用在此四事上，總是無妨。

後輩子姪總宜教之以禮，出門宜常走路，不可動用輿馬，長其驕惰之氣。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後驕慣難改，不可不慎！

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實吾度量不闊，辭氣不平，有以致之，實有愧於爲長兄之道。千愧萬悔，夫復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見不和，今遭溫弟之大變，和氣致祥，乖氣致厲，斯言明徵。嗣後我兄弟當以去年爲戒，力求和睦。

事多做，一人之生氣。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有此二字，家運亂無不興之理。余去年在家，未將此二字切實做工夫，至今愧憾，是以諄諄言之。

禍福由天主之，善惡由人主之。由天主者，無可如何，只得聽之；由人主者，盡得一分算一分，撐得一日算一日。吾兄弟斷不可不洗心滌慮，以求力挽家運。第一貴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變，嗣後兄弟當以去年爲戒。凡吾有過失，澄、沉、洪三弟各進箴規之言，余必力爲懲改。三弟有過，亦當互相箴規而懲改之。第二貴孝道。推祖父母之愛以愛叔父，推父母之愛以愛溫弟之妻妾兒女，及蘭蕙二家，又父母墳域，必須改葬，請沉弟作主，澄弟不可過執。第三要實行「勤」、「儉」二字。內間妯娌不可懶怠奢華，後輩諸兒須走路，不可坐轎騎馬。諸女莫太懶，宜學燒茶煮菜，書蔬魚豬，一家之生氣。

居家要勤儉。吾家後輩子女，皆趨於逸欲奢華，享福太平，將來恐難到老。嗣後諸男在家勤灑掃，出門莫坐轎；諸女學洗衣，學煮菜，燒茶，少勞而老，逸猶可，少甘而老苦，則難矣。至於家中用度，斷不可不分。凡吃藥、染布及在

省在縣託買貨物，若不明，則彼此以多爲貴，以奢爲尚，漫無節制，此敗家之氣象也。運氣不來，徒然樞氣幫人，則委曲從人，尙未必果能相合，獨立則勞心苦力，尙未必果能自立。如真能受委曲，能喫辛苦，則家庭亦未始不可處也。

沉弟信言家庭不可說利害話，此言精當之至，足抵萬金。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悻悻，惟說些利害話，至今悔憾無極！

不求好地，但求平安。洪夏之地，余心不甚願：一則嫌其經過之處，山嶺太多；一則既經爭訟，恐非吉壤。地者鬼神造化之所祕惜，不輕予人者也。人力所能謀，只能求免水蟻，兇煞三事，斷不能求富貴利達。明此理，絕此念，然後能尋平穩之地。不明此理，不絕此念，則並平穩者亦不可得。

吾鄉僻陋，眼界甚淺，稍有修造，已駭聽聞。若太閭麗，則傳播尤過。苟爲一方首屈一指，卽亂世恐難倖免。

改葬先人之事，須將求富求貴之念，消除淨盡。但求免水蟻，以安先靈，免兇煞，以變後嗣而已。若存一絲求富求貴之念，則必爲造物鬼神所忌。以吾所見所聞，凡已發之家，未有續尋得大地者。

家中一切，自沉弟去冬歸去，規模大備。惟書蔬魚豬，及掃屋種竹等事，係祖父以來相傳家法，無論世界之興衰，此數事不可不盡心。

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風難入，日亦難入，必須設法祛散溼氣，乃不生病，至囑至囑！

余與沉弟謂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岡公爲法。大約有八字訣，其四字，卽上年所稱「書蔬魚豬」也；又四字，則曰：「早掃考寶」。早者，起早也；掃者，掃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顯考，王考，曾祖考，而妣可該也；寶者，親族鄉里，時時周旋，賀喜弔喪，問疾濟急。星岡公嘗曰：「人待人，無價之寶也。」星岡公生平於此數端，最爲認真，故余戲述爲八字訣曰：「書蔬魚豬，早掃考寶也。」

家中之事，望賢弟力爲主持，切不可日趨於奢華；子弟不可學大家口吻，動輒笑人之鄙陋，笑人之寒村，習於驕縱而不自知，至戒至戒！

照料家事，總以「儉」字爲主。情意宜厚，用度宜儉；此居家居鄉之要訣也。

當此大亂之世，興造過於壯麗，殊非所宜，恐劫數或有他慮，弟與邑中諸位賢紳熟商。去年沅弟起屋太大，余至今以爲隱慮。此事又繫沅弟與弟作主，不可不慎之於始。弟向來於「盈虛消長」之機，頗知留心，此事亦當三思，至囑至囑！

余在京十四年，從未得人二百金之贈，余亦未嘗以此數贈人。雖由余交遊太寡，而物力艱難，亦可概見。余家後輩子弟，全未見過艱苦模樣，眼孔大口氣，大呼奴喝婢，習慣自然，驕傲之氣，入於膏肓而不自覺。吾深以爲慮。吾函以「傲」字箴規兩弟，兩弟猶能自省自惕；若以「傲」字誥誡子姪，則全然不解。蓋自出世以來，祇做過大，並未做過小，故一切茫然，不似兩弟做過小，吃過苦也。

教訓後輩子弟，總以「勤苦」爲體，「謙遜」爲用，以藥佚驕之積習，餘無他囑。

總怕子姪習於「驕」「奢」「佚」三字。家敗，離不得個「奢」字；人敗，離不得個「逸」字；討人嫌，離不得個「驕」字。

子姪須教一「勤」字，一「謙」字。謙者，驕之反也；勤者，佚之反也。「驕奢淫佚」四字，惟首尾二字，尤宜切戒。至諸弟中外家居之法，則以「考寶早掃書蔬魚豬」八字爲本，千萬勿忘。

吾祖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記憶。今我輩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紹家風。

合家大小老幼，幾於無人不要，無藥不貴。迨至補藥吃出毛病，則又服涼藥以攻伐之；陽藥吃出毛病，則又服陰藥以清潤之。展轉差誤，不至大病大弱不止。

地仙僧巫二者，弟向來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爲習俗所移；以後尙祈卓識堅定，略存祖父家風爲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見有一家不敗者乎？

凡畏人不致妄議論者，謙謹者也；凡好譏評人短者，驕傲者也。諺云：「富家子弟多驕，貴家子弟多傲。」非必錦衣玉食，動手打人，而後謂之驕傲也；但使志得意滿，毫無畏忌，開口議人短長，即是極驕極傲耳。余正月初四信中言戒「驕」字，有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戒「惰」字，以不晏起爲第一義，望弟常常猛省，並戒子姪也。家中兄弟子姪，惟當記祖父之八個字：曰考，曰寶，曰早，曰掃，曰書，曰蔬，曰魚，曰豬，又謹記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余日記冊中又有八本之說，曰讀書以誦話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戒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作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

家中無論老少男婦，總以習勤勞爲第一義，謙謹爲第二義，勞則不佚，謙則不傲，萬善皆從此生矣。大抵富貴人家氣習，禮物厚而情意薄，使人外而親到少，吾兄弟若能彼此常常互相規誡，必有裨益。傲爲凶德，惰爲衰氣，二者皆敗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轎，望弟留心儆戒。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吾家亦盈時矣。管子云：「斗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余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勤」、「勤」三字而已。吾近將「清」字改爲「廉」字，「慎」字改爲「謙」字，「勤」字改爲「勞」字，尤爲明淺，確有可下手之處。沉弟昔年於銀取與之際，不甚斟酌，朋輩之譏議非薄，其根實在於此。去冬之賈鞏頭，鰲粟子山，余亦大不爲然。以後宜不妄取與，不寄銀回家，不多贈親族，此「廉」字工夫也。謙之存諸中者，不可知其著於外者，約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語，曰書函，曰僕從屬員。沉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強并未稟明，徑招三千人，也在他統領所斷做不到者，在弟尙能集事，亦算順手。而弟等每次來信，索取帳棚子藥等件，常常多譏諷之詞，不平之語。在兄處書函如此，則與別處書函，更可知已。沉弟之僕從隨員，頗有氣餒，面色言語，與人酬接時，吾未及

見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對渠之詞氣，至今抱憾。以後宜於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謙」字工夫也。每日臨睡之時，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勞力者幾件，則知宜勤王事之處無多，更竭誠以圖之。此「勞」字工夫也。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貽之福，自我一人享盡，故將「勞」「謙」「廉」三字，時時自惕，亦願兩賢弟之用以自惕，且卽以自概耳！

良田美宅，來人指摘，弟當三思，不可自是。吾位固高，弟位亦實不卑；吾名固大，弟名亦實不小，而猶沾沾培墳墓，以永富貴，謀田廬以貽子孫，豈非過計哉？

弟晨起極早，飯後始天明，甚爲喜慰。吾輩仰法家訓，惟早起，務農，疏醫，遠巫四者，尤爲切要。

莫買田產，莫管公事，吾所囑者，二語而已。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

爲兄弟者，總宜獎其所長，而兼規其短；若明知其錯，而一概不說，則非特一人之錯，而一家之錯也！吾家於本縣父母官，不必力贊其賢，不可力詆其非；與之相處，宜在若遠若近，不親不疏之間。渠有慶弔，吾家必到；渠有公事，須紳士助力者，吾家不出頭，亦不躲避。渠於前後任之交代，上司衙門之請託，則吾家絲毫不可與聞。弟既如此，并告子姪輩常常如此。子姪若與官相見，總以「謙謹」二字爲主。

古人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尙不可煩瀆，况喪禮而可煩瀆乎？

弟之志事，頗近春夏發舒之氣，余之志事，頗近秋冬收蓄之氣。余意以發舒而生機，乃旺；弟意以收蓄而生機，乃厚。平日最好以昔人「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爲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曾屢次以此七字教誡，春蓬不知與弟道及否？星岡公昔年待人，無論貴賤老少，純是一團和氣，獨對子孫諸姪，則嚴肅異常。遇佳時令節，尤爲凜凜不可犯。蓋亦具一種收蓄之氣，不使家中歡樂過節，流於放肆也。余於弟營保舉銀錢軍械等事，每每



稍示節制，亦猶本「花未全開月未圓」之義。至危迫之際，則救焚拯溺，不復稍有所吝矣。

生日在即，萬不可宴客稱慶。此間謀送禮者，余已力辭之。弟在營亦宜婉辭而嚴卻之。家門太盛，當存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終之念，或可自保，否則顛蹶之速，有非意料所能及者。

余往年撰聯贈弟，有「儉以養廉，直而能忍」二語。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則爲阿兄所獨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儉，則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後望弟於「儉」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儉，即修造公費，周濟人情，亦須有一「儉」字意思。總之，愛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風而已。吾弟以爲然否？

弟家之漸趨奢華，即因人客太多之故。此後總須步步收緊，切不可步步放鬆。總之家門太盛，「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人人須記此二語也。

余身體平安，合署內外俱好，惟「儉」字日減一日。余兄弟無論在官在家，彼此常以儉字相勸，則可久矣！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後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吾兄弟欲爲先人留遺澤，爲後人惜餘福，除卻「儉」「勤」二字，別無做法。弟與沉弟皆能勤而不能儉，余微儉而不甚儉。子姪看大眼，吃大口，後來恐難挽回，弟須時時留心！

後輩兄弟，極爲和睦，行坐不離，共被而寢，亦是家庭興旺之象。

新正人客甚多，不似往年軍營光景。余雖力求節儉，總不免失之奢靡。日日以「儉」字誥戒妻子，現略知遵守，亦望吾弟常告內外周知也。

聞家中內外大小，及姊妹親族，無一不和睦整齊，皆弟連年籌畫之功。願弟出以廣大之胸，再進以儉約之誠，則盡善矣。

後輩體氣，遠不如吾兄弟之強壯，吾所以屢教家人崇儉習勞，蓋艱苦則筋力漸強，嬌養則筋力愈弱也。

儉之一字，弟言時時用功，極感極感！然此事殊不易，由既奢之後而返之於儉，若登天然，即如僱夫赴縣，昔年僱轎夫二名，挑夫一名，今已增至十餘名。欲挽回僅用七八名，且不可得。况挽回三四名乎？隨處留心，牢記有誠無增四字，便極好耳！

弟軍今年餉項之少，爲歷年所無，余豈忍更有挑剔？况近來外侮紛至迭乘，余日夜戰兢恐懼，若有大禍即臨眉睫者，即兄弟同心禦侮，尙恐乘推牆倒，豈肯微生芥蒂？又豈肯因弟詞氣稍戇，藏諸胸臆？又豈肯受他人千言萬語，遂不容胞弟片語乎？老弟千萬放心，千萬保養！此時之兄弟，實患難風波之兄弟，惟有互勸互勗，互恭維而已！

弟之聲名，即余之聲名也！弟之性命，即余之性命也！二者比較，究以保重身體爲大。弟自問，身體足以久磨久鍊，則余自放心矣！

余中廳懸「八本堂」匾，跋云：「養生以少惱怒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弟久勞之軀，當極力求少惱怒。余於家庭，有一欣慰之端，聞妯娌及子姪和睦異常，有羨被同眠之風，愛敬兼至。此足卜家道之興，然亦全賴老弟分家時，布置妥善，乃克臻此。

余蒙先人餘蔭，忝居高位，與諸弟及子姪諄諄慎守者，但有二語：曰「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而已！福不多享，故總以「儉」字爲主，少用僕婢，少花銀錢，自然惜福矣。勢不多使，則少管事，不斷是非，無感者，亦無怕者，自然悠久矣。

殊恩異數，萃於一門；祖宗積累陰德，吾輩食此厚報，感激之餘，彌增歉悚！

余欲上不愧先人，下不愧沉弟，惟以力教家中「勤儉」爲主。余於「儉」字，做到六七分；「勤」字，則尙無五分工夫。弟與沉弟於「勤」字，做到六七分；「儉」字，則尙欠工夫。以後各勉其所長，各戒其所短。弟每用一

錢均須三思。

近日家中內外大小，勤儉二字，做得幾分，門第太盛，非此二字，斷難久支。

吾家子姪，人人須以「勤儉」二字自勉，庶幾長保盛美。觀漢書霍光傳，而知大家所以速敗之故；取金日磾張安世二傳，解示後輩可也。

吾不望代代得富貴，但願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讀書之種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禮義之旗幟也。爲人與爲學并進，切戒「驕奢」二字，則家中風氣日厚，而諸子姪爭相磨矣。

余與沅弟同時封爵開府，門庭可謂極盛，然非可常恃之道。記得己亥正月，星岡公訓竹亭公曰：「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爲業，不可靠他喫飯。」此語最有道理。今亦當守此二語爲命脈，望吾弟專在作田上用些工夫，輔之以「書蔬魚豬早掃考實」八字。任憑家中如何貴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規模。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時之官爵，而恃長遠之家規；不恃一二人之驟發，而恃大衆之維持。我若有福，罷官回家，與弟當竭力維持。老親舊眷，貧賤族黨，不可怠慢；待貧者，亦與富者一般；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吾兄弟處此時世，居此重名，總以錢少產薄爲妙。一則平日免於覬覦，倉卒免於搶掠；二則子弟略見窘狀，不至一味奢侈。

吾自嘉慶末年，至道光十九年，見王考星岡公日日有常，不改此度。不信醫藥，地仙和尚，師巫，禱祀等事，亦弟所一一親見者。吾輩守得一分，則家道多保得幾年。

木器但求堅實，不尙雕鏤；漆水却須略好，乃可經久。屋宇不尙華美，却須多種竹柏，多種菜園；卽占去田畝，亦自無妨。

家中婦女漸多，外則講究種蔬，內則講究曬小菜，醃菜之類，乃是與家氣象，請弟倡之。

星岡公之家法，後世當守者極多。而其不信巫醫地仙，吾兄弟尤當竭力守之。

處茲亂世，錢愈多則患愈大。兄家與弟家，總不宜多存現銀錢，每年足敷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間之大福。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積錢，積穀積產，積衣積書，總是枉然。子弟之賢否，六分本於天生，四分由於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訓。惟星岡公之教，尤應謹守牢記。吾近將星岡公之家規，編成八字句云：「書蔬豬魚考寶早掃。」常說常行，八者都好。地命醫理，僧巫祈禱，留客久住，六者俱惱。蓋星岡公於地命醫僧巫五項人，進門便惱，即親友遠客，久住亦惱。此八好六惱者，我家世世守之，永爲家訓。子孫雖愚，亦必略有範圍也。

吾家現雖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風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聲罵僕從爲首；戒惰以不晏起爲首。吾則不忘蔣市街賣菜籃情景，弟則不忘竹山凹施碑車風景。昔日苦况，安知異日不再。書之，自知謹慎矣。

吾自五十以後，百無所求，惟望星岡公之後，丁口繁盛，此念刻刻不忘。吾德不及祖父遠甚，惟此心則與祖父無殊。弟與沅弟，望後輩添丁之念，又與阿兄無殊。或者天從人願，鑑我三兄弟之誠心，從此丁口日盛，亦未可知。且卽此一念，足見吾兄弟之同心，無論那房添丁，皆有至樂和氣致祥，自有可卜昌盛之理。

內人率兒婦輩久居鄉間，將一切規模立定，以耕讀二字爲本，乃是長久之計。

吾兄弟叨忝爵賞，亦望後嗣子孫，讀書教品，略有成立，乃不負祖宗培植之德。吾自問服官三十餘年，無一毫德澤及人，且愆咎叢積，恐爵及於後裔，老年痛自懲責，思蓋前愆。望兩弟於吾之過失，時寄箴言，並望互相切磋，以勤儉自持，以忠恕教子。要令後輩洗淨驕惰之氣，各執恭敬之風，庶幾不墜家聲耳！

細思吾兄弟三人之信，斷未有不互觀者，仍以共寫一封爲妥。兩弟信皆甚密，阿兄目病，而又懶惰，去信較稀，致弟殷殷懸盼，殊抱不安。

仕途巨細，皆關時運，余持此說久矣！然亦只可言於仕宦，若家事亦雖有運，然以盡人事爲主，不可言運也。（以上家書）

吾見家中後輩，體皆虛弱，讀書不甚長進，曾以養生六事勗兒輩：一曰，飯後千步；一曰，將睡洗脚；一曰，胸無惱怒；一曰，靜坐有常時；一曰，習射有常時（射足以習威儀，強筋力，子弟宜多習）；一曰，黎明吃白飯一碗，不沾點菜。

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余不願爲大官，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尙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我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爾年尙幼，一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

爾當體我此意，於叔祖各叔父母前，盡些愛敬之心，常存休戚一體之念，無懷彼此歧視之見。則老輩內外必器愛爾，後輩兄弟姊妹必以爾爲榜樣，日處日親，愈久愈敬。若使宗族鄉黨，皆曰：「紀澤之量，大於其父之量。」則余欣然矣。

我家高曾祖考，相傳早起。吾得見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約一個時辰，始見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有事則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余近亦黎明即起，思有以紹先人之家風。旣冠受室，當以早起爲第一先務，自力行之，亦率新婦力行之。

昔吾祖星岡公，最講治家之法：第一，要起早；第二，要打掃潔淨；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隣里。凡親族鄰里來家，無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濟之，有訟必排解之，有喜必慶賀之，有疾必問，有喪必弔。此四事之外，於讀書種菜等事，尤爲刻刻留心，故寫家信，常常提及「書蔬魚豬」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

銀錢田產，最易長驕氣惰氣，我家中斷不可積錢，斷不可買田。爾兄弟努力讀書，決不怕沒飯吃，至囑！

吾教子弟，不離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讀古書，以訓詁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養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憊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治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則專重「孝」字，其少壯敬親，暮年愛親，出於至誠，故吾纂墓誌僅敘一事。吾祖星岡公之教人，則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寶，早，掃，書，蔬，魚，豬。三者：曰僧，巫，地仙，醫藥，皆不信也。

處茲亂世，銀錢愈少，則愈可免禍；能度愈省，則愈可養福。爾兄弟奉母，除勞字儉字之外，別無安身之法。吾嘗軍事極危，輒將此二字，叮囑一遍，此外亦別無遺訓之語。

鄉間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類多興旺；晏起無蔬之家，類多衰弱。於省城菜園中，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或二人亦可。

省雇園丁來家，宜廢田一二坵，用爲菜園。吾現在營，課勇夫種菜，每塊土約三丈長，五尺寬，窄者四尺餘寬，務使芸草及摘蔬之時，人足行兩邊溝內，不踐菜土之內。溝寬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橫直，有溝有澮，下雨則水有所歸，不使積潦傷菜。四川菜園極大，溝澮終歲引水長流，頗得古人井田遺法。吾鄉一家園土有限，斷無橫溝而直溝則不可少。吾鄉老農雖不甚精，猶頗認真。老圃則全不講究。我家開此風氣，將來荒山曠土，盡可開墾，種百穀雜蔬之類。知種茶亦獲利極大，吾鄉無人試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試種之。

居家之道，惟「崇儉」可以長久。處亂世尤以「戒奢侈」爲要義。衣服不宜多製，尤不宜大鏤大線，過於綉爛。爾教導諸妹，敬聽父訓，自有可久之理。

古今文人學人，莫不有家常瑣事之勞，其身莫不有世態冷暖之擾，其心爾現當家門鼎盛之時，炎涼之狀，不接於目，衣食之謀，不繫於懷。雖奔走煩勞，猶遠勝於寒士困苦之境也。

在家，卻不宜過露痕蹟；人所以稍顧體面者，冀人之敬重也。若人之傲情鄙棄，業已露出，則索性蕩然無恥，拚棄不顧，甘與正人爲仇，而以後不可救藥矣。大約世家子弟，錢不可多，衣不可多，事雖至小，所關頗大。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習，則難望有成。吾忝爲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願爾等常守此檢樸之風，亦惜福之道也。其照例應用之錢，不可過奢。

余每見嫁女，貪戀母家富貴，而忘其翁姑者，其後必無好處。余家諸女，當教之孝順翁姑，敬事丈夫，慎無重母家而輕夫家，效澆俗小家之陋習也。

吾家累世以來，孝弟勤，輔臣公以上，吾不及見。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卽起，竟日無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時，在陳氏宗祠讀書，正月上學，輔臣公給錢一百，爲零用之需。五月歸時，僅用去二文，尙餘九十八文還其父，其儉如此。星岡公當孫入翰林之後，猶親自種菜收蔬。吾父竹亭公之勤儉，則爾等所及見也。今家中境地，雖漸寬裕，姪與都昆弟，切不可忘卻先世之艱難。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勤」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儉」字工夫，第一莫着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僕婢雇工。凡將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得到的。

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目所屬。臨行時，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條，及力去「傲惰」二弊，當已牢記之矣。場前不可與州縣來往，不可送條子。進身之始，務知自重。

爾等奉母在寓，總以勤儉二字自惕，而接物出以謙慎。凡世家之不勤不儉者，驗之於內眷而畢露。余在家深以婦女之奢逸爲慮。爾二人立志，撐持門戶，亦宜自端內教始也。

吾近夜飯不用葷菜，以肉湯沌蔬菜一二種，令極爛如粥，味美無比，必可以資培養。（菜不必貴，適口則足養人。）試沌爾母食之。（星岡公好於日入時，手摘鮮菜，以供夜餐。吾當時侍食，實覺津津有味。今則加以肉湯，而

味尚不逮於昔時。後輩則夜飯不華，專食蔬而不用肉湯，亦養生之宜，崇儉之道也。顏黃門（推之）顏氏家訓作於亂離之世，張文端英聰訓齋語，作於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極精。

仕宦之家，往往貪戀外省，輕棄其鄉，目前之快意甚少，將來之受累甚大，吾家宜力矯此弊。

吾家門第鼎盛，而居家規模禮節，未能認真講求。歷觀古來世家長久者，男子須講求耕讀二事，婦女須講求紡績酒食二事。斯干之詩，言帝王居室之事，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議，家人卦，以二爻為主，重在中饋，內則一篇言酒食者居半。故吾屢教兒婦諸女，親主中饋，後輩視之，若不要緊。此後還鄉居家，婦女縱不能精於烹調，必須常至廚房，必須講求作酒作醢醢小菜之類。爾等可須留心於蒔蔬魚，此一家興旺氣象，斷不可忽。紡績雖不能多，不可間斷。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風自厚矣。

家之興衰，人之窮通，皆於勤惰卜之。澤兒習勤有恆，則諸弟七八人皆學樣矣。

吾家婦女，須講求作小菜，如腐乳、醬油、醬菜、好醋、倒筍之類，常常做些，寄與我吃。內則言事父母舅姑，以此爲重；若外間買者，則不寄可也。

家中外須講求蒔蔬，內須講求曬小菜，此足驗人家之興衰，不可忽也。

家中興衰，全係乎內政之整散。爾母率二婦諸女，於酒食紡績二事，斷不可不常常勤習。目下官雖無恙，須時時作罷官衰替之想。

李申夫之母，嘗有二語云：『有錢有酒款遠親，火燒盜搶喊四鄰。』戒高貴之家，不可敬遠親而慢近鄰也。我家初移富垞，不可輕慢近鄰。酒飯宜鬆，禮貌宜恭，或另請一人款待賓客亦可。除不管閒事，不幫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處，亦無吝也。

家中遇祭酒菜，必須夫人率婦女親自經手。祭祀之器皿，另作一箱收之，平日不可動用。內而紡績做小菜，外



而蔬菜養魚，款待人客，夫人均須留心。吾夫婦居心行事，各房及子孫皆依以爲榜樣，不可不勞苦，不可不謹慎。讀書乃寒士本業，切不可有官家風味；吾於書籍及文房器具，但求爲寒士所能備者，不求珍異也。

率兒婦輩在家，事事須立個一定章程，作官不過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長久之計。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雖一旦罷官，尚不失爲興旺氣象；若貪圖衙門之熱鬧，不立家鄉之基業，則罷官之後，便覺氣象蕭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預爲之計。望夫人教訓子孫婦女，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則福澤悠久，余心大慰矣。

孝友爲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久宦京師，於孝養之道多疏，後來展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故之後，爾等視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省儉，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爲第一要義。其次則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諸昆季默爲禱祝，自當神人共欽。

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故易曰：『威如吉』。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書味深者，面自粹潤，保養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以僞爲，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驗。

吾祖父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識定志，確乎不可搖奪。實爲子孫者所當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姪，於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頗能謹遵祖訓，父訓而不能不信藥。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斷志之一端也。以後當漸漸戒止，並函誡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紹家風。

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論語曰：『望之儼然。』要使房闈之際，僕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氣象對之，

方好，獨居則火滅修容。切記！切記！此予第一要藥。能如此，乃有轉機；否則墮落下流，不必問其他矣！

余德薄能鮮，忝竊高位，又竊虛名，已干造物之忌，恐家中老少習於驕奢佚三字，實深悚懼（以上家訓）

吾平日以儉字教人，而吾近來飲食起居，殊太豐富，昨聞魁時若將軍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婦女在家，並未穿着綢緞軟料；吾家婦女亦過於講究，深恐享受太過，足以折福。

與萬籠軒偶談家常，渠家百萬之富，而日用極儉，其內眷終年不辦葷菜，每日書房先生所吃之葷菜，餘賸者，撤下則內室吃之。其母過六十後，籠軒苦求，始準添葷菜一樣，今亂後而家不甚破，子孫俱好，皆省儉所惜之福也！

心緒懂懂，如有所失，念人生苦不知足。方望溪謂「漢文帝之終身常若自覺不勝天子之任者」，最為善形容古人心曲。大抵人常懷愧對之意，便是載福之器，入德之門。如覺天下待我甚厚，我愧對天君之待我過優，我愧對君父母之待我過慈，我愧對父母兄弟之待我過愛，我愧對兄弟朋友之待我過重，我愧對朋友，便覺處處皆有善氣相逢。如自覺我已無愧無怍，但覺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濇，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德以滿而損，以驕而滅矣！此念願刻刻凜之。

昔年曾以居官四敗，居家四敗，書於日記，以自儆惕。茲恐人而遺忘，再書於此，與前次微有不同。居官四敗曰：昏惰任下者敗，傲狠妄為者敗，貪鄙無忌者敗，反覆多詐者敗。居家四敗曰：婦女奢淫者敗，子弟驕怠者敗，兄弟不和者敗，侮師慢客者敗。仕宦之家，不犯此八敗，庶有悠久氣象。

余蓋屋三間，上為擺設地球之用，不料工料過於堅緻，簷過於深，費錢太多，而地球仍將黑暗，不能明朗，心為悔歎。余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家實不能儉，傍夕與紀澤談，令其將銀錢賬目自行經理，講求儉約之法。

紀官姪得取縣案首，縣令考試甚嚴，當可免於物議，甚以為慰。吾每慮吾兄弟功名太盛，發洩殆盡，觀近年添

丁之漸多，子弟之向學，或者祖澤尙厚，方興未艾，且喜且惴惴也。

在京酒食應酬，雖不甚多，而每日疲精以徇物，遠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問胸次，添出鄙俗之見，殊無謂也！余生平於酬酢之際，好察人情之順逆厚薄，京師勢利之藪，處處皆有冷暖向背之分。余老矣，尙存於心而不能化，甚矣，余之鄙也！

余以老年吃齋，風中行路，殊非所堪。又念百姓麥稼已失，稷梁不能下種，將成非常之災；又念紀澤兒在運河一帶，風大河淺，家眷各船，膠滯難行；又念施占琦運書箱在海中，恐有不測。種種懸念，不勝焦灼。

人而不勤，則萬事俱廢，一家俱有衰象。余於三四月內不治一事，於居家之道，大有所損，愧悚無已！

至花園一覽園在署西，現在修工未畢，正值趕辦之時，偶一觀玩，深愧居處太崇，享用太過。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久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通籍三十餘年，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大徒傷，不勝悚惶慙報。

萬化始於閨門，除「刑于」以外無政化，除「用賢」以外無經濟。

所貴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書籍字畫；在乎子孫能自樹立，多讀書，無驕矜習氣。

聞溫弟信，國家事故，憂鬱填膺，不能辦一事，夜不成寐。

念溫弟不得歸骨，其賦命太苦，余於手足之間，抱媿多矣！

四弟所寫溫甫哀辭，字秀勁近古，刻工亦佳。家有賢子弟，爲之欣然！

沅弟專二人送信，勸我速移東流，建德情詞懇惻，令人不忍卒讀。余復信云：「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孝；讀沅此信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友。」遂定於二十四日移營東流，以慰兩弟之心。

沉弟來久談，教以胸襟宜淡遠，游心虛靜之域。獨立萬物之表，又每日宜讀書少許，以擴識見。弟園安處，前後皆有強寇，人數甚眾，地段甚廣，晝夜辛勤，事事躬親。雖酷暑大雨，而每日奔馳往返，常五六十里。余憐其太勞，故欲其以虛靜養心也。

紀澤兒體氣清瘦，系念殊深。或稱其讀書太勤，用心太過，因教以遊心虛靜，雖有榮觀，晏處超然之義。

閱張清恪之子張懋敬公師載所輯課子隨筆，皆節鈔古人家訓名言，大約與家之道，不外內外勤儉，兄弟和睦，子弟謙謹等事。敗家則反是。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翁謝余致賻儀之信，則別字甚多，字跡惡劣不堪。大抵門客爲之，主人全未寓目。聞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黃，而喪事潦草如此，殊爲可歎。蓋達官之子弟，聽慣高議論，見憤大排場，往往輕慢師長，譏彈人短，所謂驕也。由驕而奢，而淫，而佚，以致於無惡不作，皆從驕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驕，又多由於父兄爲達官者，得運乘時，幸致顯宦，遂自忘其本領之低，學識之陋，自驕自滿，以致子弟效其驕而不覺。吾家子姪輩亦多輕慢師長，譏彈人短之惡習，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習，力戒其驕。欲禁子弟之驕，先戒吾心之自驕自滿，願終身自勉之。因周少君之荒謬不堪，既以面諭紀澤，又詳記之於此。

接沉弟信，知紀官姪於正月初九日申刻生子，欣慰之至。吾兄共得五孫，丁口漸盛，只望兒姪輩讀書，少有所成，將來孫輩看作榜樣，便是世家好氣象。若兒姪輩不能發奮用功，文理不通，則榜樣太壞，將來孫輩斷難成立。此中關鍵，全在紀鴻紀瑞二人，吾家後輩之興衰，視此二人爲轉移也。

與紀澤一談，囑其看理學書，俾志氣日趨於剛大，心思日入於沈細。

鴻兒稟稱澄弟編別，以火狐馬褂送我，蓋眉生述杜小舫之言，謂天下之最暖者，莫如火狐，勝如紫貂玄狐云。余曾兩次述此言與澄弟聽，或弟意疑我畏寒，遂解已所著衣以贈我。余本有貂馬褂，捨剗馬褂而弟歸途少此禦寒之具，寸心十分不安！

接澄沉兩弟信，澄勸送眷回籍，沉擬以晚女許翁家，皆有肫誠顧恤之意。久宦於外，疾病相尋，如舟行海中，不得停泊，惟兄弟骨肉至親能亮之也。（以上日記）

但求安先人之體魄，而無毫髮富貴之見者存，此人子心根上工夫，當與鬼神相質證者。此宜時時自省。

舍間凡事費用，日趨奢靡，殊以爲慮！蒔蔬、養魚二事，先人累代皆時時認真經理，敬求足下代我照料。各種書籍，亦求恆拂塵埃，勿令潮溼，即賤兄弟在外寄回信、緘、奏稿等件，亦宜聚置一處，免致散失。致人客來往，非房族即親友，切不可稍稍怠慢，求恭敬相待。雖舍弟等不在家，亦可款留酒飯也。

### 治世

近來聞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標榜虛聲。蓋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天下有益之事，即有足損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

凡有借我銀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時我雖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

凡與人交際，當求其誠信之素孚，求其協助，當亮其力量所能爲。弟每求人，好開大口，尙不脫官場陋習；余本不敢開大口，而人亦不能一一應付，但略亮我之誠實耳！

媚嫉傾軋，從古以來共事者，皆所不免。吾輩當「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耳。

悠悠之口，本難盡信；然君子愛惜聲名，常存冰淵惴惴之心。蓋古今因名望之劣而獲罪者極多，不能不慎修以遠罪。吾兄弟於有才而無德者，亦當不沒其長而稍遠其人。

大抵清議所不容者，斷非一口一疏所能挽回，只好徐徐以待其自定。近世保人，亦有多少爲難之處；有保之而旁人不以爲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爲德，反成仇隙者。余閱世已深，卽薦賢亦多顧忌，非昔厚而

今薄也。

末世好以不肖之心待人，欲媒孽老弟之短者，必先說與阿兄不睦；吾之常常欲弟點檢者，即所以杜小人之讒口也。

用人極難，聽言亦殊不易，全賴見多識廣，熟思審處，方寸中有一定之權衡。

事至今日，惟有「小心安命，埋頭任事」二語。兄弟互相勸勉，舍此更無立脚之處。據寶蘭泉云：「大丹將成，衆魔環伺，必思所以敗之。」

凡官運極盛之事，子弟經手公事，格外順手，一倡百和；然閒言即由此起，怨謗即由此興。吾兄弟當於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爲衰時百事拂逆地步。弟此後若到長沙、衡州、湘鄉等處，總以不干預公事爲第一義。

獨享大名，爲折福之道；與人分名，即受福之道矣。

凡鬱怒最易傷人，余有錯處，弟儘可一一直說。人之忌我者，惟願弟做錯事，惟願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惟願弟做錯事，惟願兄之不及。弟看破此等物情，則知世路之艱險，而心愈抑畏，氣反愈平和矣。

天下之道，無感不應，無絀不伸，以吾心之且憐且敬，知外間必千里應之，亦必憐弟敬弟，萬口同聲。弟少耐數月以待之，而後知吾言之不謬也。

建非常之功勳，而疑謗交集，雖賢哲處此，亦不免於抑鬱牢騷；然蓋世之事業，既已成就，寸心究可自怡而自慰，悠悠疑忌之來，只堪付之一笑。

吾常言：「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貳。」若甫在饗用之際，而遽萌前却之見，是貳也；即與他人交際，亦須略省己之不是。

欲求學問文章之日進，又似宜在省會，多求良友，以擴充其識，而激發其志。二者利害參半。若不得良友，而親損友，則居省之利少矣！

藥能活人，亦能害人；良醫則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醫則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余在鄉在外，凡目所見者，皆庸醫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來，決計不服醫生所開之方藥，見理極明，故言之極切。

天下事無所爲而成者極少，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

竹如言：「交情有天有人，凡事皆然。」然人定亦可勝天，不可以適然者委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以上家訓）

鏡丈言：「讀書有心得，不必輕言著述。注經者，依經求義，不敢支蔓；說經者，置身經外，與經相附麗，不背可也；不必說此句，卽解此句也。」

今早友人見示一文稿，讀之使人忠義之氣，勃然而生，鄙私之萌，斬焉而滅。甚矣人之不可無良友也！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隱者，有不測之禍；懷伎心者，有不測之禍。

是夜思人之見信於朋人，見信於君父，見信於外人，皆絲毫不可勉強，猶四時之運，漸推漸移，而成歲功；自是不可欲速，不可助長。

望慾常念男兒淚，慾忿當思屬纊時。

讀東坡「但尋牛矢覓歸路」詩，陸放翁「斜陽古柳趙家莊」詩，杜工部「黃四娘東花滿蹊」詩，念古人胸次瀟灑曠遠，毫無渣滓，何其大也。余飽歷世故，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何其小也。沈吟玩味久之。

思夫人皆爲名所驅，爲利所驅，而尤爲勢所驅。當孟子之時，蘇秦張儀公孫衍輩，有排山倒海飛沙走石之勢，而孟子能不爲所搖，真豪傑之士，足以振厲百世者矣！

夜閱荀子三篇，三更盡睡，四更即醒；又作一聯云：「天下無易境，天下無難境，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至五更，又改作二聯。一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樂以終身，憂以終身。」一云：「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間那有空閒的光陰？」

天下事一一責報，則必有大失所望之時。佛氏因果之說，不可盡信；亦有有凶而無果者。憶蘇子瞻詩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吾更爲添數句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修德不求報，爲文不求傳，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中含不盡意，欲辨已忘言。」

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曠達，蕭然自得者，與之相處，矜吾之短，其其次則博學能文，精通訓詁者，亦可助益於我。讀書之道，以胡氏之科條論之，則經義當分小學，理學，詞章，典禮四門；治事當分吏治，軍務，食貨，地理四門。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

當今之世，富貴無所圖，功名亦斷難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維風俗，或可補救於萬一。所謂正心者，曰「厚」曰「實」，厚者，恕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澆薄之風。實者，不說大話，不務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僞之習。

送人銀錢，隨人用情之厚薄，一言之輕重，父不能代子謀，兄不要代弟謀，譬如食水，冷暖自知而已！

「與爲人善，取人爲善」之道，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無論爲上爲下，爲師爲弟，爲長爲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即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

孟子光明俊偉之氣，惟莊子與韓退之得其彷彿；近世如王陽明亦殊磊落，但文辭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與耳！大地數萬里，不可紀極，人於其中，寢處游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



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粟耳！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守約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蠲除矣。

讀原毀伯夷頌，護麟解，龍巖說諸首，岸然相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象。

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慢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余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

凡睽起於相疑，相疑由於自矜明察。我之於小珊，其如上九之於六三乎？吳氏謂合睽之道，在於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戒之勉之，此我之要藥也。

客來示以時藝讀歎語，不由中，余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孟子之所謂餽，其我之謂乎？以爲人情好譽，非是不足以悅其心。試思此求悅於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誠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語，積久人自知之，不讚人，亦不怪苟有試而譽人，人且引以爲重。若日日譽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滅忠信，喪廉恥，皆在於此。切戒切戒！

竹如說理，實着體驗，言舍「敬」字，別無下手之方。總以嚴肅爲要。自問亦深知敬字是吃緊下手處，然每日自旦至夜，瑟僂赫喧之意，曾不可得行坐自如，總有放鬆的意思。及見君子時，又偏覺整齊些，是非所以拚著者耶？

於與人往還，最小處計較，意欲俟人先施，純是私意縈繞。克去一念，旋生一念。飯後靜坐，卽已成寐。神昏不振，

一至於此！

早起心多游思，因算去年共用銀數，拋却一早，可惜！

會客時，有一語極失檢，由忿字伏根甚深，故有觸即發耳！

飯後語及小故，予大發忿語，不可遏，有忘身及親之忿，雖經友人理論，猶復肆口慢罵，此時絕無忌憚。樹堂昨夜云：「心中根子未盡，久必一發，發則救之無及矣！」我自蓄此忿，僅自反數次，餘則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換一個人，才過兩天，便決裂至此，雖痛哭而悔，豈有及乎？真所謂「與禽獸奚擇」者矣！

車中無戒懼意，爲下人不得力，屢動氣。每日間，總是忿字，慾字，往往知而不克去。總是此志類放耳，可憾！可恥！坐車中，頗生氣，雖下人不甚能幹，實由懲忿絕無工夫，遂至瑣細足以累其心。

自去年十二月廿後，心常忡忡，不自持，若有所失亡者，至今如故。蓋志不能立，時易放倒，故心無定向，無定向則不能靜，不靜則不安其根。只在志之不立耳，又有鄙陋之見，檢點細事，不忍小忿，故一毫之細，竟夕躊躇，一端之忤，終日沾戀，坐是所以忡忡也。志不立，識又鄙，欲求心之安，不可得矣！是夜竟不成寐，展轉千思，俱是鄙夫之見。於應酬小處計較，遂以小故引伸成忿，懲之不暇，而更引之，是引盜入室矣！

言多諧謔，又不出自心中之誠，每日言語之失，直是鬼蜮情狀，遑問其他？

觀人作應制詩，面諛之不忠不信，何以爲友？聖人所謂「善柔便佞」之損友，我之謂矣！

年在壯歲而頹惰稱病，可恥熟甚。今年警已四十日矣，一事不成，晏安自甘，再不懲戒，天其殃汝，惕之！惕之！予對客有怠慢之容，對此良友，不能生嚴憚之心，何以取人之益？是將拒人於千里之外矣！况見賓如此，遑問閉居火滅修容之謂何？小人哉！

作梅言：「見得天下皆是壞人，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薰陶玉成之心，使人樂於爲善。」云云。蓋諷

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見人多是也。

洪琴西來，與之言風俗移人，凡才人皆隨風氣爲移，雖賢者不能自拔於風尚之外，因言：「余老無能有所樹立，但不欲開壞風氣，導天下以惡習耳。」

見隋觀察時，詞色大厲，令人難堪，退而悔之。

近來事有不如意者，方寸鬱塞殊甚，亦足見器量之不闕，養氣之不深也。

寸心鬱鬱不自得，因思日內以金陵甯國危險之狀，憂灼過度，又以江西諸事掣肘，悶損不堪，皆由平日於養氣上欠功夫，故不能不動心。欲求養氣，不外「自反而縮，行慊於心」兩句。欲求行慊於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將此三字各綴數句爲之疏解。清字曰：無貪無競，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此十二語者，吾當守之終身，遇大憂患，大拂逆之時，庶幾免於尤悔耳。

五更醒，展轉不能成寐，蓋寸心爲金陵甯國之賊憂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屬不和，順恩怨憤，慙者亦十之二三。實則處大亂之時，余所遇之僚屬，尙不十分傲慢無禮，而鄙懷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褊急，痛自刻責，懲治者有年，而有觸即發，仍不可遏，殆將終身不改矣，愧悚何已。

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爲必欲順從，設法以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得拂逆而動心忍心，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爲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拂逆以磨厲我之德性，其庶幾乎？

近日心緒之惡，襟懷之隘，可鄙可恥甚矣，變化氣質之難也。

光陰似箭，冉冉又過十年，念德業之不進，愧名位之久竊，此後當於「勤」「儉」「謹」「信」四字之外，

加以「忍」字，「渾」字，痛自箴砭，以求益乘燭之明，作補牢之計。

近日常見得人，多不是鬱鬱不平，毋乃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乎？

何子貞來談詩文，甚知要得「藝通於道」之旨，子貞能自樹立者也。

樹堂至情動人，惜不得使舍弟見之，與感，又惜不得使霞仙見之也。說到家庭，誠有味乎言之。

看子貞所批圈古文及史記，信乎其能自立者。揚子雲云：「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過人也不遠矣。」自念如此，悠悠，何以自立者？子貞者，名不尙立，可敬也！

竹如兄與人交，雖人極濃厚，渠常冷淡，使人穆然，與之俱深，真是可敬！

何子貞來談及渠在國史館，每去手鈔書十頁，錄東華錄所不載而事有關繫者，約五千字，聞之服其敏而好學。予前冬入史館，而絕不供職，對之愧殺！

羅椒生來久談有志之士，闢然日章，不勝欽服。

朱廉甫得福建道御史，有志獻納，得居言路，可喜也。讀廉甫詩數首，知其用力已深，其心血亦足，可以力戰不衰，予所不及。

吳子序言：「賢人言保國保天下，老氏言取國取天下，吾道只自守，老氏有殺機。」云云，其義甚精，好學深思，子序不愧。

接霞仙書，懇懇千餘言，識見博大而平實，其文氣深穩，多養到之言，一別四年，其所造遠臻此，對之慚愧無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見故人耶？

劉蔭渠自新城來見，六年不面，一面卽深相愛重，喜其與三十年在京相見無異，仍是樸訥書生氣象，未染軍營氣習，亦無官場氣習也。

孫芝房信，寄近作古文一本，夜閱論治六首，通達事理，文亦勁快；傑作也！

汪梅村，名士鐸，績學士也。江甯人，庚子舉人，出胡中丞門下。江甯城破，陷賊中，年餘後逃出，至績溪山中。去年胡中丞請之來鄂署，修讀史兵略一書，其學精於輿地，曾補畫水經注圖，又精於小學，又曾作南北史補注。其師友爲胡竹莊、培暈、胡雲莊、承瑛、陳碩甫、煥徐星伯、松張石舟、穆之屬。又言胡墨莊六種胡竹莊禮儀及焦理堂羣經宣室圖等書最好。

馬徵麟，業師陳雪樓，乙未進士，曾任甘肅知縣，著有周易廓及詩集，古文。馬讀書頗有淵源，曾著三立明辯，謂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各纂集諸書，自爲條例。又有馬壽華，號小坡，馬復震，號星平，皆桐城人，在此投效，志趣亦不卑。

鄧守之，頗通小學，蓋其父完白先生與李申者先生，皆當代名宿，濡染較深也。

與季高次青鬯談，夜又與季高久談，季高言：「凡人須從吃苦中來，收積銀錢貨物，固無益於子孫，卽收積書籍字畫，亦未必不爲子孫之累。」云云。多見道之語。

羅澹村中丞，以乙未進士，歷官直隸湖北浙江等省，凡二十五年，家無一錢，舊屋數椽，極爲狹陋。聞前後僅寄銀三百兩到家，夫人終身未著皮襖。真當世第一清官，可敬也。

胡中丞熟商江南軍事，又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心有二用，則必不能有成。余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斷無中立之理。二人皆許爲知言。

周弢甫頗習夷務，所言亦曉鬯事理。

賀宏勳，帶瀏陽，精於古樂者。邱慶籥……等六人來。邱係毅士先生之子，六人者，皆承毅士之教，講求古樂。帶來樂器，琴一，瑟一，鳳簫一，洞簫一，匏一，篪一，篴一，笙一，因令奏樂，以鼓節。音節清雅，穆然令人想三代之盛。古

昔聖王脩已治人之術，其精者全存乎樂；而後世人獨闕者，乃首在樂。余因古人治兵之說，作詩之法，皆與音樂相通，而懵然不知，深以爲恥。思訪尋毅士先生之徒黨，相與講求一二，故招集六人者，自瀏陽來皖，皖兒子紀澤相曉音律，明年當令來營，究心茲事。

錢子密送其尊甫錢警石先生泰吉文稿。泰吉爲香樹先生之曾孫，警石先生之弟，爲海甯教官二十七年，在海甯爲山長九年。現避亂寓江西新建鄉間。生平最喜校書，所校各本題識，名曰曝書雜記。

嚴渭春中丞信中抄寄渠與司道論湖北軍務一函。地勢之熟，詞氣之謙，均不可及。

李少荃殺蘇州降王八人，殊爲眼明手辣。

李善蘭壬叔楊峴見山來坐，攜陳碩甫先生兔片一紙，知己由賊中逃到滬，言將來皖，年八十二歲，段茂堂之弟子，東南之精於經學、小學，巋然僅存矣。

李壬叔帶來二人，一張斯桂，浙江蕭山人，工於製造洋器之法；一張文虎，江蘇南匯人，精於算法，兼通經學，小學，爲阮文達公所器賞。

柳資叔，名輿，丹徒壬辰舉人，七十六歲，精於穀梁之學，曾在阮文達家課讀十餘年，學術頗有家法也。單地山於席間盛稱所作江忠烈神道碑，背誦如流，老輩好善，不可及也。

馮樹堂來久談三十年前老友，自祁門一別，至是忽十餘年矣。暢敘一切，渠殊無老態，在山中善於調養也。閱麓仙近年所作詩文，淵懿暢達，較昔年已大進。

邵蕙西示以方世兄所作論年方十五而才華如此，黃士壽來示以所作選將論，真奇才也。吳翔岡言：「識見高明者，特患踐履不平實。」高明則崇效天，平實則卑法地。因進之以腳踏實地，事事就平實上用功。

次青又作懷人詩十六首，再用何廉舫原韻，綿麗遒勁，人才之筆。

觀鄴彌之吳竹莊和詩。竹莊詩牢騷噴薄而出，不忍卒讀；蓋其中鬱抑深矣。接何廉舫信，寫作俱佳，依戀之意溢於言表。才士不遇讀之慨然。

張廉卿近日好學不倦，作古文亦極精進。余門徒中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臨別依依，余亦篤愛不忍舍去。求爲其祖作墓志，近日當應之也。

陳大力來與之言：「襟懷貴宏大，世俗之功名得失，須看得略平淡些。」

趙惠甫上條陳一篇，識解闊遠，文辭通雅，逸才也！

劉仲忠庶常乘璋，廬江人，李少荃之門生，氣象崢嶸，志意沈著，美才也！

嚴仙舫信來，薦其內姪向師棣，果令器也！

郭雨三之胞弟用中，與其子階自東台來，談最久。階字慕徐，其業師爲揚州劉孟瞻文淇之子，經學已有師法矣。

閱嚴秋農先器識而後文藝論。嚴係仙舫通政之子，樂園訪廉之孫，年十八，中咸豐丁巳舉人。今僅二十三歲，而史事爛熟，識見遠大，洵吾鄉英俊也！

與許仙屏談氣節文章，二者缺一不可；囑其勉於此，以與鄉人相切磋。

歛人汪宗沂者，王子懷之婿，呈所作禮樂一貫錄，雖學識尙淺，而頗有心得。

孫文川賈鍾麟，皆紳士之有才者也。

薛曉帆之子薛福成，所遞條陳約萬餘言，閱畢，嘉賞無已。

戴醴士之長子有恆，季子穗孫來見，尙能世其家學。穗孫新得優貢，器宇軒昂，可喜也！

蒙陰管縣令福曜，河南駐防係倭良峯相國之胞姪，福新伯觀察咸之堂弟，字煥卿，雅飭有循吏風。

石琢堂之曾孫，名師鐸，字似梅者，自湖南來。筠仙有書薦其才，盛稱其才，果俊才也。

雷州舉人陳喬森，談甚久。陳號逸山，許仙屏有書，極贊其文行不羣也。

監印委員莫祥芝，患病入城醫治，求一見，語言時明時昧，頗連可憫。

黎宗銘，零陵人，向在王璞山營，聽明警敏，字仿左，季高，體絕肖，志趣高亢，方期漸進於誠實，遽以疾歿，殊爲可惜！

成章鑑在吳城病故，不勝悲悼，成以武弁而知忠義愛民，謀勇兼優，方冀其繼塔楊而起，不意其遽逝也。夢江帆樵，如平生歡，多年未一入夢，茲忽夢之，不勝傷感，但不知溫甫弟果尙生存否？溫與帆亦至交也。

接孫芝房信，告病勢垂危，託以身後之事，並請作其父墓志，及刻所著詩十卷，河防紀略四卷，散文六卷，又請邵位西作墓志，亦自爲手書別之，託余轉寄。又接意誠信，告芝房死矣！芝房於去歲六月，面求作其父墓志，余已許之十一月，又寄作古文一本，求余作序，余因循未及，卽爲而芝房遽歸道山，負此良友，疚憾何極！芝房十三歲入縣學，十六歲登鄉舉，二十六歲入翰林，少有神童之目，好學勵品，同輩所欽。近歲家運極蹇，其胞弟鰲洲主事，叔孚孝廉，相繼下世，又喪其長子，次子又丁母憂，又喪其妻，又喪其妾，皆在此十年之內，憂能傷人，遂以隕生。如此美才，天不假之以年，俾成大器，可憫！因憶道光二十八年劉茶雲將死之時，亦先爲一書寄京，以告別，請余爲作墓志。凡內傷病，神氣清明不亂，使生者愈難爲情耳！

子序寄其姪昌籌之文，因閱一過，識見卓越，有子序之風，惜其早死也。

袁漱六有志讀書，期至於古之作者，而竟百不能償其一，良可深痛。今年六月，郭雨三親家陣亡，茲又聞漱六之喪，中年哀樂，觸緒生感，古人所云「既悲逝者，行自念也」。

胡宮保於八月廿八日亥時去世，哀痛不已，赤心以愛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護諸將，天下甯復有似斯



人者哉！

羅伯宜來談極久，深歎黎壽民之敦厚早逝爲可惜！

周弼甫在滬淪逝。老年一膺薦牘，遽被參劾，抑鬱潦倒以死。悠悠毀譽，竟足殺人，良可憐傷！

趙景賢竹生，以一在籍紳士，苦守孤城，四面援絕，至半年之久。城陷身殉，良可痛憫。擬爲一疏，歷敘其實行勳績，而自請不能赴援之咎。

聞姚秋浦之喪，深以爲憂。姚自去年五月暑皖南道，至今年餘，無日不在艱地困苦之中。茲於疫病，四日不起，可勝悲惋！

鄧守之子——解——字作卿，於本日寅正在公館內去世，完白先生之孫也。余派人料理殮殯，未刻昇出。其父曾諱託教訓培植，余以公私繁冗，久未一省視，不知其一病不起，有負重託，殊爲歉仄！

至楊樸菴處看病，觀其安閒淡定，視死如歸，不愧學道君子之自然。病則十分沉重，無可挽回矣！

袁午橋臨終有遺函寄余，中云：「勿以苗逆爲易剪，勿以長淮爲易收，」讀之悚動哀感！

李希菴於十月廿八日子刻棄世。苦戰多年，家無長物，忠藎廉介，可敬可傷！旋又聞錢警石先生仙逝，老成凋謝，彌深悵惘！

范雲吉於十二日戌刻棄世。仁厚正派，而有識見；方意其大有爲於時，而止於此，良可痛也！

聞張鍊渠沒於安慶，爲之怛然不釋。蓋鍊渠於徽休閒餉時，百計維持，大受嚴辱，而余查辦之札，復過於嚴厲也！

妹其女，并出拜見，泣求提拔其婿等。（以上日記）

蓋嘗扶弱平生之病源，養癰藏瘤，百孔雜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據，則持爲騁辨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謾，不以爲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尙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草如質，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時事孔棘，追究厲階之生，何嘗不歸咎於發難者？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當病懲而廓清之哉？豈預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收之哉？不過以語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國藩以茲內省，早歲所爲涉覽書冊，講求衆藝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爲高談古今，嚶嚶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雷，頃觀先生所爲楹帖：「道在存誠」……云云，旨哉！其闡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誠而不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

君子之自處常嚴重而不可干，其待人也，以敬其身者敬之，道勝已者，抑志事之。僕雖蠢頑，亦頗識輕重之分間者。

緩急之求，無貴賤賢否皆有之者也。求人而甘言謝之，夫人而能也；德於人而責報，亦夫人而能也。至知道者，有進焉，其受人賜，中心藏之，不以口舌云報也；其忠於謀人，過輒忘之。彼德我，吾安焉；彼不德我，吾安焉。徐以觀其他，他行合義，友之如故；他行不義，而後絕之，終不相督責也。所謂「道濟萬物而不自居，施及後世而不伐」皆自於此。

君子有高世獨立之志，而不予人以易關；有藐萬乘卻三軍之氣，而未嘗輕於一發。道之未光，忠信之未孚，而欲人之坦坦以相說，蓋其難矣！

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而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細縵，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累。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糺析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其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爲墨，過乎義，其流爲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爲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未盡。」此言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殊之分，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鳳凰鷓鴣不同栖，物所自具之分殊也。譬瞽殺人，臯陶執之，舜負之，繇堙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異施，卽物而區之也。今乃以卽物窮理爲支離，則是吾心虛懸一戒之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務決去取，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既明，則當畢吾好惡以旣其事也。今王氏之說曰：「卽知卽行，格致卽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實

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之明。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肖天下，而浮屠之趨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卽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者無極，則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國藩不肖，亦懇欲從事於此。凡倫類之酬酢，庶務之磨礱，雖不克衷之於仁，將必求所謂藹然者焉；雖不克裁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日往月來，業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叢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蓋陷溺者深矣。自持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窮鑽奇零，無由底於逢原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謂靈心一覺，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餒焉，不敢取被說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僕寡昧不資，不自振厲，恆資輔車以自疆，故生平於友誼，兢兢焉嘗自慮執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來天下之善，故不敢執一律求之。雖偏長薄善，苟其有裨於吾，未嘗不博取焉，以自資益。其有以讜言諍論陳於前者，卽不必有當於吾，未嘗不深感其意，以爲彼之所以愛我者，異於衆人泛然相遇之情也。

大抵事機之轉，其始賴一二人者，默運於淵深微莫之中，而其後人亦爲之和，天亦爲之應。

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驥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嘆者也！

干戈之後，自縉紳先生，下逮廝役走卒，皆宜有愴惕創痛之意，以懲前而毖後；若仍酣歌恆舞，事過忘憂，漫無悔禍之意，而各逞亡等之欲，則此閒之亂萌，尙恐未能遽息。

今日百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

之人欲以挽回亂之天心，庶幾萬有一端不然，但就局勢而論之，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以也。

君子直道而行，豈肯以機械驗與人相競禦哉？

國藩入世已深，厭閱一種寬厚論說，模稜氣象，養成不自不黑不痛不癢之世界，誤人家國，已非一日！

平昔有相信之素，則臭腐皆變芬芳，平昔有相疑之端，則見聞無非荆棘。

兩心炯炯，各有深信之處，爲非毀所不能入，金石所不能穿者，別自有在今欲多言，則反以晦真至之情，古人

所謂「窗棂愈多則愈蔽明」者也。

虹貫荆荆之心，而見者以爲淫氛而薄之；碧化葭宏之血，而覽者以爲頑石而棄之。古今同慨，我豈伊殊？屈纒之所以一沈，而萬世不復返顧者，良有以也。僕之不能推誠與人，蓋有歲年，今欲矯揉而徇向人，是再僞耳！

蟾蜍蝓沙而不行於菟騰風，而萬里士各有志不相及也。

吾鄉數人，均有薄名，尙在中年，正可聖可狂之際。惟當競競業業，互相箴規，不特不宜自是，並不宜過於獎許，長友朋自是之心。彼此恆以過相砥，以善相礪，千里同心，庶不終爲小人之歸。

國家之強，以得人爲強，所謂「無競維人」也。若不得其人，則毛羽未滿，亦似難以高飛。昔在宣宗皇帝，亦嘗切齒發憤，屢悔和議而主戰守，卒以無良將帥，不獲大雪國恥。今欲罷和主戰，亦必得三數引重致遠，折衝禦侮之人，以擬之。若僅恃區區楚材，目下知名之數人，則「干將」「莫邪」一恐亦未必終不刃折，且取數太少，亦不足以分布海隅。

「高明」「平實」二義，張楊園先生嘗言之矣。大抵蒞事以「明」字爲第一要義。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獨見其遠，乘城者獨覺其曠，此高明之說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權衡之審，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確，此精明之說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逮趨於平實，頗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差，則漸

實矣。能實則漸平矣。

耿介人類不耐事，從古已然，更與飽語世態，當無是處。

莊生有言：「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行周於魯，猶推舟於陸也。」古今之異，猶援狙之異乎周公也。

來示謂「求才之效，不可必得；求才之道，仍須自盡」。自是破的之論！近好求筋力健整，能吃辛苦之人，一藥

吾黨荏弱之風，尙未遽見。

年來飽嘗艱險，窮途白眼，所在多有。渠自賦詩有云：「沈舟轉側波濤裏，敗絮周旋荆棘中。」蓋實錄也。

惠書稱申夫有攬轡澄清之志，只愧尺波不足以縱巨鱗，陋邦不足以發盛業。昔有巨盜發冢，椎掘方畢，棺中

人忽欠伸起坐曰：「我乃伯夷，何爲見訪？」盜遂逡去。易一邱方開鑿墓門，見前欠伸者，隨至曰：「此舍弟叔齊冢也。」今將施巨鉤，樽餌於蹄涔之水，是猶索珠襦玉押於伯夷之壙，多恐有幸薦賢之盛心，至於推誠揚善，力

所能勉，不敢或忽。

手示敬悉。安樂棄子，世態之常；待去年過此，與今年情形迥異。所示「莫危於漸」，誠爲篤論！然此時只當用

老僧不見不聞法；天下惟忘機可以消衆機，黨憎懂可以祓不祥也。萬事無成四字，是鄙人一生考語，公安得攘

而有之？

前曾語閣下以「取人爲善，與人爲善」。閣下默記，近數日內，取諸人者若干事，與人者若干事？大抵取諸人

者，當在小處實處；與人者，當在大處空處。

昔邵子將天下萬事萬理，看成四片。近姚惜抱論古文之法，有陽剛陰柔兩端。國藩亦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

成兩片。與友石所云「陽智陰智」，殆有同符。第邵子四片之說，頗多安排附會；友石亦不免此弊。能進於自然

則幾矣！

既隸其麾下，尙所忠於所事，無存歧異之見。古人有言：「行衢路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鏗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石可鏤。其儀一兮，心如結兮。竊願以尸鳩之詩奉勸也。

閣下昔年舌端或有彈射，筆端亦頗刻酷。若禍生有胎，則亦不可不自省而斂抑也。

大抵亂世之所以彌亂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讓，小人愈妄。侍不如往年風力之勁，正坐好讓，公之稍遜昔年，亦坐此耳。（以上書札）

（功效）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則妄矣！未施敬於民，而欲民之敬我；未施信於民，而欲民之信我；鹵莽而耕，滅裂而耘，而欲收豐穰十倍之利，此必不得之數也。在易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无攸利。胡瑗釋之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漸，在乎積日累月而後能成其功。」是故爲學既久，則道業可成，聖賢可到，爲治既久，則教化可行，堯舜可至。若是之類，莫不由積日累久而後至，固非驟而及也。初六居下卦之初，爲事之始，責其長久之道，永遠之效，是猶爲學之始，欲亟至於周孔，爲治之始，欲化及於堯舜，不能積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於貞正之道見其凶也。无攸利者，以此而往，心無所利。孔子曰：「欲速則不達」也。是故君子之用功也，如雞伏卵，不舍而生氣漸充，如燕營巢，不息而結構漸牢，如滋培之木，不見其長，有時而大，如有本之泉，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但知所謂功，不知所謂效，而效亦徐徐以至也。

稽康曰：「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此言有一分之功，必有一分之效也。程子曰：「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自有此應。」此言有真積力久之功，而後有高厚悠遠之效也。孟子曰：「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謂其入曰：『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此言不候功候之至，而遽期速效，反以害之也。蘇軾曰：「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北方之勇者，生之識水，問於沒

水，而求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此言不知致功之方，而但求速效，亦反以害之也。（以上雜著）

### 治政

我自從己亥年在外把戲，至今以爲恨事。將來萬一作外官，或督撫，或學政，從前施情於我者或數百，或數千，皆鈞餌也。渠若到任上來，不應則失之刻薄，應之則施一報十，尙不足以滿其欲。故自庚子到京以來，於今八年，不肯輕受人惠，情願人占我的便益，斷不肯我占人的便益。

見可而留，知難而退，但不得罪東家，好去好來，卽無不可耳。

事斷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祇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愈欲速則愈銅蔽矣。

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不親。心有所專宗，而博觀他塗，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

在外與居鄉不同，居鄉者緊守銀錢，自可致富；在外者有緊有鬆，有發有收，謂所大門無出，耳門亦無入，全仗名聲好，乃扯得活。若名聲不好，專靠自己收藏之銀，則不過一年，卽用盡矣。

山向吉凶之說，亦未可盡信。山向之說，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孫從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堅，而爲子孫者，乃拂違其意，而改卜他處，則祖父一怒，肝氣必鬱，病勢必加。是已大逆天理，雖得吉地，猶將變凶，而况未必吉乎？自今以後，不必再提改葬之說，或吉或凶，聽天由命。只要事事不違天理，則地理之說，可置之不論不議矣。

凡大員之家，無半字涉公庭，乃爲得體。爲氏除害之說，爲所轄之屬言之，非謂去本地方官也。不貪財，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欽，到處人皆敬重。此刻初出茅廬，尤宜慎之又慎。若三者有一，



則不爲人所與矣。

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謂我是肖子賢孫，殊不知此非賢肖也。如以此爲賢肖，則李林甫盧懷慎輩何嘗不位極人臣，鳥奔一時，詎得謂之賢肖哉？要令罷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勞，可以對祖父兄弟，可以對宗族鄉黨如是而已。

予又思得一法，如朱子「社會」之制，若能做而行之，則更爲可久。朱子之制，先捐穀數十石，或數百石，貯一公倉內，青黃不接之月，借貸與飢民，冬月取息二分收還（每石加二斗）。若遇小歉，則蠲其息之半（每石加一斗）；大凶年，則全蠲之（借一石還一石），但取耗穀三升而已。朱子此法，行之福建，其後天下之法，後世效之。今各縣所謂「社會穀」者是也。其實名存實亡，每遇凶年，小民曾不得借貸顆粒，且並社會而無之，僅有常平倉穀，前後任尙算交代，小民亦不得過而問焉。蓋事經官吏，則良法美政，後皆歸於子虛烏有。國藩今欲取社會之法，而私行之我境。我家先捐穀二十石，附近各富家，亦勸其量爲捐穀。於夏月借與貧戶，秋冬月取一分息收還（每石加一斗）。豐年不增，凶年不減。凡貧戶來借者，須於四月初間，告知經管社會之人，經管人量穀之多少，分佈於各借戶，令每人書券一紙，冬月還穀銷券。如有不還者，同社皆理斥議罰加倍。以後每年我家量力添捐幾石，或有地方爭訟理曲者，罰令量捐社穀少許，每年增加，不過十年，可積至數百石，則我境可無飢民矣。蓋夏月穀價昂貴，秋冬價漸平落，數月之內，一轉移之間，而貧民已大占便宜，受惠無量矣。

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余區區之餘意也。

鄉民可與謀始，難與樂成，恐歷時稍久，不能人人勇躍輸將，亦未必奏效無滯，我家倡義，風示一邑，但期鼓舞風聲，而不必總攬全局，庶可進可退，綽綽餘裕耳。

余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蓋明師益友，重重夾持，能進不能退也。

向來書吏之中飽，上則吃官，下則吃民，名爲包徵包解。其實當徵之時，則以百姓爲魚肉而吞噬之；當解之時，則以官爲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錢糧於書吏之手，猶索食於虎狼之口，再四求之，而終不肯吐，所以積成巨虧，並非實欠在民，亦非官之侵蝕入己也。

可珍之物，固應愛惜，卽尋常器件，亦當彙集品分，有條有理。竹頭木屑，皆爲有用，則隨處皆取，備不窮也。

功名之地，自古難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業，名震一時。人之好名，誰不如我？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際，蓋難爲情。兄惟謹慎謙虛，時時省惕而已。

但願官階不再進，虛名不再張，常保此以無咎，卽是持身守家之道。

名者，造物所珍重愛惜，不輕以予人者。余德薄能鮮，而享天下之大名。雖由高曾祖父累世積德所致，而自問總覺不稱，故不敢稍涉驕奢。家中自父親、叔父奉養宜隆外，凡諸弟及吾妻、吾子、吾姪、吾諸女姪、女輩，概願儉於自奉，不可倚勢驕人。古人謂「無實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禍。」吾常常以此儆懼，故不能不詳告賢弟，尤望賢弟時時教戒吾子、吾姪也。

用紳士不比用官，彼本無任事之責，又有避嫌之念，誰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貴在獎之以好言，優之以廩給，見一善者，則痛譽之；見一不善者，則渾藏而不露一字。久久善者勸，而不善者亦潛移而默轉矣。

官場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識世態，而又懷一肚皮不合時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軟，所以到處寡合。迪庵妙在全不識世態，其腹中雖也懷些不合時宜，却一味渾含，永不發露。我兄弟則時時發露，終非載福之道。

民宜愛，而刁民不必愛。紳宜敬，而劣紳不必敬。弟在外能如此調理分明，則凡兄之缺憾，弟可一一爲我彌縫，而匡救之矣。昨信言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大抵與兵勇及百姓交際，則心雖有等差，而外之儀文，不可不稍隆。余

之所以不獲於官場者，此也。去年與弟握別之時，諄諄囑弟，以效我之長，戒我之短。數月以來，視弟一切施行，果能體此二語，欣慰之至。惟作事貴於有恆，精力難於持久，必須日新又新，慎而加慎，庶幾常保令名，益崇德業。先星剛公云：「濟人須濟急時無。」又云：「隨緣布施，專以目之所觸爲主。」即孟子所稱：「是乃仁術也。」若日無所觸，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濟之，與造冊發賑一例，則帶兵者專行沽名之事，必爲地方官所議，且有挂一漏萬之慮。

昔耿恭簡公謂：「居官以耐煩爲第一要義。」帶勇亦然。兄之短處在此，屢次諄諄教弟亦在此。二十七日來書有云：「仰鼻息於傀儡羶腥之輩，又豈吾心之所樂？」此已露出不耐煩之端倪，將來恐不免於齟齬。去歲握別時，曾以懲余之短相箴，乞無忘也。

善規國者，親賢者在位，則卜其將興；見冗員浮雜，則知其將替。善規軍者亦然，似宜略爲分別。其極無用者，或厚給途費，遣之歸里，或酌賃民房，令住營外，不使軍中有惰漫喧雜之象，庶爲得宜。

聲聞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兄昔在京中，頗著清望；近在軍營，亦獲虛譽。善始者不必善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譽望一損，遠近滋疑。弟目下名望正隆，務宜力持不懈，有始有卒。

常常以求才爲急，其闕冗者，雖至親密友，不宜久留，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

余在外，未付銀至家，實因初出之時，默立此誓，又於發州縣信中，以「不要錢，不怕死」六字自明，不欲自欺其志，而令老父在家受盡窘迫百計經營，至今以爲深痛。

現在上下交譽，軍民咸服，頗稱適意，不可錯過時會，當盡心竭力，做成一個局面。聖門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徹始徹終，性功事功，俱可包括。余生平於「敬」字無工夫，是以五十而無所成；至於「恕」字，在京時亦曾講求及之。近歲在外，惡人以白眼藐視京官，又因本性倔強，漸近於憤，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恕

之事，說出許多不怨之語，至今愧恥無已。弟於「怨」字頗有工夫，天質勝於阿兄一籌。至於「敬」字，則亦未嘗用力，宜從此日致其功於論語之九思，玉藻之九容，勉強行之。臨之以莊，則下自加敬，習慣自然，久久遂成德器，庶不至徒做一場話說。四五十而無聞也。

以精力極疲之際，肩輿大難勝之任，深恐竭蹶，貽笑大方。然好事如此，惟有勉力作去，成敗禍福，不敢計也。以私事言之，則余爲地方官，若僅帶一胞弟在身邊，則好事未必見九弟之功，壞事必專指九弟之過，嫌疑之際，不可不懷！

弟此次出山，公事則不激不隨，處位則可高可卑；上下大小，無人不翕然悅服，因而凡事皆不拂意，而官階亦由之而晉，或者前數年抑塞之氣，至是將暢然大舒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我弟若常常履信思順，如此，名位豈可限量？吾湖南近日風氣蒸蒸日上，凡在行間，人人講求將略，講求品行，並講求學術。弟與沅弟，既在行間，望以講求將略爲第一義，點名看操等粗淺之事，必躬親之；練膽料敵等精微之事，必苦思之。品學二者，亦宜以力餘自勵，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後世卽推爲天下罕見之人矣。大哥豈不欣然哉？

吾批二李詳文云：「須完員少而能事者多，入款多而坐支者少。」又批云：「方除官氣，嚴裁浮費。」弟須囑輔卿二語：無官氣，有條理，守此行之，雖至封疆，不可改也。凡養兵以爲民，設官亦爲民也。官不愛民，余所痛憾！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撫將帥，天下似無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報吾君，以一「愛民」二字報吾親。才識平常，斷難立功，但守「勤」一字，終日勞苦，以少分宵旰之憂。行軍本擾民之事，但刻刻存「愛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積累，自我一人耗盡。

然不輕進人，卽異日不輕退人之本；不妄親人，卽異日不妄疏人之本。爲平世之官，則兄弟同省，必須迴避；爲勤王之兵，則兄弟同行，愈覺體面。

余近年在外，問心無愧，死生禍福，不甚介意；惟接到英法美各國通商條款，大局已壞，令人心灰！時事日非，吾家子姪輩，總以「謙」「勤」二字爲主戒，「傲」「惰」「保家之道也。

吾家兄弟帶兵，以殺人爲業，擇術已自不慎，惟於禁止擾民，解散脅從，保全鄉官三端，痛下工夫，庶幾於殺人之中，寓止暴之意。

凡說話不中事理，不担斤兩者，其下必不服。故說文「君」字「后」字從口，言在上位者出口號令，足以服衆也。

近世所稱義督撫之榮，不外宮室衣服安富尊榮等事，而姪則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所居僅營中茅屋三間，瓦屋一間，所服較往歲在京，尤爲減省。自去冬至三月，常有賊黨十餘萬，環繞於衙門之左右，前後幾無日不戰，無一路不梗，晝無甘食，宵有警夢。軍士欠餉至五月六月之久，姪亦不忍獨處富饒，故年來不敢多寄銀錢回家，並不敢分潤宗族鄉黨者，非矯情也。一則目擊軍士窮窘異常，不忍彼苦而我獨甘；一則上念高曾以來，歷代寒素，國藩雖忝食舊德，不欲饗受太過，爲一已存惜福之心，爲闔族留不盡之澤。此姪之微意，十叔如訪得營中家中有與此論不相符合之處，即請賜書詰責，姪當猛省懲改。

一門之內，迭被殊恩，無功無德，忝竊至此，慚悚何極！惟當同心努力，仍說「拚命報國，側身修行」八字上，切實做去！

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爲第一義，滿意之選不可得，姑節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勢利之天下，強陵弱之天下，此豈今日始哉？蓋從古已然矣！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卽爲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昔余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爲仇，亦未亦始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柔。

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享受，則當謙退。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

鹽務利弊，萬言難盡，然扼要亦不過數語。太平之世，兩語曰：「出處防偷漏，售處防侵佔。」亂離之世，兩語曰：「暗販抽散釐，明販收總稅。」何謂出處防偷漏？鹽出於海濱場窰，商販赴場買鹽，每斤完鹽價二三文，交窰丁收；納官課五六文，交院司收。其有專完窰丁之鹽價，不納院司之官課者，謂之私鹽，即偷漏也。何謂售處防侵佔？如兩湖江西均係應銷淮鹽引之地，主持淮政者，即須霸住三省之地，只許民食淮鹽，不許鄂民食川私，湘民食粵私，江民食閩私，亦不許川粵閩各販，侵我淮地，此所謂防侵佔也。何謂暗販抽散釐？軍興以來，細民在下游販鹽，經過賊中金陵安慶等處，售於上游華陽吳城武穴等處，無引無票，無照是為暗販，無論賊卡官卡，到處完釐，是謂抽散釐也。何謂明販收總稅？去年官帥給票與商人和意誠號，本年喬公給票與商人和駿發號，目下余亦給票與和駿發，皆令其在泰州運鹽，在運司納課，用洋船拖過九洑洲，在於上游售賣。售於湖北者，在安慶收稅，每斤十文半，在武昌收九文半。舊於江西者，在安慶每斤收十四文，在吳城收八文。此所謂明販收總稅也。

古來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載一郭汾陽外，恆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願與吾弟競業，各懷臨深履薄之懼，以冀免於大戾。

吾兄弟誓拚命報國，然須常存避名之念。總從冷淡處著筆，積勞而使人不知其勞，則善矣。

不帶勇則已，帶勇則死於金陵，猶不失為志士。弟以季之歿於金陵，為悔為憾，則不可也。袁簡齋詩云：「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當時以為名句。

余三年以來，因位高望重，時時戰兢省察，默思所行之事，惟保舉太濫，是余亂政；不辦捐，不開捐，是余善政；此

外尚不了了。

兩宮太后，友恭邸，力求激濁揚清，賞罰嚴明；但患無可賞之實，不患無不次之賞，而罰罪亦毫不假借。如去年之誅二王一相，今年之戮林米何，與近日拿問勝帥，又拿問前任蘇藩司，蔡映斗進京，諭旨皆嚴切異常，吾輩豈當重任，不特無意外之罰，而特無可罰之實。

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

吾兄弟報稱之道，仍不外「拚命報國，側身修行」八字。至軍務之要，亦有二語曰：「堅守已得之地，多撤游擊之師」而已。

初膺開府重任，心中如有欲說之話，思自獻於君父之前者，僅可隨時陳奏。奏議是人臣最要之事，弟須加一番工夫。弟文筆不患不詳明，但患不簡潔。以後從「簡當」二字上著力。

來信「亂世功名之際，尤為難處」十字，實獲我心。本日余有一片，亦請將欽篆督篆二者，分出一席，另簡大員。吾兄弟常存此兢兢業業之心，將來遇有機緣，即便抽身引退，庶幾善始善終，免蹈大戾乎。至於担当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其要歸於「愚必明，柔必強」。弟向來倔強之氣，却不可因位高而頓改。凡事非氣不舉，非剛不濟，即修身齊家，亦須以「明強」為本。

無形之功，吾輩不宜形諸奏牘，並不必騰諸口說，見諸書牘。此是「謙」字之真功夫，所謂君子之所不可及，在人之所不見也。

凡有咨送摺稿到弟處者，弟皆視如學生之文，圈點批抹。每摺看二次：一次看其辦事之主意，大局之結構；一次看其造句下字之穩否。一日看一二摺，不過月餘，即可周知時賢之底蘊，然後參看古人奏稿，自有進益。

弟於吾勸誠之信，每不肯虛心體驗，動輒辨論，此最不可。吾輩居此高位，萬目所瞻。凡督撫是已非人，自滿自足者，千人一律。君子大過人處，只在「虛心」而已。不特吾之言當細心尋繹，凡外間有逆耳之言，皆當平心考究一番。故古人以居上位而不驕爲極難。

凡大臣密保人員，終身不宜提及一字。否則近於挾長，近於市恩。此後余與湘中函牘，不敢多索協餉，以避挾長市恩之嫌。弟亦不宜求之過厚，以避盡歡竭忠之嫌。

江西自道光年間，從無銷足額引之事。亂後人口減少，即令全食淮引官鹽，亦不能銷至六萬六引之多。况引地被鄰私侵佔殆盡，焉能一一驟爾奪回。商人從辦三萬引之成本四十餘萬，已極不易。二分之利，又不身動其涎羨之心，加以引地毫無把握，銷售難期暢旺，時日稍滯，獲利愈微。商利既薄，則所謂包繳釐金盈餘者，皆成拖欠展緩之局。

不特余之並未身臨前敵者，不敢涉一毫矜張之念。卽弟備嘗艱苦，亦須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勞績在臣，禍祚在國之義。刻刻存一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存一盛名難副，成功難居之意。蘊蓄於方寸者深，則僥倖克成之日，自有「段謙光」見於面而蓋於背。

大事實有天意與國運爲之主持，非吾輩所能爲力，所能自主者。「虛心實力勤苦謹慎」八字，盡其在我者而已。

余昨日具疏告病，一則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大，不能不縮手以釋羣疑；一則金陵倖克，弟皆當引退，卽以此爲張本也。

事事落人後著，不必退悔，不必怨人。此等處，總須守定「畏天命」四字。金陵之克，千古之大名，全憑天意主張，豈盡關乎人力？天於大名，吝之惜之，千磨百折，艱難拂亂而後予之。老氏所謂不敢爲天下先者，卽不敢居



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歲初進金陵，余屢信多危悚儆戒之辭，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強求。今少荃二年以來，屢奇功，肅清全蘇，吾兄弟名望雖減，尚不致身敗名裂，便是家門之福。老師雖久而朝廷無貶辭，大局無他變，即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養身却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千囑千囑，無煎迫而疾也。

弟肝氣不能平伏，深爲可慮。究之弟何必鬱鬱？從古有大勳勞者，不過本身一箇耳。吾弟於國事家事，可謂有志必成，有謀必就，何鬱鬱之有？

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於岑寂。如孔翠灑屏，好自耀其文彩。林文忠晚年在家，好與大吏議論時政，以致與劉玉坡制軍不合。復思出山，近徐松龕中丞，與地方官不合，復行出山。二人皆有過人之才，又爲本籍之官所擠，故不願久居林下。沉弟雖積勞已久，而才調實未能盡展其長，恐難久甘枯寂。

不如兄弟盡力王事，各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志，終不失爲上策。

吾兄弟受厚恩，享大名，終不能退藏避事，亦惟循前信所言，置禍福毀譽於度外，坦然做去，行法俟命而已。弟此次赴鄂，雖不必效沈蔣之違道干譽，然亦不可如雲仙之讒侮紳士，動輒荆棘。大約禮貌宜恭，銀錢宜鬆，背後不宜多着貶詞，縱不見德，亦可以遠怨矣。

擘撫本不易做，近則多事之秋，必須籌兵籌餉。籌兵則恐以敗挫而致謗，籌餉則恐以搜括而致怨。二者皆易壞聲名，而其物議沸騰，被人參劾者，每在於用人之不當。沉弟愛博而輕，向來用人失之於率，失之於冗。以後宜慎選賢員，以救率字之弊；少用數員，以救冗字之弊。位高而資淺，貌貴而心貴，謙下天下之事理人才，爲吾輩所不深知，不及料者多矣。切勿存一自是之見，用人不率，冗心存不自滿，二者本末俱到，必可免於咎戾，不墜今名。

謝絕陋習，慎重公事，嚴密以防門內，推誠以待制府，數者皆與余見相合，聲譽亦必隆隆日起矣。

提鎮副將，官階已大，苟非有叛逆之實蹟實據，似不必輕言正法。如王清泉，係克復金陵有功之人，在湖北散營，欠餉尚有數成未發，既打金陵，則欠餉不清，不能全歸咎於湖北，余亦與有過焉。因欠餉不清，則軍裝不能全繳，自是意中之事，即實缺提鎮之最可信爲心腹者，如蕭孚泗、朱南桂、唐義訓、熊登武等，若有意搜求其家，亦未必全無軍裝，亦難保別人不誣之爲哥老會。余意凡保至一二三品武職，總須以禮貌待之，以誠意感之。如有犯事到官，弟在家常常緩頰而保全之。即明知其哥老會，喚至密室，誠切勸諭，令其自悔，而貸其一死。惟柔以可制剛很之氣，惟誠可以化頑梗之民。即以吾一家而論，兄與沅弟帶兵，皆以殺人爲業，以自強爲本，弟在家當以生人爲心，以柔弱爲用，庶相反而適以相成也。

古稱郭子儀功高望重，招之未嘗不來，麾之未嘗不去，余之所處，亦不能不如此。

以後調度文書，以少爲好。昔胡文忠亦失之太多，多則未有不紛亂者。殄滅等字，不可輕用也。

嗣後奏事，宜請人細閱熟商，不可壹意孤行，是已非人。爲囑弟克復兩省，勳業斷難磨滅，根基極爲深固。但患不能遂，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穩適，不患不崢嶸。此後總從波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着想。吾亦不甘爲庸庸者，近來閱歷萬變，一味向平實處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

少荃屢言「疎語不可太墜，徒覺痕跡太重，而未必能即退休，即使退休，一二年而他處或有兵事，仍不免詔旨促行，尤爲進退兩難。」等語，皆屬切中事理。余是以反覆籌思，迄無善策。

大約凡作大官，處安榮之境，即時時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謂「富貴常蹈危機」也。紀澤臘月信，言宜暨辭江省，余亦思之爛熟。平世辭榮避位，卽爲安身良策；亂世僅辭榮避位，尙非良策也。

吾所過之處，千里蕭條，民不聊生。當亂世處大位，而爲軍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弟信云：「英氣爲之

「一阻」若兄，則不特氣阻而已；直覺無處不疼心，無日不懼禍也。

余意此時，名望大損，斷無遽退之理，必須忍辱負重，敲牙做去，待軍務稍轉，人言稍息，再謀奉身而退。處茲亂世，凡高位、大名、重權，三者皆在憂危之中。余已於三月六日入金陵城，寸心惕息，恆懼罹於大戾。弟來信勸我總宜遵旨辦理，萬不可自出主意。余必依弟策而行，儘可放心。禍咎之來，本難逆料，然惟不貪財，不取巧，不沽名，不驕盈，四者，究可彌縫一二。

弟自任鄂撫，不名一錢，整頓吏治，外間知者甚多，并非全無公道。從此反求諸己，切實做去，安知大慙之後，無大伸之日耶？

大局日壞，氣機不如辛壬癸甲等年之順；與其在任而日日如坐針氈，不如引退而寸心少受煎逼，亦未始非福。惟余辭江督，荷仙辭淮運司，均不能如願，恐弟事亦難必允准。至於官相入覲，第一日未蒙召見，聖眷亦殊平。弟謂其受恩彌重，係閱歷太少之故。大抵中外人心，皆以弟之彈章多係實情，而聖意必留此公，為旗人稍存體面，亦中外人所共亮也。

世局日變，物論日淆，吾兄弟高爵顯官，為天下第一指目之家，總須於奏疏中加意檢點，不求獲福，但求免禍。諸事棘手焦灼之際，未嘗不思遁入眼閉箱子之中，昂然甘寢，萬事不視，或此今日人世差覺快樂，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煩，而長夜快樂之期，杳無音信。且又晉階端揆，任責愈重，指摘甚多人，以極品為榮，吾今實以為苦惱之境。然時世所處，萬不能置身事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而已！閱歷數十年，豈不知宦途有夷必有險，有興必有衰，而當前有不能遽釋者，但求不大干咎戾，為宗族鄉黨之羞足矣。

宦途險巇，在官一日，卽一日在風波之中；能妥貼登岸者，實不易易！（以上家書）

自以非材，久竊高位，兢兢慄慄，惟是不貪安逸，不圖豐豫，以是報國家之厚恩，卽以是稍借祖宗之餘澤。凡經制之現行者，查典凡因革之有由者，查事例，武職養廉，記始於乾隆四十七年補足名糧案內，文職養廉，記始於雍正五年耗羨歸公案內。爾爾查武養數目，卽日先寄，又督提之官，見明史職官志，都察院條內，本與總督巡撫等官皆係文職而帶兵者，不知何時改爲武職。

沿途州縣有送迎者，除不受禮物酒席外，爾兄弟遇之，須有一種謙謹氣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惰也。

余決計此後不復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但在營中照料雜軍，維繫軍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於大禍大謗。若小小凶咎，則亦聽之而已。

余自成豐三年募勇以來，卽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以上家訓）

聞劉覺香先生言：渠作外官景况之苦，愈知我輩舍節儉，別無可以自立。苦冀倖得一外官，以彌縫罅漏，缺瘡則無以自存，缺肥則不堪問矣，可不懼哉！

自正月以來，日日頹放，遂已一月。志之不立，一至於此！每觀此冊，不知所謂可以爲人乎？聊存爲一告朔之餼。

羊一爾

看書眼朦如老人，蓋安肆日偷積偷之至，腠理都極懈弛，不復足以固肌膚，束筋骸，於是風寒易侵，日見疲輓。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養小體也。又心不專一，則雜而無主，積之既久，必且伎求迭至，忿慾紛來，其究也，則搖搖如懸旌，皇皇如有所失。總之更「無主則已，而乃釀爲心病，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養大體也。」是故吾人行父母之遺體，舍居敬更無別法。內則專靜純一，以養大體；外則整齊嚴肅，以養小體。如是而不自強，吾不信也。嗚呼！言出汝口，而汝則背之，是何肺腸？

見羅鼎江三縣令，因語言不合理，余怒斥之甚厲，頗失「爲人上者，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之義。

九弟信言：「古稱君有諍臣，臣有諍君，今兄有諍弟。」余近以居位太高，虛名太大，不得聞規諫之言爲慮。若九弟果能隨事規諫，又得一二嚴憚之夜時，以正言相勸勉，內有直弟，外有畏友，庶幾其免於大戾乎？居高位者，何人不敗於自是？何人不敗於惡聞正言哉？

古人言：「晝課妻子，夜課夢寐。」吾於睡中夢中，總乏一種好意味，蓋猶未免爲鄉人也！

夜因武甯楊令與鄭奠互訐之案，頗爲鬱悞不平，繼思謙抑之道，凡事須力戒爭勝之心，痛自懲艾。身體若有病者，奄奄思睡，或以積閣文牘太多，此心歉然！若有所負疚者而然與？

少荃論余之短處，總是儒緩，與往年周弢甫所論略同。

誠中形外，根心生色。古來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潤，無不達於面貌。余氣象未稍進，豈嗜欲有未淡邪？機心未消邪？當猛省於寸衷，而取驗於顏面。

二日因作摺，將公事拋荒未斷。古人有兼人之材，余不特不能兼人，卽一日兼治數事，尙有未逮；甚矣，余之鈍也。

日內應酬繁多，神昏氣乏，若不克支持者，然後知高官巨職，足以捐人之智，而長人之傲也。

古人云：「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也，不遠矣！」余身當大任，而月餘以來，竟日暇逸，不事事；公私廢閣，實深慚懼。惟當迅速投劾去位，冀免愆尤耳！

是日應辦奏稿，方不誤次日發報之期。一念之情，遂廢本日之常課，又愆奏事之定期，乃知天下百病，生於懈也。

近日省察自己短處，每日怠玩時多，治事時少；看書作字，治私事時多，察人看稿，治公事時少；職分所在，雖日

讀古書，其曠官廢弛，與廢於酒色遊戲者，一也。莊子所謂「臧穀所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本無知人察吏之才，而又度外置之，對京察褒嘉之語，殊有愧矣！

日內鬱鬱不自得，愁腸九迴者，一則餉項太絀，恐金陵兵譁，功敗垂成，徽州賊多，恐三城全失，貽患江西。一則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擅權專利，江西爭釐之事，不勝則餉缺而兵潰，固屬可慮，勝則專利之名尤著，亦爲可慮。反復籌思，惟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庶幾害取其輕之義。若能從此事機日順，四海銷兵，不用吾引退而長終山林，不復出而與聞政事，則公私之幸也！

戶部奏摺，似有意與此間爲難，寸心抑鬱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大，意欲解去兵權，引退數年，以息疑謗，故本日具摺請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義。自古高位重權，蓋無日不在憂患之中，其成敗禍福，則天也。

因念家中多故，紀澤兒病未全愈，心中焦慮之至，而天氣陰雨作寒，恐傷麥收，又不知兵事之變態何如，彌覺憂皇，不能自甯。因集古人成語，作一聯以自箴曰：「彊勉行道，莊敬日強。」上句箴余近有鬱抑不平之氣，不能彊勉以安命；下句箴余近有懶散不振之氣，不能莊敬以自奮。惜強字相同，不得因發音變讀，而易用耳。

沉弟談久，稍發據其抑鬱不平之氣，余稍沮止勸解，仍令畢其說，以暢其懷。沉弟所陳，多切中事理之言，遂相與縱談至三更。其諫余之短言，「處兄弟骨肉之間，不能養其生機，而使之暢，遂深爲忠告曲盡。」

聞家中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錢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費如此，深爲駭歎。余生平以起屋買田爲仕宦之惡習，誓不爲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顏見人？平日所說之話，全不踐言，可羞孰甚！李蘊漢言：「照李希帥之樣，打銀壺一把，爲炖人參燕窩之用，費銀八兩有奇，深爲愧悔。」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員亦多窮困，而吾居高位，驕奢若此，且盜廉儉之虛名，慚愧何地！以後當於此等處，痛下鍼砭。

初到直隸，頗有民望。今諸事皆難振作，恐虎頭蛇尾，爲人所笑，尤爲內疚於心。輾轉慚沮，刻不自安。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學業既一無所成，而德行不修，犬悔叢集。自顧竟無滿除改徙之時，憂媿曷已！

夢在場中考試，枯澀不能下筆，不能完卷，焦急之至，驚醒，余以讀書科第，官躋極品，而於學術一無所成，亦不能完卷之象也，媿歎無已。

余年來出處之間，多可媿者，爲之踟躕不安，如負重疢。年老位高，豈堪常有咎悔之事？到江甯任，又已兩月餘，應辦之事，全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飽食酣眠，慚愧至矣！

閱溫公謹習疏，慨然有感。

隋開皇之十二年，有司家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曾不一紀，煬帝嗣位，東征高麗，南幸江都，遂至困窮。唐天寶之八載，帝觀帑藏，金帛充牣，古今罕儔。曾不數年，祿山反叛，九廟焚燬，六飛播遷，遂以大變。故國之富不足恃，獨恃人主有兢兢業業之一心耳！

李牧在趙，匈奴不侵，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林甫爲相，閻鳳反，盧杞柄政，李懷光叛，非其本心也。故人君謹置左右之臣，其益於人國者，多矣！

陳湯斬郅支單于之首，匡衡抑其功，僅得封關內侯；郝靈荃得突厥默噉之首，宋璟抑其功，僅得授郎將；其後湯以非罪而流，靈荃以慟哭而死，宰相妨功，病能人之不得伸於其志者，多矣！

唐宣宗之立，不能平於李德裕，至毛髮爲之灑淅，此與霍光驂乘，而宣帝芒刺在背者，何以異？功高震主，或無自伐之容，「公孫碩膚赤鳥几」，此周公所以爲大聖也。

裴耀卿置諫場於河口，河口，卽汴水達於黃河之口也。南人舟運江淮之米，自汴以達河口。吳人不習海漕，便令輸米於河口之倉而去，則吳人便矣。三門，卽砥柱山，在洛陽之東地最險，不可行舟。耀卿於三門之東西各置

一倉；又鑿山開車路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江淮之米既輸於河口之倉矣，官爲別雇舟，泝河漕至三門之東。視水可通，則徑以舟過三門水險，則由車路挽過三門，輸入三門以西之太原倉，然後入漕，以漕關中。自江淮至河口，自河口至三門，自三門入漕，至長安，凡三次轉搬，乃得達也。今天下之漕糧，概用長運。漕至袁浦，黃高於清，則百端營謀，行灌塘渡舟之下策。虞黃倒汙湖之巨患，種種敝壞，未知所底。故鄙意常欲行搬運之法，於袁浦置倉，楊莊各倉，亦修葺之分。天下之漕艘，半置河以南，半置河以北，每年各運兩次。爲河帥者，治河則不顧淮，治淮則不顧河。治運則不顧河淮，庶幾易爲力乎？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皆以本朝爲主，而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義，歸之以易簡。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至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

文官加養廉，始於雍正三年之耗羨歸公；武官加養廉，始於乾隆四十六年之補缺額名糧。王履軒來辭行，將以明日往南豐，余告以用紳士之法，宜少予以名利，而仍不說破，以養其廉恥。履軒深以爲然。

溫循吏傳，太史公所謂「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識大體」而已。後世專尚慈惠，或以煦煦爲仁者當之，矢循吏之義矣。思爲將帥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爲先，不貴煦嫗也。

三代下不矯激，不足以得美名；不要結，不足以得民心。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甚高，動謂無人可用。

胡中丞言：「州縣辦上司衙門之差，所費不過百千；而其差總家丁開報，至三四千串之多。縣令無所出，則於



錢糧不解，積爲虧空，皆天家受其弊。故湖北州縣，現無絲毫差事。如有何例由州縣辦差者，皆由藩庫發實銀與州縣，令其發給，不使州縣賠墊分毫。其名則天家喫虧，其實則州縣無可藉口。錢漕掃數清解，爲天家添出數十倍之利。信爲知言！

居高位之道約有三端：一曰，不與，謂若於己毫無交涉也；二曰，不終，古人所謂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終，蓋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終者，鮮矣！三曰，不勝，古人所謂「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蓋惟恐其不勝任也。「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方望溪言：「漢文帝之爲君，時時有謙讓，若不克居之意。」其有得於不勝之義者乎？孟小謂：「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其有得於惟恐不終之義者乎？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爲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爲第一義。

料理官事，摘由備查一也；圈點京報二也；注解摺拒三也。此三者，夜間之功課，亦留心庶事之一法也。

沉弟信，極論文士之涉於虛空，不可用其言，頗切當。

李次青赴徽州，余與之約法五章：曰，戒浮，謂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謙，謂次青好爲逾恆之謙，啓寵納侮也；曰，戒濫，謂銀錢保舉，宜有限制也；曰，戒反覆，謂次青好朝令暮改也；曰，戒私，謂用人當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也。

委員之道，以四者爲最要：一曰，習勞苦以盡職；一曰，崇儉約以養廉；一曰，勤學問以廣才；一曰，戒傲惰以正俗。紳士之道，以四者爲要：一曰，保愚懦以庇鄉；一曰，崇廉讓以奉公；一曰，禁大言以務實；一曰，擴才識以待用。

九弟臨別，深言馭下宜嚴，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馭軍馭吏，皆莫先於嚴。特恐明不旁燭，則嚴不中禮耳。

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爲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爲人上者，專重修身，以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

一省風氣，依乎督撫司道及首府數人，此外官紳，皆隨風俗爲轉移者也。周弼甫將赴上海僱餉，余勉之以維持風教，勿自菲薄，引顧亭林日知錄「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一節以勸之。

爲督撫之道，卽與師道無異，其訓飭屬員殷殷之意，卽與人爲善之意，孔子所謂誨人不倦也。其廣諮忠益，以身作則，卽取人爲善之意，孔子所謂爲之不厭也。爲將帥者之於偏裨，此皆以君道而兼師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師。」又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皆此義爾。

爲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綸合，詳思，約守。操斯八術，以往其無所失矣。

近日公事不甚認真，人客頗多，志趣較前散漫。大約吏事、軍事、餉事、文事，每日須以精心果力，獨造幽奧，直湊軍微以求進境。一日無進境，則日日漸退矣。以後每日留心吏事，須從勤見僚屬，多問外事，下手留心軍事，須從教訓將領，屢閱操練，下手留心餉事，須從慎擇卡員，比較入數，下手留心文事，須從恬吟聲詞，廣徵古訓，下手。每日午前，於吏事、軍事加意，午後於餉事加意，燈後於文事加意。以一縷精心，用於幽微之境，縱不日進，或可免於退乎？

每日應辦之事，積閣甚多，當於清早，單開本日應了之件，日內了之；加農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無本日不了者，庶積壓較少。

國家以生殺予奪之權，授之督撫將帥，猶東家以銀錢貨物授之店中衆夥，若保舉太濫，視名器不甚愛惜，猶之賤售浪費，視東家之貨財不甚愛惜也。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余則略改之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假國家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頹風，深

爲慚愧！

是日在途中，見麥稼爲旱所傷，高不過二三寸；節氣已屆收割，而吐穗極少。間有用人力施水灌溉者，高或六七寸；色青而穗亦可觀。稽康所云「一澆者後亡」，信人力足以補天事之窮。然百分中不過二三，餘則立見黃稿。縱三日之內大雨，亦無救矣！目擊心傷，不忍細看。

爲疆吏者，全仗年豐民樂，此心乃可以自恬。若事事棘手，則竟日如在桎梏中矣！

閱吳文節公集，觀其批屬員之稟，甚爲嚴明，對之有愧。吾今日之爲督撫，眞尸位耳！

古聖王制作之事，無論大小精粗，大抵皆本於平爭，因勢善習，從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則不輕於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莊爲體，禹墨爲用，以不與不違，不稱三者爲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輕於有所興作，則咎戾鮮矣！（以上日記）

蘇垣爲仕宦鱗萃之場，以弟所聞：大抵揮霍者蒙卓聲，謹守者沈散秩；生辣者鵠起，和厚者螻伏；標榜者互相援引，務實者獨守岑寂。揆斯三者，於吾兄俱未爲諧叶。然君子之道，不汲汲於名望。

耐乎不爲大府所器重，則耐冷爲要；薪米或時迫窘，則耐苦爲要；聽鼓不勝其煩，酬應不勝其擾，則耐勞爲要；與我輩者，或以聲氣得利，在我後者，或以干請得榮，則耐閒爲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無所求者，不過二年，則必爲上官僚友所欽屬矣。此二年中，悉力講求捕盜之法，催科之方，此兩事爲江南尤急之務。一旦蒞任，則措之裕如。人見其耐也如此，又見其有爲如彼，雖欲不彪炳，其可得乎？

外吏之難，蓋十倍於京輦。大約佩章多休，佩弦多咎，而閣下尤爲要務。語曰：「察見淵中魚者不祥。」願閣下爲璞玉之渾含，不爲水晶之光明，則有以自全而亦不失已。

國家政體，當持其大端，不宜區區頻施周罔，遮人於過。卽清釐籍貫一事，亦謂宜崇寬大，未可操之太切，使人

欲歸不得，欲留不許，進退獲尤，非盛朝宏采庶士之誼。

命數有定，李林甫、秦檜，自以爲得之人，謀而不知其縱不奔營，亦自得爲宰相，徒枉爲小人，叢詬罵也。

國藩近况本窘迫，然際此歲年，卽更得江浙試學差，尙忍於廉俸之外，絲毫有所取耶？外顧斯民，內顧身累，雖同一無可奈何，然當此之時，區區身家之困窮，奚足言哉？况困窮尙未甚耶。

自客春求言以來，在廷獻納，不下數百餘章，其中豈之嘉謨至計，或下所司核議，輒以「毋庸議」三字了之，或者通諭直省，則奉行一文之後，已復高閣束置，若風馬牛之不相及。如足下所條數事，蓋亦不能出乎交議通諭之外，其究亦歸於簿書塵積堆中，而書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唾棄之具，每念及茲，可爲憤懣。

國藩嘗私慮以爲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財用，三曰兵力。

簪紱之榮，驕人之態，雖在不肖，猶能滌此腥穢，足下乃以銜版見投，毋乃細人視我，而鄙爲不足深語？今亦不復相壁，但求捐此陋僞，而時以德言箴我，幸甚無量！

「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貪位之私心也，不務其本而從言其末者，後世苟且之學也。」四語，國藩讀之尤復悚感。蓋古之君子，不鄙其君爲不可與語，堯舜之道，不薄其友爲不足與言，孔孟之學，不自菲其身不可爲聖賢，而姑悠悠浮沈於庸衆之中，豈好爲高論哉？非此則不完其本然之量，是不敬其君，不敬其友，而自蹈其身於僇辱之途者也。

方今之務，莫急於勦辦土匪一節，會匪、邪教、盜賊、痞棍、數者，在在多有，或嘯聚山谷，糾結黨羽，地方官明明知之，而不敢嚴辦者，其故何哉？蓋搜其巢穴，有拒捕之患，畏其夥黨，有報復之懼，上憲勘轉，有文書之煩，解犯往來，有需索之費，以此數者躊躇於心，是以隱忍不辦。幸其伏而未動，姑相安於無事而已。豈知一旦竊發，輒釀成巨案，劫獄戕官，卽此伏而未動之土匪也。然後悔隱忍慈柔之過，不巳晚哉！自粵匪滋事以來，各省莠民，常懷不肖

之心，狡焉思犯上而作亂；一次不懲，則膽大貌法；二次不懲，則聚衆橫行矣！

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練兵，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除暴，則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故急急訪求各州縣公正紳耆，佐我不逮，先與以一書，然後剴切示諭之。

自知百書一能，聊貢此不敢畏死之身，以與城中父老，共此患難！

義不敢潛身顧私，以自鄰於退縮畏死者之所爲！

三、四十年來，一種風氣，凡凶頑醜類，概優容而待以不死。自謂寬厚載福，而不知萬事墮壞於冥昧之中。浸漬以釀今日之流寇，豈復可闊弱寬縱，又令鼠子鋒起？

三、四十年來，應殺不殺之人，充滿山谷，遂以釀成今日流寇之禍。豈復可姑息優容，養賊作子，重興萌蘖而貽大患乎？

二、三十年來，應辦不辦之案，應殺不殺之人，充塞於郡縣山谷之間。民見夫命案盜案之首犯，皆得逍遙法外，固已藐視王章而弁髦官長矣；又見夫粵匪之橫行，土匪之屢發，乃益囂然不靖，痞棍四出，劫搶風起，各霸一方，凌藉小民而魚肉之。鄙意以爲宜大加懲創，擇其殘害於鄉里者，重則處以斬梟，輕亦立斃杖下。戮其尤兇橫者，而其黨始稍戢，誅其尤害民者，而良民始稍息。但求於孱弱之百姓，少得安恬，即吾身得武健嚴酷之名，或有損於陰騭慈祥之說，亦不敢辭！

世風既薄，人人各挾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謠言，幸四方有事，而欲爲亂，稍待之以寬仁，愈囂然自肆，白晝劫掠都市，視官長蔑如也。不治以嚴刑峻法，則鼠子紛起，將來無復措手之處，是以壹意殘忍，冀回頽風於萬一。書生豈解好殺，要以時勢所迫，非是則無以鋤強暴而安我孱弱之民。

保甲之法，誠爲善政，然刊定科條，散布鄉愚，求能行法之人，不苛斂於民間，蓋或百里而不得一賢焉，世教旣

衰，人人各逞其亡等之欲，魚肉羸民而刀匕之官司，布一甲令，徒以供若輩橫索暴斂之名目。故團練保甲爲今日之要務，而鄙人妄謂皆不可鹵莽以行，滅裂以舉，人心陷溺，固已抵此！獨嚴縛匪黨，動與磔死，差令鄉里善良，得以伸彼之氣，而應吾之令耳。

集思廣益，本非易事，而施之於城會之內，尤易爲人欺蔽。日之抵吾門者，或上書獻策，或面陳機宜，大抵不出尊書三端之外，祈所謂「陽驕」者也。然因此而盡廢吐握之風，則又不可。要當內持定見，而六轡在公，外廣延納，而萬流赴壑，乃爲盡善。我思古人殆應如此，而區區則未逮矣。

方今民窮財困，吾輩勢不能別有嗷嗷生息之術，計惟力去害民之人，以聽吾民之自孳自活而已矣！用法從嚴，非漫無條律，一師屠伯之爲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厲之事，期於死者無怨，生者知警，而後寸心乃安。

勸捐一事，此間亦自有藩籬，過爾淺易，則小民有以朝廷之陋，而視名器爲無足重輕，捐輸本非民所樂從，即奏請別樹一幟，徧札州縣委員守催，官樣愈多，去題愈遠，不若擇好友較多，地方較富之縣，以鄙人臆肫之意，宣布於人，精衛填海，杜鵑泣血，或者諒我寸誠，猶有一二起而應者，亦未可知。紳以通其情，官以助其勢，其并無交好，官亦隔閡之縣，則不復過而相問。非愛惜道學門面，亦實見官樣文章之不足集事，芻狗已陳，斯民之厭棄也久矣。

今大局糜爛至此，不欲復執守制不出之初心，能盡一分力，必須拚命效此一分成敗利鈍，付之不問。

家有父兄，病勢沉重，衆子弟禱神求醫，晝夜拯治，不得謂子弟愚陋，遂不使與聞醫藥之事，亦不得令愚陋之子弟，攘臂專生，亂投誤劑。國藩亦子弟中之愚陋者也，攘臂亂投，則吾豈敢若割股和羹，籲誠請代之事，則亦嘗聞古人之風，跛者未解，不思千里，眇者未嘗不慕離朱也。

二三十年來，士大夫習於優容苟安，揄修袂而養始步，倡爲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見有慷慨感激以鳴不平者，則相與議其後，以爲是不更事，輕淺而好自見。國藩昔廁六曹，目擊此等風味，蓋已痛恨刺骨。今年承乏團務，見一二當軸者，自藩彌善，深閉固拒，若惟恐人之攘臂面與其間也者。欲固執謙德，則於事無濟，而於心亦多不可耐；於是攘臂越俎，誅斬匪徒，處分重案，不復以相關白。方今主憂國弱，僕以近臣而與聞四方之事，苟利民人，卽先部治而後上聞，豈爲一己自專威福，所以尊朝廷也。

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輒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嘗之。積不能平，乃變而有慷慨激烈軒爽骯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且當憐其所激而爲之苦衷也。

大局糜爛至此，志士仁人，又豈宜晏然袖視，坐聽狂賊之屠戮生靈，而不一省顧耶？

僞軍帥旅帥之怙惡者，鄙意誅其身，不必及其拿，戮其人，不必焚其屋。大江南北，陷入賊中，數十州縣，每縣汚僞命受僞職者，不下千家。每家皆有親黨，有仇怨，親黨則謂其被脅可憐，仇怨則言其從逆可誅。欲一一宥過刑辜，情真罪當，實非易易。

時事愈艱，則挽回之道，自須先之以戒懼惕厲。

討賊則可，服官則不可。義正辭嚴，何能更贊一語？惟今日受討賊之任者，不若地方官之確有憑籍，普宋以後之都督三州四州六州八州軍事者，必求領一州刺史，唐末之招討使，統軍使，團練使，防禦使，處置應援……等使，速不如節度使之得勢，皆以得治土地人民故也。

細釋孔子所稱「從其利者，吾弗知也。」似苟非從其利者，聖人猶將許其舍福而行權，從世不講於死心之

謀利與否，而概援一「權」字以自覆，往往爲吏氏所譏；或稱陰規起復，或稱風某某奏請起復，覆軌相尋，雖以安溪之賢，而彭古愚彈章，不能無登於青簡。

竊觀自古大亂之世，必先變亂是非，而後政治顛倒，災害從之；屈平之所以憤激沈身而不悔者，亦以當日是非淆亂爲至痛，故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又曰：「固時俗之從流，又孰能無變化？」傷是非之日移日湮，而幾不能自主也。後世如漢晉、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後小人得志，君子有皇皇無依之象。推而至於一省之中，一軍之內，亦必是非不詭於正，而後其政績少有可觀。賞罰之任，視乎權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於維持是非之公，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任。顧亭林先生所稱：「匹夫與有責」焉者也。

國藩昔年銳意討賊，思慮頗專，而事機未順，援助過少，拂亂之餘，百務俱廢，接人應事，恆多怠慢，公牘私書，或未酬答。坐是與時乖舛，動多齟齬。此次再赴軍中，銷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見，虛與委蛇，絕去町畦，無不復之緘吝，無不批之稟牘，小物克勤，酬應少周，籍以稍息浮言。

取利多而民怨，參劾多而官誹，有以此見告者，非不當自省，但不官以鬱蓄心中耳。吾輩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無可著力之處。古人云：「若從流俗毀譽上討消息，必至站脚不牢。」待平日短處，亦只是在毀譽上討消息，近則思在用人當否上討消息耳。

邇來儀文彌加檢點，而真意反遜於前，將求一中之道而從事，又不可以邊幾。蓋嘆然也！

宦途人情，簿本似紙，不獨蘇省爲然，即他省亦如出一轍，不獨節壽各例款爲然，即借出之項，賠出之款，一旦本官物故，便爾百呼罔應。

惟志所規，實不克踐，推之齊家治身讀書之道，何一不然？故弟近不課功效之多寡，但課每日之勤惰；來示企望鄙人於將來者，卽以此語卜之。自揣此後更無可望，但當守一「勤」字以終吾身而已。吾於「千羊之裘，非



一腋可成；大廈之傾，非一木可支。今人心日非，吏治日壞，軍興十年至，而內外臣工惕厲悔禍者，殆不多見。縱有大力匡持，尙恐瀾狂莫挽，况如弟之碌碌乎？

方今東南糜爛，時局多艱，吾輩當屏去虛文，力求實際。或者保全江西兩湖，以爲規復三吳之本。整躬率屬，黜浮崇真，想閣下亦有同情也。

三年之艾，不以未病而不蓄；九畹之蘭，不以無人而不芳。至要至要！

道光十九年，在漢口長沙會館見抽船釐收者，皆賣買微賤之人，坦然交易，無詐無虞。今雖以官抽濟餉，仍須帶幾分賣買交易氣象，不宜多涉官氣，牙帖尤賣買場中鄙瑣之事，尤不可經衙門人手減冗員，裁浮費二語似迂，而關繫極鉅。批中所謂坐支者少，卽去浮費也。

楚材晉用，但當禮羅江西賢紳，兼進並收，不宜過示偏重，使豫章才俊有向隅之憾。其自湘來者，先給薪水，優加禮貌，不必遽授以事，收之欲其廣，用之欲其慎，大約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本此四者以衡人，而於抽釐之道思過半矣。

如有文可爲牧令，武可爲將領者，望無惜時時汲引，冀收「拔茅連茹」之效。若無實在出色之處，介乎有用無用之間，則可不必多薦。以不收則空勞往返，收之則漸成冗員也。大概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爲質，有其質而更傳以他長，斯爲可貴，無其質則長處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謂無本不立，義或在此。

軍興太久，地方糜爛，鄙意一面治軍剿賊，一而擇吏安民，二者斷斷不可偏重。擇吏之道，亦不外乎「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二語。

細觀今日局勢，若不從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滌腸盪胃，斷無挽回之理。

次青擅長過人處極多，惟弟與閣下知之最深，而短處則患在無知人之明，於在高位者，猶或留心察看，分別

貞邪；至於位卑職小，出已之下者，則一概援「善善從長」之義，無復覺有好邪情僞。凡有請託，無不曲從；卽有詭狀發露，亦必多方徇容。此次青之短，將來位望愈高，終不免爲其所累。

吾輩均屬有志之士，亦忍辱耐苦之士，所差者，咬文嚼字，習氣未除。一心想學戰，一心又想讀書；所謂「梧鼠五技而窮」也。

求入之道，須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繫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願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大抵人才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防彼礙之弊，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人，語言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兩者之失，厥咎維均；人非大賢，亦斷難出此兩失之外。吾欲以「勞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姑用鄉氣之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趙廣漢好用新進少年，劉晏好用士人理財，竊願師之。

公事知而不言，坐視成敗，自非所宜；閣下今補贛南實缺，尤不必過涉客氣。凡正話實話，多說幾句，久之人自能亮其心，卽直話亦不妨多說，但不可以訐爲直，尤不可背後攻人之短。除二戒外，概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抵人才約有兩種：高明者好顯體面，恥居人後，獎之以忠，則勉而爲忠，許之以廉，則勉而爲廉。若是者，當以吾前信之法行之，卽薪或稍優，誇許稍過，冀有一二人出乎其間，不妨略示假借。卑瑣者，本無遠志，但計錙銖，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稍寬，則日肆。若是者，當以來示之法行之，俾得循循於規矩之中，以官階綸州縣以上，類多自愛，佐雜以下，類多算細，以釐務論，大卡總局，必求自愛之士，宜用鄙信之說，小卡分局，不乏算細之員，宜用來信之說。

一 警熟思袁紹之誅除宦豎，陳元禮之追脅馬嵬，雖一時快心之舉，然豈稍有儒生氣象者所能爲哉？又豈有儒生氣象者所應爲哉？

中興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漢遷許都而亡，晉遷金陵而存，拓跋遷雲中而興，遷洛陽而衰。唐明皇德宗再遷而皆振，僖宗昭宗再遷而遂滅。宋遷臨安而盛昌，金遷蔡州而淪胥。大抵有憂勤之君，賢勞之臣，遷亦可保，不遷亦可保。無其君，無其臣，遷亦可危，不遷亦可危。鄙人閱歷世變，但覺除得人以外，無一事可持。（以上書札）

（成敗無定）漢晁錯建議削藩，厥後吳楚七國反，景帝誅錯而事以成。齊秦明黃子澄建議削藩，厥後燕王南犯，建文誅齊黃而事以敗。我朝米思翰等議削藩，厥後吳耿三叛竝起，聖祖不誅米思翰而事以成。此三案者，最相類，或誅或宥，或成敗成參差不一。士大夫處大事，決大疑，但當熟思是非，不必泥於往事之成敗，以遷就一時之利害也。

唐昭宗以王室日卑，發憤欲討李茂貞，責宰相杜讓能專主兵事，杜讓能再三辭謝，言他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厥後李茂貞進逼興平，禁軍敗潰，京城大震，茂貞表請誅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上涕下不能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尋賜自盡。斯則無故受誅，其差有甚於晁錯齊秦黃子澄昭宗既強之於前，復誅之於後，此所以爲亡國之君也。國藩在軍時，有一時與人定議，厥後挫敗，或少歸咎於人，不能無稍露於辭顏者，亦以見理未明之故耳。

後唐潞王盧石敬瑭之將反，李崧呂琦勸帝與契丹和親，薛文遇沮之。帝欲移石敬瑭鎮鄆州，文遇力贊成之。厥後敬瑭果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見薛文遇曰：「我見此物肉顛，幾欲抽佩刀刺之。」大抵事敗而歸咎於謀主者，庸人之恆情也。

### 勸誠淺語十六條

勸誡州縣四條（上面道府下而佐雜以此類推）

一曰，治署內以端本。

宅門以內，曰上房，曰官親，曰幕友，曰家丁，頭門以內，曰書辦，曰差役。此六項者，皆署內之人也，爲官者，欲治此六項人，須先自治其身。凡銀錢一分一毫一出一入，無不可對人言之處，則身邊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親，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書案牘，無一不躬親檢點，則承辦之人不敢舞弊，而書辦差役二者，皆治矣。

二曰，明刑法以清訟。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書，皆以嚴刑爲是，以赦宥爲非。子產治鄭，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嚴刑以致又安。爲州縣者，苟盡心於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讞結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結，不得不刑惡人以伸善人之氣，非虐也。除莠所以愛苗也，懲惡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訊不結，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爲寬和，實糊塗耳。懶惰耳。縱姦惡以害善良耳。

三曰，重農事以厚生。

軍興以來，士與工商，生計或未盡絕，惟農夫則無一人不苦，無一處不苦，農夫受苦太久，則必荒田不耕。軍無糧則必擾民，民無糧則必從賊，賊無糧則必變流賊，而大亂無了日矣。故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爲第一要務，病商之錢可取，病農之錢不可取。薄歛以紓其力，減役以安其身，無牛之家，設法購買，有水之田，設法疏消。要使農夫稍有生聚之樂，庶不至逃徙一空。

四曰，崇儉樸以養廉。

近日州縣廉俸入款，皆無著落，而出款仍未盡裁，是以艱窘異常，計惟有節用之一法，尙可公私兩全。節用之道，莫先於人少。官親少，則無需索酬應之繁；幕友家丁少，則減薪工雜支之費；官廚少一雙之箸，民間寬一分之

力。此外衣服飲食，事事儉約；聲色洋煙，一一禁絕。不獻上司，不肥家產；用之於己者有節，則取之於民者有制矣。勸誠營官四條（上而統領下而哨弁以此類推）

一曰，禁騷擾以安民。

所惡乎賊匪者，以其淫擄焚殺擾民害民也。所貴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擾害百姓，則與賊匪無殊矣。故帶兵之道，以禁止擾民爲第一義。百姓最怕者，惟強擄民夫，強佔民房二事。擄夫則行者辛苦，居者愁思；佔房則器物毀壞，家口流離。爲營官者，先禁此二事，更於淫搶壓買等事，一一禁止，則造福無窮矣。

二曰，戒烟賭以儆惰。

戰守乃極勞苦之事，全仗身體強壯，精神充足，方能敬慎不敗。洋烟賭博二者，既費銀錢，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衛，斷無不誤軍事之理。軍事最喜朝間，最忌暮氣，惰則皆暮氣也。洋烟癮發之人，涕淚交流，遍身癱軟，賭博勞夜之人，神魂顛倒，竟日癡迷，全是一種暮氣。久驕而不敗者，容或有之，久惰，則立見敗亡矣。故欲保軍士常新之朝氣，必自戒烟賭始。

三曰，勤訓練以禦寇。

訓有二端：一曰訓營規，二曰訓家規。練有二端：一曰練技藝，二曰練陣法。點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將領教兵勇之營規也。禁嫖賭，戒游惰，慎語言，敬尊長，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規也。爲營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學好，個個成名，則衆勇感之矣。練技藝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鎗斃能命中，能及遠，練陣法者，進則同進，站則同站，登山不亂，越水不雜，總不外一熟字。技藝極熟，則一人可敵數十人，陣法極熟，則千萬人可使如一人。

四曰，尙廉儉以服衆。

兵勇心目之中，專從銀錢上著意；如營官於銀錢不苟，則兵勇畏而且服，若銀錢苟且，則兵勇心中不服，口中

譏議。不特扣減口糧，缺額截曠而後議之也。卽營官好多用親戚本家，好應酬上司朋友，用營中之公錢，謀一身之私事，也算是虛糜餉銀，也難免兵勇譏議。欲服軍心，必先尙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崇儉僕。不妄花一錢，則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則一營廉。不獨兵勇畏服，亦且鬼神欽伏矣。

勸誡委員四條（尙無額缺現有職事之員皆歸此類）

一曰，習勤勞以盡職。

觀於田夫農父終歲勤勞而少疾病，則知勞者所以養身也；觀於舜禹周公終身憂勞而享壽考，則知勞者所以養心也。大抵勤則難朽，逸則易腐，凡物皆然。勤之道有五：一曰，身勤，險遠之路，身往驗之艱苦之境，身親嘗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詳細察看，接一文，必反覆審閱；三曰，手勤，易棄之物，隨手收拾，易忘之物，隨筆記載；四曰，口勤，待同僚則互相規勸，待下屬則再三訓導；五曰，心勤，精詳所至，金石亦開，苦思所積，鬼神亦通。五者皆到，無不盡之職矣。

二曰，崇儉約以養廉。

昔年州縣佐雜，在省當差，并無薪水銀兩，今則月支數十金，則猶嫌其少。昔年舉貢生員，在外坐館，不過每月數金，今則增至一兩倍而猶嫌其少。此所謂不知足也。欲學廉介，必先知足。觀於各處難民，徧地餓殍，則吾輩之安居衣食已屬至幸，尙何奢望哉？尙敢暴殄哉？不特當廉於取利，并當廉於取名，毋貪保舉，毋好虛譽。事事知足，人人守約，則氣運可挽回矣。

三曰，勤學問以廣才。

今世萬事紛紜，要之不外四端：曰軍事，曰吏事，曰餉事，曰文事而已。凡來此者，於此四端之中，各宜精習一事；習軍事則講究戰攻防守地勢賊情等件，習吏事則講究撫字催科聽訟勸農等件，習餉事則講究丁漕釐捐開

源節流等件，習文事則講究奏疏條教公牘書函等件。講究之法，不外「學」「問」二字。學於古則多看書籍，學於今則多見榜樣。問於當局則知其甘苦，問於旁觀則知其效驗。勤習不已，才自廣而不覺矣。

四曰戒傲惰以正俗。

余在軍日久，不識術數占驗，而頗能預知敗徵。大約將士有驕傲氣者，必敗；有怠惰氣者，必敗。不獨將士然也，凡委員有傲氣者，亦必債事；有惰氣者，亦必獲咎。傲惰之所起者微，而積久遂成風俗。一人自是，將舉國子聖自雄矣；一人妄起，將舉國俾畫作夜矣。今與諸君約，多做實事，少說大話；有勞不避，有功不矜。人人如此存心，則勛業自此出，風俗自此正，人材亦自此盛矣。

勸戒紳士四條（本省鄉紳外省客游之士皆歸此類）

一曰保愚懦以庇鄉。

軍興以來，各縣皆有紳局，或籌辦團練，或支應官軍，大抵皆斂錢以集事，或酌量捐資，或按畝派費。名爲均分，實則高下參差，在局之紳者少出，不在局之愚懦多出。與局紳有聲氣者少出，與局紳無瓜葛者多出。與局紳有夙怨者，不但勒派多出，而且嚴催凌辱，是亦未嘗不害民也。欲選紳士，以能保本鄉愚懦者爲上等，能保愚懦，雖僞職亦尙可恕。凌虐愚懦，雖巨紳亦屬可誅。

二曰崇廉讓以奉公。

凡有公局，卽有等管銀錢之權，又有勞績保舉之望。同列之人，或爭利權而相怨，或爭保舉而相軋，此不廉也。始則求縣官之一札，以爲榮，繼則大柄下移，毫無忌憚。衙門食用之需，仰給紳士之手，擅作威福，藐視官長，此不遜也。今特申戒各屬紳士，以敬畏官長爲第一義，財利之權歸之於官，賞罰之柄操之自上。卽同列衆紳，亦互相推讓，不爭權勢。紳士能潔己而奉公，則庶民皆尊君而親上矣。

三曰禁大言以務實。

以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韓之經綸，不能制夏之一隅；是知兵事之成敗利鈍，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近年書生侈口談兵，動輒曰克城若干，拓地若干，此大言也。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近年書生多好攻人之短，輕詆古賢，苛責時彥，此亦大言也。好談兵事者，其閱歷必淺，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今與諸君子約，爲務實之學，請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請自不輕論兵始。自不道人短始。

四曰擴才識以待用。

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皆由勉強磨鍊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董子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強勉行道，則德日起。』中庸所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卽勉強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見用於世，而乏用世之具，誠能考信於載籍，開途於已經，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試其效，勉之又勉，則識可漸進，才必漸充。才識足以濟世，何患世莫已知哉？

以上十六條分之，則每一等人各守四條合之，則凡諸色人皆可參觀。聖賢之格言甚多，難以備述，朝廷之律例甚密，亦難周知。只此淺近之語，科條在此，黜陟亦在此。願我同人共勉焉。咸豐十一年九月，曾國藩識。（以上雜著）

治軍

訓戒軍中要務：

一、營中吃飯宜早，此一定不易之理。卽現在粵匪暴亂，爲神人所共怒；而其行軍，亦係四更吃飯，五更起行。營中起太晏，喫飯太晏，是一大壞事。營規振刷不起，卽是此咎。



一、紮營一事，男每苦口教各營官，又下紮教之言，「築牆須八尺高，三尺厚，濠溝須八尺寬，六尺深，牆內有內壕一道，牆外有外濠二道或三道。壕內須密釘竹籤」云云。岳州之潰敗，即係因未能紮營之故，嗣後當嚴戒各營也。

一、調軍出戰，不可太散，此後不可分散；然即合爲一氣，而我軍僅五千人，賊尙多至六七倍，擬添募陸勇萬人，乃足以供分布耳。

一、破賊陣法：平日男訓戒極多，兼畫圖訓諸營官。二月十三日，男親畫賊之蓮花抄尾陣，寄交璞山，璞山並不回信；寄交季弟，季弟回信，言賊了無伎倆，並無所謂抄尾陣；寄交楊名聲，鄒壽璋等，回信言當留心。慈訓言當用常山蛇陣法，必須極熟極精之兵勇，乃能如此。昨日岳州之敗，賊並未用抄尾法，交手不過一個時辰，即紛紛奔退；若使賊用抄尾法，則我兵更胆怯矣！若兵勇無膽無藝，任憑好陣法，他也不管，臨陣總是奔回，實可痛恨！

一、拿獲可疑之人，以後必嚴辦之，斷不姑息。

大亂之萌，豈盡由人力？亦蒼蒼者有以主之耳！

余食祿有年，受國厚恩，自當盡心竭力，辦理軍務；一息尙存，此志不懈。

此事登場甚易，收身甚難；鋒鏑至危，家庭至樂，何必與兵事爲緣？兵猶火也，易於見過，難於見功。

紮營不可離城太近，甯先遠而漸移向近，不可先近而後退向遠。

多則不悍，悍則不多。蓋賊多，則中有裹脅之人，彼亦有生手，彼亦有破綻，吾轉得乘隙而入矣。

軍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親自記注，擇人而授之。古人以鎧仗鮮明，爲威敵之要務，恆以取勝。

進兵須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牽制，非特進兵爲然，即尋常出隊開仗，亦不可受人牽制。應戰時，雖他營不願，而我營亦必接戰，不應戰時，雖他營催促，我亦且持重不進。若彼此皆牽率出隊，視用兵爲應酬

之文，則不復能出奇制勝矣！

余昔在營中，誠諸將曰：『甯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

紮營，不宜離城太近。蓋地太逼，則賊匪偷營，難於防範，奸細混入，難於查察。節太短，則我軍出隊，雖於取勢，各營同戰，難於分股。一經紮近之後，再行退遠，則足餒士氣，不如先遠之爲愈也。牽率出隊之弊，所以難於變革者，蓋此營出隊之時，未經知會彼營，一遇賊匪接仗，或小有差挫，卽用令箭飛請彼營前來接應。來則感其相援，不來則怨其不救。甚或並未差挫，並未接仗，亦以令箭報馬，預請他營來接應。習慣爲常，視爲固然，既恐惹人之怨，又慮他日之報復，於是不敢不去，不忍不去。夫戰陣呼吸之際，其幾甚微，若盡聽他營之令箭，牽率出隊，一遇大敵，必致誤事。弟思力革此弊，必須與各營委曲說明，三令五申，又必多發哨探，細偵賊情，耳目較各營爲確，則人皆信從，而前弊可除矣。

凡軍氣宜聚不宜散，宜憂危不宜悅豫。人多則悅豫，而氣漸散矣。營雖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營。人雖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人。如木然，根好株好，而後枝葉有所託；如屋然，柱好樑好，而後椽瓦有所麗。遇小敵時，則枝葉之茂，椽瓦之美，儘可了事。遇大敵時，全靠根株得穩，柱樑立得固，斷不可徒靠人數之多，氣勢之盛，倘使根株不穩，柱樑不固，則一枝折而衆葉隨之，一瓦落而衆椽隨之，敗如山崩，潰如河決，人多而反以爲累矣！

凡將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覘敵情；三曰，臨陣膽識；四曰，營務整齊。吾所見諸將，於三者略得梗概，至於善覘敵情，則絕無其人。古之覘敵者，不特知賊首之性情伎倆，而并知某賊與某賊不和，某賊與僞主不協，今則不見此等好手矣！卽以此四大端察同寮及麾下之人才：第一，第二端不可求之於弁目散勇；第三，第三端，則未弁中亦未始無材也。

打仗之道，在圍城之外，勢太促，無埋伏，無變化，只有隊伍整齊，站得堅穩而已。欲臨機應變，出奇制勝，

必須離城甚遠，乃可隨時制宜。凡平原曠野開仗，與深山窮谷開仗，其道迥別。去城四十里，凡援賊可來之路，須令哨長隊長，輪流前往該處看明地勢，小徑小溪，一邱一壑，細細看明，各令詳述，或令繪圖呈上。萬一有出隘迎戰之時，則各哨隊皆已了然於心。古人憂學之不講，又曰明辨之。余以爲訓練兵勇，亦須常講常辨也。

氣浮而不斂，兵家之所忌也。偶作一對聯云：「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辦事無聲無臭，既要精到，又要簡捷。」

治軍總須腳踏實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凡與人晉接周旋，若無真意，則不足感人。然徒有真意，而無文飾以將之，則真意亦無所託之以出。禮所稱「無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講文飾，到處行不動，近來大悟前非。頓兵城下，爲日太久，恐軍氣漸懈，如雨後已弛之弓，三日已腐之饌，而主者安然不知其不可用，此宜深察者也。附近百姓，果有騷擾情事否？此亦宜深察者也。

治軍之道，總以能戰爲第一義，倘圍攻半歲，一旦被賊衝突，不克抵禦，或致小挫，則令望墜於一朝，故探驪之法，以善戰爲得珠，能愛民爲第二義，則和協上下官紳爲第三義。願吾弟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則不特爲兄補救前非，亦可爲吾父增光於泉壤矣！

凡撲人之牆，撲人之漆，撲者，客也；應者，主也。我若越濠而應之，則是反主爲客，所謂「致於人」者也。我不越濠，則我常爲主，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穩守穩打，彼自意興索然。

今年軍事，沅弟緘言：「穩紮穩打，機動則發。」良爲至論，然機事殊不易審，穩字尤不易到。未有主帥晏而將弁能早者，也；猶之一家之中，未有家長晏而子弟能早者，也。

季弟言：「出色之人，斷非有心所能做到。」此語確不可易。名位大小，萬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將帥之訓士，不能如此立言耳。季弟天分絕高，見道甚早，可喜！可愛！然辦理營中小事，教訓弁勇，仍宜以「勤」字作

主，不宜以「命」字諭衆。

卽挖長壕，切不可過濶，打仗勝則不能多殺賊，挫則不能收隊也。

賊初來之日，不必出隊與戰，但在營內靜看看其強弱虛實，看得千準萬準，可打則出營打仗，不可打則始終堅守營盤，或有數分把握。

現講求守壘之法，賊來則堅守以待援師，倘有疏虞，則志有素定，斷不臨難苟免。回首生年五十，除學問未成，倘有遺憾外，餘差可免於大戾。

凡軍行太速，氣太銳，其中必有不整不齊之處，惟有一「靜」字可以勝之。不出隊，不吶喊，鎗礮不能命中者，不許亂放一聲。

吾兄弟無功無能，俱統領萬衆，主持劫運，生死之早遲，冥冥者早已安排妥貼，斷非人謀計較所能及。只要兩弟靜守數日，則數省之安危，胥賴之矣。至要！

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慶之守，濠深而牆堅，穩靜而不懈，此人力也；其是否不至以一蟻潰堤，以一蠅玷圭，則天事也。各路之赴援，以多餉爲正，援集賢之師，以成胡爲後路，繼護之兵，以朱韋爲助，守牆濠之軍，此人事也。其臨陣果否得手，能否不爲狗會所算，能否不令狗會逃遁，此天事也。吾輩但當盡人力之所能爲，而天事則聽之彼蒼而無所容心，弟於人力，頗能盡職，而每稱「擒殺狗會」云云，則好代天作主張矣！

凡看地勢，察賊勢，只宜一人獨往，所帶極多不得過五人。如賊來追鈔，則趕緊馳回，賊見人少，亦不追也。若帶人滿百，賊來包鈔，戰則喫賊之虧，不戰而跑回，則長賊之銳，兩者俱不可。故近日名將看地勢者，相戒不帶隊伍也。又兩相隔在五里以外，不可約期打仗，凡約期以號礮爲驗，以排鎗爲驗，以冲天火箭爲驗者，其後每每誤事。余所見帶隊百餘人以看地勢，及約期打仗，二事致敗者屢矣！

攻城攻壘，總以敵人出來接仗；擊敗之後，乃可乘勢攻之。若敵人靜守不出，無隙可乘，則攻堅徒損精銳。

用兵人人料必勝者，中即伏敗機；人人料必挫者，中即伏生機。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

大凡紮險地，與久經紮定者，迥乎不同。久經紮定者，濠已深，牆已堅，鎗礮已排定，雖新勇亦可穩守；初紮險地者，雖老手亦無把握。久紮者千人守之而有餘，初紮者二千人守之而不足。

凡軍事做一節說一節，若預說幾層，到後來往往不符。

論兵事，宜從大處分清界限，不宜從小處剖析微芒。如鮑軍或打南岸，或留北岸，此大處也；往返動須兩月，調度不可錯誤，北岸或紮集賢關，或攻宿松，南岸或援江之瑞義，或援鄂之興冶，此小處也。往返不過十日，臨時尚可更改。

盛暑酷熱，若出隊站立烈日之中，歷二三個時辰之久，任是鐵漢，亦將渴乏勞疲；若挂車河官軍作堅守之計，任賊誘戰搦戰，總不出隊與之交仗，待其曬過數日之後，相機打之，亦一法也。

既已帶兵，自以殺賊爲志，何必以多殺人爲悔？此賊之多擄多殺，流毒南紀，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雖使周孔生今，斷無不力謀誅滅之理。既謀誅滅，斷無以多殺爲悔之理。

當此酷暑，賊以積勞之後，遠來攻撲我軍，若專守一「靜」字法，可期萬穩。多公亦宜用「靜」字法，此賊萬無持久之道，弟不必慮多軍之久困也。（余所論靜者，不焦急耳。）昔曹操八十萬人，自荊州東下，吳以五萬人禦之，而周瑜策其必敗者：一料曹兵不服水土，二料劉表水師新附，不樂爲用，三料暑熱久疲，其後亦壁之役，果不出周郎之所料。

布袋草把，此二者，皆余閱歷之事。余攻九江，辦布袋萬個，爲填濠之用，令每人裝土於袋，負之丟於濠中。乃十二月朔日進攻，每袋僅一寸厚，千餘袋尙不能填得一丈寬，而千餘人斷不能站在一處，每處數十人，竟未能填。

一尺厚；是日傷人最多。此布袋之難用也；攻瑞州時，劉峙衝以稻草填濠，已填一丈寬，過濠十餘人矣；賊以火蛋拋出，稻草悉燃，燒死數十人。第二次峙衝用濕稻草，賊以鎗礮擊之，官兵亦不如前次之踴躍，遂不能過濠。瑞州濠深不盈丈，尚且如此，此稻草之難也。

水師向本驕傲，又得數次小勝，則全是矜情躁氣；偶然小挫，則怯態畢露。欲調度水師，無但取其長而忘其短；總以看明支河小汊爲第一義。

機已靈活，勢已酣足，早進可也；否則，不如遲進。與其頓兵城下，由他處有變而退兵，不如在四外盤旋作勢，爲一擊必中之計。

剿撫兼施之法，須在軍威大振之後；目下各路俱獲大捷，賊心極渙，本可廣爲招撫。第撫以收其頭目，散其黨衆爲上；收其頭目，准其略帶黨衆數百人爲次；收其頭目，准其帶所部二三千如韋軍者爲又次；若准其仍帶全部，并盤踞一方，則爲下矣。

暴戾險詐，最難馴馭。投誠六年，官至一品，而其黨衆尚不脫盜賊行徑。吾輩待之之法，有應寬者二：有應嚴者二。應寬者，一則銀錢慷慨大方，絕不計較；當充裕時，則數十百萬，擲如糞土，當窮窘時，則解囊分潤，自甘困苦。一則不與爭功，遇有勝仗，以全功歸之，遇有保案，以優寵獎之。應嚴者，一則禮文疏淡，往還宜稀，書牘宜簡，話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則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與百姓爭訟，而適在吾輩轄境及來訴告者，必當剖決曲直，毫不假借，請其嚴切懲治。應寬者，利也，名也，應嚴者，禮也，義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強兵，則無不可相處之悍將矣。

萬里長濠，大衆公守，最易誤事！一蟻螫堤，全河皆決。

地方雖寬，分別極衝，次衝，究無多處。前圍城賊當衝者，不過數處；後拒援賊當衝者，亦不過數處。於極衝次衝之地，擇人守之，則他處雖有劣營，亦可將就支持。

臨戰之際，預先愛惜士卒精力，以備屆時辛苦熬夜，猶考試者場前靜養也。

大約選將以打仗堅忍爲第一義，而說話宜有條理，利心不可太濃，兩者亦第二義也。

凡善將兵者，日日申誡將領，訓練士卒，遇有戰陣小挫，則於其將領責之戒之，甚者或殺之，或且泣且教，終日絮聒不休，正所以愛其部曲，保其本營之門面聲名也。不善將兵者，不責本營之將弁，而妬他軍之勝，已不求部下之自強，而但恭維上司，應酬朋輩，以要求名譽，則計更左矣！

身居絕地，只有死中求生之法，切不可專盼多軍，致將卒始因求助而懈弛，後因失望而氣餒也。

待賊疲乏散漫之時，猛然出隊力戰，如用此法，總須善於相機。第一要看賊散布在我營外最近之處；第二要看賊疲乏思歸之時；第三要辨得賊之強枝安在，弱枝安在，乃可交手。

凡用兵最重「氣勢」二字，此次弟以二萬人駐於該處，大不得勢，兵勇之力，須常留其有餘，乃能養其銳氣。縮地約守，亦所以蓄氣也。

既不能圍城，賊又不能破援，專圖自保，自以氣斂局緊爲妥，何必以多占數里爲美哉？及今縮地，少幾個當衝的營盤，每日少用幾千斤火藥，每夜少幾百人露立，亦是便益。「氣斂局緊」四字，凡用兵處，處皆然，不僅此也。

制勝之道，實在人而不在器。鮑春霆并無洋鎗洋藥，然亦屢當大敵。前年十月，去年六月，亦曾與忠酋接仗，未聞以無洋人軍火爲憾。和張在金陵時，洋人軍器最多，而無救於十年三月之敗。弟若專從此等處用心，則風氣所趨，恐部下將士，人人有務外取巧之習，無反己守拙之道，或流於和張之門徑，而不可覺，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眞美人不甚爭珠翠，眞書家不甚爭筆墨，然則將士之眞善戰者，豈必力爭洋鎗洋藥乎？

凡危急之時，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其臨危而先亂；恃之以戰，恐其猛進而驟

退。

兵無常法，弟不可泥左之法以爲法，拘左之機以爲機；然亦可資參探。大約與巨寇戰，總預避其銳氣，擊其惰氣，乃爲善耳。

凡長濠以內，總須主兵強於客兵，一切皆由弟作主，號令歸一，而後不至僨事。至囑至囑！凡兵勇須有甯拙毋巧，甯故毋新之意，而後可以持久。弟莫笑我爲老生迂談也。

一燈潰隄，此等最險之着，只可一試再試，豈可屢屢試之，以爲兵家要訣乎？望弟早早定計。賊不解圍，則忍心堅守；賊若解圍，則以追爲退，不著痕跡。行兵最貴機局生活。

吾兄弟既誓拚命報國，無論如何勞苦，如何有功，約定終始不提一字，不誇一句，知不知壹聽之人，順不順壹聽之天而已。審機審勢，猶在其後，第一先貴審力。審力者，知己知彼之切實工夫也。弟當初以孤軍進雨花臺，於審力工夫微欠。自賊到後，壹意苦守，其好處又全在審力二字。更望將此二字直做到底。古人云：「兵驕必敗。」老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不審力，則所謂驕也。審力而不自足，卽老子之所謂哀也。

我軍仍當以擡馬刀矛及劈山礮爲根本。譬之子弟於經書八股之外，兼工詩賦雜藝則佳；若借雜藝以拋棄經書八股，則浮矣。

凡行兵須蓄不竭之氣，留有餘之力，左傳所稱「再衰三竭」，必敗之道也。弟營現雖士氣百倍，而不肯浪戰，正所謂留有餘之力也。孤軍駐雨花臺，後無退路，勢則竭矣。吾欲弟於賊退後，趁勢追賊，由東壩進溧陽宜興，所謂蓄不竭之勢也。

凡行軍最忌有赫赫之名，爲天下所指目，爲賊匪所必爭，莫若從賊所不經意之處下手。旣得之後，賊乃知其爲要隘，起而爭之，則我占先著矣。



吾輩當一而順天意；一面盡人事，改弦更張，另謀活著。古人用兵，最重「變化不測」四字。用兵之道，全軍爲上，保城池次之，弟自行默度，應如何而後保全本軍，如不退而後能全軍，不退可也；如必退而後能全軍，退可也。

凡讀文太多，而實無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亦宜有簡練之營，有純熟之將領，陣法不可貪多而無實。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輕兵，少用重兵；進退開合，變化不測，活兵也；屯宿一處，師老人頑，呆兵也；多用大礮輜重，文員太衆，車船難齊，重兵也；器械輕靈，馬馱輜重，不用車船，騎夫飄馳，電掣輕兵也；弟軍積習已深，今欲全改爲活兵，輕兵勢必不易，姑且改爲半活半呆，半輕半重，亦有更戰互休之時。

大礮守牆，余嫌太笨，現造劈山礮，專爲守牆之用。弟以後宜少用笨重之物，此陸軍第一要訣。

余所以不願多立新營者，一則餉項極絀，明年恐有斷炊之虞；二則局面愈大，真氣愈少。和張晚年覆轍，只是排場廓大，真意消亡；一處挫敗，全局瓦裂，不可不引爲殷鑒。

雨花臺老營，須十分堅固，能於最衝地方，築石壘數處，宜以五百人守者，可以三百守之，而無慮；宜用勁旅守者，可以次等守之，而無妨，則臨分兵之時，便益多矣！

軍中消息甚微，見以爲旺，卽寓驕機。老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其義最宜體驗。

中外皆稱向兵爲天下勁旅，而余不甚以爲然者，以其不能從大處落墨，空處著筆也。弟用兵之規模，遠勝於和，而與向相等。杏南甫成一枝活兵，而又急於調回，則空處全不著筆，專靠他軍，可盡恃乎？

只要水路無接濟進城，陸路縱有接濟文報，賊亦終無可久之道。若必圍得水洩不通，恐因獸猶將死鬥，一蟻潰隄，全局皆震，不可不防。

傍城而戰，例爲彼此殺傷相當之局。以後若非賊來撲營，似不必常尋賊開仗。蓋賊糧路將絕，除開仗別無生

路。我則斷糧路爲要者，不在日日苦戰也。

凡辦大事，以識爲主，以才爲輔。凡成大事，人謀居半，天意居半。往年攻安慶時，余告弟不必代天作主張，牆濠之堅，軍心之固，嚴斷接濟，痛剿援賊，此可以人謀主張者也。克城之遲速，殺賊之多寡，我軍士卒之病否，良將之有無，損折，或添他軍來助圍師，或減圍師分援他處，或功隳於垂成，或無心而奏捷，此皆由天意主張者也。譬之場屋考試，文有理法才氣，詩不錯平仄擡頭，此人謀主張者也。主司之取舍，科名遲早，此天意主張者也。若恐天意難憑，而廣許神愿，若恐人謀未成，而多方設法，皆無識者之所爲。弟現急求克城，頗有代天主張之意。願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靜以緩圖之，則善耳。

古人用兵，最貴變化不測。吾生平用兵，失之太呆，弟亦好從呆處著想。霆軍五月從燕子磯南渡，本是呆著；挖地道則更呆。此際皖南危急，不能不調之使活耳。

大凡辦一事，其中常有曲折交互之處，一處不通，則處處皆窒矣！

蓋大致米糧難入，則城中強者可得，弱者難求，必有內變爭奪之事；若合圍太緊，水洩不通，無分強弱，一律顆粒難通，則反足以固其心，而無爭奪內變，投誠私逃之事矣。

古來大戰爭，大事業，人謀僅占十分之三，天意恆居十分之七，往往積勞之人，非卽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卽享福之人。

大礮守壘，只可偶一用之，多用則可不必。吾在水營多年，深知大礮之長短。凡礮火之利有二，曰：及遠；曰：命中。大礮之大小，可以及遠，而難以命中，謂其愈遠則行愈遲慢，且有聲可以迴避，又往往自上落下，不能橫穿也。其羣子則以命中，而難以及遠，包得合腔，築得極緊，可及二三箭之遠，否則僅及一箭而已。羣子所能及之處，先鋒包亦幾能及之。軍興日久，各弁勇事事外行，徒慕大礮之名，見賊在二三里外，紛紛開大礮，大子擊之，喜其響之

震。烟之濃而已。見賊不畏砲而排進如故，則以爲凶悍無匹，而不知大子實不傷人。昔余在水營時，教將弁專用羣子，「包得圓，築得緊，開得近。」三語者，內湖各營，罕能做到。外江間有做到者，便是無敵之將。

四五萬人，同時遣散，必無許多銀錢，而坐轎者願息，抬轎者不肯，其中又有許多人，情物理，層次曲折。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而退之中，次序不可凌亂，痕迹不可太露。

凡子弟生徒，平日懶惰，場文荒謬而不售者，則當督責之。至平日勞苦，場文極佳而不售者，則當獎慰之。弟所給諸將，皆勞苦佳文之生徒也。

捻匪長處，在專好避兵，不肯輕戰；偶爾接戰，亦復凶悍異常。好用馬隊，四面包圍，而正兵則馬步夾進，馬隊衝突時，多用大刀長棒步隊，冒烟衝突。專用長鎗猛刺，我軍若能擔此數者，則鎗砲傷人較多。究非捻匪所可及。劈山砲，尤爲捻匪所畏。

各軍得悉萃於西南山，多田多之處，剿辦當稍易爲力。恐其半過沙河以南，半留沙河以北，則尤疲於奔命耳。百戰之寇，屢衰屢盛，卽僅存數十人，尙是鉅患。况數萬乎？人心日僞，大亂方長。吾兄弟惟勤勞謙謹，以邀神佑。速將練兵，以濟時艱而已！

此賊故智，有時疾馳狂奔，日行百餘里，連數日不少停歇；有時盤於百餘里之內，如蟻旋磨，忽左忽右，賊中相傳秘訣曰：「多打幾個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僧王曹縣之敗，係賊以打圈之法疲之也。吾觀捻之長技，約有四端：一曰步賊，長竿於鎗子如雨之中，冒烟衝進；二曰馬賊，周圍包裹，速而且勻；三曰善戰，而不輕試其鋒，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粵匪初起之訣；四曰行走，剽疾，時而數日千里，時而旋磨打圈，捻之短處，亦有三端：一曰全無火器，不善攻堅，只要官吏能守城池，鄉民能守堡寨，賊卽無糧可擄；二曰夜不紮營，散住村莊，若得善偷營者，乘夜劫之，協從者最易逃潰；三曰輜重婦女騾驢極多，若善戰者與之相持，而別出奇兵，襲其輜重，必不

受創。此吾所閱歷而得之者。

余與少荃皆坐視賊太輕，以致日久無功。弟則視賊尤輕。莊子曰：「兩軍相對，哀者勝矣。」咸豐三年以前，粵匪爲哀者，咸豐十年以後，官軍爲哀者。今肅匪屢勝，而其謹畏如故；官軍屢敗，其驕蹇如故。是哀者尙在，捨也可慮孰甚？

淮勇不足恃，余亦久聞此言。然物論悠悠，何足深信？所貴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省三琴軒均屬有志之士，未可厚非。申夫好作識微之論，而實不能平心細察。余所見將才傑出者極少，但有志氣，即可予以美名，可獎成之。

傲爲凶德。凡當大任者，皆以此字致於顛覆。用兵者最戒驕氣，惰氣；作人之道，亦惟驕惰二字，誤事最甚。（以上家書）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爲主，攻者爲客；守營壘者爲主，攻者爲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爲主，後至者爲客；兩軍相持，先動喊放鎗者爲客，後吶喊放鎗者爲主；兩人持矛相格鬪，先動手戮第一下者爲客，後動手，卽格鬪而卽截者爲主。中間排隊迎敵爲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爲奇兵；屯宿重兵，壁札老營，與賊相持者爲正兵，分出遊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爲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持以禦寇者爲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爲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爲正兵，羸馬疲卒，偃旗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爲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爲正兵，佯敗伴退，設伏而誘敵者爲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

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爲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見其悲啼於割剝之頃，宛轉於刀俎之間，仁者將有所不忍，况以人命爲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敗喪也，卽使倖勝，而死傷相望，斷

頭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陳吾前，哀矜之不遑，喜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爲和悅，或爲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則騁乎淄澗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嘉慶季年，名將楊遇春屢立戰功，嘗語人曰：「吾每臨陣，行間覺有熱風吹拂面上者，是日必敗；行間若有冷風，身體似不禁寒者，是日必勝。」斯亦肅殺之義也！

田單攻狄，魯仲連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單問之，仲連曰：「將軍在即墨，坐則織黃，立則仗鍤，爲士卒倡，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澗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余嘗深信仲連此語，以爲不刊論。同治三年，江甯克復後，余見湘軍將士，驕盈娛樂，慮其不可復用，全行遣散歸農。至四年五月，余奉命至山東，河南勦捻，湘軍從者極少，專用安徽之淮勇，余見淮軍將士，雖有揮奮之氣，亦乏憂危之懷，竊用爲慮，恐其不能平賊。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仲連所言以憂勤而勝，以娛樂而不勝，亦卽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旨也。其後余因疾病，疏請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國卒用淮軍，削平捻匪，蓋淮軍之氣尚銳，憂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奮以作三軍之氣，二者皆可以致勝。在主帥相時而善用之已矣，余專主憂勤之說，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於此，以識吾見理之偏，亦見古人格言至論，不可舉一概百，言各有所當也。

史記敘韓信破魏豹，以木罌渡軍，其破龍且，以囊沙壅水，竊嘗疑之。魏以大將柏直當韓信，以騎將馮敬當灌嬰，以步將項它當曹參，則兩軍之數，殆亦各不下萬人。木罌之所渡幾何，至多不過二三百人，豈足以制勝乎？沙囊壅水下，可滲漏，旁可橫溢，自非興工嚴塞，斷不能築成大堰，壅下使下流竟絕，如其寬河盛漲，則塞之固難，決之亦復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壅易決，則決後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敘兵事莫善於史。

記，史公敘兵，莫詳於淮陰傳，而其不足據如此。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徵諸古籍，諏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從事耳。

約期打仗，最易誤事；然期不可約，信則不可不通也。

治軍之道，以「勤」字爲先。身勤則強，佚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常常提其朝氣爲要。

凡打仗，一鼓再鼓，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滅；凡攻壘，一撲再撲，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滅。

守城然非易事，銀米、子藥、油鹽，有一不備，不可言守備矣——又須得一謀勇兼優者爲一城之主。

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統領營官，須得好真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闕乏，算彼己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雖多，調度雖善，有效有不效，盡人事以聽天而已。

兵者，不得已則用之，常存一不敢爲先之心，須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

近年從事戎行，每駐紮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窮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二三。目擊心傷，喟然私歎行軍之害民，一至此乎！故每於將官委員告戒，總以禁止騷擾爲第一義。

軍事有驕氣，惰氣，皆敗氣也。孔子之「臨事而懼」，則絕驕之源；「好謀而成」，則絕惰之源。無時不謀，無事不謀，自無惰時矣。

古人有言曰：「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婁敬所謂「逆取順守」，亦此意也。軍營用民夫，其先則廣取之，虐役之；其後則體卹必周，給錢必均。法可隨處變通，總須用人得當耳。

洋烟爲壞營規之最，盡行汰去，不可稍存姑待之意。黎明點名，卯正辰初，即可點畢，嗣後每早，或查營，或點名，

或看操，三者總行其一，不專行查營一事也。

練勇之道，必須營官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雞伏卵，如鑪鍊丹，未宜須臾稍離。

戰陣之事，須半動半靜，動如水，靜如山。

軍事不可無悍驚之氣，而驕氣即與之相連；不可無安詳之氣，而惰氣即與之相連。有二氣之利，而無其害，有道君子，尙難養得恰好，况弁勇乎？

凡用兵之道，本強而故示弱，以弱者，多勝；本弱而故示敵以強者，多敗。敵加於我，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漫無審量，輕以兵加於敵者，多敗。

凡修壘以濠深爲妙；木城及外牆，均有流弊，恐反爲賊遮蔽砲子也。

修礮之事，軍士四出征剿，有老家以爲基址，亦行軍一法也。擇地有兩法：有自固者，有阨賊者。自固者，振高山，擇要隘，阨賊者，擇平坦必經之路，擇淺水津渡之處。嗣後每立一軍，則修礮二十座，以爲老營；環老營之四面，方三百里，皆可往來梭剿，庶幾可戰可守，可奇可正，得四軍可靠者，則變化無窮。於景鎮作一榜樣，而他軍效法行之，可得也。但不知何爲法術，亦可得見乎？

與李少荃許仙屏言團練之無益於辦賊，直可盡廢；如必欲團練，則不可不少假以威權。

近年取將，失之寬厚，又與諸軍相距過遠，危險之際，弊端百出；然後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反是，乃敗道也。

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聲無形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守是二者，雖蠻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洽哉？

帶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即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嘗望其

成立，望其發達，則人知恩矣。禮者，卽所謂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懷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斯二者，雖蠻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余至武昌火藥局，看造火藥之法。以銅爲輪，以鐵爲輾，圓地爲大磨盤，以牛碾之。盤大徑二丈三尺，周圍七丈許。每盤用四牛，每牛速曳兩輪。盤外周圍溝槽，約寬八寸許。火藥在槽內，牛行槽外。馭牛之人行槽內，每牛以一人馭之。每兩牛四輪之後，則有鎗藥者一人，隨之執銅鎗，於槽內鎗動，庶輾過之後，火藥不患大緊也。又有小磨盤，磨礮與磨麥相似，僅用一人，又有櫃，篩礮，篩炭，其法絕精，非圖說不能明。

營務處之道：一在樹人，一則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戰勝攻取爲恥，而以不能樹人立法爲恥。樹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鎔造就。

凡軍驕氣，則有浮淫之色；惰氣，則有奄滯之色。須時時察看，而補救之。

帶兵之道：「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可也。但兵以力作主，巧作客。

軍務須從日用眠食上下手。

呂蒙誅取鎧之卒，魏絳戮亂行之僕，古人處此，豈以爲名？非是則無以警衆。窄路打勝仗，全係頭敵數人，若頭敵站不住，後面雖有好手，亦被人擠退了。

出青之法，卽漢書趙充國傳所謂就草。

天下之人，稍有才智者，心思有所見，以自旌異於人。好勝者，此也；好名者，亦此也。同當兵勇，則思於兵勇翹然而出其類；同當長夫，則思於長夫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當將官，則思於將官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爲主帥，則思於衆帥中翹然而出其類。雖才智有大小，淺深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則一也。能打破此一副庸俗之見，而後可



與言道。

古人以用兵之道，通於聲律；故聽音樂而知兵之勝敗，國之存亡。余生平於音律、算法，二者一無所解，故不能知兵耳。

用兵之難，莫大於見人危急而不能救。

明戚繼光紀效新書中有立牌，卽古之盾也，有圓牌，卽今之藤牌也。統謂之曰攔牌。又有所謂剛柔牌者，其法以生漆牛皮蒙於外，而以湖綿搓成小團，及頭髮裝於內。蓋戚氏自以巧思製造，非有所師於古也。古之千盾，所以捍禦矢石，今之攔牌，所以捍禦礮子。礮子所當，無堅不破，豈矢石所可同年而語哉？國藩初辦水師時，嘗博求禦礮子之法，以魚網數層，懸空張挂，礮子一過卽穿，不能禦也；以絮被漬濕，張挂，礮子一過卽穿，不能禦也；以生牛皮懸於船旁，以藤牌陳於船稍，不能禦也；又作數層厚牌，以竹鱗排於外，爲一層牛皮，爲一層水絮，爲一層頭髮，爲一層，合而成牌，亦不能禦也。以此而推，戚氏之剛柔牌，不足以禦礮子明矣。烏鎗子如梧子大者，或有法以禦之，抬鎗子，劈山礮子，凡大如黃豆以上者，竟無拒禦之法。近時楊軍門載福等，深知礮子之無可禦，遂屏棄魚網、水絮、牛皮等物，一切不用，直以血肉之軀，植立船頭，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聽之。而其麾下，水師弁勇，亦相率而植立直前，無所迴避。明於此義，而古來千盾檣牌諸器，皆可廢矣！友人劉騰鴻時衡治軍，刁斗森嚴，凜不可犯，臨陣則伏根行首，堅立如山，有名將之風，惟過於自燻，在武昌時嘗獨立城下，呼賊以礮子擊之，賊發十餘礮，不中，堅坐良久乃還。在端州時亦如是，卒以徇難。殲我壯士，人百莫贖！此則剛毅太過，於好謀而成之道，少有違耳。余初不解造礮子之法，以生鐵令鑄工鑄之，渣滓未融，經藥輒散，且多蜂眼，鳴而不能及遠。乃與吳坤修竹莊商用熟鐵打造其法，以鐵先練成直條，每條燒紅其端，截出半寸，打成圓顆，又燒其端，又打成顆。——每顆如葡萄大——後至江西，商之姚鑊，以此法打造。姚君又作爲鐵模，半渦截鐵條之端，置之模中，宛轉錘鍊，圓滑可愛。

於是及遠較多一里有奇也。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打造羣子，均用此法。每敵用百餘顆，多者或三四百顆，噴薄而出，如珠如雨，殆無隙地，當之輒碎。不仁之器，莫甚於此矣！然流疆尙未靖謐，此其亟宜講求者也。

行軍之道，有依次而進者，有越敵人守所之寨，而先攻他處者，姑以通鑑所紀兵事言之。朱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之亂，袁顛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游，兵強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旣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鐵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危，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乃選戰士七十，輕舸二百，配與興世。興世率其衆，泝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屢日。賊將劉胡聞之，笑曰：「我尙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鵲尾，胡旣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與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趨錢溪，立營寨。己亥，興世引兵進擄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興世禁之曰：「賊來尙遠，氣盛而矢驟，驟旣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與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將相繼並進。胡收兵而下，與世遂於錢溪立城。國藩按是時，官軍在下游赭圻，袁顛等在上遊之濃湖，劉胡等又在上游之鵲尾，更上乃爲錢溪，越濃湖，鵲尾兩寨而上，立城於錢溪，此險途也。厥後賊屢攻錢溪，不勝，糧運中梗，而鵲尾、濃湖並以潰降。此越寨進攻，而得勝者也。

秦始三年，魏尉元上表言：「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爲賊用兵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揚，戍東安，前青、冀諸州可不攻而克。若四鎮不服，青、冀難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冀、青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如此，則淮、北自舉，

暫勞永逸。一國藩按宋與魏歷世兵爭，宋有青州歷城徐州諸鎮，遠在海岱與魏接眈；而下邳宿豫沂水東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尚遠。魏越青州諸鎮，而進攻四城，此險途也。厥後四城破，而青州歷城徐州諸鎮相繼沒於魏。此越鎮進攻而勝者也。

梁簡文帝二年，侯景之變，鄆州刺史蕭方諸以徐文盛軍在西陽，不設備。西陽即今黃州。侯景以江夏空虛，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鄆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諸迎拜，遂擒鮑泉，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送越徐文盛等軍直上，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國藩按侯景與徐文盛皆在黃州夾江築壘，乃越徐軍而上入江夏，此險途也。而江夏以無備而破，徐軍以失勢而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陳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西岸之柵口，侯瑱屯東岸之蕪湖，相持百餘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趨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瓊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侯擊琳艦，又以蒙衝小船擊其艦，琳軍大敗，軍士溺死什二三，餘皆棄舟登岸。國藩按王琳與侯瑱同屯蕪湖之上，琳乃越瓊軍而直下金陵，此險途也。而瑱軍自後躡之，反爲所破，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

唐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旣拔遼東，蓋牟諸城，至安市，將決戰。高麗靺鞨合兵爲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原之守必強，願假臣精兵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能降。上不應，後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將請先攻烏骨城，衆議不從，遂自安市班師。」國藩按道宗請越安市而進攻平壤，此雖險途，而實制勝之奇兵也。太宗不從，無攻而返，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亂，李泌請命建甯王倓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泌欲使建甯自靈夏並豐勝靈朔之寨，直擣媯檀，攻范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恆定，攻范陽之南，覆其巢穴，賊遠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已而不果行。國藩按是時大軍在扶風，郭子儀在馮翔，李光弼

在太原，勢宜先取兩京。李泌欲先搗范陽賊巢，此亦制勝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爲關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辛未，李愬李祐李忠義李進誠軍出，東行十六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閤，時大風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四鼓，愬至蔡州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以先登，愬入居元濟外宅，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國藩按：元濟精兵盡在洄曲，董重質麾下，李愬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朱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趨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趨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國藩按：楚之岳州東北，與吳爲隣，嘉魚陸口等處，吳必立寨設備，乃王環越之而直趨黃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唐同光元年，後唐與朱梁和，拒於楊劉德勝之間。時梁將段凝軍臨河之南，（卽澶淵，今開州）王彥章進逼鄆州。（今東平府）唐臣李紹宏等，請乘鄆州與梁約合，帝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長驅入汴，彼城中旣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冬十月壬申，帝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甲戌，圍中都城，破之，擒王彥章。帝召諸將問進退之計，諸將請先下東方諸鎮城，然後觀釁而動。康延孝李嗣源請亟取大梁。乙亥，帝發鄆州，中都丁丑，至曹州。己卯，至大梁，滅梁。壬午，段凝將其衆五萬，自滑州濟河入援，解甲請降。國藩按：郭崇韜之初議，直取大梁也，時梁將

王彥章軍在鄆州，段凝軍在河上，越兩寨而進攻，此險途也。厥後破中都，擒王彥章，而段凝猶在河北；越一寨而進攻，亦險機也。然段凝隔於河北，若自白馬南濟，則阻於大河；若自下游直濟，則一阻於大河，再阻於新決之護駕水，勢難入援，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以上九事，張興世之據錢溪，宋子仙之取鄆州，許德勳之下黃州，皆水路越攻而勝；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敗。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崇韜之策汴梁，以陸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陽，以陸路不越攻而失之。成敗得失，固無一定之軌轍也。咸豐四年十月十一日，賊目陳玉成據蘄州，秦日綱據田鎮，我舟師越蘄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鎮；十四日，蘄州之賊亦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十一月，水陸各軍會於九江，時賊目林啓榮據九江，黃文金據湖口，石達開羅大綱等同在湖口，我舟師彭玉麟等，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陸軍羅澤南等，十二月初五日，下攻湖口。十二日，水師敗挫；二十四日，陸軍亦無利而歸。北越寨進攻而敗者也。咸豐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漢黃州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慶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蘄縣，往來如飛。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故知「勝敗無常，視將才為轉移」耳。當時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發於國藩，定於羅君羅山，劉君孟容二人。事敗之後，或深咎此策之失，且專歸罪於劉君者，非事實也。（以上日記）

疆場之役，所以磨練豪傑之資也。前代如王伯安、孫高陽，其初亦不過講求地利耳，其後遂爲儒將，豈不貴乎閱歷哉？

壯勇貴精而不貴多，設局宜合而不宜分。湘潭甯鄉兩縣，各交界之所，不必另立練局，但在城內立一總局，兩處多設探報，賊至則風雨疾驅，仍可禦於境上。城內總局人數亦不必多，但得敢死之士四百人，則固可以一戰。要須簡擇精嚴，臨陣不至獸駭鳥散，則雖少亦決其有濟。

就現在之額兵，練之而化爲有用，誠爲善策；然習氣太盛，安能更鑄其面目，而盪滌其腸胃？岳王復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藝；孔子復生，三年不能變革其惡習，故鄙見竊謂：現在之兵，不可練之而爲勁卒，新募之勇，却可練之使補額兵。

鄉村宜團而不宜練，城廂宜練而不宜多；如此立說，明知有日就懈散之弊，然懈散之弊尙少。若一意操切行之，則新進生事者，持札四出，詛索偪勒，無所不至，功無尺寸，而弊重邱山，亦良可深慮也！

今日將欲滅賊，必先諸將一心，萬衆一氣，而後可以言戰；而以今日營伍之習氣，與今日調遣之成法，雖聖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氣，自非別樹一幟，改絃更張，斷不能辦此賊也。鄙意欲練鄉勇萬人，概求吾黨質直而膽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爲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勵，以庶幾於所謂諸將一心，萬衆一氣者，或可馳驅中原，漸望澄清。

今日之兵，概可傷恨者，在「敗不相救」四字：彼營出隊，此營張目而旁觀，哆口而微笑；見其勝則深妒之，恐其得賞銀，恐其獲保奏，見其敗則袖手不顧，雖全軍覆沒，亦無一人出而援手拯救於生死呼吸之頃者，以僕所聞，在在皆然。蓋緣調兵之初，此營一百，彼營五十，徵兵一千，而已抽選數營，或十數營之多；其卒與卒已不相習矣，而統領之將，又非平日本管之官。一省所期若此，他省亦如之。卽同一營也，或今年一次調百人赴粵，明年一次調五十赴楚，出征有先後，赴防有遠近，勞逸亦遂乖然，不能以相入。敗不相救之故，半由於此。又有主將遠隔，不奉令節，不敢出救者；又有平日構隙，雖奉令節，故遲回不往救者。至於兵與勇遇，尤嫉恨刺骨，或且伴爲相救，而倒戈以害勇，翼蔽以縱賊。

「團練」二字，當分爲兩層：團，卽保甲之法；清查戶口，不許容留匪人，一言盡之矣。練，則養丁，請師，製旗，造械，爲費較多，鄉人往往疑畏不行。今練成擇人而舉，團則宜徧地與辦，總以清查本境土匪，以絕勾引爲先務，遂設

一 審案局。

民間倡爲謠言，反謂：「兵勇不如賊匪之安靜。」國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復開得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

近時各營之兵，東調一百，西撥五十，將與將不和，卒與卒不習，勝則想忌，敗不想救；即有十萬衆在我麾下，亦且各懷攜貳，離心離德。居今之世，用今之兵，雖諸葛復起，未必能滅此賊也。鄙意必須萬衆一心，諸將一氣，而後改絃更張，或有成功之一日。

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諸勇必不悅服；不動，則營務細鉅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爲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則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卒爭毫釐，故又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勞則病，精神缺短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則萬不可以帶勇。故弟嘗謂：帶勇須智深勇沈之士，文經武緯之才。

帶勇之人，不苛求乎全材，宜因量以器使。然血性爲主，廉明爲用。三者缺一，若失輓軌，終不能行一步也。

古來名將得士卒之心，蓋有在於錢財之外者。後世將弁，專恃糧重賞優，爲牢籠兵心之具，其本爲已淺矣。是以金多則奮勇蟻附，別盡則冷落獸散！

練卒宜十分精強，器械宜十分精緻，乃可以臥薪嘗膽，艱難百戰；不然，則不教之卒，窳敗之器，何省不可驟辦，而必出自湖南萬里長征多費餉項哉？

各勇不穿着輓料衣服，止許穿布衣，不許穿鞋，止許穿草鞋；哨長亦然，打仗同進同退，不許獨後，亦不許獨先。割首級，奪旗幟，亦無賞。

練勇之道，必須營官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鷄伏卵，如鑪鍊丹，未宜須臾稍離。前與璞山面議，每營有文武兼備之營官，始克照料一切。

此次募勇成軍，以出，要須臥薪嘗膽，勤操苦練，養成艱難百戰之卒，預爲東征不歸之計；若草率從事，驅不教之士，執窳脆之器，行三千里之遠，以當虎狼百萬之賊，未與交鋒，而軍士之氣固已餒矣。雖有一二主者忠義奮發，亦無以作其衆而貞於久也。

國藩立朝有年，更事孔多，曾不能以泛悠之毀譽，定倫類之優劣；財有軍務所關，不揆事理之當否，而徒貴耳賤目，逞我私臆乎？

陣法原無一定，然以一隊言之，則以「鴛鴦」「三才」二陣爲要，以一營言之，則一正兩奇，一接應，一設伏，四者斷不可缺一。此外自爲變化，將多人以禦劇寇，斷不可無陣法也。

江中應戰之船，須二百號；其餘雇備民船，隨助聲勢者，須八百號。戰船之中，每號配水勇二十人；民船之中，凡煤米油鹽百貨之需，無不裝載，技藝工匠雜流之人，無不備具。船行中流，兩岸陸兵，夾江而下；兵勇所得之銀，換舟中之錢，所用之錢，即買舟中之貨，庶兵勇所至，無米鹽缺乏之患，無昂貴數倍之苦；而展轉灌輸，其銀錢仍不出乎水陸兩營之內。

兩岸陸路之勇，夾江而下；兵勇所得之口糧銀兩，即換舟中之錢，所用之錢，即買舟中之貨。庶無鹽米缺乏之患，無昂貴數倍之苦；而銀錢展轉灌輸，仍不出水陸兩營之外。否則陸勇數千，貿然一行，九江以下千里，蕭條無食，可買無錢可換，雖有忠憤凌霄，亦祇得向江水而痛哭耳。是以國藩私計，總須舟載食物，水陸並進。

水勇佳者難得，然不難於放礮，而難於盪漿使舵；國藩之意，擬即專雇水手。蓋水師不可遽學爲水手，水手却

能即學爲水師。



水路有戰船，必須兩岸勁兵夾江護行。

岳王復生，或可換孱兵之筋骨；孔子復生，難遽變營伍之習氣。雖語涉諧謔，實痛切之言也。今欲圖謀大局，萬衆一心，自須別開生面，斬新日月，專用新招之勇，求忠義之士將之。不雜入營，稍久之兵，不用守備以上之將。

國藩數年以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一人不喪盡天良，故決計不用營兵，不用鎮將。

平昔營人出征遲滯，或咎人軍興浪費，及身膺斯責，則其遲滯尤久，而其浪費更多。履之後艱於茲益信。

紫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宿，亦須爲堅不可拔之計，但使能守我營壘，安如泰山，縱不能進攻，亦無損於大局。哨探嚴明，離賊既近，時時作敵來撲營之想，敵來之路，應敵之路，埋伏之路，勝仗追賊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未經戰陣之勇，每好言戰，帶兵者亦然；若稍有閱歷，但覺我軍處處瑕隙，無一可恃，不輕言戰矣。

進則爭前，退則散亂，三五人保住陣脚，即是勁旅。無此三五人者，則其初每成先勝後敗之局，其後遂爲屢北不振之師。此蓋軍旅強弱之恆態。

衛青人奴，拜將封侯，身尙貴主，此何等時？又可以尋常行墨，困偏奇男子乎？

凡善弈者，每於棋危劫急之時，一面自救，一面破敵，往往因病成妍，轉敗爲功。善用兵者亦然。

已無聲而後可以聽人之聲，已無形而後可以伺人之形，撫賊之備物太甚者，其中蓋有所不足也。以精心察之，冷眼覷之，無乘以躁氣，無淆以衆論，自能覷出可破之隙，若急於求效，闕以浮情客氣，則或泰山當前而不克見。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外重而內輕，其爲蔽也久矣！

用兵無他妙巧，常存有餘不盡之氣而已。孫仲謀之攻合肥，受創於張遼，諸葛武侯之攻陳倉，受創於郝昭，皆初氣過銳，漸就衰竭之故。惟苟榮之拔偏陽，氣已竭而忽振，陸抗之拔西陵，預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養銳氣，先

備外援，以待內之自敵。此善於用氣者也。足下忠勇內蘊，邁往無前；惟猛進有餘，好謀不足。吾願足下學陸抗氣，未用而預籌之，不願學荀彧氣，已竭而復振之。願算畢而後戰，不宜真戰而徐算。

士卒不許有一人閒言閒語，稍觸別營，不特宜戢本管六營，兼宜小心和協別營之將領。兵猶火也，勿戢將自焚也。

軍事以氣爲主，淪去舊氣，乃能重生新氣；若不改頭換面，長守此堅壁，以日夜嚴防而不得少息，則積而爲陳腐之氣，如敗血之不足以養身也。

濠中之土，宜覆於牆上，不可覆於外濠；宜壁立斗絕，不可斜陂隨下。

「月中則戾，月盈則虧。」故古詩「花未全開，月未圓」之句。君子以爲知道。自僕行軍以來，每介疑勝疑敗之際，戰兢兢，恐懼上下忱惕者，其後常爲大勝；或當志得意滿之候，各路雲集，狃於屢勝，將卒矜慢，其後常有意外之失。

軍行，以水泉甘潔爲最難得之境；其無活水平泉之處，不可駐也。

用兵之道，與讀書同，不日進則日退，須「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爲妙。

目下賊氛正盛，我軍宜蓄銳以俟時，沈幾以觀變；如必須退兵，則不妨少退以蓄勢，待得機然後再進。兵法有進有退，古名將非全無退時也，望斟酌行之。

崖角嶺一沖太長，進沖甚易，退回甚難，此行兵者所忌也。此時審幾度勢，但宜穩紮，不宜輕進；名將以救敗爲第一難事。

凡兵勇太少，則軍威不壯，太多則弱者閒或反爲強者之累；弟之不肯輕用團勇，亦執是故。若能借其人多以助我之勢，而臨陣又不爲其所累，則有益而無損，到處鄉團皆可用矣！

國藩平日不善臨陣，故友人相戒，但宜在遠處調度，不宜至近處對敵。恐各統領營官分心以護衛，鄙人轉不能衝鋒應變，出奇制勝也。

連日各處募勇者甚多，應募者漸少；卒之擇將甚於將之擇卒。朝秦夕楚，輕去其主；辛苦教練，甫覺可用，轉瞬已失其所在矣。或在此營當散勇，則貪易一營以充什長；甫得什長，又思易一營以充哨長。若兵則壹列尺藉，終身不改；鄙意欲借兵呆板之風，稍變勇浮動之習。

吏治有常者也，可先立法而後求人；兵事無常者也，當先求人而後立法。求人以統領爲最難，營官亦頗不易得。

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兵勇愚蠢，自須專習一途，以壹其心志。上岸殺賊，洗足上船之說，當築濡須塢時，已知其不可行矣。

軍家之一勝一敗，其炎涼意態，往往出素所親愛之人；若更事稍多，亦自見慣不驚。

兩次挫失之後，弁勇心目中，不無輕疑主將之意。田單拜神人爲師，亦以勢弱恐下不我信也。望於士卒前少存不自足之懷，無當大股，無貪奇功，得小小勝仗數次，則士氣漸轉而可有爲矣。

防守之統領，已屬難得；游擊之統領，尤爲可遇而不可求。閣下靜能生明，專在人材上用心，猶爲費力少而收效多，何如？

將來賊平之後，勇則歸農，弁目之精強者，則得缺歸伍，亦銷患之一道也。

承詢選將一節，猥以湖湘俊彥，朋與推求汲引之原。鄙人替替，奚足以言衡鑒？風雲際遇，時或使之；生當是邦，會逢其適，於鄙鈍初無與也。抑又竊疑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於百長并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追崇之辭，初非當日預定之品。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論事不求苛細，無因寸朽而棄連抱，無施數罟以失巨鱗。斯先哲

之恆言，雖愚蒙而可勉。

穩紮堅守，嚴紀律而愛百姓，尙屬人力之所能勉；行之不懈，亦弭謗之一端也。古來義士仁人，行軍用兵之道，專重救人之急，解人之圍，是以義聲播於遐邇。

來教「分制援賊，包打勝仗」等語，無乃期許過奢，鄙人教練之才，非戰陣之才也。守黃梅，守石牌，或可竭力任之，拒援賊則敬謝不敏。「人貴自知」，不敢不確陳其短耳。

近年軍中閱歷有年，益知天下事，當於大處着眼，小處小手。陸氏但稱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梢全無把握。故國藩治軍，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說，專就粗淺纖悉處致力，雖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爲純拙計，則猶守約之方也。所最難者，近日調兵，撥餉，察吏，選將，皆以應酬人情之道行之，不問事勢之緩急，諛旨之寬嚴，苟無人情，百求罔應。卽舉劾賞罰，無人情則雖大賢莫薦，有人情則雖巨慝亦釋。故賊餒雖已漸衰，而人心殊未厭亂，每獨居深念，憾不得與閣下促膝密語，一搗積懷。

凡臨敵觀氣色，有二可慮：驕氣，則有浮淫之色；（淫溢也大也漫也）惰氣，則有唵滯之色；（唵晦也闇也）望體察而補救之。

驕氣惰氣等語，却不宜與人說及；此等默察之而默救之可耳。凡與諸將語，理不宜深，令不宜煩，愈易愈簡愈妙也。不特與諸將語爲然，卽吾輩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雜，切身日用得著的，不過一兩句，所謂「守約」也。

鄙意欲仿六年八月魯家港禦石逆之法，直待賊來撲營，堅壁不出，待其情歸而後出擊，亦不遠追。如是二日，彼之銳氣少沮，我之識力稍定，然後設法擊之，則真賊與裹者，情狀分明矣。

河淮以北之民，賦性剛勁，耐寒習苦，囊裹乾糧，且行且食，以該處之兵，辦本地之賊，必可得力，若敵部皆衡湘

之士，狃於南方風氣，不慣麵食；冬則風帽皮衣，炭盤手爐，刻不能離。羅李名將，亦不免於冬烘氣象。凡兵勇與百姓交涉者，總宜伸民氣而抑兵勇，所以感召天和者在此，卽所以要獲名譽者亦在此。望閣下實心行之，幸勿視爲老生常談也。至於戰勝攻取，雖無把握，若守之必固，則可以人力操其權。

軍事有驕惰氣，皆敗氣也。孔子云：「臨事而懼，一則絕驕之源；一好謀而成，一則絕惰之源。平日無時不謀，無事不謀，自無惰時矣。外間或言閣下好籠罩人，已所不知者，以言餽人使言之，人言未畢，則又以己意承接而引伸之，好以聰明細人而不至誠待人。國藩久聞此語，未便遽進箴規，今既受統領重任，務祈細己之聰明，貶己之智術。凡軍中大小事件，殷殷教請於朱雲崖處處出於至誠，則人皆感悅而告之以善矣。」

早夜站牆，日日操練，斷不可閒。勤字爲人生第一要義，無論居家官行軍，皆以勤字爲本。黎明早起，勤字中之一端也。

用兵久，則驕惰自生；驕惰，則未有不敗者。勤字所以醫驕，慎字所以醫惰。此二字之先，須有一誠字以立之本。立志要將此事，知得透，辦得穿，精誠所至，金石亦開，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誠也。人之生也，直與武員相交，尤貴乎直。文員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與武員不相水乳，必盡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無疑，此接物之誠也。以誠字爲之本，以勤字慎字爲之用，庶幾免於大戾，免於大敗。

楚軍水陸之好處，全在無官氣而有血性；若官氣增一分，則血性必減一分。八九兩年，余過湖口時，彼此皆不免有官氣，此次余與厚菴閣下，皆當力戒以挽風氣。

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實以官氣太重，心竅太多，滴撲散醴，真意蕩然。湘勇之興，凡官氣重心竅多者，在所必斥，歷歲稍久，亦未免沾染習氣。

軍事是極實之事，十三史除班馬外，皆文人以意爲之，不知甲仗爲何物，戰陣爲何事，浮詞僞語，隨意編造，斷

不可信。僕於通鑑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筆識出矣。退菴若以編輯廿三史成書爲治軍之藍本，則門徑已差，難與闡功。閣下與之至交，須勸之盡棄，故紙專從事於點名看操查牆子諸事也。

鄙人近歲在軍，不問戰事之利鈍，但課一己之勤惰。蓋戰雖數次得利，數十次得利，曾無小補，不若自習勤勞，猶可稍求一心之安。

家世寒素，深知一粒一絲之匪易，近年從事戎行，每駐紮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窮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喟然私嘆行軍之害民，一至此乎？故每與將官委員告戒，總以禁止騷擾爲第一義。雖行之未必有效，差幸與閣下來示意趣相同。

主守則專守，主戰則專戰，主城則專修城，主壘則專修壘，切不可脚踏兩邊橋，臨時張皇也。

戰時無他謬巧，大約隊伍不錯亂，鎗礮不早發，二者即操可勝之權。賊若憑堅城而守，我軍仰攻，斷難得手。大抵平日非至穩之兵，必不可輕用險著；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輕用奇謀。然則穩也，正也，人事之力行於平日者也。險也，奇也，天機之湊泊於臨時者也。

布置須四路照顧，不可擠在一處。賊若來時，當頭敵者，須擇一好手。窄路打仗，勝敗全係頭敵數人；若頭敵站不住，後面雖有好手，亦被人擠退了。

治軍之道，以勤字爲先。身勤則強，佚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求閣下以身率之，常常提其朝氣爲要。

治軍以勤字爲先，實閱歷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臨敵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平日不能忍耐寒而臨敵忽能忍耐寒者。微防掣眷擾民，習氣已深，實難挽回。吾輩當共習勤勞，先之以愧厲，繼之以痛懲。閣下若有志斯事，或零招一二哨苦心訓練，繩以敵處營規，盡變微防積習。如果

可用，則逐漸增加；以是保衛珂鄉，卽以是共維大局。

凡打仗，一鼓再鼓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滅；凡攻壘，一撲再撲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滅。

擇地有兩法：有自固者，有扼賊者。自固者，擇高山，擇要隘，扼賊者，擇平坦必經之路，擇淺水津渡之處。嗣後每立一軍，則修礮二十座，以爲老營；環老營之四面，方三百里，皆可往來梭剿，庶幾可戰可守，可奇可正，得四軍可靠者，則變化無窮。

凡用兵之道，本強而故示弱，以弱者多勝；本弱而故示敵以強者，多敗。敵加於我，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漫無審量，輕以兵加於敵者，多敗。閣下常犯此二忌，嗣後望勤加訓練，不患無交戰之時，但患無能戰之具耳。

石壘之法，約二丈二尺高，在土內基址砌四尺，出土外者一丈八尺，厚如修敦仁礮之式，一丈以上安門，門上不過一二尺耳。大可容一哨人（合勇夫不過百二十人），斷不可再大。內作四艙，火藥艙、水艙，上不住人，子彈艙、米鹽艙，上可住人。牆不甚厚，則守壕者無子牆可站，宜於砌至丈五六尺時，用橫木砌於磚石之內，架板於橫木挑之上，如棧道然，以備站牆之用。

凡出隊，有宜速者，有宜遲者。宜速者，我去尋賊，先發制人者也；宜遲者，賊來尋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老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最喜爲主，不喜作客。或我尋賊去，先發制人，或賊尋我以主待客，總須審定乃行，切不可於兩層一無所見，貿然一出也。（以上書札）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自主，攻者爲客；守營壘者爲主，攻者爲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爲主，後至者爲客；兩軍相持，先吶喊放鎗爲客，後吶喊放鎗者爲主；兩人持矛相格鬥，先動手截第一下者爲客，後動手卽格開而卽截爲主。中間排隊近敵爲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爲奇兵；屯宿重兵，堅禁老營，與營相持者爲正兵，分出遊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爲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持以禦寇者爲正兵，多張疑陣示

人以不可測者爲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爲正兵；羸馬卒，偃旗息鼓，而故示以弱者爲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爲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爲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

兵者，陰事也。哀感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爲近之。今以牛羊犬豕而就屠烹，見其悲嗥於割剝之頃，宛轉於刀俎之間，仁者將有所不忍，况以人命爲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敗喪也，即使倖勝而死，傷相望，斷頭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籍，日陳吾前，哀矜之不遑，喜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爲和悅，或爲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澗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嘉慶季年，名將楊遇春屢立戰功，嘗語人曰：「吾每臨陣行間，覺有熱風吹拂面上者，是日必敗；行間若有冷風，身體似不禁寒者，是日必勝。」斯亦肅殺之義也。

三軍聽我苦口說，教你陸戰真祕訣。第一紮營要端詳，營盤選個好山岡；不要低窪潮溼地，不要一坦太平洋。後有退步前有進，一半見面一半藏；看定地方插標記，插起竹竿牽繩牆。繩子圍出三道圈，內圈略窄外圈寬；六尺牆脚八尺壕，壕要築緊牆要牢。正牆高要七尺滿，子牆只有一半高；爛泥碎石不堅固，雨後倒塌一缸糟。一營只開兩道開，門外逐驅開雜人；周圍挖些好茅廁，免得熱天臭氣薰。三里以外把個卡，日日守卡夜夜巡。第二打仗要細思，出隊要分三大支；中間一支且紮住，左右兩支先出去。另把一支打接應，再要一支埋伏定。隊伍排在山坡上，營官四處好瞭望；看他那邊是來路，看他那邊是去向；看他那路有埋伏，看他那路有強將。那處來的真賊頭，那邊做的假模樣；件件看清件件說，說得人人都膽壯；他吶喊來我不喊，他放鎗來我不放。他若撲來我不動，待他疲了再接仗；起手要陰後要陽，出隊要弱收隊強。初交手時如老鼠，越打越強如老虎；打散賊匪四山逃。



追賊專從兩邊抄。逢屋逢山搜埋伏。隊伍切莫亂分毫。第三行路要分班，各營隊伍莫亂參。四六隊伍走前後，鎗帳擔子走中間。不許爭先太擁擠，不許落後太孤單。選個探馬向前探，要選明白真好漢。每日先走二十里，一步仔細看。遇着樹木探村莊，遇着河水探橋梁。遇着岔路探埋伏，左邊右邊都要防。遇着賊匪來迎敵，飛馬回報不要忙。看定地勢并虛實，遲報一刻也不妨。前有探馬走前站，後有將官押尾幫。過了尾幫落後邊，插他耳箭打一千。第四規矩要肅靜，有禮有法有號令。哨官管兵莫太寬，營官也要嚴哨官。出營歸營要告假，朔日望日要請安。若有公事穿衣服，大家出來站個班。營門擺設杖和枷，閒人進來便鎖拿。不許吸煙并賭博，不許高聲大喧嘩。姦淫擄掠定要斬，巡更傳令都要查。起更各哨就安排，傳齊夫勇點名來。營官三夜點一次，哨官每夜點一回。任憑客到文書到，營門一閉總不開。衣服裝扮要料峭，莫穿紅綠惹人笑。哨官不許穿長衣，兵勇不許穿軟料。脚上草鞋緊緊穿，身上腰帶緊緊纏。頭上包布緊緊紮，英雄樣子都齊全。第五軍器要整齊，各人製件好東西。雜木杆子溜溜圓，又光又硬又發縣。常常在手摸得久，越摸越熟越值錢。鎗頭只要六寸長，要出楊家梨花鎗。大刀要輕，腰刀重。快電如閃白，如霜鎗。礮鑽洗要乾淨，鉛子個個要合腔。生漆皮桶盛火藥，勤翻勤曬見太陽。鋤鐵鏟子要粗大，斧頭要嵌三分鋼。火毯都要親手製，六分淨硝四分磺。旂幟三月換一次，紅的印心白的鑲。統領八面營官四隊長，一面哨官雙樹搖。搖出如飛虎，對對走出似鴛鴦。第六兵勇要演操，清靜靜莫號嘈。早習大刀並鎗子，晚習扒牆並跳壕。壕溝要跳八尺寬，牆子要扒七尺高。樹個靶子十丈遠，火毯石子手中拋。閒時尋個寬地方，又演跑隊又演鎗。鳥鎗手勁習個穩，檯鎗眼力習個準。灌起鉛子習打靶，翻山過水習跑馬。事事操習事事精，百戰百勝有名聲。者個六條句句好，人人唱熟是祕寶。兵勇甘苦我盡知，生怕你們喫了虧。仔細唱我得勝歌，保你福多壽又多。

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百姓被賊喫了苦，全靠官兵來作主。

第一紮營不要爛，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踏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鴨和鷄，莫借民間鍋和碗；莫派民夫來挖壕，莫到民間去打館。築牆莫攔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樹；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莫進城市占鋪店，莫向鄉間借村莊。人有小事莫喧嘩，人不躲路莫擠他；無錢莫扯道邊菜，無錢莫喫便宜茶。更有一句要緊書，切莫擄人當長夫。一人被擄挑擔去，一家號哭不安居；娘哭子來眼也腫，妻哭夫來眼也枯。從中地保又訛錢，分隊各團并各都；有夫派夫無派錢，牽了驢馬又牽豬。鷄飛狗走都嚇倒，塘裏嚇死幾條魚。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走出營來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害。或走大家訛錢文，或走小家調婦人；邀些地痞做夥計，買些燒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發氣；可憐百姓打出血，吃了大虧不敢說。生怕老將不自在，還要出錢去陪罪；要得百姓稍安靜，先要兵勇聽號令。陸軍不許亂出營，水軍不許岸上行；任家皆是做良民，出來當兵也是人。官兵賊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賊是禽；官兵不搶賊匪搶，官兵不淫賊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搶，便同賊匪一條心；官兵與哨不分明，到處傳出醜聲名。百姓聽得就心酸，上司聽得皺眉尖；上司不肯發糧餉，百姓不肯賣米鹽。愛民之軍處處嘉，擾民之軍處處嫌；我的軍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聲好。如今百姓更窮困，願我軍士聽教訓；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莫打鼓來莫打鑼，聽我唱這解散歌；如今賊多有緣故，大半都是擄進去，擄了良民當長毛。個個心中都想逃，官兵若殺脅從人，可憐冤枉無處伸。良民一朝被賊擄，喫盡千辛并萬苦；初擄進去就挑擔，板子打得皮肉爛。又要煮飯又搬柴，上無衣服下無鞋；看看頭髮一寸長，就要逼他上戰場。初上戰場眼哭腫，又羞又恨又懵懂；向前又怕官兵砍，退後又怕長毛斬。一年兩載髮更長，從此不敢回家鄉；一封家信無處寄，背地落淚想爺娘。被擄太久家太貧，兒子餓死妻嫁人。半夜偷逃回到家，層層賊卡有盤查；又怕官軍盤得緊，跪求饒命也不准。又怕團勇

來訛錢，搶去衣服并盤纏；種種苦情說不完。說起閻王也心酸。我今到處貼告示，凡有脅從皆免死；第一不殺老和少，登時釋放給護照。第二不殺老長髮，一尺二尺皆遺發；第三不殺面刺字，勸他用藥洗幾次。第四不殺打過仗，丟了軍器便釋放；第五不殺做僞官，被脅受職也可寬。第六不殺舊官兵，被賊圍捉也原情；第七不殺賊探子，也有愚民被驅使。第八不殺網送人，也防鄉團細難民。人人不殺都胆壯，各各逃生尋去。向賊要聚來我要散，賊要擄來我要放。每人給張免死牌，保你千妥又萬當。往年在家犯過罪，從今再不算前帳。不許縣官問陳案，不許仇人告舊狀。一家骨肉再團圓，九重皇恩真浩蕩。一言普告州和縣，再告兵勇與團練。若遇脅從難民歸，莫搶銀錢莫剝衣。（以上雜著）



# 曾文正公傳

國史本

曾國藩，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二十三年，大考二等，升侍講，充四川正考官，文淵閣校理。二十四年，充教習庶吉士，轉侍讀。二十五年，歷遷右庶子，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會試同考官，日講起居注官。二十六年，充文淵閣直閣事。二十七年，大考二等，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二十八年，稽察中書科。二十九年，擢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

三十年，文宗登極，國藩奏言：「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則賴皇上之妙用。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臣觀今日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顛預。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肯振作有爲。將來一遇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今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臣愚以爲欲令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從事於學術，又必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聖祖登極後，勤勤學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召見廷臣，輒與往復討論。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聖祖教諭成就之。皇上春秋鼎盛，正符聖祖講學之年，臣請俟二十七月後，舉逐日進講例，四海傳播，人人向風。召見臣工，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勸之以學，以痛懲模稜罷軟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勸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此轉移之道也。內閣六部翰林，爲人才薈萃之地，內而卿相，外而督撫，率出於此。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堂官。所謂培養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於司員，一言加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

辭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此甄別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成案也。雍正間，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參，放知府嘉慶間，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齋。此超擢成案也。蓋嘗論之，人才譬若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去稂莠，保舉猶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茁勃然興也。堂官時常到署，猶農夫日在田間，乃熟穡事。今各衙門堂官，多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到署。自掌印主稿外，司員半不識面。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生同落於畎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別之例亦廢。近奉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尙有未盡者哉。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補缺，終身不得主稿。內閣翰林院人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遷一秩。而堂官多直內廷，本難分身入署，又或兼攝兩部管理數處，縱有才德俱優者，曾不能邀堂官之顧，又烏能達天子之知。以數千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愚欲請皇上稍爲酌量，每部須有三四堂官不入內廷者，令日日到署，與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有不直內廷者，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長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優劣粲呈，卽長官淺深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八衙門之人才同往來聖主之胸中，彼屬官者，但令姓名達於九重，不必升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然後保舉之法，甄別之例，次第舉行。舊章，皇上偶有超擢，則梗柁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此培養之方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兼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旨。本無才猷可見，莫若於言考之，而召對陳言，天威咫尺，不宜喋喋便佞，則莫若於奏摺考之。國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亦許專摺言事。乃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利病科道奏疏，無一言及主德隆替，無一摺彈大臣過失。一時風氣，不解其所以然。本朝以來，匡言主德者，如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袁銑以「寡慾」規大行皇帝，皆優旨。幕納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劾魏裔介，彭鵬劾李光地，後四人皆爲名臣。至今傳爲美談，直衆不諱，未有盛於我朝。

者也！皇上御極之初，特詔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諫，臣讀之至於忤舞感泣！——然猶有過慮者，誠見皇上求言甚切，諸臣紛紛入奏，成條陳庶政，頗多雷同，或彈劾大臣，懼長攻訐，臣愚願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摺爲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厭敷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抄而已，此外則但見有益，不見有損。今考九卿實否，憑召見應對，考科道實否，憑三年京察，考司道實否，憑督撫考語，若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爲核實乎？——此考察之法也。」

奏入，諭稱其「剴切明辨，切中事情，著於百日後舉行日講。」國藩條陳日講事宜，一考定日講設官之制；二、講官員數三，每日進講員數四，講官應用何項人；五、定保舉講官之法；六、進講之地；七、進講之儀；八、進講之時；九、所講之書；十、陳講之道；十一、覆講之法；十二、纂成講書；十三、講官體制；十四、進講年數。下部議，格不行。

六月，署工部左侍郎元年，署刑部右侍郎，充武闈正考官；二年，官吏部左侍郎，充江西正考官。丁母憂，回籍。

粵逆起，犯湖南，圍長沙，不克，竄武昌，陷之，連陷沿江郡縣，江南大震。十一月二十九日，上以國藩會同湖南巡撫，辦理本省團練，搜勦土匪。時塔齊布已以都司署撫標參將，國藩奏稱其「奮勇耐勞，深得民心。」並云：「塔齊布將來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請旨獎敘，專令督派勦賊，會賊破金陵，逆流西上，皖鄂郡縣相繼淪陷。上以國藩所練鄉勇得力，勦匪著有成效，諭令馳赴湖北剿賊。國藩以爲賊所以恣意往來者，由長江無官軍扼禦故也，乃駐衡州造戰艦，練水軍，勸捐助餉。四年正月，督師東下，與賊接戰岳州，又戰靖港，皆不利，得旨革職，仍准專摺奏事。時國藩已遣楊岳斌、彭玉麟、與塔齊布合擊賊湘潭，大破之，復其城，賊退踞岳州。七月，國藩攻克之，燬其舟，賊浮舟上犯，再破之，遂與塔齊布水陸追擊，日城陵破二百餘里，剿洗淨盡，賞三品頂戴。九月，復武昌，漢陽，盡焚襄河賊舟，賞二品頂戴，署湖北巡撫，賞戴花翎，旋以國藩力辭，賞兵部侍郎銜，辦理軍務，毋容署理巡撫。

國藩建「三路進兵策」，奏言：「江漢肅清，賊之回巢抗拒者，多集與國，蘄州，廣濟諸屬，自巴河至九江，節節

皆有賊船。擬令塔齊布由南路進攻興國，大治，湖北督臣派兵由北路進攻蘄州，廣濟，自由江路直下，與陸軍相輔爲進止。上命如所請行。國藩揚帆而下，連戰勝賊。蘄州賊來犯，再破之。

會塔齊布復興國，大治，時賊以田家鎮爲巢穴，蘄州爲聲援。自州至鎮四十餘里，沿岸築土城，設砲位，對江轟擊，橫鐵鎖江上，以阻舟師。南岸半壁山、富池口均大股悍賊駐守，舟楫往來如織。國家計欲破田鎮，當先奪南岸。十月，羅澤南大破賊半壁山，克之。國藩部署諸將，分戰船四隊，一隊扼賊上犯，三隊備爐翦椎斧，剪斷鐵鎖，賊破船護救，三隊圍擊之。沈二艘，賊不敢近。須臾，鎔液鎖斷，賊驚顧失色，率舟遁。四隊駛而下追，及於武穴。東南風大作，賊舟不能行，官軍圍而焚之。百里內外，火光燭天。浮戶蔽江，陸軍自半壁山呼而下，悉平田家鎮。富池口營壘，蘄州賊遁。是役也，斃賊數萬，燬其舟五千。遂與塔齊布復廣濟，黃梅，孔壠口，小池驛，上遊江面肅清，進圍九江。

十二月，上以國藩期度有方，賞穿黃馬褂，賞狐腿黃馬褂，白玉搬指，白玉巴圖魯翎管，玉靶小刀，火鐮各一。國藩追水軍攻湖口，梅家洲，以通江西餉道，大小十餘戰，銳卒二千人，陷入鄱湖，爲湖口賊所扞，水軍分爲兩。五年，賊竄武昌，分股乘夜由小池口襲焚國藩戰艦，戰失利，越數日，大風，德壞舟數十。國藩遁，以其餘遣李孟羣、彭玉麟及胡林翼所帶陸師，回援武漢。親赴江西，造船募勇，增立新軍，連破賊姑塘、都昌，進攻湖口，大敗之。七月，塔齊布卒，國藩馳往九江，兼統其軍。八月，水軍復湖口。九月，補兵部右侍郎。

九江不下，國藩以師久無功，自請嚴議。上諭：「曾國藩督帶水師，屢著戰功，自到九江後，雖未能迅即克復，而鄱湖賊匪已就肅清。所有日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

六年，賊曾石達開竄江西，郡縣多陷。國藩馳赴省城，遣彭玉麟統內湖水師，退駐吳城，以固湖防。李元度回剿撫州，以保廣信。諸將分扼要地，先後復進賢、建昌、東鄉、豐城、饒州，連破撫州、樟樹、鎮、羅溪、瓦山、吳城之賊，會同湖北援師劉騰鴻、曾國荃……等，大破賊瑞州，復靖安、安義，上高。自江西達兩湖之路，賴以無梗。



七年正月，復安福，新淦，武甯，瑞昌，德安，奉新，軍聲大振。不一歲，石逆敗遁，江西獲安——曾國藩力也。

二月十八日，丁父憂。上諭：「曾國藩現在江西軍務正當吃緊，古人『墨經從戎』，原可奪情不令回籍；惟念該侍郎素性拘謹，前因母喪未終，授以官職，具摺力辭，今丁父憂，若不令其回籍奔喪，非所以遂其孝思。著賞假三個月，回籍治喪，俟假滿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尋固請終制，上諭：「曾國藩本以母憂守制在籍，奉諭幫辦團練，當賊氛肆擾鄂皖，即能統帶湖南勇船，墨經從戎，數載以來，戰功懋著，忠誠耿耿，朝野相知，伊父曾麟書，因聞水師偶挫，又令伊子曾國荃帶勇遠來援應，尤屬一門忠義，朕心實深嘉尚。今該侍郎假期將滿，陳請終制，並援上年賈楨奏請終制蒙允之例，覽其情詞懇切，原屬人子不得已之苦心。惟現在江西軍務未竣，該侍郎所帶楚軍，素聽指揮，當茲剿賊吃緊，亟應假滿回營，力圖報效。曾國藩身膺督兵重任，更非賈楨可比。著仍遵前旨，假滿後，即赴江西督辦軍務，並署理兵部侍郎，以資統率。俟九江克復，江西肅清，朕心賞假，令其回籍營葬，俾得忠孝兩全，毫無餘憾。該侍郎殫心事主，即以善承伊父『教忠報國』之誠，當爲天下後世所兵諒也。」國藩復奏稱：「江西各營安謐如常，毋庸親往撫馭……」並瀝陳才難宏濟，心抱不安。奉旨：「先開兵部侍郎缺，暫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緩急，即行前赴軍營，以資督率。」

八年五月，奉命辦理浙江軍務，移師援閩，匪分股竄擾江西，遣李元度破之，廣豐，玉山，張運蘭復安仁。時國藩駐軍建昌，東，南，北三路皆賊，國藩計東路連城，賊勢已衰，閩事不足深慮，北路景德鎮乃大局所關，又較南路信豐爲重，乃遣運蘭攻景德鎮，蕭啓江追剿信豐之賊。九年，啓江破賊南康，克新城，墟池江賊巢，遂復南安，解信豐圍，賊竄湖南，將由粵黔入蜀，國藩隨檄啓江馳赴吉安，援應湖南。運蘭復景德鎮，浮梁縣，江西肅清，餘賊竄皖南。

國藩奉命防蜀，行至陽邏，奉諭以皖省賊勢日張，飭籌議由楚分路剿辦，國藩回駐巴河，簡校軍實。因奏言：「

自洪楊內亂，鎮江克復，金陵逆首，凶饒久衰，徒以陳玉成往來江北，勾結捻匪，廬州、浦口、三河……等處，迭挫我師，遂令皖北之糜爛日廣，江南之賊糧不絕。欲廓清諸路，必先破金陵，欲破金陵，必先駐重兵滁和，而後可去江甯之外屏，斷蕪湖之糧路，欲駐兵滁和，必先圍安慶，以破陳逆之老巢，兼搗廬州，以攻陳逆所必救。進兵須分四路：南則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規安慶；一由安湖、潛山規桐城；北則循山而進，一由英山、霍山攻舒城；一由商城、六安規廬州。南軍駐石牌，則與楊岳斌、黃石磯之師聯為一氣；北軍至六安，則與壽州之師聯為一氣。國藩請自規安慶，多隆阿、鮑超取桐城，胡林翼取舒城，李續賓規廬州。」奏入，上是之。

十年二月，賊酋陳玉成犯太湖，國藩分兵破之。四月，賞兵部尚書銜，署兩江總督。六月，補兩江總督，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七月，命皖南軍務統歸國藩督辦。十一年，國藩進駐祁門，督飭楊岳斌、彭玉麟、曾國荃、鮑超……等水陸夾擊，為逐層掃蕩之計。先後復黟縣、都昌、彭澤、東流、建德、休甯、徽州、義甯、悍賊數萬，據安慶，久不下。曾國荃、多隆阿……等圍之，陳玉成來援，諸軍擊走之，拔其城，賊無脫者。復進池州、鉛山，無為、銅陵及泥汊、神塘河、運漕、東關各隘，賞太子少保銜，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國藩力辭，上不許。諭曰：「前令曾國藩以欽差大臣節制江浙等省巡撫提鎮，以一專權。曾國藩自陳：『任江督後，於皖則無功可敘，於蘇則負疚良多。』」并陳：「用兵之要，貴能人和，而勿尚權勢；貴求實際，而勿爭虛名。懇請收回成命。」朕心深為嘉許，仍諭令節制四省，以收實效。曾國藩復陳下情，言：「一見在諸路出師，將帥聯翩，威柄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一足見謙卑遜順，慮遠思深，得古大臣之體。在曾國藩遠避權勢，自應如此存心，而國家優待重臣，假以事權，從前本有成例。曾國藩曉暢戎機，公忠體國，中外咸知。當此江浙軍務吃緊，生民塗炭，我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憂，若非曾國藩之相忱真摯，豈能輕假事權，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上各官，仍歸節制。該大臣務以軍事為重，力圖攻勦，以拯斯民於水火之中，毋再固辭。」

先是賊圍杭州，國藩迭奉援浙之命，咨令太常寺卿左宗棠統軍入浙，檄派張運蘭、孫昌國……等水陸各營，均歸調度，以厚兵力，並撥給錢漕釐金，以清所部積欠。因奏稱：「左宗棠前在湖南撫臣駱秉章幕中，贊助軍謀，兼顧數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面。懇請明降諭旨，令左宗棠督辦浙江全省軍務。」上以「浙江巡撫王有齡及江蘇巡撫薛煥不能勝任，著曾國藩察看具奏，並迅速保舉人員，候旨簡放。」國藩奏言：「蘇浙兩省，羣賊縱橫，安危利鈍，繫於巡撫一人。王有齡久受客兵挾制，難期振作。欲擇接任之人，自以左宗棠最爲相宜。惟此時杭州被困，必須王有齡堅守於內，左宗棠援救於外，俟事勢稍定，乃可更動。至江蘇巡撫一缺，目前實無手握重兵之人可勝此任。查有臣營統帶淮揚水師之福建延建遺缺道員李鴻章，勁氣內斂，才大心細，若蒙聖恩將該員擢署江蘇巡撫，臣再撥給陸軍，便可馳赴下游保衛一方。」

至是杭州失守，國藩復奏陳補救之策：「一、擬令各軍堅守衢州與江西之廣信、皖南之徽州，爲犄角之勢；先據形勝，杭賊上竄，左宗棠暫於徽衢信三府擇要駐紮，相機調度。總須先固江西皖南邊防，保全完善之地，再籌進剿。一、請於浙江藩臬兩司內，將廣西按察使蔣益澧調補一缺，飭帶所部五六千人赴浙，隨左宗棠籌辦防勦，可收指臂之助。一、浙省兵勇，特甯紹爲餉源，今全省糜爛，無可籌畫，懇恩飭下廣東粵海關、福建閩海關，按月協撥銀兩，交左宗棠以資軍餉。」奏入，上皆如所請行。

同治元年正月，命帶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國藩奏言：「自去秋以來，疊荷鴻恩，臣弟國荃，又拜江浙按察使之命，一門之內，數月之間，異數殊恩，有加無已，感激之餘，繼以悚懼，懇求皇上念軍事之靡定，鑒微臣之苦衷，金陵未克以前，不再加恩於臣家。又前此疊奉諭旨，保薦江蘇安徽巡撫，復蒙垂詢閩省督撫，飭臣保舉大臣，開列請簡，封疆將帥，乃朝廷舉措之大權，如臣愚陋，豈敢干預嗣後，如有所知，堪膺疆寄者，隨時恭疏入告，仰副聖主旁求之意，但泛論人才，以備採擇，則可指明某缺，徑請遷除，則不可。蓋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

麟步之柄；風氣一開，流弊甚長，辨之不可不早。」

尋遣將擊走徽州、荻港之賊，復青陽、太平、涇縣、石埭。國荃會同水師，復巢縣、含山、和州，並銅陵、開、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陰。弟幹復繁昌、南陵，破賊三山、魯港。上以國藩前奏情詞懇摯，出於至誠，不再加恩，而進國荃、幹……等職。國藩駐安慶，督師奏請仍建安徽省會於安慶，設長江水師提督，以下各官指授諸將機宜，以次規取皖、南北府、縣、各城。國荃率師進圍金陵，蘇浙賊會李秀成等分道來援，大小數十戰，力却之。二年五月，復江浦、浦口、克九、秋洲、長江、蕭清。因淮南運道暢通，籌復鹽務，改由民運，奏陳、疏、銷，輕本保價，杜私之治。三年正月，官軍克鍾山，合圍、金源，六月金陵平。

上諭：「曾國藩自咸豐四年，在湖南首倡團練，創立舟師，與塔齊布、羅澤南……等屢立戰功，保全湖南郡縣，克復武漢等城，肅清江西內境。東征以來，由宿松、克潛山、太湖，進駐祁門，迭復徽州、郡縣，遂拔安慶省城，以為根本，分檄水陸將士，規復下遊、州郡。茲大功告成，逆首誅鋤，由該大臣籌策無遺，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得宜。曾國藩着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并賞戴雙眼花翎，浙江巡撫曾國荃賞加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伯爵，并賞戴雙眼花翎，將士進秩有差。」

時捻匪倡亂日久，僧格林沁戰歿於曹州，賊勢日熾。四年四月，命國藩赴山東一帶，督兵勦辦捻匪。山東、河南、直隸五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均歸節制調遣。國藩將赴徐州，督師乃招集新軍，添練馬隊，檄調劉松山、劉銘傳、周盛波、潘鼎新諸軍會勦。五月，賊竄雒河，集國藩駐臨淮關，遣兵擊走之。先後奏言：「此賊已成流寇，飄忽靡常，宜各練有定之兵，乃足以制無定之賊。臣由臨淮進兵，將來安徽即以臨淮為老營，及江蘇之徐州、山東之濟甯、河南之周家口，四路各駐大兵，為重鎮。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軍之糧草，即取給於受援之地，庶幾往來神速，呼吸相通。」

時擒倉張總惡，任柱，牛落紅，及髮逆，賴汝，汶，光，擁，衆，十，數，萬，條，分，條，合。八月，國藩遣銘傳敗之潁州；賊東走曹州。國藩檄鼎新力扼運河，派軍馳赴山東，助勦賊，不能渡運，遂南走徐州，踞，豐沛，銅山，境，內。九月，國藩遣李照，慶，鼎，新，敗，之，徐，州，豐，縣，賊，復，竄，山，東。十月，盛，波，銘，傳，敗，之，甯，陵，扶，溝，賊，竄，陷，湖，北，黃，陂。五年正月，國藩遣銘傳破之，復其城。任逆，回，竄，沈，邱，將，踞，蒙，毫，老，巢，遣，銘，傳，盛，波，擊，之，張，逆，分，股，入，鄆，城。三月，銘，傳，張，樹，珊，敗，之，潁，州，周，口，羣，賊，合，踞，濮，范，鄆，鉅，間，諸，軍，擊，破，之，張，逆，趨，單，縣，任，逆，走，靈，璧。國藩駐徐州，修凌，運，河，以固，東，路。五月，遣諸，將，敗，張，逆，於，洋，河，王，家，林，敗，任，逆，於，永，城，徐，州。時賊自二月北竄，堅圖渡，運，徘徊，曹，淮，泗，者，兩，月，有，餘，迄，不，得，逞，於，是，張，逆，入，豫，任，逆，入，皖。國藩遣盛，波，大，破，牛，逆，於，陳，州，敗，任，賴，二，逆，於，烏，江，河，樹，珊，敗，張，逆，於，周，口，牛，張，二，逆，渡，沙，河，而，南，任，賴，二，逆，亦，竄，渡，賈，魯，河。

國藩以前防守運河，粗有成效，必仿照於沙河設防，俾賊騎稍有遮攔，庶軍事漸有歸宿。定議自周家口下至槐店，扼守沙河，上至朱仙鎮，扼守賈魯河。因奏言：「河身，七，百，餘，里，地，段，太，長，不，敢，謂，防，務，既，成，百，無，一，失。然臣必始終堅持此議，不以艱難而自畫，不以浮言而中更，以求有裨時局。自古辦流寇，本無善策，惟有防之使不得流，猶是得寸則寸之道。俟河防辦成，則令防河者與遊擊者，彼此戰，更番互換，庶足以保常新之氣。」

六月，遣松山，張，詩，日，大，破，賊，於，上，蔡，西，華，賊，由，河，南，巡，撫，所，派，防，軍，汎，地，逸，出，東，竄，河，防，無，成。七月，遣松山，宋，慶，大，欽，之，南，陽，新，野。九月，銘，傳，鼎，新，破，之，鄆，城，運，防，賴，以，無，恙。

國藩自陳，病，狀，七，月，上，命，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以李鴻章代辦剿捻事宜。國藩請以散員留營自效，奏言：「朝廷體恤下情，不責臣以治軍，但責臣以籌餉，不令留營勉圖後效，但令回署調理病軀。臣屢陳痛狀，求開各缺，若爲將帥則辭之爲封疆則就之，則是去危而就安，避難而趨易，臣內度病體，外度大義，減輕事權，則可，竟回本任則不可。故前兩次奏稱，但求開缺，不求離營。蓋自抱病以來，反復籌思，必出於此，然後心安理得。請開江，督。」

各缺，目下仍在周口軍營照料一切；維湘淮之軍心，聯將帥之情誼。凡臣材力所可勉，精神所能到，必殫竭愚忱，力圖補救，斷不因兵符已解，稍涉疏懈，致乖古人盡瘁之義。」上諭：「曾國藩請以散員仍在軍營自效之處，具徵奪前圖功，不避艱難之意，惟兩江總督責任甚重，湘淮各軍，尤須曾國藩籌辦接濟，與前敵督軍，同爲朝廷所倚賴，該督忠勤素著，且係朝廷特簡，正不必以避勞就逸爲嫌，致多過慮。着遵奉前旨，仍回本任，以便李鴻章酌量移營前進，並免後顧之憂。」國藩復奏陳：「江督之繁，非病軀所能勝任，與其勉強回任，辜恩溺職，不如量而後入，避位讓賢，籲請仍開各缺。」上諭：「前因曾國藩患病未痊，軍營事繁，特令回兩江總督本任，以資調攝；並因請以散員自效，復疊次諭令迅速回任，俾李鴻章得以相機進剿。曾國藩爲國家心膂之臣，誠信相孚已久，當此捻逆未平，後路糧餉軍火，無人籌辦，豈能無誤事機？曾國藩仰體朝廷之意，爲國家分憂，豈可稍涉疑慮，固執已見，着卽懷遵前旨，尅期回任，俾李鴻章得以專意勦賊，迅奏膚功，該督回任以後，遇有湘淮軍事，李鴻章仍當虛心咨商，以期聯絡，毋許再有固請，用慰廛念。」

國藩回任後，六年，奏稱：「製造輪船爲救時要策，請將江海關洋稅酌留二成，一成爲專選輪船之用，一成酌濟淮軍及添兵等事。」從之。七月，補授體仁閣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任。十二月，捻匪平賞雲騎尉世職。七年四月，補武英殿大學士。七月，調直隸總督。十二月到京，賞紫禁城騎馬。八年二月，查明積滂大窪地畝，應徵糧賦，請分別豁減，從之。三月，奏：「直隸刑案積多，與臬司張樹聲力籌清釐，甫有端緒，張樹聲見調任山西，諸暫留畿輔一年，以清積案。」上諭：「曾國藩到任後，辦事認真，於吏治民風，實心整頓，力挽敝習，着如所請，俾收指臂之助。」又先後二次查明屬員優劣，開單具奏，得旨分別嘉勉降革，以肅吏治。

時直隸營務廢弛，廷議選練六軍，上諭：「國藩將前定練軍章程，妥籌經理。」五月，國藩奏言：「臣見內外臣工章奏，於直隸不宜屯留客勇一節，言之詳矣，惟養勇雖非長策，而東南募勇多年，其中亦有良法美意，爲此練軍

所當參用者。一曰文法宜簡。勇丁樸誠苦耐，不事虛文。營規祇有數條，別無文告。管轄祇輪差事，不計官階。挖濠築壘，刻日而告成。運米搬柴，崇朝而集事。兵則編籍入伍，伺應差使，講求儀節，及其出征，則行路須用官車，扎營須用民夫，油滑偷惰，積習使然。而前此所定練軍規制，至一百五十餘條之多，雖士大夫不能驟通，而全記文法太繁，官氣太重。此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事權宜專。一營之權，全付營官，統領不爲遙制。一軍之權，全付統領，大帥不爲遙制。近來江楚良將爲統領時，卽能大展其才，縱橫如意，皆由事權歸一之故。今直隸六軍統領，迭次更換，所部營哨文武各官，皆由總督派撥。下有翼長分其任，上有總督攬其全，統領並無進退人才總督餉項之權。一旦驅之赴敵，羣下豈肯用命，加以總理衙門、戶部、兵部、層層檢制，雖良將亦瞻前顧後，莫敢放膽任事，又焉能盡其所長？此亦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情意宜洽。勇營之制，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今練軍之兵，離其本營本汛，調入新哨新隊，其挑取多由本營主政，新諫之營官，不能操去取之權，而又別無優待親兵，獎拔健卒之柄。上下隔閡，情意全不相聯，緩急豈可深恃？此雖欲參用勇營之意，而勢有不能者也。又聞各營練軍，皆有冒名頂替之弊，防不勝防。蓋兵丁因口分不足，自給，每兼小本手藝營生，此各省所同也。直隸六軍，以此處之兵調至他處，訓練其練餉二兩四錢，在練營支領，底餉一兩五錢，仍在本營支領。兵丁不願離鄉，往往仍留本處，於陳營左近，僱人頂替，應點應操，一遇有事遠征，受僱者又不肯行，則轉僱乞丐窮民代往。兵止一名，入已三變，練兵十八替者過半，尙安望其得力？今當講永變通之方，自須先杜頂替之弊。擬嗣後一兵挑入練軍，卽裁本營額缺，練軍增一兵，底營卽減一兵，無論底餉練餉均歸一處支放，或因事斥革，卽由練營募補，底營不得干預，冀可少變積習。此外尙須有酌改，如馬隊不應雜於步隊各哨之內，應另立馬隊營，使臨敵不至洩亂，一隊不應增至二十五人。

仍爲什人一隊，使士卒易知易從。若此之類，臣本擬定一簡明章程，重整練軍，練足萬人，以副朝廷殷勤訓飭之意。其未挑入練者，各底營存餘之兵，亦須善爲料理，未可聽其困窮墜壞。擬略仿浙江減兵增餉之法，不必大減兵額，但將老弱者汰而不補，病故者闕而不補，即以所節餉項，量發歷年底營欠款，俾各營微有公費，添製器械，旗幟之屬，庶足壯觀瞻而作士氣。數年後，或將當日之五折七折八折者，全數賞發兵丁之入練軍者，所得固優，卽留底營者，亦足自贍。營務或漸有起色，而畿輔練軍之議，亦不至履作履輟，尋同兒戲。請敕原議各衙門核議施行。」尋飭：「國藩籌定簡明章程奏報定議。」國藩奏言：「臣維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初無一定之規，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績之事，後人效之而無功，或今日制勝之方，異日狃之而反敗。惟知陳迹之不可狃，獨見之不可恃，隨處擇善而從，庶可常行無弊。卽就紮營一事言之：湘勇初出，履爲粵匪所破，旣而高壘深濠，先圖自固，旋即用以制敵。淮勇繼起，亦以深溝高壘爲自立之本，善紮營者，卽稱勁旅。後移師勦捻，每日計行路遠近，分各營優劣，曾無築壘挖濠之暇，而營壘之堅否，於勝敗全不相涉。陝甘勦回，貴州平苗，亦不以此爲先務。足知兵勢之無常矣。然斯乃古來之常法，終未可棄而不講。臣愚以爲直隸練軍，宜添學紮營之法，每月拔營一次，行二三百里爲率，令兵丁修壘濠，躬親畚築，以習勞動，不坐差車，以慣行走，增募長夫，以任樵汲負重之事。至部臣所議兵丁宜講衣冠禮節，臣意老營操演，可整冠束帶，以習儀文，拔營行走，仍帕首短衣，以歸簡便。凡此皆一張一弛，擇善而從者也。臣前摺所請重統領之權者，蓋因平日事權不一，則臨陣指麾不靈。臣在南中，嘗見有巡撫大帥，所部多營，平日無一定之統領，臨時酌撥數營，派一將統之赴敵，終不能得士卒死力。而江楚數省，倖獲成功者，大抵皆有得力統領，其權素重，臨陣往來指揮，號令進退之人，卽平日撥餉挑缺，主持賞罰之人。士卒之耳目有專屬，心志無疑貳，是以所向有功。臣所謂事權宜專，本意加此。然亦幸遇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楊岳斌、多隆阿、鮑超、劉銘傳、劉松山諸人，或隸臣部，或隸他部，皆假重權而樹偉績，苟非其人，權亦未可概施。部臣所議



「得良將則日起有功，遇不肖則流弊不可勝言。」洵爲允當之論！良將者，可倖遇而不可強求者也。嗣後直隸練軍統領，臣當悉心察看，遇上選則破格優待，盡其所長，遇中材則隨處防維，無使越分，庶幾兩全之道。部臣復議及「兵將相習，可收一氣貫通之效。」又言「轉弱爲強，不必借才於異地。」等語。臣竊意就兵言之，斷無令外省客勇充補之理，客勇亦無願補遠省額兵之志。就官言之，則武職自一命以上至提鎮，皆可服官外省。況幾輔萬方輻輳，尤志士願效馳驅之地，是各路將弁有出色者，皆可酌調來直，不得以借才論。直隸練軍，詢諸衆論，不外二法：一曰，就本管之鎮將，練本管之弁兵；一曰，調南人之戰將，練北人之新兵。訪聞前此六軍，用本管鎮將爲統領者，其情易通，而苦閤營無振作之氣，用南人戰將爲統領者，其氣稍盛，而苦上下無聯絡之情。將欲救二者之弊，氣之不振，本管官或不勝統率之任，當察其懈弛，擇人而換之，情之不聯，南將或不知士卒之艱，當令其久處，積誠以感之。臣今擬於前留四千人外，先添三千人，稍復舊觀。一於古北口暫添千人，該提督傅振邦老於戎行，安詳勤慎；一於正定鎮暫練千人，該總兵譚達勝勇敢素着，志氣方新，皆以本管官統之者也；一於保定暫添千人，令前瓊州鎮彭楚漢以南將統之，以中軍冷慶所轄千人，姑分兩起，俟查驗實在得力，而後合併一軍。一此因論兵將相孚而擬目前添練之拙計也。至練軍規模，臣仍擬以四軍爲斷，二軍駐京北，二軍駐京南，每軍三千人，統將功效尤着者，或添至四五十人，請旨交各衙門覆議，先行試辦，俟試行果有頭緒，然後奏定簡明章程，俾各軍一律遵守。」奏入，允之。其後以直隸練軍有效，他省仿而行之，營務爲之一振。自國藩始。

九年五月，通商大臣崇厚奏：「天津民人因迷拐幼孩匪徒，有牽涉教堂情事，毆斃法國領事官，焚燬教堂。」上命國藩赴天津查辦。國藩奏言：「各省打毀教堂之案，層見迭出，而毆斃領事洋官，則從來未有之事。臣但立意不欲與之開衅，準情酌理，持平結案，使在彼有可轉圜之地，庶在不失柔遠之方。」尋奏誅爲首滋事之人，將辦理不善之天津府縣革職治罪。因陳：「時事雖極艱難，謀劃必須斷決，伏見道光庚子以後，辦理夷務，失在

朝戰夕和，無一定至計。遂至外患漸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極以來，守定和義，絕無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憤激，致成大變，初非臣僚有意挑釁。朝廷昭示大信，不開兵端，此實天下生民之福。以後仍當堅持一心，曲全鄰好，以爲保民之道。時時設備，以爲立國之本，二者不可偏廢。

八月，調兩江總督國藩。瀝陳病狀，請另簡賢能，開缺調理。上諭：「兩江事務殷繁，職任綦重，曾國藩老成宿望，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現雖日疾未痊，但得該督坐鎮其間，諸事自可就理。該督所請另簡賢能之處，着無庸議。」十一月，命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十年，以楚岸、淮南引地爲川、鹽侵佔，與湖廣總督定議，與川、鹽分岸行銷。奏請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專銷淮、鹽、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荊門五府一州，暫行借銷川、鹽、湖、南巡撫請於永寶二府，試行官運粵、鹽、國、藩復力陳二府引地不必改運，部議皆如所請。

十一年二月卒，遺疏入。諭曰：「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由翰林院、蒙、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游升卿、貳，咸豐間，創立楚、軍，勦辦粵、匪，轉戰數省，屢著勛勞。文宗顯皇帝優加擢用，補授兩江總督，命爲欽、差、大、臣，督辦軍務，朕御極後，簡任綸、扉，深資倚任，東南底定，厥功最多。江甯之捷，特加恩賞，給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歷任兼圻，於地方利病，盡心籌畫，實爲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齡，長承恩眷，茲聞溘逝，震悼良深。曾國藩着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賞銀三千兩治喪，由江、甯、藩、庫給發。賜祭一壇，派穆、騰、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諡「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於湖、南、原、籍、江、甯、省、城，建立專祠。其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靈柩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其一等侯爵，即著伊、子、曾、紀、澤、承、襲、母、庸、帶、領、引、見、其、餘、子、孫、幾、人，著何、環、查、明、具、奏，候旨施恩。」

尋湖、廣、總、督、李、瀚、章，安、徽、巡、撫、英、翰，著兩、江、總、督、何、璟，奏陳國、藩、歷、年、助、績。李瀚章奏略云：「……國、藩、初、入、翰、林，即與故、大、學、士、倜、儷、仁，太、常、寺、卿、唐、鑑，徽、甯、道、何、桂、珍，講、明、程、朱、之、學，克、已、省、身，得、力、有、自。遺值時艱，毅然以

天下自任，死生禍福，置之度外；其過人識力，在能堅持定見，不爲浮議所搖。用兵江皖，陳四路進攻之策，勦辦捻匪，建四面蹙賊之議，其後成功，不外乎此。……英翰奏略云：「……自安慶克復後，國藩督軍駐紮蕪湖，撫瘡培元氣，訓屬寮若子弟，視百姓如家人，生聚教養，百廢具舉。至今皖民安堵，皆國藩所留貽，一聞出缺，士民奔走，婦孺號泣，以遺愛言，自昔疆臣湯斌，于成龍而後，未有若此感人之深者……」何璟奏略云：「……咸豐十年，國藩駐祁門，皖南北十室九空，自金陵至徽州，入百餘里，無處無賊，無日無戰。徽州初陷，休祁大震，或勸移營他所，國藩曰：「吾初次進兵，遇險即退，後事何可言？吾去此一步，無死所也。」賊至環攻，國藩手書遺囑，佩佩佩刀，從容布置，不改常度，死守兼旬，檄鮑超一戰，驅之嶺外。以十餘載稽誅之狂寇，國藩受鉞四年，次第蕩平，皆因祁門初基不怯，有以寒賊膽而作士氣。臣聞其昔官京師，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軒，尤勤訪察，雖一材一藝，罔不甄錄；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才。安慶克復，則推功於胡林翼之籌謀，多隆阿之苦戰，金陵克復，又推功諸將，無一語及其弟國荃、談及僧親王及李鴻章，左宗棠諸人，皆自謂「十不及一」。清儉如寒素，廉俸盡充官中用，未嘗置屋一廛，田一區，食不過四簋，男女婚嫁，不過二百金，垂爲家訓，有唐楊綰、宋李沆之遺風。其守之甚嚴，而持之有恆者，曰：「不誑語，不晏起。」前在兩江任內，討究文書，條理精密，無不手訂之章程，點竄之批牘。前年回任，感激聖恩高厚，仍令坐鎮東南，自謂稍有意安，負疚滋重。公餘無客不見，見必博訪周諮，殷勤訓勵，於僚屬之勤否，事理之源委，無不默識於心。其患病不起，實由平日事無巨細，必躬必親，殫精竭慮所致也。」

上諭：「據何璟、英翰、李瀚章先後臚存曾國藩歷年勛績，英翰、李瀚章並請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又據何璟遵查該故督子孫詳晰覆奏，披覽之餘，彌增悼惜。曾國藩器識過人，盡瘁報國，當湘鄂、江皖軍務棘手之際，倡練水師，矢志滅賊，雖屢經困厄，堅忍卓絕，曾不少移，卒能萬衆一心，削平逋寇，功成之後，寅畏小心，始終罔懈。其薦拔賢才，如恐不及，尤得以臣事君之義，忠誠克效，功德在民，允宜迭沛恩施，以彰忠盡。曾國藩著於安徽、湖

北省城，建立專祠；此外立功省分，并著准其一體建立專祠。伊次子附貢生曾紀鴻，伊孫曾廣鈞，均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曾廣鎔，蓋賞給員外郎。曾廣銓，著給主事。俟及歲時，分部學習行走。何璟，李瀚章，英瀚，摺三件，均著宣付史館，用示隆念。勛臣，有加無已之至意。欽此。

所 版  
有 權

版 再 月 二 十 三 二

點 標 式 新  
鈔 類 言 嘉 正 曾 公 文  
冊 一 裝 洋  
角 二 元 一 價 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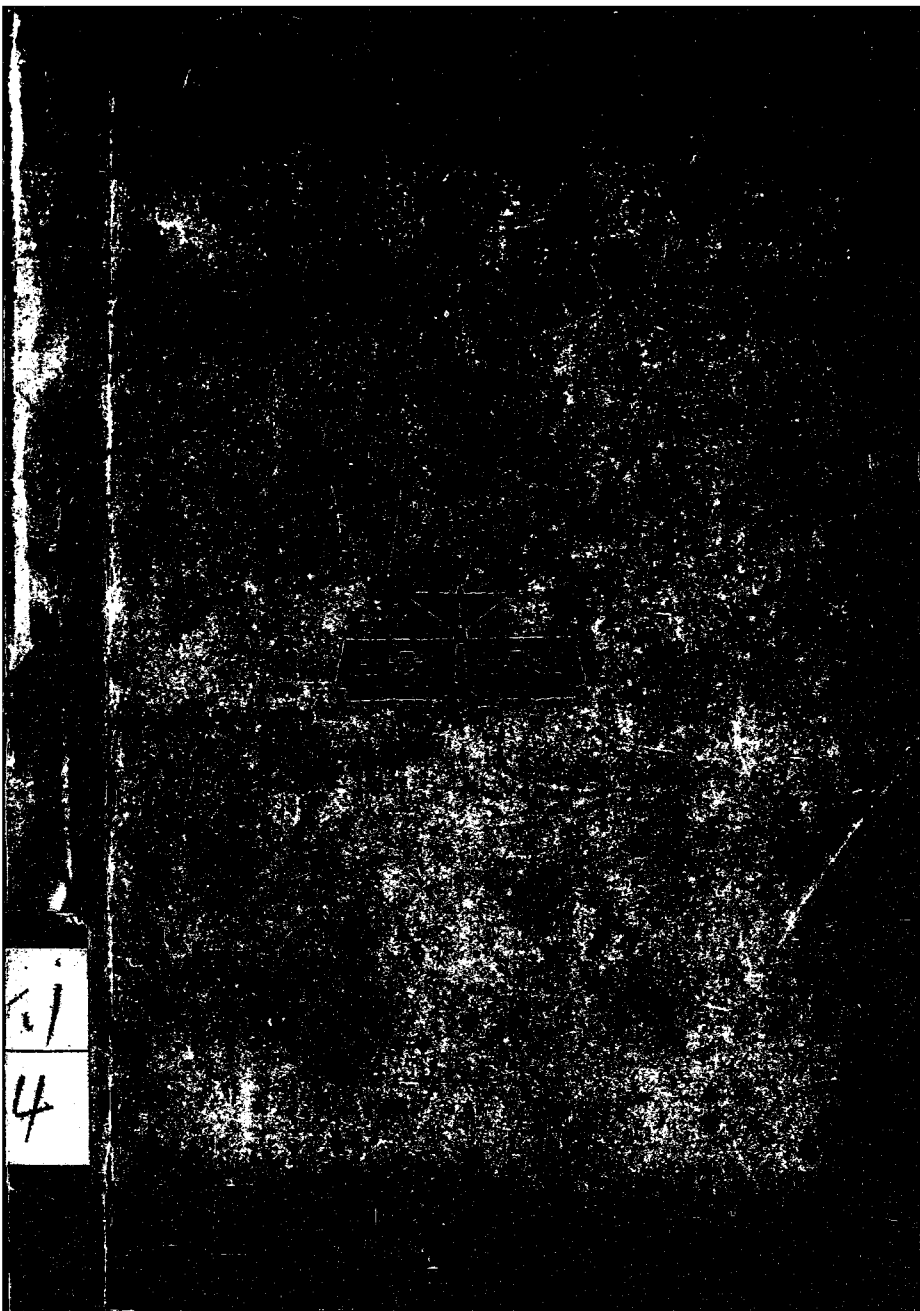
仁 伯 陶 者 點 標  
楣 耀 沈 者 閱 校  
社 應 供 書 圖 達 大 者 版 出  
店 總 支 局 書 益 廣 路 南 河 海 上 路 州 福 所 售 託

！ 歡 較 蒙 之 少 準 檢 信 。 隨 一 且 美 潔 ， 印 對 圖 本  
迎 ， 惠 弊 發 確 貨 添 外 時 ， 定 觀 ， 紙 刷 嚴 書 社  
支 尤 顧 ， 多 ， 照 配 埠 加 並 價 ， 裝 張 精 格 ； 出  
至 所 比 如 塞 無 數 ， 來 碼 不 劃 並 訂 整 良 ， 校 版

章 簡 購 函 埠 外

帶，由信局。本件不費每書不因觀免票不外二洋足有實  
力本購實運社，會洋件掛收之油受須二收國角十二照餘價  
之社書洋款如不如掛八另號。揭紙溼觀。郵以足二補寄加  
義無者力購由真。有號分加寄如不寄，油凡票上通郵。還三寄  
務代自，畫民責道之。掛奉欲開來如紙寄一者用票，成費  
。付出均，信任失郵。蓋，務者，不以郵 檄及，代 不，照

！ 竭 善 臻 迅 涇 河 批 另 展 訂 者 張 局 託 書 各 本  
誠 惠 供 圖 南 發 關 營 購 購 衆 經 廣 籍 種 社  
歡 顧 如 應 檢 口 路 所 本 爲 日 許 衆 售 益 標 標 出  
迎，荷 完 配。酒 於 社，發 衆 讀，書 原 點 版



61  
4